

北洛北洛齋遺集

共



乙

集益信焉落落齋者故

御史贈冏卿仲達李公

所讀書處也仲達乙卯

與余同舉於鄉時仲達

甫弱冠耳朝華鮮異根  
柢邃深識者爭公輔期  
之而仲達退然不勝衣  
如窶人子也先余成進

士筮仕江之南康拊羸  
鋤梗明允卓然一時稱

名司李奏最選人西臺  
秉正嫉邪弗翫於憲一

時稱名御史仲達初未  
參口談天下事職李盡  
李職臺盡臺南山之判  
不可搖雒陽之疏爲紙

貴豈偶緣飾哉蓋存諸  
心見諸行一游於其道  
也

熹宗乙丙之間昏椽宵入

露齟恣瓜互相煽虐幾  
幾乎三綱淪而兩曜蝕  
仲達憂之不避斧鑕彈  
逆卒及於難其貽太公

書云做言官怕不得生  
死又云卽一言罹禍勝  
於做大官其視今聰明  
能文之士駢相稽首賊

庭何可不聞此忠憤激  
烈語哉越四年今願  
先皇帝臨御會朝清明殺  
癡首殲媚附咸罪錄忠

旌直贈仲達太僕卿廕  
一子入監封太公如其  
官又若干年

聖主中興闡幽特重禮臣

以易名

上請賜諡曰忠毅然則彼

蒼者天豈夢夢乎何世

人昧於有定而多舛於

靡定也子依孝臣依忠

有物有則菴相易矣仲

達遺集具在章奏半之

序牘聲詩叅半之豈詹

詹立言躡賈董之塵追  
歐蘇之武而掇拾陶庾  
優孟開元大曆哉節磊  
於中文榮於外慷慨發

舒建言則晰國是定群  
囂贈寄則敦彞倫明學  
術暘天機而流性蘊言  
其所行行其所言循是



而動不違其則治心砥  
行出之者也厥嗣遜之  
編錄成而問序於余余  
非知文者知伸達近於

道而不得已於言耳讀  
是集者慎無狃於文章  
觀庶於世道人心有賴  
焉是爲序

崇禎甲申孟冬

賜

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

京戶部尚書前吏部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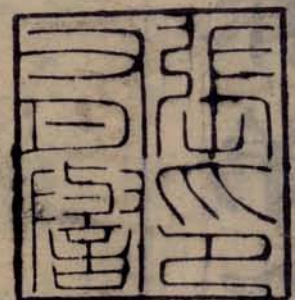
侍郎奉

勅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侍

經筵官年眷弟張有譽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德, 德.

序

天啟乙丙間，至尊恭己羣陰

牙孽曹節王聖之徒盤互糅錯

寃殺忠智之臣二十餘人皇天

震怒光嶽閔靈英傑已不復更



生浸淫至於崇禎之季疆場日  
蹙盜賊日橫而國遂以亡於戲  
漢不亡於獻帝而追憾桓靈宋  
不亡於靖康而切齒元豐紹聖  
察古鏡今如握契筭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此志士之仰天椎胸  
泣盡而繼之血者也汪陰李忠  
毅仲達先生二十餘人之一也  
年最少起家西江司理力振絕

學功在白鹿洞五年拜御史直  
節忠鯁功在社稷時豺狼當道  
輒揮金戈與高忠憲楊忠烈諸  
公爲犄角之役一擊不中遂罹  
菹醢先生死事之年吉方在里

塾人自京師來者傳先生絕命  
詞有十年未敢負 朝送一片  
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  
生 願誦法華經之句憤搯填  
胸幾欲遂焚筆硯中歲宦學流

寓強半在吳獲與先生之元流  
膚公傾蓋定交回盡讀先生之  
遺稿年譜英颯烈魄昭耀卷冊  
忠孝之血隨地湧馮睢陽聞笛  
之篇少保北伐之詠化碧流丹

千年一轍即今先生之靈或已  
上列星辰下位嶽瀆否則再生  
人間為據鼎扶冊之佐而其樂  
然之光浩然之氣洋溢迂怪使  
後人所睥崩裂神志勃張嗚呼

孰為之哉日者宗國淪亡哲人  
萎盡死者奴者繼先生之志卓  
上有人淺夫黥識謂文章盛節  
義哀節義盛功業衰且曰諸公  
先名實而後君父坐使赤縣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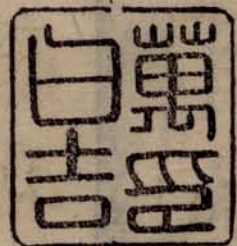
州一曰榛蕪以向日之罪晉宗  
諸人者為諸公詬厲斯言大妄  
人未有不能辦一死而可成一  
事者文章者節義之榮衛也節  
義者功業之元氣也元氣在國

一喪於遜國再喪於二正之季  
至天啟七年間淪澌絕矣向者  
有臣而殺之不殺不止已乃無  
臣而強用之用之輒僨僨之復  
用造化之不仁歟讀先生之集

用是益悲矣

楚後學萬曰吉吉雲甫頓

首拜撰





此落、齊、送、是、刊、于、甲、申、絕、平、傳、本、亦、晚、明、禁、本、  
中、佳、書、也、廖、昇、死、於、璫、難、大、節、凜、然、諸、疏、皆、  
切、直、敢、言、其、書、移、尤、可、觀、中、有、致、阮、圓、海、一、書、  
尚、致、殷、之、忱、何、殊、與、虎、謀、皮、今、日、讀、之、大、可、  
慨、矣、然、自、是、良、史、料、也、惜、佚、去、卷、六、一、卷、字、  
內、無、第、二、本、可、補、亦、紙、能、姑、闕、之、耳、

乙未八月初九日來燕榭檢書漫記

西臺小疏自敘

家侍御好讀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  
髯擊節昇髮甫燥見所爲論相嵩十罪直言天  
下第一事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  
而教之曰好男子當如是及昇司理五年忝入  
西臺則執筆授記曰勿欺君昇怦怦懼稍思張  
膽伸眉補塞萬一而語觸要人謀予杖賴  
聖明寬大徐之乃謝病喘嗚呼默默以喘何以

對  
君父哉刻疏十五附本科代艸六書以志吾愧

歸田子應昇識

李侍御仲達先生疏稿敘

愆皇帝之初年遺直盈

廷入班行者如見宗廟法物不覺肅狀起敬就

正往事又如崑崙發脈源委分明人各有良司

南在前誰不望之爲趨乎同聲相應便多和者

氣類益廣於是宵壬側目驚伏聚謀磨牙思逞

及夫腐毒大發先剗刃于君宗而吾郡尤罹其

害向之和者早已掃門入幕爭獻首功而同聲

者竄廢驚魂闔門待命苟存殘喘亦云幸矣余嘗愧無以對吾友仲達而嗣君既長乃以疏稿索序夫仲達之忠今聞其孫某亦以疏稿今上業鑒之矣仲達立身之端潔立朝之風采舉世共仰之矣余又何言朕余獨知仲達之孝其忠所繇成又不容已於言也仲達以弱冠掇高魁聲華動京國而邸舍蕭然交遊落穆惟依依作孺子慕及司理南康潘輿迎養吏事清肅公庭多暇借匡廬山色朝夕承懽歸田以來欣愛日之方長快雁行之聯被低回子舍業忘其身爲逐臣無何黨錮禍作仲達嗣膺固而三束身就逮自知必死他無所念獨念親恩未報仲達之孝如此則其爲言官時宜乎審時度勢不輕犯凶逆之鋒以憂其親而乃奮臂不顧內外三愆擊之不遺力以速其噬此曷故哉曰此固庭訓使之也仲達之自述不云乎家侍御好讀

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髯擊節小子  
髮甫燥見所爲論相嵩十罪直言天下第一事  
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教之曰好  
男子當如是仲達旣爲言官職視臺艸當甲乙  
之際時事之可憂可憤較分宜江陵何啻什百  
太翁之衝冠裂眚不知其幾仲達職旣當言性  
復敢言而思所以康太公之寢食又必須讜言  
則伸眉論列如捐軀赴敵豈再計哉先詰有言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徵之仲達尤信

聖天子褒忠以酬孝進封所生如其官曠典也  
名雖未易而史局擬在名臣之列者業有定評  
豈當時欲爲統均惜體姑有待而待之倏忽且  
十年何耶夫首擊僭逆者忠烈繼之者仲達也  
首擊貪逆者忠憲代草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  
人焉當清明之時執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逞  
淆亂之私初休

嚴威名討逆而實庇奸一經虜倣輒借題而謀  
翻案流毒至今尚未有底而仲達袖中彈文獨  
發于數年之前吾知應山梁谿兩先生亦必以  
獻可先見讓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今太  
翁春秋及稀矍鑠神王福祿未艾余嘗從游聆  
塵論上下今古動中窾綮不但忠憤勃發也余  
退而私嘆曰仲達之用未竟人皆惜之太翁之  
用未試人孰知之至長公伯發舊與仲達齊名

亦復偃蹇其蘊積益深且厚矣今遺孤挺立蘭  
玉滿堂皆能世其家學異日奉太翁之教施於  
所事令人目冠蓋里曰忠孝里豈不休哉是仲  
達自有所以慰老親者寧待予也余後死之身  
再遭譴謫自念與世已矣惟無所建明有負知  
已爲恨聊以肝膈質之象賢使因尊人之孝并  
推本太翁之忠則所以光大先業者日可俟也

義興年友蔣允儀具艸

趙允儀字開韶宜興人由進士授知縣擢侍御疏劾王紹  
 徽時魏瑄竊柄儀因冬至節上扶陽抑陰疏忠賢忠矯旨切責  
 奪俸後出按三秦適王紹徽起秉節憲授意門人蔣兆先劾儀為  
 門戶渠魁別籍追詰李應昇逮詔獄作詩寄儀曰他日蒙恩弛堂禁老  
 親穉子待君為允儀得詩大恸其品節可概見也

落落齋遺集總目



卷一 筮書類

奏疏

卷二 詩類

奏疏

卷三 詩類

詩

受命草  
別匡草

歸田草

息影篇

三遊草

卷四 詩類

詩 招五草 孤興篇 倚雪篇 學餘草

卷五

西臺書牘

卷六

西臺書牘

卷七

西臺書牘

卷八

理署書牘

卷九

家書

赴 逮後遺筆

卷十

雜著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一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矢微忱

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疏

治法治人交敝亟議清釐以祈

聖斷疏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



糾懇乞

乾斷以折邪萌疏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鞠審已真乞

敕下法司正法併查叅失事官員以懲疎玩以  
雪冤憤疏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禪萬一疏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

駁以聽

聖裁疏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

聖明採擇疏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

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縷訴民隱仰動

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敬陳

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疏

謹因熱審推廣回泐本願

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

好生之德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一 終

落落齋遺集卷一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矢微忱

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疏

臣聞蘇軾有言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

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夫果其無事也  
聖則厝火未然處堂自快識者猶鯁鯁憂之况  
乎以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  
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巧者取富貴  
以去黠者微閃爍其間上下之交旣睽則  
憂患之來未可一二數也人君之尊豈高  
拱無言神明獨斷之謂哉如太陽之方升  
晶光注射則陰翳消如重門之洞開內外  
昭徹則邪曲屏旣使上下之交坦然可以  
相信而中外百執事竦然不敢自安清明  
之象固已在天下矣我

皇上冲年踐祚恭儉性成

垂裳觀恭已之容

講幄仰遜志之益

明廷矢音於梧鳳干旄賁望於丘園鱗批拂  
志者數見

賜環狐假美兵者一斥脫距我

皇考憑几遺言望我

皇上爲堯舜之主者真堯舜之主矣而中外何以眷眷多故也奴酋驚伏方養其全力以叩關水蘭鴟張方合爲犄角以內訌紅夷之焰未撲東南可虞西虜之賞日增濫觴安極迺兵肆劫于

畿輔而內地薦起妖萌窮民待盡于催敲而缺餉茫無實算逗遛習慣大將避難而不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不問人人知其可憂而姑付之爲後憂

皇上燕閒之際平旦之時試瞿然興念可憂乎

不可憂乎黃扉濟濟卿寺攘攘督撫如傳舍之不停守令若飛鳧之偶集

皇上以爲分憂之有人乎無人乎處處添官日日會議覆疏衍成故套

嚴旨等爲空言

皇上不先振竦其精神發皇其志氣羣臣孰肯  
執法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且

朝講之際畫有常儀諸大臣卽有懷欲吐亦  
不敢逆探所疑嘗試瀆

聽惟

皇上霽顏怡神虛懷訪問安攘何爲長策兵食  
何爲實着或

聖意之所偶經或時事之所偶觸或商前代之  
興亡或攷

本朝之家法令其從容措思反覆開陳不以  
天縱神明輕加辯詰倘倉卒不盡所懷退而補  
瀆入

告如此則諸大臣將日夜焦思以備  
顧問中外諸臣不敢不竭力從事以副  
任使精神一振紀綱自飭

皇上宵旰之憂庶可釋乎

皇上勿謂天子以淵默爲神明不可以輕有言

而徒托之

傳宣也

祖宗時有早午晚三朝尤時

御便殿諮訪時政

英宗日召大學士李賢面決政務

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密謀但使可否相

濟何妨用舍之易人若止高下在心未免

羣疑之滿腹今

皇上清明在躬

太阿在握正治象方新之際然一日二日萬幾

寧無有

聖志先定而大臣不敢執爭

成命一頒而諍臣莫能回聽者書曰稽於衆舍

已從人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五  
皇上以天下爲心見其艱難而不見其易見其  
憂患而不見其安兢兢業業轉圜止輦則

天地

祖宗實式憑之而何患乎中外之多故哉愚臣

入

告之初不敢擴拾瑣事敬以憂危之言

進唯

聖明俯賜採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

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治法治人交敝亟議清釐以祈令軌

聖斷

臣惟天下之治人與法二者而已任法在

于信法而任人在于擇人人愈多則法愈

玩法愈煩則人愈竊故衆人紛之不如一

人執之借口破格以廣開昌倖之門不如

星土恪守舊章而精求核實之用也往者

神祖之季闕惜聲靈凋枯物象黯然如冬迨我



皇考新政陽春乍回  
皇上解澤旁流太和布濩其在今日亟需烈日  
秋霜乃濫觴之流迄無底止卽起廢一端  
薰蕕並進兩寺臣恥討保之名至發憤以  
去亦足嘆也夫

祖宗治法犁然備具豈患官少哉  
皇上振紀綱則片紙如霆大臣破情面則千里  
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漆

官爲人營窟紛紜遷調名實乖張自登萊  
漆巡撫而盜餉費餉百餘萬漆招練監軍  
而昌費又十餘萬他若淮海之招買兩淮  
之疏理遼蜀之贊畫前後侵糜亦各數十  
萬關城將領如蟻腹裏

欽依遍地而剝軍費糧又不知幾十萬漆置總  
督祇增議論之紛紛漆註京堂日見讒慝  
之擾擾樞貳漆設矣幾曾慷慨以行邊司

空添設矣幾曾節省以儲器總兵添設數人矣祇見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者濫開邊俸捷徑然灰則吏治日壞矣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矣使新設者而盡如畢自嚴之轉餉李邦華之飭兵董應舉之屯田毛文龍之牽制亦何不可而無如空耗民脂大壞名器至問當關之

虎豹又久勞席上之夔龍嗟嗟何羶地偏多才夾袋遂成市也臣愚以爲可斷自

聖心一切報罷倘謂時勢稍難革弊有漸則卿寺添註之缺先裁三之一以爲明年盡停之地可乎改設守備盡革新銜而從前濫給咨札悉行撫按追而焚之可乎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則諉科註銷每月

奏繳以嚴糾核可乎驕兵倡亂必有發縱則

懸示定典明正領兵將官之誅可乎錦衣  
旗尉半歸權要虛名冒糧則差官巡視如  
京營之例可乎衛官襲替比試不嚴穢濫  
已極則姑停借職省虛糜之餉可乎將領  
蠶食逃兵不報私募乞兒半分其餉則力  
汰千總目把而歸併團操可乎窮民敲比  
號哭滿庭奸胥侵欺福堂安坐則侵盜邊  
腹四百兩以上真犯死罪之例炤舊申明

聖旨可乎才力不及無妨改調若貪殘幾至貫  
盈糾叅特議降處墨吏破甑如鷹思攫則  
著爲定例勿陞京外府推官及知州知縣  
以防其肆虐可乎凡今積弊固不止此然  
使外庭無倖竇則何人敢覬私恩諸臣敢  
執法則何地不可破柱伏乞

敕下該部立限覆

奏可行者明白施行宜止者斬絕停止毋悠

悠泛泛以塞責毋混混蒙蒙以消沉共滌  
肺腸各破情面爲

皇上惜名器爲

皇上守紀綱則俘逆奴而搗水蘭可計日俟也

統惟

聖明垂察焉

天啓三年十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諒部知道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

糾懇乞

乾斷以折邪萌疏

臣惟治亂之關先辨邪正而消長之數係

于大臣大臣之道不同要以是非明白進

退有禮重廉恥而輕爵祿畏清議而惜紀

綱則庶幾問心無愧焉若患得患失反覆

播弄始欲巧發其辣手繼乃妙隱其深機

小人引爲輿主而無言君子刺其肺肝而  
不應厭然之態臣實恥之而况此方晝伏  
彼復夜行且交出以亂清明之治詎可不  
早折之乎方今衆正彈冠名賢布列而范  
得志突犯公惡南北交叅夫得志走狗耳  
即何能祥與有發踪之功不免猖狂去後  
然其明明直認猶是顯惡可寬獨有不畏  
人言陰窺密伺如得志原疏所云新憲臣

欲問豺狼而掣其肘者新憲臣何人固王  
永光是也永光生平不必具論就其兩三  
年來以指摘之身混登庸之列方借徑而  
南巧占風于廷尉俄營遷以北躡賞功之  
尚書旣心雄于主察則自北改南復智短  
于熱中又借差營北乍去乍來若梁上之  
燕望左望右如登壘之商此種行藏宜爲  
得志臭味且堂堂憲長澄汰百寮使臺中

落落齋遺集 卷一  
果有豺狼而掣肘不問是庸輒也使謬以  
鳴鳳爲豺狼而挾私顛倒是邪誣也使原  
無豺狼本無掣肘而坐受惡孽曹郎之餘  
唾至今默默無言是聾聵也三者永光何  
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之例實爲下  
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計之端將爲年例  
之地伎倆雖巧

明旨不行嘻亦可謂心勞日拙矣半年以來譏  
刺紛紛佯若不知任人笑罵試問臺省諸  
疏或云挑激或云逢迎或云有憑而闕者  
指歸在何人也又試問南臺諸疏或云有  
小人焉誘之使言主持之使言恐之使不  
得不言或云始而旁觀指點繼之當局提  
呼其害鉅于得志罪浮于得志者指歸又  
在何人也然猶可借熊祥以自解也而近  
有爲之點穴者云熊祥土木形骸其中有

絡口穿鼻之人借之爲用而又有爲之寫  
炤者云快志于發踪鷹犬之得計而輿論  
共非潛消暗裡之機關永光試思諸臣之  
不直糾其名者畏之耶愧之耶誅心之法  
耶隱惡之意耶旣不敢張膽而自明又不  
知息機以引避邪謀已破猶巧閃于半陰  
半陽之間衆矢共攢尚匿影于若遠若近  
之地此真好官之利根而掩耳之妙策也

其何以伸眉昂首居風紀之任爲南臺諸  
御史之表率乎乃若刑部右侍郎牛應元  
代者撫贛饒有穢聲廷尉無一善狀借南躡  
聖旨北同此法門老病龍鍾支離顛倒旣已貽  
羞月旦詎可再入爽鳩此又當早自引決  
以全晚節者也臣職在觸邪罔知顧忌統  
祈斷自

宸衷明白處分毋使其依回蒙面則

國是明而邪焰息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三日

十六日奉

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深求王永光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行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道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鞫審已真乞

敕下法司正法并查叅失事官員以懲疎玩以

雪冤憤疏

巡視北城題

十一月二十六日據管理靖恭坊副指揮武紹文呈據一舖總甲曹奎報稱於本月二十五日酉時分有地方住人許國熙叫知說稱於二十二日往

安定門蕭家看書二十五日未時回家見大



門半開進內叫人不應止見妻李氏二歲男八哥三歲女大姐奶子馮氏使女會玉梅花男婦六口不知時候被人殺打身死理合報知等情到臣臣一見之不勝驚駭隨批男婦六口一時被殺非仇即盜真地方一大變也但事經三日大門半開地方隣佑何以全不覺察死者見殺之時寧無呼號之慘安得盡云充耳不聞耶仰司立刻詳審根因相驗屍傷并行該坊速緝兇犯以憑

題叅去後二十七日據該司呈報相驗得李氏刀傷三處食氣顙俱斷兩手腕有藍絹線帶拴緊兩腳腕有黑絨繩拴緊二歲子八哥三歲女大姐俱鐵錘傷奶子馮氏刀傷二處使女梅花刀傷四處使婦會玉刀傷二處兇器刀一把鐵錘一箇鐵通條一

根俱有血痕網縛李氏手足繩二條帶一條又據許國熙開具失單首告該臣先將隣佑總甲人等究治外隨據該坊官武紹文呈報捉獲得張二張七徐九張鬍子四名押解到臣當即審據張二供稱原在許國熙家服役改名許其本年十月十三日事犯責逐即投兄張七家同徐九商議行劫張七說人只有一死不要怕遂聚集徐

九張鬍子各穿乞丐破衣于二十二日起更時分張二先到門首見會玉在門前潑水就問家主可在會玉回稱不在張二隨暗跟會玉先進各犯一齊跟入徐九先將會玉用鐵錘打死張鬍子用黑繩網縛李氏手足將刀殺死又進奶子房內張七將鐵通條刺眼砍死徐九張鬍子張七將八哥大姐鐵錘打死張鬍子張七將梅花殺

死進庫房劫了衣服首飾分散跑走張七  
供稱進去報仇徐九供稱張二素與李麻  
子相厚偏不報出張二方供李麻子同殺  
李氏口詞在卷隨即批發兵馬司再行詳  
鞫追賊并密拿李麻子速解屢次嚴催于  
十二月初三日拿獲李麻子招有先穿破  
衣在家差人起取于本月初四日連人呈  
解到臣該臣覆驗李麻子破衣血點淋漓  
數處張七身穿青綿衣前幅裏面亦有血  
跡李麻子已俛首甘誅各犯口詞與前無  
異獨原得贓物支吾變換復行設法訊鞫  
供報贓案明白除即行司起取外該臣看  
得近來盜賊之多極矣小者鼠竊大者雄  
行然未有戕殺一家多命如此之慘者也  
劫殺在黑夜責在捕營而該營把總謬云  
不知時分旣已遁矣殺人三日大門半開

寂無一人覺察則該坊官所司何事而六命被殺號呼不應隣佑豈盡充耳不聞互相掩匿成何法紀及獲張二口供殺人光景與臥屍之地一一如覩及再獲李麻子而血衣出矣血衣破衲正與張二所供穿花子衣之言合且血跡淋漓腥穢猶在而張七之衣謬云拶指所滴則何以不在胸袖而在夾裡且凝積之痕寧兩三日間所染哉本犯一到即供了無隱匿徐九初詞惟以張二不報李麻子爲恨此皆鐵案也兇犯就擒寬魂少慰所應

敕下法司速審正法其把總張國勳賣放番役一任大盜之縱橫支吾隱匿不顧怨思之夜哭該坊副指揮武紹文中夜即可卸罪

三日云何罔聞明明巡緝之疎安免曠職之罰但捉獲各犯皆錄本官功過相準視

張國勳有間伏乞

明旨分別罰治以爲地方疎玩之戒抑臣猶有說焉夜巡番役額設不少無柰捕官知索常例不復稽查雇覓乞兒在官員往來之所聊應故事未入二更俄已散去三月以來失事者屢屢見告矣十月十三夜則有田雲崗被賊截劫傷重以死十一月初四日夜則有劉應元之被劫十八夜則有王加玉之被劫屢行把總婁尚武比緝杳無一獲

都城之內劫盜縱橫亦何用巡捕爲哉并祈敕下該部大加懲劓則人心知警而地方少安矣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初八日奉

聖旨張國勳已有旨叅處武紹文着罰俸三箇

月其屢次失事捕官都着叅來懲治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既五日

不肖將大吡...

之內...

...

...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禪萬一疏

...

臣巡視以來兢兢自矢三月于茲竊自思

念為...

國家惜財則內之一當外之三為

國家清弊惠民則內之毫髮當外之尋丈何

者轉漕之粟率三石致一首善之地四方

觀化焉不可以微忽也臣差所兼攝者有

存恤有鹽法其順天府與大興縣衙門設  
在地方事多關切故臣同官先後巡視者  
各有條議允行或端有未竟可以觸類引  
伸或局有遞更不妨審時通變姑舉一二  
見之所及者申而廣之如七十七衛所吏  
役閑曹冷署替身昌糧臣同官張應辰議  
欲盡裁其缺臣同官吳之仁科臣賴良佐  
有酌裁令吏鎮撫司工房吏之議歲省太

倉粟三千六百餘石豈謂餘缺必不可裁  
哉去之以漸則人不驚守之以經則事不  
廢今職辦事公署吏役呈叅大半包雇該  
衛聞寂絕少文移且叅票十九改撥真偽  
茫無可據如謂舊例宜仍則吏部不新裁  
各衙門歷事監生乎權事理之中爲併省  
之法竊謂衛所六房吏役可以吏兼禮以  
戶兼工以兵兼刑則併裁禮刑二缺總計

一百五十餘人歲可省月糧一千八百四十餘石當  
國家匱乏之時倘亦捐滴之助其收叅在裁  
缺之前者仍炤前議聽其告假回籍滿日  
赴銷准作實歷起送至各吏告改衙缺封  
司必按月移文知會然後收叅不得僅以  
硃筆批改致滋弊竇此一議也兩縣改選  
甲科店禁嚴行禁治臣同官吳牲條議業

旨奉

明旨今改選未見覆行且宛平久以衙官署印  
與店禁私繫者紛紛見告么磨小吏爭訟  
微情不足以辱白簡但經告發盡法枷究  
而向因大京兆久缺督率無人遂有如簡  
較何孔修之誑騙多金硃票取貨者除臣  
徑行追斷外總以府縣領佐不屬五城故  
敢冒禁受詞恣睢無忌竊謂宛平縣設在



中兵馬司當兼屬該城御史順天府首領  
及大興縣當兼屬臣差炤依兵馬例考察  
開註賢否違者徑行提叅則受詞店禁之  
弊自懾息不敢犯至兩縣正官速議改選  
甲科如正官偶缺必委府佐署掌勿委衙  
官此一議也硝必益淨入京不許影射夾  
帶以壞鹽禁先經臣同官畢佐周條議奉  
旨部覆

允行而近日工部司官又因益硝之費欲將十  
萬三千餘鹽給票發賣臣恪奉

明旨不敢徇情已行兵馬司盤驗官賣除將價  
銀給舖戶十分之二以酬其守候之勞外  
尚可得價五百餘兩又先經臣同官吳之  
仁批賣過銀一百三十餘兩貯存司庫臣

仰體

皇上憫念貧民之心已經行司將前銀另項收

貯置備棺木每具議價三錢五分仍用火  
烙印記以防侵換之弊凡貧民死而無告  
者官給一具并擡埋之費五分責令總甲  
及看守義塚僧人編號插記以備稽查夫  
掩骼埋胔王政所先澤及枯骨

皇仁斯大乞

敕各城設處依例施行至貧民入冬設廠煮粥  
分給衲衣儘可免于啼號惟煖坊甲頭多

查勘宿錢所以哀呼滿路臣已令司坊備行  
查勘籍名在官似應量給薪資禁其勒索  
使貧民夜有所歸似亦可以弭盜臣同官  
宋師襄近議周恤貧民者此又一議也臣  
愚無他謬巧不過前人已行之言立法亦  
非新奇不過職掌可行之事但爲

國家省得一粒亦屬民脂清得一弊亦屬民  
困其瑣屑無奇未暇計也雖然糧則省矣

戶部管倉主事固多賢者如曹履吉田時  
春之節省清釐恐不多見若以苦心節省  
之餘而供胥輩碩鼠之腹盤驗不明收支  
不實則不如衆分之爲愈也合無倣工部  
節慎庫之意凡舊額應支新經裁節者各  
倉別立一版另項收貯以備不虞之需新  
陳通融別無缺額歲終具冊

奏繳庶幾實得節省之用敢因裁月糧之議  
而併及之伏惟

聖明採擇

敕下部院覆議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聖旨諭旨... 長... 臣... 奏...

奏... 臣... 奏...

聖旨諭旨... 臣... 奏...

奏... 臣... 奏...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

駁以聽

聖裁疏

臣前見范得志以應察之人仇主察之官

計南北交章叅劾而主謀之何熊祥至一疏

自供彈文乃及其閃爍藏頭之王永光但

聖旨見微刺不聞顯糾遂借差營北熱中藩壘

譬如炤案已懸猶敢揚揚都市故具疏糾

之并爲刑部侍郎牛應元効在得之戒奉  
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深求王永光  
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行  
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道欽此夫  
明旨謂指摘有傷大體非欲臣緘默以存大體  
聖鑒也二臣如有心胸便當愧死况應元哆口  
名節爲重臣亦可付不言至永光一疏稱  
病計其時日應已見臣之疏而佯爲不知

徐圖布算昨始再疏申辯俛首自供不知  
其兩月間幾許商量纔敢出疏而臣固逆  
知其不能諱也此亦可以見臣之非牽引  
深求矣獨是認聾瞶而不及邪誣且卸巧  
營而謬附公論旣已躲身無路遂爾張牙  
噬人如云御史王允成南中饒有物議先  
欲察處則議論不一繼開年例則北部不  
行若得志之所謂掣肘者真掣肘也此種

密謀惟永光與何熊祥知之得志不過冷  
局曹郎不關黜陟大柄假非中宵入幕何  
以能窺其肺肝而代之發憤哉查永光揭  
中之事卽係得志疏中之詞此外不聞一  
語異同何以合若符節應若影響且使其  
事真也正宜明叅不宜暗揭其事非也處  
旣不可例轉何名且永光之所執而是也  
泰山撼之而不動豈可聽行止于人其所  
執而非也已方有囁嚅不欲

上聞之心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臣前  
疏所云欲援北道考察事例蓋其殺機久  
動幸銓憲二臣之不從其言耳永光不感  
其相成而又嗾嗾乎臣豈不知御史不肖  
應聽臺長處分但必御史真不肖而後可  
處亦必臺長賢而後可處御史之不肖若  
允成與李希孔建白錚錚南北號稱賢者

得志疏出一時公論共爲不平此豈可以  
聲音笑貌得之豈永光之所謂不肖者正  
以其建白之錚錚也耶今允成去矣希孔  
鬱鬱死矣永光之恨尚未快于心歟且永  
光自視何如人哉朱敬循以閣臣朱賡之  
子從禮部郎中而調吏部是何等薰灼永  
光以敬循之同門乞憐依附鑽入吏曹竟  
謀撫越與之首尾者數年是何等巧營長

垣令孔榮宗關說不行扼之使去士民攀  
轅臥轍者兩月舊按臣以大力不容姑謝  
士民之口是何等居鄉威力而猶揚揚然  
曰叅處御史是其職掌也是當年都御史  
陳爝叅御史趙應元以媚江陵之故智也  
嗟乎狼當道而蘭是鋤鬼張狐而鳳已冥  
小人之禍烈于猛火况以南臺清議之地  
而邪臣明踞其上何怪考選南臺者厭薄

而反唇也哉臣忝列言路大體當存大奸亦當去故再爲  
皇上別白一言凡大臣之品必如臣前疏所云是非明白進退有禮者乃可無愧否則謂之位高勢重則可若品之一字臣亦未敢輕以許人也臣草疏已畢見永光之疏已奉  
明旨仰見

聖明之勇于去奸而邪正是非之辨有不可因其一去而遂默默者統惟

聖明裁察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永光已准告病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春父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風  
聖明採擇疏

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呼  
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  
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  
而狐鼠有據袞鉞不靈跋韜之極乃遂至  
于痿痺而不可救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此  
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

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  
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  
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  
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  
病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  
義廉恥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者封疆輕私  
聖則人重者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作風波  
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土財  
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妄作  
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  
思亂有心恢復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  
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  
急今急黔卽捐楚以予黔急奴卽敝天下  
以備奴加派慘于剗肉徵調極于沸羹睥  
睨草澤輒借鷹鷂以代驅剽掠

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繒媚虜任其  
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  
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鬪者  
數挺醫不以除病而反以病試醫幾何不  
喪于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嗟天下原  
非疢痼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  
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  
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  
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  
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罪璫遣而嫚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  
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經撫受敗者  
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  
盜庫表裏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  
聖心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官餉殘殺幾  
許無辜赤子從未一申嘗憲傷彼毫毛所

幸天牖

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方衆而賞  
罰之倒置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  
護紅丸之故護風癩罪樞濫賞無章毋乃  
以輕封疆之故輕爵廕續奏金城之趙率  
教幾蒙捕虜之誅而萬有孚何以賣欵議  
敘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吝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  
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廕襲滿志矣而轉移  
愈難坐歎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見矣  
而慰留非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  
啓愚穢骨久沉突爲昭雪試思  
冲主在上垂簾尚不忍言况權臣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巡撫方恨玷我名  
山媚寵之考官安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  
誰不波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

若負嶠巧提豚豚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  
誰謂死灰不然正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  
身無計入室挑戈暮景方濃望門搖尾何  
怪乎譚謙益之欺罔

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會禎劉繼禮之  
積穢見糾公然反乞陞差也哉長安道上  
半視彈墨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  
竊笑豈非止輦之風遠故避驄之氣衰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卽言官或有觸忤  
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  
臣引去

批答數行風采不揚至甘立仗不鳴之誚喑啞  
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  
亦補苴之何益循此以往容容多福安得  
淮南寢謀如汲黯豺狼斂跡如張綱者乎  
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

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猶捕鼠  
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愚以爲夷狄盜  
賊之患實胚胎于小人而言路之設所以  
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彼皇皇于夷狄盜  
賊而用小人以求濟是飲鴆以却病也且  
是二者原未至于不可爲我操其重則其  
勢自輕操縱得宜則勢常在我奴之不趨  
虜穴也彼亦慮爲宰賽也畏奴之虛聲受

虜之實禍欵敗增賞曲意彌縫虜飽而驕  
後憂方大矧李侁身負篡逆之罪虛托效  
順之名萬一倚信保結明受其欺輕遣卑  
官貪鄙辱

國彼坐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  
義利交喪不能自立何以平奴今關門之  
事恃有樞輔用奇用正默壯我

社稷之靈因地因人固結以忠義之膽倘謂珠

桂可念風鶴易驚則分一二萬兵駐永平  
爲後勁省運餉欸虜之費以廣投醪挾纊  
之恩撫道察芻粟之尅侵大將同士卒之  
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  
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盜之肆行也兵  
爲盜藪也况政以賄成官實誨盜緝獲元  
寶之賊竟出曹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  
孚噴有煩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

明務擒滬縣盜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行  
通州高密店及涿州良鄉一帶近

畿地方專務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  
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倣虞詡三科募士之  
意收其豪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  
獨有節省一法可以搜抵加派乃十庫織  
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可問卽會議碩  
畫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

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徵挺而走險吳楚之  
交漸聞呼嘯計惟專督新欠而泰昌以前  
舊逋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躡無名民心  
猶可收拾何至掉臂而去弄兵潢池哉若  
夫小人者其勢旣根株不斷其途又錯出  
多門卽如事例之設本爲言利今枉尋直  
尺兩部爭言減價名器愈賤墨吏愈多狡  
僞者空手鑽入効勞儒士躡取

兩殿之銜日糜大官之俸而甚者陞廕濫觴  
任子如織先臣李夢陽所謂黜其父而陞  
其子黜其祖而陞其孫薰蕕不分顛倒莫  
甚謂宜通查四年來得罪封疆公論共棄  
如張鶴鳴黃克積之類停其

恩廕以示勸懲而未也明王賞諫諤乃昌補  
闕拾遺宮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  
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



白簡原非虛設皂囊豈屬空懸若一言遂  
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今抗疏綱常者路  
阻  
黃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  
衣高臥瀝丹罔寺者青史空香劉朝譴死  
而抄叅者削籍不返張鶴鳴罷斥而糾彈  
者

環召無期忠臣之藁葬幸已推恩而特表孤忠  
者奚獨遐棄詹事之協理幾于充棟而並  
推鳴鳳者反謂不祥鬱極而通實在元輔  
試觀添註之得

請可知誠足動  
天且觀留憲之轉圜益見

聖人無我倘  
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旺將負嵎者斂爪  
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

對症之藥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于何有  
聖德冲年正精華果銳之氣充周有餘之日不  
睿斷之不日開第患

神明之不日濯願于

深宮燕閒之暇澄心靜慮以思維四方之艱難  
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

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

出入起居必謹于逸遊之戒獨出乎羣陰之上

常立于無過之途

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

羣臣矢靖共爾位之心小人之患見覲自

消夷狄盜賊之憂干羽可格所謂堯舜通

天下爲一身何盧扁之足喻哉狂瞽之愚

倘有可採伏惟

聖明寬其斧鉞之誅幸甚

天啓四年正月十四日

十七日奉

聖旨這所奏詞多泛漫且朝鮮議封事出權宜成命已頒不得復出異議該衙門知道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

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前者黔師告捷中外動色相慶謂坐可飲至獻俘再標銅柱而臣愚私竊過計夷性易動難安可以計破難以力爭也大軍弔伐罪止渠魁當以招納爲先不在廣行殺戮今級以萬計玉石俱焚兔死狐悲自然之理近答按臣侯恂有云善後之宜人心

爲本必使蠢蠢諸苗皆仰

天朝威信而廓然無貪其土地之疑乃可以安  
反側而弭後患臣固慮有今日矣且孤軍  
貪利後勁無人賊方委其子女布其腹心  
誘我深入四面招援而我驕愎自愚津津  
于郡縣其地以生諸苗助逆之心安得而  
不敗嗟乎

國家捐數十萬金錢殘數十萬生靈以博此  
虛聲之一捷而今已矣無將無兵無餉并  
無城守之民貴陽一塊土將復淪于腥羶  
爲遼左之續矣賊旣生獲三善納諸陷阱  
必且執以爲質以肆其要挾之求三善若  
慷慨捐軀賊知勢不兩立必且勾連諸部  
鼓行而入崇明之故穴爲今之計速

命鄖撫蔡復一提兵直進以會督臣亟發

帑金數萬付督餉臣丘兆麟往爲接濟仍

命粵滇兩撫各發兵爲聲援而四川督臣朱燮元亟移駐重慶遵義之間以遏其封豕長蛇之勢臣同官傅宗龍志切請纓熟諳黔事亟宜就近議用以資其救焚拯溺之方若遷延格套議論不決待貴州陷而後圖之萬無及矣臣因是而思勝敗之數全在人心人心動搖則雖秦隋之富強祇供大澤之呼嘯今之內地在在寒心聞山東平

妖之後搜妖民遺產變價入官流民歸來不免驅逐進有妖黨之誅退無衣食之計千百爲羣大亂將作閩中紅夷忿我之誘其船而焚殺之也將構倭夷與我爲難且奸弁誅而遼民蠢動于登萊徵調急而彭酋伺釁于三楚長興賊殺長吏東南釁孽未消所在地方不思招撫流移安輯百姓而邀功喜事馳騫而起至東昌府擒一王

好賢而薊撫掩襲以爲功功賞滿天下而天下已亂矣望亟下

于敕數行宣戒撫按速圖消弭之法毋貽內地之憂臣又見邇年以來議論日多實算則少羶戀日甚任事無人該部之

題覆祇鋪張紙上之謨謀大家之營求盡講壤京華之卿貳事本見行計非奇出而茲蔓申飭以亂視聽而冗文移安則狂奔危

則匿影而四顧躊躇輒嘆才難而停啓事求一薊遼總督則難求一遼撫則又難今求一黔撫則又難之難乃至掩殺老穉黔人飲恨之張鶴鳴聲援廣布攘臂翻身譬若舉殺人之庸醫使再試膏肓之錮疾勢必至陰砒陽鳩盡毒室人攫珍寶之藏而後已審如是則撫關門者亦可復用敗壞遼事之人而秉

國柄者亦可復用誤

國亂政之人即決桎梏破囹圄盡出大盜以居民上復何不可嗜誤矣乞

敕下諛部發單九卿科道博訪堪任邊事之材各舉所知以備選擇但不許淆亂

國是濫舉清議共棄流毒封疆之人該部必能虛公叅酌不以舉者之力爲低昂但擇其舉主多者儲之夾袋或召而試之庶無

臨事乏才之患蓋千慮之一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

天啓四年二月十四日

十七日奉

聖旨這奏內山東流民復業當確查酌給不得一槩驅逐撫按各官戒諭有司安輯百姓毋得生事邊功着通行申飭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縷訴民隱仰動

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

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卽不毛之土求損絲毫司農慳不肯應及斂急民貧賊乘其隙川黔滇齊相繼告變所在

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



落齊遺集 卷一  
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萬軍儲者。九鼎一絲全在東南。半壁向使東南有事。卽欲問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生之憔悴極矣。言興利而天必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

害也。通家窩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口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番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勾比。八害也。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

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  
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耒耜不盡化  
斬木乎二反也侵欺捱獄而扳指平民以  
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抵解三反  
也懲貪無法而轉以  
上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  
四反也

詔書停格而丞尉殊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  
十詢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  
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無有已時  
伏乞

敕下諛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  
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嗷  
嗷日在水火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

皇上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徵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天下民方剗肉醫瘡。完天啓見徵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叅罰。然不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猾吏喜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紙行催。卽紛然

出示。僉差每牌賣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爲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江南北。連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旣作水旱。隨之倘復有徐鴻儒輩。則葉朗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民不見德。

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  
下數行之

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  
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者無過于此又近見吏部申飭  
考察署官不許徵糧可謂曲體民瘼第計  
吏往還少亦四月察處留部銓補更遲且  
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

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海多事議可從  
權不如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  
者悉留免

覲早與

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干行李餽遺之費  
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帕  
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臣愚目擊民困憂  
心如焚輒敢披拾以

告惟

聖明采擇實見施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天啓四年三月十六日

十九日奉

聖旨恤民除害全在有司盡職着撫按官嚴行  
申飭仍不時糾察貪吏以示勸懲蠲免舊徵  
併留免朝覲正官該部卽與議覆

敬陳

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疏

臣惟我

皇上春秋鼎盛如日方升凡

起居出入之際

天地

祖宗之靈實憑鑒之中外臣民方以多福多壽  
多男矢華封之祝乃昨者

聖躬違和地一日三震臣竊懼焉臣聞古之聖  
王原不諱疾而日慎一日轉爲福基嘗攷  
周文王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曰  
地之動爲人主也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  
有罪我必有罪請改行其可免乎無幾疾  
止三代以來歷年享國之久未有如文王  
者

皇上風寒之感緣動而入則地亦以動應而

留神靜攝元和保固恭覲

宵衣臨御

玉音清亮諸臣欣欣喜色相告豈非文王改行  
之效哉顧猶不忘前戒

明詔修省夫修莫切于修身省莫先于省心此  
其大者非臣下所能代而其至者非臣  
下所敢言臣愚竊伏而思之昔

神祖冲年踐祚上有

聖母孝定皇后維持調護迨萬曆七年患疹已  
愈猶躬視起居朝夕不離偶以夜飲失度  
譴責備至悔懼累日孔子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蓋當時憂之如此其深而愛而勞之  
者如此其至也

皇上孑然深宮惟以  
天地爲父母維持譴告之事

天地實代行父母之權地蓋有母道焉故數震  
以警悟

阜上也人情當康強無恙未有不疎藥石之言  
者謂吾精盈氣壯壽命綿遠區區情欲飛  
揚不足深患及其風邪外侵藥石苦口然  
後憬然悔怵然戒知欲不可縱樂不可極  
故其人少而善病老必康寧何者衛生之  
經病中得力常情尚爾况天縱之

聖明乎臣嘗伏讀

祖訓有云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  
失無酣歌夜飲之歡蓋我

聖祖垂誠正心保身者親切如此伏願  
皇上思前日何以違豫則知後日所以凝和毋  
謂體已康而足恃毋謂災已過而可怠以  
臨朝御講之敬推之

深宮燕閒之中以  
宣醫餌藥之心推之快意適觀之際屋漏儼

日月之臨炤出入凜冰淵之在前使志氣

清明精神強固以基

萬壽無疆之慶則祈

天永命之第一義也抑臣聞之兵者陰氣譬如

毒藥猛獸不可狎也

皇上居安慮危留意武備意至深遠第

宸居清嚴生氣所聚且

宗廟



社稷之靈在焉而銃砲喧雜震驚地脈駝跪之  
象地實應之似非所以妥

神靈而感和氣也攷之舊章既所不載卽

神祖故事曾一舉行而當時未及兩年旋即傳  
旨停罷且曰內外之分殆無常操之理  
皇上三復斯言可以油然而悟矣彼養生家願葆  
太和必返視却聽凝神靜息今

聖躬初豫神氣易驚奈何遽忘靜攝金鼓之聲  
如昨哉語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  
利于病臣備員耳目忠愛微忱思之數日  
不能自己豈敢徼倖無罪亦庶幾乘  
勿藥之初未忘苦口之味不至以規爲瑱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內操舊規多事戒備前已屢有旨了不得  
又來瀆奏諛部知道

皇恩謹因熱審推廣

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

好生之德疏

頃見刑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  
囚答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  
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併枷號的都開寫來  
看欽此

皇上仁心仁政率循

舊章不愆不忘此誠死者肉白骨之時而生者

起覆盆之日也臣見近日奉

旨立枷罪犯纍纍皆爲僵鬼遺骸腐屍尚浮埋

枷下方其悲呼沉痛慘于刀山熏灼支離

毒於陷穽行道爲之隕涕異類爲之哀鳴

天道好生鬼神降鑒

皇上深居大內不見不聞倘車塵所經

睿照所及臣知我

皇上如天之仁必爲大禹下車之泣矣我

國家仁厚開基律例損益一歸至當明罰敕

法之內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伏讀

祖訓首章垂誠

聖子

神孫止守律與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剗閹割之刑夫是五者

蓋亦未至于死也尤不忍以肢體之傷殘  
致自新之無路况立枷之令本非死罪特  
用死法其荼楚慘礪又死罪之所未有乎  
謹按律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五斤  
徒流二十斤杖十五斤止以書罪名于上  
號令示衆而已故曰枷號至于一百二十  
斤大枷例雖有之亦不輕用解者猶謂日  
枷夜放以全其生今枷至三百斤甚之至

于赤日之下霜露之中兼以箠楚鍛鍊之  
後魂驚肉潰之餘三日而骨戰五日而水  
腫下注十日而血潰于肢節之間不半月  
而斃命矣昔齊宣不忍鷓鷃之牛孟軻以  
爲足王漢文感緹縈之意遂除肉刑唐太  
宗讀醫書言人之五臟繫于背遂除鞭背  
之刑二君皆以寬仁好生幾致刑措享國  
久遠政化隆盛臣願

皇上特發惻隱之心自今爲始永除立枷之例  
其罪不至死例應枷號者止炤常枷示聽  
法司平衡而斷決之不然彼待決諸囚至  
大逆不道凌遲絞斬尚熟審以求其生五  
年

欽恤以求其生每歲  
朝審臨刑三覆  
奏以求其生卽生路旣窮一刀落地尚未若立

枷者之荼苦累日求死不得也名若生之  
而反甚于死又何如坐以大辟猶得奄息  
于囹圄哉

天地至仁惻然動念當不待臣言之畢若左右  
之臣與執法之吏以盛德事導

皇上者請自此始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日

二十三日奉

聖旨立枷既係舊制且經科道條陳不得借熱  
審槩請停止該部知道

是上督督自出試  
之司與舞去之更以盤盤事舉  
天此至才開然應念當不許引言之舉

午因國題

滿冠其于派又所味坐以火解辭

落落齋遺集卷一



昨中缺西其甚為  
保味乃補

張

全  
一考以乃  
不金美提

文

子妹  
每  
自  
每  
每

理

文  
因  
不  
轉  
此  
入  
以  
何  
而  
也  
今  
人

右仰先... 李... 益... 柏... 刊... 于... 季... 厚

惟...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中...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月...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二



掌院

奏疏下



言其罪璫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懇乞

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聖門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

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聖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叅駁以折兇鋒疏

代草

即主遵宜

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叅以祈

聖斷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臺臣就逮

聖國法尚存特懇恢弘

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劾崔呈秀疏  
本科代掌院高  
景逸老先生草

覆喬道長疏  
本科代掌院高  
景逸老先生草

奉命按秦疏

代蔣澤壘年兄具草

存笥草

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

天眷疏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

主權以彰

聖德疏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衆志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二

終

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  
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

溫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  
忠赤不知誰爲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  
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  
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執而  
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  
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  
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  
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  
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  
入真可聽其僭擬

乘輿乎。臣知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

議。動輒諉說。

親裁。昨聞叅䟽到閣。依然  
傳擬。而

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且旣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

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  
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  
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  
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  
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于疎藥石。譬之  
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  
以恣睢斂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  
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  
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  
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  
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  
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

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惟蓋之賜。不然。

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殛之。况于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乎。

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併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

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竇擾。姑不究。該部知道。



懇乞

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亦必不至也。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  
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  
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  
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  
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  
有餘痛。庶幾。不泰。庶幾。工人入財。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廷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  
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宗  
陵工補牘遂觸對與晉剛奇美各而各  
震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燦之罪不至死杖亦必不至死  
意燦生出

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燦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  
闕旅襯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  
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  
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  
種不支故至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燿。寃而深爲。

皇上寃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己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

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况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

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稜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腥而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興遯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怨而莫之敢言。而皇上真孤立于上也。

天啓四年七月十一日

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

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慨自三韓發難。轉餉征兵。騷動天下。不俟奴酋之來。已岌岌乎有瓦解之勢。蓋視夷狄爲動靜者。亂民也。其發也有待。而視盜賊爲動靜者。饑民也。其發也無時。從來內患非外患。不作亂民非饑民。不聚徐鴻儒。么膺左道。乘兵潰民愁之日。奮臂一呼。從

者數萬。江南惡孽攘袂思起。以觀徐兗之變。顧事未舉而先敗者。何也。無饑饉流離之可乘。勢孤而黨散。亦地方諸臣徙薪之效也。天下之民。豈誠好亂哉。有加派矣。又有額外之襍派。急見征矣。又急虛名之帶征。千頭萬緒。步步敲呼。四盡三空。人人離怨。此方昌賞而希廕。彼復頌德以稱功。村墟塗哭。守令誰肯關心。狐嘯猿啼。地方又思卸擔。告饑告旱。所在騷然。江南巨浸稽天。更數十年所未有。空煩鄭俠之圖。猶責轉漕之粟。洵洵者未知歿所。毋惑乎東省之再以亂告也。臣嘗有驚聞黔事一疏。謂談省流民遺產變價入官。進有妖黨之誅。退無衣食之計。千百成羣。大亂將作。早已知有今日。所望爲之撫臣者。釋去邊幅。相其窳會。亂則勦之。饑則撫之。巡行鄒滕泗

水之間急爲平定安集之計。而奈何有泄  
泄從事。一籌莫展。如王惟儉者。臣請就其  
言以折之。據云。兗郡草寇。今餘兩月。則坐  
視不爲不久矣。據云。一劫下橋集。一劫界  
河驛。且續有梁山頭之劫。西望塚集之劫。  
則殃民不爲不酷矣。問其賊勢之強弱。則  
云。多者言萬餘。少者言二百。而浪猜曰。言  
二千者。近是。偵探范如捕風。問其制賊之  
機宜。則云。撫亦罪。不撫亦罪。勦亦罪。不勦  
亦罪。而謾請曰。乞明定一局。調度迄無成  
算。夫兵機變于呼吸。賊勢急于燎原。  
廟堂不能遙度。方欲問之。封疆之臣。乃地方無  
計支吾。反以責之。

廟堂之上。越千里而請。

命。捱三月以處堂。巧彌養寇之辜。預爲卸罪之  
地。臣誠不知其何心。至守備黑大方斬殺

六十餘級。人傳以爲平民。撫臣獨信爲賊。忽而具疏報捷。忽而發書追回。種種說夢。猜謎一味手忙脚亂。

皇上謂如此伎倆。足以辦賊否乎。臣非苛求于。惟儉也。臣所憂者。漕河之咽喉一斷。則京師危。中原之烽火一傳。則人心動。况徐淮豐碭處處有人。三吳饑民洶洶思逞。地當首尾之勢。患切剝膚之形。而惟儉方且以

李在沐等將二岐山賊趕散。只有瓦渠一處蕩平。指日告人。是欲送賊出境。以鄰爲壑也。嗟乎。真賊姑趕之。使去平民。或殺以爲功。所謂勦法如斯而已。趕賊過河。禍忍言哉。伏乞

聖明乾斷。責問惟儉。何以縱賊至此。賊當何日得平。如其能任。毋他籍口。如其不能。請擇能者易之。毋以一人誤東省。并以東省誤



天下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賊衆前後聚劫解散事情着撫按官據實奏報王惟儉着料理勦撫毋以牽制推諉界河驛路等處有無截阻并運河一帶嚴行道府各官加意防戢不得坐致疎虞該部知道

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叅駁以折兇鋒疏

臣聞分莫嚴于

君臣禮莫重于

朝祭罪莫大于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

大臣有罪席藁以待台諫執白簡隨其後

其誅之則

國之法也其赦之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于後

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  
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于人何  
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  
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  
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  
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  
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  
才足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  
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  
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

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悞者。杖一  
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覩然復入中書之堂  
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為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為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

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柰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為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為恨。奚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

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天啓四年十月初七日

初十日奉

聖旨。重大臣以尊朝廷。關係國體。這事屢旨已明。何又借端輕侮。且引用律條。以後大小各官。失悞朝參祭祀。應否依此通行。李應昇好生恣肆。不諳大體。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姑從輕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遵

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掌院  
孫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臺彈壓百寮紀綱之所從出故  
曰肅曰貞言其嚴而不可犯一而不可紊  
也若游移錯亂本原之地先自蹈之何以  
澄清天下往臣瑋待罪憲府奉教于前臣  
孫丕揚備言數十年前臺綱之振飭爾時

已大非其舊。及臣家居數年。蒙

恩再入。回視昔年。又大非其舊矣。

累朝令甲炳如日星。一番申飭。又成故紙。申飭之所偶及。則奉以爲新模。套數之所相沿。遂頓忘其故典。人各以意爲法。而法不法。卽守不守。臣實鯁鯁焉。懼是以有時。局日異一疏。修舉舊章。以嚴飭必行。望

皇上伏蒙

皇上采納。亦以嚴飭必行。屬臣等若停格典制。卽在臣手。是食言也。臣不敢自食其言。况敢悖

皇上之

明旨哉。頃者差滿御史周邦基。陳九疇。各具疏告病。奉有

明旨。都察院知道。欽此。隨發河南道查勘。呈覆到院。覆奉

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回道原係舊例且新經申  
飭何得不遵周邦基等都不准告病該部知  
道欽此仰見

皇上振紀綱警弛玩所以責成御史者甚至除  
御史周邦基陳九疇遵

旨劄催到任外敢以臺綱所係者再一申明之  
先是巡按御史溫臯謨等各求寬限

明旨概不准行今蒙臣趙南星遵奉申飭謂寬

限爲養俸之術急公乃拙宦之道至欲比  
干鷹鷂之擊乃趑趄不前賢者不免臣是  
以有限外停俸之議以折其遷延養俸之  
思若寬限不得變爲告病自甘停俸作缺  
則或有不得已者然近年以來考察先後  
事例不一有覆

准告病未

題回道者有既已告病仍

題回道者其他諮訪稱職先

題回道而後劄催到任者又不一人竊詳考

察之法舊例重在報冊以考其職業之舉

廢新例重在諮訪以稽其激揚之是非衆

口僉同公論難掩即使告病歸休亦無所

容規避惟是受

命而往竣事而還

祖制不繇本院徑赴

御前復

命豈惟入

告成事明臣子之恪共亦將仰備

諮詢達民間之疾苦今

天顏咫尺非

神祖穆清高拱覲揚無路之時而偃蹇方

命分義謂何請自今考察回道俱定于

御前復



命之後。違限兩月以上者。遵炤。

會典叅處。其告病之禁。向未申明。然陰陽之患。壯夫不免。執掌馳驅。昔人所嘆。請自今各差御史患病。如在地方。則遵炤。

會典巡撫代

題行本院勘實咨部。京官患病事。題覆如已交代離任。則遵炤。京官患病事例。具呈本院勘實代。

題不得徑自具

奏。臣等察其病勢之深淺。原其時地之遠近。酌量可否。不敢徇情。有托疾避事者。從重叅處。其有真病。經臣等查實覆

奏者。乞

皇上卽與

允從。以恤其私。庶托疾者無所借口。如此則法一而可守。令出而必行。臺綱無散亂之虞。

風紀有整肅之象所當申飭以信  
明旨者也。抑臣猶有說焉。夫不肖者何知法。法  
爲賢者繩也。臣等爲

國家培元氣。執法之念常不勝其愛才。而爲  
國家振紀綱。愛才之心終不敢于翫法。願終  
以必行二字仰告之。

皇上而下告之。諸御史使咸恪遵成典。共襄  
盛治。以免于戾。臣實大幸。惟

聖明裁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卿振揚風紀。修舉舊章。前疏已悉。這差滿  
復命考核。及告病勘實代題等事。俱依議行。  
御史法官當爲朝廷守法。何得先自違背。還  
嚴行申飭。務在必行。有仍前不遵的。卽行叅  
處。

漢書卷之... 臣等竊惟堯舜之治。不過安民。今天下之... 民已有釜魚。挺鹿之勢。所冀蝗魃不作。虎... 冠未恣。稍稍假息。遊魂耳。乃緣法度之類... 靡遂致荆棘之滿路。官守言責。人相諉謝... 獨御史一官。入則簪筆論議。出則持斧激... 揚。此官舉其職。則天下不難治也。古道不...

天啓四年三月十八日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曰...

本科代掌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堯舜之治。不過安民。今天下之... 民已有釜魚。挺鹿之勢。所冀蝗魃不作。虎... 冠未恣。稍稍假息。遊魂耳。乃緣法度之類... 靡遂致荆棘之滿路。官守言責。人相諉謝... 獨御史一官。入則簪筆論議。出則持斧激... 揚。此官舉其職。則天下不難治也。古道不...

行時情日錮。身在局外。每慷慨以除貪殘。  
一入局中。率因循而隨波蕩。故巡方行事。  
常不如其持議之初心。及回道數時。又漸  
忘其地方之所願。蓋有下不能廢于朋友。  
而上不可告。時或改其初志。不計其  
君父。入不覺移于妻孥。而出無以謝百姓者。則  
交際是也。濫交際。括贖鍰。臣瑋業一申戒。  
而沉醉之後。非冷水沃之。不醒。記曰。君子  
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先輩交際。止怕  
二方。卽萬曆中年。俗猶近古。沿至末年。邪  
佞用事。人寡而柄尊。遂數十倍之。今  
聖政已見清明。奢儉尚猶不等。每遇

大計之年。卽申餽遺之禁。幾見輦而入者。  
復輦而出哉。結納旣廣。眾力隨之。貪者爲  
功名。庇貪者亦爲功名。貪者爲身家。庇貪  
者亦爲身家。長安之賄風。不戢則外吏之

盜行難除。撫按之本源不澄。則貪墨之恣。雖愈甚。按

會典。撫按公費出入一體互報。存問私禮。通行禁革。薦舉行謝者。與受俱坐。贓論。今後兩院新舊之交。當力敦古道。禁絕折儀。至于越境交餽。驛騷自肥。尤宜痛洗陋規。毋爲識者譏訕。其餘內外通問。薦主舉主。共存廉節之風。莫冒饕餮之誚。庶往來有所畔岸。而人情無交相責聖之苦。其留有餘以還民間者。不旣多乎。其次則議訪察。按御史出巡。第一要拿問奸貪。蠹政害民之官。至訪察土豪。節經禁止。

先帝恩詔。令撫按入境。卽刊布奉

旨。不行訪察一條。徧諭所屬。以杜指嚇。今各差

弁髦

明詔。喜事督索。非不意在戢奸。而有司不善奉

行。每至搏擊。菜傭羅織富室。日輕日濫。但取完贓。衙虎欣然。奸民竊笑。今後著爲定例。止許巡按入境。問一訪拿。止用衙蠹豪奴。不及鄉民。止重罪遣枷號。不追入贓。其南北別差御史一槩不許行訪。若果有豪惡巨窩。必府縣據有實跡。然後申報。重創庶威行破柱。而善良安枕乎。其次則議巡歷。按西人制。無文時。竟里之。其詳亦會

會典。偏僻州縣。俱要一體遍歷。如果地方廣遠。亦要嚴督守巡。依期巡歷。蓋下邑蕞壤。目不見上官之威儀。耳不聞公署一朝廷之法令。止驚胥尉之大第。識縣官之尊。剗

肉。亦且吞聲。老死如在井底。貪殘橫行。何所顧忌。合無申明舊例。及近日御史魏光緒所

奏出巡之日。每府間至窮僻小邑一二處。新

舊更疊期于周遍。仍減騶從。躬節約。守巡  
兩道。不必並行陪巡。其餘州縣責令兩道  
分道巡歷。延見父老。查驗倉庫。毋拘時日  
至衝途。有司結納過客。曠廢民事。朝夕送  
迎。宜令豎一奉  
旨不許送迎木牌。不問顯要衙門。止許公署一  
見。倘亦達民隱。修職業之大端乎。其次則  
會議舉劾。按

會典。御史出巡。果係卓異官員。方許舉薦。方  
面多不過六七員。有司多不過七八員。其  
應劾官員。須先大奸。不許止。以州縣府佐  
等官充數。今薦額若膩。方面如山。但慮百  
足之扶。誰念一路之哭。卽濫借未登贖銀  
廣收。合屬餽送。殃民蠹政。尚騰薦剡。積俸  
挨資。納汗藩牧。今後各省巡按復  
命。必糾司道府正一二人。不得長奸避怨。有司

故違

明禁誘迫生員里老人等舉保賢能者卽行叅  
劾計令奸民鼓衆建祠者卽行拆毀庶勸  
懲明而實政舉乎至地方人材雖多格例  
相拘實亦消長所係清議可畏賢者倍加  
愆慎可也其次則議免特立以限雜俎  
覲按

國初監司守令皆得

召對面陳民間利病克當述職今堂簾日峻殿  
最不親營結奧援窺矚門戶呈身而上不  
厭偷行而衆不疑兼之輿從諸費何止數  
百萬金吸此民膏屑越可念况撫按自有  
冊揭監司郡守見在質對州縣不至何礙  
勸懲前歲濟兗之變皆以縣令遠謁乘隙  
蠢動今白蓮聞香餘孽未殄紅苗灣夷到  
處生心楚蜀有剝膚之憂秦晉切揭竿之



慮吳越多伏莽之奸。豈正官得解綬赴  
闕之日乎。科道諸臣。屢以爲言。合無早爲  
題明。免其先事營營。充入囊橐。尤安民生。清  
交際之第一義也。夫汰簡則嚴明。則刑法  
行。則吏清。而民受其賜。御史有澄清天下  
之責。臣等實居提挈紀綱之地。焦心蒿目。  
思挽頽波。不敢不盡其愚。獨念市恩易任。  
怨難。臣瑋申飭濫舉。曾幾何時。而賢者好  
篤緇衣。諄諄推廣其說。然臺綱憲體。正直  
在忠厚之先。

國是朝常。糾繩爲澄敘之本。臣等竊願以身  
先之。雖知罪不敢復計。伏惟

皇上俯賜採擇。

嚴旨叮嚀。

敕下臣院。并各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天啓四年五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御史巡方以察吏安民爲職這禁止私交  
濫訪及巡方舉劾等事依議嚴行申飭有違  
玩不遵的以不職叅論免覲各官着先期題  
明憲臺紀綱重地卿等雅著風裁端本率先  
盡滌夙弊臻吏稱民安之理大計在卽還會  
同吏部一體遵行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叅以祈

聖斷疏

本科代掌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亂係于紀綱紀綱之  
振弛關於風憲故漢唐名臣有破貂璫之  
柱而避驄馬之行者非尊法官也尊朝廷  
也唐徐有功爲御史且曰陛下以臣爲法  
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非死官  
也死朝廷之法也臣等叨居憲府申明舊

皇上采而行之

明旨告戒謂御史法官當爲

朝廷守法臣等方凜凜紀綱之不立是懼而不意巡視北城御史林汝翥忽以擅責中使爲諛監所叅上干

聖怒也又不意汝翥之畏罪避匿下灰士氣上違

明旨也豈非二百餘年紀綱之地一大異事哉臣瑋伏枕聞之不勝駭嘆夫巡視之役臣等議改一年請

旨差用以久其責任而重其事權將令之理輪當道豈令其俛首中官第曹進等乘機生事罪應叅送因其叩首乞哀薄責了事此何法也傳國興事如汝翥言在曹進報名五人之內則叅送之如國興言事止爭道

則恕之乃一朝之忿漫狀責治此又何心也汝翥先自廢法于是堂堂牙史奉

命肅清

輦轂反爲內臣所參既已辱西臺而負衆議簡書矣御史有應得之罪則下臣衙門叅看以

彰

皇上平明之治臣等敢不奉行今

天威孔赫

震霆立下在汝翥一身生歿孰非

聖恩乃未爲強項之董宣先學逋逃之張儉毋

論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使天下之人

謂西臺有畏死之官玉階無碎首之節棄

妻孥而弗顧委

君命于草莽謂之何哉臣等先日聞之猶謂而

駕帖未下中使成羣長安街上蜂聚狼呼如捕

反者二百餘年來不見此事故汝翦暫行  
引避徐束身以灑杖下之血不欲冒毒而  
歿羣璫之手蓋引領以望其出而今已兩  
日奄然如故其或自經溝瀆其或逃歿關  
津皆不可知而總之非法也臣等方欲補  
牘而爭乞

皇上開一面之網豈知裂維而去乃自干三尺  
之條今錦衣衛嚴行緝獲已奉

明旨想旦夕之間必歸命于

皇上臣等忝司法紀不敢不叅伏乞

皇上毋因此一事而遂廢巡城之法毋因此一

人而遂侵風憲之權至

廷杖九死一生毋遂視為輕典并

敕諭內監鈐束

駕帖金吾職掌毋聽內使縱橫則羣臣服

皇上之大法而亦感

皇上之至仁矣。風紀幸甚。臣等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奉

聖旨林汝翥已有旨了。巡城御史戢奸安民堂  
上官當不時督察。不得寬縱廢法。亦不得苛  
擾地方。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皇上臺臣就逮

國法尚存。特懇恢弘

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

本科代掌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政猶水也。平故不溢。古之聖王

仁義兼行。宮府一體。不使法溢于情。威溢

于法。何者。懼其激而爭。爭而潰。非

國家之福也。昨御史林汝翥被逮。不出臣等

實深憾之。謂

君命重則軀命輕。鼎鑊可甘。刀鋸不避。設自經  
溝瀆。迺歿。關津法度。紀綱所傷。不小。故據  
法糾叅。嚴行分緝。不敢冒昧申救。然亦意  
汝翥執法自命。不應終惜一歿。旦夕歸命  
紀法猶存。昨接撫臣鄧漢咨文。反覆所述  
汝翥揭帖。慷慨流涕。不過欲得代控之門  
圖明其義。不死于羣璫之手。而非敢迺歿于  
皇上之法也。夫伏法之繫。臣在。卽

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

皇上治以不卽赴

命之罪。臣等亦復何言。惟是汝翥以笞傳國興  
致觸

聖怒。杖御史一百。以謝火者十五之笞。法未稱  
平。威亦少褻。昨科臣公䟽所引

穆廟故事。戍內使許議等于邊。調御史李學道  
于外。

落落齋遺集卷二  
三  
徽猷如鏡芳躅可尋誠今日法

祖第一義也臣等非爲一汝翦也念御史爲

皇上耳目侍從之臣奉肅清

輦轂之命而今以齒馬微嫌伏死杖下自後

有憑陵氣燄魚肉官民者而無敢問也臣

命之等亦非徒爲御史也從來南北司如水火

皇上漢唐之祚以此不振今半月之間

廷杖者再皆命懸呼吸行道嗟傷屢遊杖下

之魂時碧萇弘之血書之史冊謂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以中官之故受殺

朝士之名如

皇上聖德何內臣即不自愛亦當愛

皇上堯舜之令名矣

君威咫尺臣等不敢不據法糾叅

聖度如天臣等不敢不引義論列伏乞

皇上少霽



嚴威無頻行

廷杖以損

聖德。或將汝翦髮。臣衙門叅看。重治其不卽赴命之罪。取自

上裁。臣等不敢曲庇。

天啟四年七月初三日

初六日奉

聖旨。朝廷法度。憲臺首當遵守。昨方糾叅。今又陳救。且林汝翦不遵國法。擅離職任。弁髦王命。悖旨逋逃。其原籍于南。而潛逃東北。定有別故。本當遵會典。從重鞫問。姑從輕。還着遵前旨。廷杖一百棍。革職爲民。永不敘用。該衙門知道。

門味也

前旨茲始一百野筆類為另示不始用茲  
極始本當聖會典錄重詳問故外彈聖眷  
命制自也其烈辭于南而營以東北安亦  
制林且林也清不致因出野筆類也我學王

皇 勅崔呈秀疏 本科代掌院高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

憲綱至嚴也

列聖之

明旨

皇上之申飭不為不諄復鄭重。邇復節經前後

諸臣申明憲紀振飭臺綱一時賢者頗稱

濟濟乃不意有慢視

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可異焉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媵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爲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

核無何諉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察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崔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

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也。至於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按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賊私以入。

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流於至辱。御史巡方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知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知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墻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

皇上速賜

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奉

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核。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着該部看議來說。

臣等謹將

外辦悉照原議具奏

聖旨諭史致衣食辦所以察吏也凡職秉公

二十三日奉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煉下吏時請將

皇上聖恩

覆喬道長疏

本科代掌院高老先生草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呈奉本院判

送刑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喬承詔

奏為

麟祥普天同歡吉人及時宜用等事奉

聖旨這本內解經邦點用經略憤恚推辭已經

奉旨為民安伸亦以規避貴州按差降處如

何輒行奏薦朦朧市恩着都察院叅看了來

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院蒙批發道奉此看得  
御史喬承詔吉人宜用一疏內之所薦者  
皆海內名流其扶正赤心已洋洋揭中但  
解經邦甘就衡門安伸原非規避二臣之  
事各有本末入

告者自宜檢點胡急於憐才而形迹有所弗避  
也乎似宜俟其回道之時量行罰治者也  
等因呈覆到院諛臣等看得人才之生培

植實難掩瑕錄瑜

主德乃大矧言事之臣爲  
明主錄用人才計者乎御史喬承詔疏中所列  
非白髮蕭蕭之元老卽丹心耿耿之孤臣  
本是滿朝之所共言亦屬  
聖心之所不棄數月以來如史記事李炳恭賀  
煇夏加遇荆養喬等無不拔自沉淪階于  
通顯而馮從吾特蒙

簡用朝士彈冠其他以

賜環請者

皇上每曰侯旨行以示不忍終棄之意是

皇上雨露之所濡日月之所炤既已陰用承詔

之言而諸臣亦第知歸美

君父感德

聖明未有追數其出於何人所薦者臣等有以

知承認之無恩可市也獨是解經邦推用

而退避安伸因差以爭論雖生平各有本

末而公

國原非無罪承認於薦賢之中不宜遽及使

過之說是誠龐雜而無章第御史言官也

用賢盛事也承認所薦賢者數十人誤舉者二

人薦賢尚未蒙賞而誤舉先以示罰恐非

所以作敢言之氣明

如天之度也臣等爲



皇上守法。苟紀綱所在。斷斷不敢曲庇。若一時  
疎略。語言小過。敢爲乞

恩于

皇上之前。以昭  
聖德。以勸言者。伏惟  
聖明垂察。置其言之不當者。用其言之當者。將  
王紀鄒元標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及  
時錄用。以不虛

所以篤生賢才之意。以不虛

皇上所以愛惜賢才之心。臣等不勝幸甚。

天啓四年十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御史奏薦不當。奉旨。叅看。何不分別糾駁。  
且并薦及各官。殊非政體。喬承詔着候回道。  
考察罰治。諛部知道。

微臣奉

命按秦略陳地方要務以祈

聖鑒疏

代蔣澤壘年  
兄具草

臣至愚極陋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命之按秦

陛辭有日矣凡臣等之啣

命而出者皆以察吏安民爲事者也今民生日  
瘁吏治日偷風俗凋夷紀綱凌替蓋言巡

方於今日實難。而以言於秦，尤難之難。夫秦何地哉。固山河百二，所稱天府四塞之國也。以天下之形勝，蟠坻於秦。秦實有雄據上游，擁護

神京之勢。秦民安，則天下皆安。今秦何時哉。塞外之虜情叵測，邊鎮之庚癸頻呼。徵調既生，艸澤之心。加派復剝，哀黎之肉。妖民屢見，亂形漸萌。若非前後兩按，臣徒薪曲突，則張善李天福輩，其不爲徐鴻儒者幾希。臣聞此輩實繁有徒，而總繫於安民之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則妖息，而臣於是思天下之相臨者，勢也。上操之則重，下操之則輕。順布之則行，倒授之則亂。秦以天下極重之勢，居極窮之會。臣持斧以往，不能有他謬巧。不過仰藉

皇上之威靈，以糾察地方之吏，而震悚諸奸恣

不法之魄。今獨有三言預陳之。期於必行。使臣得操其勢之重。以臨於吏民之上。夫臣之所能者。察吏也。而不能擇吏。卽有白簡之凝霜。可使墨吏之解綬。若欲推臣心以易不肖之肺腸。則不能。若欲分臣力以起衰殘之痿痺。則不能。頃披籍而求秦中州縣。一百一十有奇。僅得甲科七人。卽八府中亦僅得其三。秦亦仕國也。不聞逐客之令。何以裹足弗前。如謂邊地早寒。南人不習。彼燕齊晉魏甲第如雲。獨不可擇。便而使乎。旣鄉貢之盈地。且頽敝之成風。則吏議不得不寬。不肖者有以自安。而察吏之權。其勢乃半操於下。則多選甲科。臣所願與吏部約者。此也。臣之所能者。閱邊也。而不能措餉。卽將領之尅冒。可綜核以糾。叅若荷戈乘障者。啼饑而臣何以應。若弭

耳欵關者索賞而臣何以應。今考成外吏之法嚴於徒木而邊鎮年例之欠等於望梅。一旦驕虜悍卒。喧喧而起。內地奸民。一呼響集。我束手莫支。而安危之權其勢乃倒授於賊。則年例以時。臣所願與戶部約者此也。乃其大者則又望之皇上矣。年來撫按之權日輕。撓亂之門四出。大吏敢於抗彈章。

藩王敢於抗

明旨。臬臣拂衣以去。奸璫負嵎而居。但知顧體面。不惜廢紀綱。爲按臣者一疏再疏而不行。則巡方之勢忒矣。其如

祖宗之治度

皇上之簡命何哉。臣旣任地方之責。心則不敢不盡。法則不敢不執。其與地方相安者。臣不敢苛刻以爲名。其爲民生蝨賊者。臣不

敢容隱以滋蠹。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而命之。則願終信此簡命。而毋廢臣之官守。是臣所仰望之於

皇上者此也。至若新推左布政使唐嗣美。與聞黨逆。可知公論之難容。辱在彈文。定是脂車之無路。藩屏重寄。尤察吏安民之首。詎可久據空銜。以誤地方哉。併祈

敕下諉部覆議施行。

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

天眷。疏

大臣惟天心仁愛人君。自古而狀。朕未有昭明感格如我

皇上者。

皇上以聖德冲年。故天心倍爲眷祐。旣發河清之瑞。又呈鳳舞之祥。而猶以

聖志未定。恐狃而安焉。則叠出奴氛。首誑人妖。  
物怪以警懼之。而又以

聖志方新。恐疑而阻焉。則

前星早耀。

大祀居歆。届茲

嵩呼萬國之辰。即降豐年六出之瑞。此無他人

聖心爲天心之本。

皇上一心。尤天心人心之本。今四海之民。雖脂

枯髓竭。而猶含酸飲泣。以幾幸太平之樂

者。知我

皇上清明在躬。如日方升。故人心繫屬。而天心

愈篤也。孟軻有言。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

政刑。今奴焰方張。首患未已。草澤奸民。海

濱夷警。憂時者日覺倥惚。肆志者日爲閒

暇。然較遼廣失陷之候。則少安矣。詎非汲

汲皇皇。修明政刑之日哉。乃中外諸臣。粉

飾太平之容。窺矚穴中之鬪。以體面爲養。奸之故套。以推諉爲交關之法門。講攘漸開。同室之爭。逢迎莫顧。典冠之責。甚者內臣欲之。而大臣不敢爭。大臣欲之。而小臣不敢爭。一人欲之。而衆人不敢爭。又甚者。內臣之所不欲。而大臣不敢爭。大臣之所不欲。而小臣不敢爭。一人之所不欲。而衆人不敢爭。一蔭再蔭。一襲再襲。添註之外。又添註。加銜之上。再加銜。

藩王欲庇奸人。則容之。鎮臣欲握兵柄。則予之。諸臣之强者。各飽其欲。以坐觀而倦者。亦各飽其欲。以歸臥。所長見廢棄者。一二沐浴。請討講學執法之名賢。與夫批鱗折檻之直臣耳。至於

皇上之所欲。則無一遂者。

皇上欲安民。而民不得安。欲滅奴。而奴不得滅。



欲擒水蘭二酋而二酋不得擒何也民之  
未安則巡撫有傳舍之思守令恣谿壑之  
欲監司曠縱而彈劾之風微吏胥橫行而  
鬻爵之途濫也巡撫邇雖多賢者無柰卿  
寺旣衆聚族而謀此欲得缺彼乃速化惟  
是醫瘡剜肉之地乃淹某某瘴雨蠻烟之  
鄉乃置何士晉而守令激勸亦未有方不  
肖固在糾彈賢者非賂不顯監司空名占  
缺所在皆是如臣鄉蘇松重地道臣朱童  
蒙經年未見脂車嘗鎮道臣楊弘備兼攝  
兩篆席不暇煖勞者何所勸惰者何所警  
乎事例日開候選日衆丞尉動費千金居  
官營營償債卑官瑣事撫按不屑搜訪及  
至敗露十一不過劣轉王官王官獨非名  
器乃爲不肖進階之地是何官制是何典  
章臣以爲欲行久任之法宜倣漢璽書褒

美之意。如臣鄉操江臣熊明遇之計擒逆  
宗。府臣曾櫻吳麟瑞之計擒陳鼎相。與臣  
江右所見九江道臣陸夢龍之計誅徐守  
糾以解散柯陳之隱亂。及有開墾荒蕪拯  
救饑民清介特絕。著有顯績者。悉馳  
敕數行。宣示褒美。小者賜金。大者加秩。使人鼓  
舞競勸。其監司違限半年者。撫按年終類  
奏。凡遇復

命。不得有舉無効。每年進

表。及歲終復

命報冊。丞簿首領不肖者。開註明白。諛部即炤  
考察事例類

題革職。贓多者。提問。倘亦察吏安民之一機

乎。乃若欲滅奴。則機宜欲審。而何以置樞

輔爲孤注也。夫戰守進止。規畫布置。察督

撫之能否。誅將帥之不用命。此樞輔事也。

而治器練兵。清伍核餉。則撫臣事也。提掇  
三輔。撫賞西虜。則督臣事也。今若謂樞輔  
實掩撫臣之長。而應受督臣之敗。  
朝天無日。滅賊何期。黃閣皤皤。直拘以經略之  
責。則樞輔苦矣。

皇上試責問督臣。撫夷之要領何在。殺將之明  
效。謂何。近東奴假扮西虜。探道喜峰。此正  
呼吸不保之會。應否聽指。摘求去之。撫臣  
耽延不忒。以悞封疆。乃若欲擒奢安二酋。  
先平黔蜀。功罪張我。續入蜀。幾何時。費餉  
百餘萬。而疏報不滿二十萬。督臣言之。按  
臣列之。臣同官霍瑛糾之。科臣胡永順備  
數其貪橫之狀。閱之令人髮指。且其掩襲  
塘報。顛倒功罪。反叅處一力守圍城之周  
著。以逞其咆哮之氣。如此而不行  
逮問。乃云敘功。臣不知所敘者何功也。李樞

多欲而懦。彼中人言土司之叛。盡屬貪殘。激之使然。邦彥原有人心。按臣德威可化。而積怨深怒。徒爲標發憤耳。今藉按臣。守之功以掩罪。是李維翰可以無罪。而周永春可以無誅也。林宰楊松年。牧伯賢勞。開府是其分內。京堂已爲平等。而反以京堂爲酬功之典。則何以勸捍圍之勞。楊杰中雖意見不同。而勦撫本宜兼用。謂宜

明下一詔曰。大兵所誅。罪止安邦彥一人。其安位母子忠順素著。能擒賊自效。土地人民。悉以予之。若邦彥能擒奢酋以獻。貸其死。如此則可散邦彥之黨。而邦彥之勢孤。可携水藺之交。而奢酋之勢亦孤。如必執意削地。諱撫圖功。使諸土司皆疑。

朝廷貪地。不盡得不休。即安位母子亦疑。而變志。則黔蜀之患方始。恐强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臣愚未見王三善能立成破竹之功也。且邦彥之撤圍獨畏黔力哉。粵撫先震之以虛聲而黔乃乘其敝。今乃以神功靠三善。即五十萬餉空名畫餅。何日取盈乎。滇之有鎮臣也。非國初比也。撫按之不足任而以援黔責鎮臣。鎮臣之不足任而以兵柄付悖逆之沐啓。元彼中如湯火迫身而

廟堂終無變計。滇之禍又豈在黔下哉。夫定封疆之大計。不可參以同異之私心。振蠹敝之積習。不可牽以文俗之情面。元輔三朝元老。應爲皇上主持於內。調護於外。至擇吏以安民。則冢臣能任之。臣知冢臣之徹底無欲。而終望其無爲其所不爲。飭紀以清蠹。則樞臣能任之。臣知樞臣之直前有爲。而終望其無

欲其所不欲。皇上嘗保此清明之心。獨伸於陰翳之上。愛惜名器。而敝袴之不輕。容納直言。而賜環之不吝。念念在於恤民窮。即念念可以承天眷。否則本源一雜。而衆欲攻之。恐天之所以警懼。皇上者。又將至矣。圖之豈有及哉。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散爲候。蓋君子聚則小人散矣。君子之勢落落。狀聚而若散。則小人之氣炎炎。狀散而欲聚矣。力薄者易搖。根深者難拔。用人者于此。譬如奕。狀先有全局精神。滿盤打算。便須着着接手。路路不差。乃免倉惶。錯應之患。未有得一勝着。遂可示人以瑕者。

也。年來柄國之臣，外托調停，陰除異己，深營窟穴，假手宵人。于是人以官爲遽，盧官以官爲情面，一缺之出，姑甜予攘攫之人，一人之推，又費盡糾彈之墨。即如會推司空之日，共聽乞憐之言，開門一揖，盜反爲主。所謂兩月虛名，今且頑然不動，何也？人第知握要之處，長貳一一擇人，不知卿寺之階，地位忽忽相逼。方謂薰蕕不妨並進，俄而踞高位如山矣。方謂牛驥可以同曹，俄而覬要津如鶩矣。昨總憲無恙，人皆晏然。一旦按圖更索，不免躊躇四顧。然後嘆名賢在野，畢竟空賒。老臣在前，舉須後勁。當此莽伏難除，讒說未殄，君子之力不厚，則小人之膽畢張。萬一進一匪人，豈不全局俱覆。今元輔丰采方新，正宜爲

皇上進賢退不肖，豈得守前人之故轍。老白駒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于空谷哉。夫執春秋之義，矢同心以討賊者，此其人並關。天意誠未易言。若折檻之直臣，固可以力爭也。掛完之司寇，固可以誠動也。况乎馮從吾、余懋衡、曹于汴三臣者，或小人陰阻其用，而

皇上原未嘗不用。或皇上偶以意爲用，而諸臣不肯輕用，以善成皇上之用。繇今而思，從先守道力砥百折之狂瀾，拂袖還山卒寢

點陪之流弊，此而越在留憲，及冥若翔鸞朝，宁終覺無光，人心亦爲不甯。而臣更有感于劉宗周、劉洪謨之公也。彼其丹心未老，白璧可懷，清豈潔身，恥將礪俗。始知妬婦之側，原有不肯乞憐之貞心，而壟斷之場，亦有不愛爵祿之孤韻。臣願



詔主爵。召諸臣而大用之。以明示天下。則媒孽正人者。一破其黨錮之深謀。播弄奧援者。自寒其乞靈之邪魄。而不特此也。以君子爲衆君子之宗盟。則東西何至于易面。以真君子爲僞君子之鍼砭。則左右何至于占風嗟乎。富貴有盡。日月尚長。臣願諸臣少醫羶逐之忙。略破怨尤之想。毋暗中挑激。如蠅之成聲。毋明肆擠排。如蛾之赴火。人心靜而政體平。聚者庶可以無散。不狀調停眼下。揣摩局中。君子之交日分。小人之黨愈合。所謂不終朝之計。臣未見其可也。

小人之心。輔而效。蠶平。衆皆。幾。何以無。嫌。中。辨。蠶。吐。蠶。之。吐。蠶。母。則。轉。而。吐。蠶。之。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

主權以彰  
聖德疏

臣惟人主之喜怒。猶天之有雨露雷霆也。淫雨震霆。有時不節。而人無敢疑其私者。天之司吏。奉天之令。原無私喜怒于下土之人。即巫祝與妖。憑附土木。誑惑黔首。厚誣神明。而欺天不已。終必殛之。其于天德。

何損焉。我

皇上固天縱之聖也。

宵衣臨御，赫赫明明。

遜志講筵，乾乾惕惕。即如科臣傅櫬一疏再疏。

無不響應，舉朝正切駭嘆。

聖心已見轉圜，蓋同文之獄旋罷，可以觀仁。譖

愬之行忽止，可以觀明。風雷之變立收，可

以觀武。

聖心無我，大柄不移。一舉而三善備焉。左右之

臣如魏忠賢者，誠未至憑藉

寵靈，如二正之季，乃邇來章疏。此亦曰

中旨。彼亦曰

中旨。群情未悅，臣竊怪之。夫所謂

中旨者，必其纖毫無與于外廷，而突從

內降者也。繇今觀之，大有不盡狀者。一事也。

皇上固廓然太虛，即左右恩怨難忘，朽骨久應

心冷亦何苦葛藤不了首發難端而無如  
言者之善逢也因而啗其所甘因而剪其  
所忌危詞所撼立見霜飛搖手相招忽開  
霽色故諸臣之疑非疑其從內出而疑其  
從外入者也此臣所謂積疑之根

明主不可不知者一人也

皇上方拔茅連茹即左右骨鯁是忌名義猶自  
凜然亦何苦水火相煎身爲鳴鏑而又無

如言者之善借也因而鋤當戶之蘭因而  
射雙鵬之箭猩猩有血奇貨可居佞鬼爲  
孽一網俱盡蓋已試之法一見于邵輔忠  
而再見于孫杰者也此臣所謂相傾之習  
明主不可不知者也夫年來敗局同類相傷或

尚氣猶可消融惟患失無所不至今

聖明在上蕩蕩平平本無猜嫌有何捏枕而三  
四奸人如貲郎弁流周親僞族皆欲報復

恩怨播弄是非遂使言者入其彀中不覺  
走險如驚原其初心亦豈至此迨機事已  
破清議難容外實快其党同伐異之私內  
乃受其作威作福之謗于是重煩  
天語曲解猜疑屢褻  
王言諱稱旁落一則曰閣票一則曰干  
朕裁蓋合內外之臣諉過于  
君父而聚眾流之派畢納于江河

聖德既略晦其光而  
主權亦微損其重人人以  
中旨爲口舌而莫肯昌言其故此臣所以扼腕  
太息也狀則

皇上今日所以收  
主權而顯  
聖德者無他亦曰仁以覆之而已毋以立  
初心

傷好生之大德。亦曰明以燭之而已。毋以先入  
之單詞。奪舉朝之公論。亦曰武以斷之而  
已。毋以狐疑而不決。致衆口之煩興。并乞  
戒諭內臣。魏忠賢善守身名。保全富貴。毋聽外  
人之煽惑。辜負

聖主之恩私。再乞  
戒諭言路諸臣。洗滌肺腸。同心戮力。毋受細人  
之挑弄。自起同室之戈矛。朕後疑者。化傾

者平。謂猶有以

中旨之故。紛爭不已者。臣不信也。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衆志疏

臣惟孟軻有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心也衆著之爲國是獨握之爲王章古聖王以枉直衡舉措以功罪明賞罰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苟無是無非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其後一變而爲清議再變而爲調停君子與小人爭是非小人與君子爭勝負君子之勢常負而不以掩其是小人之勢

常勝而莫能飾其非。清議重而政事輕。已非國家之福。迨調停重而清議亦輕。冥冥焉波靡局轉。于是乎是非之衡日亂而賞罰之用不尊。臣愚以為定是非者欲公行是非者欲斷狀。後是非之權常在上而不在于下。昨科臣傅樾之攻臣堂官左光斗及科臣魏大中。也一疏而興人骨。而之長。以詔獄再疏而

詰

朝儀三疏而及

寬政。豈樾之緊着鬆着。次第原有安排。抑殺機生機。平旦不無轉念。臣皆弗能知。要自

皇上臨御以來。叩關排闥。未有

轉圜如此之捷。握契如此之微者也。諸臣公疏單疏。屢奉

明旨。曰心跡既明。曰公論自明。而吏部鄒維璉



等三臣皆着到任供職似諸臣是非之案已定矣乃

明旨汲汲自爲剖分不曰有何芴落則曰不得皇上猜疑皇上威福在手何敢疑大權之芴落而外廷揣摩以迹終不能疑城之洞開即如被叅私人一纍居犴狴之中一晏然兄弟之好

恩威之異用則疑

批答章疏或朝上而夕下或逕旬之停閣遲速之不測則又疑傳檄再叅之疏原與甄淑等公疏同日奉

旨而淑疏不妨于到任檄疏以爲當杜門使人臣進退之無據則又疑疑與疑相生訛與訛相襲甚至謂神奸交構將鍛鍊同文之獄又有謂計成遲局爲操縱箝口之方人

言籍籍臣萬萬信其必無然疑根一日不  
去則羣囂一日不息羣囂一日不息則  
國是一日不明人心之是非雖有不泯之真  
而  
聖斷之遲迴終屬未了之案莫若以票擬聽之  
平章以主持歸之部院以清議公之臺省  
外廷共平其是非而  
內廷無與焉

聖心獨斷其是非而左右無與焉是非之辨旣  
分清明之象立見然後疑者釋囂者止皆  
曰  
皇上威福自操果無旁落之端也如此內臣盛  
滿善居果無外交之迹也如此所以光明  
聖德保全和氣豈獨爲光斗大中二臣之進退  
已哉夫臣之所請于

皇上者無他言即傳檄顯明其道之言也檄不

幸有其迹。故急欲避其名。樾方欲避其名。愈無解于其迹。

皇上誠行其言。顯明其道。毋使人揣摩于冥冥之域。則樾亦有以自解于天下。而臣且與之游于無偏無黨之天。又何求焉。臣草疏已畢。又見冢臣趙南星具疏乞休。

皇上試思冢臣正直無私。求賢如渴。居位幾何時。用人幾何事。鬱鬱思去。感觸何因。且元

### 輔忠誠

聖鑒。方堅拂袖之思。樞輔憂勞

社稷。又動乞骸之想。老臣去就。世道攸關。是非混淆。仁賢色舉。則

皇上今日

眷留輔臣冢臣。猶明是非之第一義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庚寅五月初八日豐軒閣



皇春

皇上

臣等。伏。以。聖。德。無。疆。天。下。無。外。而。臣。且。與。

。臣。等。伏。以。聖。德。無。疆。天。下。無。外。而。臣。且。與。

。臣。等。伏。以。聖。德。無。疆。天。下。無。外。而。臣。且。與。

。臣。等。伏。以。聖。德。無。疆。天。下。無。外。而。臣。且。與。

轟電掣之氣象而於先生之詩文姑置弗道矣  
不知高山之體固以崔巍崒嶽爲雄而當其岫  
幌凝烟嵐眉拖黛之頃則秀麗溢出於天表而  
瞻仰不廢流連海若之奇固以沐日浴月爲大  
而至於小浦漁舟橫波鷗鳥之趣則清冷沁徹  
於人心而觀止又兼怡悅余小子今讀先生之  
詩蓋恍然遇斯景也顧余雖弗及摳衣納履於  
先生之側而神交侶有夙緣憶方舞象時先生

迺擢上第自攜一編紙貴國門余購而讀之輒  
一字一拜朝夕哦咏寢斯食斯每當快讀樂不  
可支仰天而呼曰仙乎仙乎如置此身於蓬島  
閩風之上也自丙辰訖丙寅十載之間先生宦  
成節立乃至血碧心丹磅礴霄霓上爲星下爲  
嶽則又二十年所矣他人之慕先生者已久托  
諸烟雲窈渺髣髴有無之鄉而余復何幸辱先  
生賢胤膚公之不棄授先生詩數卷命卒讀而

序之誦其詩想見其人迴思童年捧自攜艸寤  
寐詠歌猶昨日事今又拭髻几蕪水沈對此珠  
玉琳琅與先生炯炯性靈酬酢於風清露白之  
下豈非余小子之奇遇哉獨余少好吟而先文  
毅輒許之謂韵語差勝帖括然學不殖則落至  
今若蒼蠅聲耳以不敏如余而序先生詩乃襲  
珠玉以茅苕也惟是先生與先文毅有椒蘭之  
契陶陶款款九原如生而膚公奉元禮之家墓

好學力行謹身取友與余未謀面而先論心謂  
此箕裘弓冶兩姓之交道存焉子弟可以稱述  
父兄弁言簡端固其職矣夫龍門人所競登而  
先生之集大成文章氣節斐然爛然恐非余小  
子三十年以爲心師而拳拳服膺者不能爲先  
生寫炤而千古上下河源海委姓氏煒煌豈惟  
先生如龍行空中鱗爪皆見而余且筮得中孚  
之二爻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在膚公勉旃

更爲余負荷析薪之助此又兄弟相勗之義也  
甲申新秋吳郡通家子姚宗典希孟子題于鄧尉山麓  
之嬾雲軒

敘李仲達受命艸  
仲達官西臺不二載先後疏十五上又代堂艸  
者六中間斥姦發逆切中要害其言鏡後若券  
而權凶銜憾最深卒以此歿吾仲達茲受命艸  
則赴逮以後捐軀以前之篇什也余讀之嗚咽  
哀愴涕泗橫集繼而感憤悲壯椎心撫膺已復  
整襟肅容莊眎屏息且服且歎謂我  
朝廷得養士之力而仲達得致身之義也夫仲

達言官也職在觸邪則職與身孰重時值外輔  
內奄張牙磨吻乃奮臂不顧以速其必噬至於  
敗類凶驄罪難罄竹仲達既視憲草而能已於  
瘴惡之文乎既有彈文而能免於玉碎之厄乎  
前猶舉世所同仇也而此乃仲達所獨擊也其  
怨毒益專益甚而不可解而仲達安得不死吾  
嘗爲設身以思不爲言官不值此時不欲盡職  
則已外此唯有死殉之耳孟子曰可以死可以

無死如仲達者死於可矣仲達就檻車余以小  
舫送之途見其神審閑定怡狀灑狀無絲毫恐  
怖罣礙唯以不得終養二尊人爲餘憾茲艸中  
之低徊歎歎語寡而情深皆此志也傷哉古之  
至聖遇患難殷憂則托之琴劔和歌玩圖演畫  
吾雖不敢輕易舉以比擬而仲達一種幽憤惻  
摯思親愛君壯志欲呼熱血可灑其庶幾汨羅  
之騷長沙之賦漸離之筑易水之歌耶不狀何



其言之哀婉如訴而不涉怨誹有貫虹裂石之  
雄而無青火陰房之慘一至於斯耶昔宋文信  
國成仁取義之詞我  
明楊忠愍浩氣丹心之句皆其百鍊精忱臨危  
愈勵今試觀仲達之前一什不有千載相映發  
者乎仲達爲人恂恂粥粥退朕自下興寄玄遠  
則韻士操修枯約則老衲生平嗜載籍工諷詠  
神明風雅著在簡帙不乏而吾獨敘斯草蓋見  
仲達之所重尤有在云義興友人周延儒拜手  
敬書

君杼忠歿節品可吾師不欲復稱君字狀試  
合字而別稱或爵或里又非君屬草時本色  
且暮間當有

易名鉅典吾將改而行焉嗟嗟十載及門百身  
莫贖往爲君弁鴻篇以行世今爲君敘麟筆  
於僅存源懷黯狀何以堪此延儒又識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三

受命草詔

赴州遠至郡

其二

郡中別徐元脩

其二

潤州別貢悅茲年故舍所不處嘗口占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述行阿...  
述行阿...  
述行阿...

鄒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下淚者口占一

其首

途遇感懷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景州道中感懷

宿邨店

呈大兄

其二

其三

獄中遙寄蔣澤壘

絕筆

其二

別大兄

歸田草

歸舟漫述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清源道中春盡

渡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感時

詠史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苦旱次韵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韵

喜雨

伯父移居南庄諸君有贈次韵二首

其二

聞桂

九月十三月下

其二

舟中

藤溪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伯父卜宅南庄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澁

積逋滿案立冬日從大人再過新居出

大高曾手墨瞻歎之餘歡飲竟醉越兩日

其姑了前逋并賦此詩用呈博粲耳

用黃中介韵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

其二 了前數年湖北舊風是謝梁耳

次伯父詠菊花韵 二續燭燭食酒妙與

題畫 畫漸終立 卒月對大人再盤襟 年出

讀宗忠簡傳 五風亦者蘇命時 贊思宗益

病目書悶 快性 酬謝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

其二

其三

其四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韵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

哭季弟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贈華竹所表母舅六十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韻

花落後次前韻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贈陶景淵表伯

醉中戲作似漢如

息影篇

贈郁景韓先生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元宵憶作

蜀山

金牛巖

張公洞

其二

玉女潭

龍湫

君陽洞

一線天

天窟

玉女寺

別毛禹門

放舟東汶

桃源澗

客客齊意集



佛日春晝

其二

柬昌仲伯乞竹

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閱子春甥文口占勗之

喜雨次韻

其二

次韻遣病

伯父同 大人及二兄東樓讌集伏枕遣

懷時季弟亦閉關東園

孫翁以初度喜雨二詩見示兼惠佳篇走

筆奉答

寄繆采星

其二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過鄒滕漫賦

其二

其三

望嶧山

九日早行

是夕宿景州署

白溝次韵述懷

十一月十四曉雪恭遇

聖誕退朝有作

三遊草

渡江偶成

關山感述

雨後曉懷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過金堤村有懷

秋夕野渡

曉行

曉發涿州賦呈譚幼方

述行

九日武闈觀射

月夜觀陸君染素

九月十三飲朱白岳柯亭竟夕乃別

其二

弔張見平老師

沙河夜酌

旅店十日對日人冬寒甚樂而別

關山用壁韻四絕與勝而西殊爽故具然

渡江

別匡草

度庾嶺

滇江紀行

其二

鮮龍眼

晚行

中秋棘闈坐月

閱卷已竟喜而有作

宿山村

途次口號

過寧都市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爽始見旅  
程十日俄已入冬秋色幾何悵狀增嘆

援筆述之

見水鷗捕魚者

放灘

吳巒釋師爲其壻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

兼訊贊伯黃子

雪夜行

雪晚薄霽有懷山衙梅放

大雪曉行書所見

十六憶元宵竟度

舟中欣欣得名酒嘗之酸甚有嘆

烈風蕩舟達曙

孫翁七十自黃子

招五閣銘其辭甚佳對索韻頗有

其二

其三

其四

夏日西湖局罷自狀表叔拈棋字即席一

首

龍井寺

杭城得季弟手報

西湖即事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三

終

落落齋遺集卷三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受命草共赴謝精非無謝以木訓育容海

赴中逮至郡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僂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

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

網誦湯仁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慚無一字補。空復數  
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  
誰爲問南冠。

郡中別徐元脩

相逢脉脉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  
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  
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

潤州別貢悅茲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  
濃於酒。錯認黃梁夢裡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鶴鴒詩。白雲渺渺迷歸夢。春  
草淒淒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  
黃鸝。

述行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  
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  
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飽  
供餐

鄒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下淚者口占

一首

身名到此卑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却怪登車  
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

途遇感懷

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  
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  
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舊

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一



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  
首問蒼蒼

宿村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謹譁土語是還非。祇憐歸夢  
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呈大兄

長途聯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  
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  
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

兄自料生聊煖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親但有  
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壘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間。他日蒙  
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絕筆

一字一淚  
不忍多後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惺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絲絲循省業。因微假息餘。魂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緇衣。

別大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為手足。鵲鴿原上了前因。

歸田草

歸舟漫述

屈軼竟誰是。清流禍已淡。古人多放逐。志士豈浮沉。長得承歡日。閒來生道心。溪林隨意好。搔首一高吟。

蕭然返初服。樽酒弔餘生。有筆寒權佞。無官答聖明。避人尋蝶夢。畏影入鷗盟。何事長沙傳。傷時意未平。

拙宦久如蠟。危言敢避繒。孤踪依主聖。直道與時升。捧檄憐毛義。登舟愧李膺。諒哉名是患。

吾欲學無稱。

用蕭伯玉韻

旅程閒夜月。又是上弦時。林靜烟無際。波搖影自疑。多情愁對酒。失路怕彈棋。春色歸何處。停雲有所思。

幽吟長抱膝。破浪偶乘風。十載冰霜意。一天烟雨中。項強須請劍。舌在漫書空。纔脫樊籠外。身

心已不同。

寂寂孤舟去。川原次第移。清風如有意。明月若爲私。嗔喜浮生趣。盈虛靜者知。暮雲閒望裏。應是倚閭時。

千秋應有托。吾道是耶非。俠客成奇貨。高名乃殺機。誰操南史筆。空溼楚囚衣。長嘯歸舟晚。吾將老釣磯。

懷祿未能養。離憂空數秋。世情爭腐鼠。時事聽

黎丘書卷供清嘯。林園足臥游。爲歡餘菽水。不作稻梁謀。

清源道中春盡

回首昨宵如夢裏。每疑身世是虛舟。逐臣已共春歸去。時事今同水北流。

舟過鎮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敢謂平生仗忠信。也知無罪葬江魚。風波滿眼真如此。白日青山好結廬。

感時偶成

生還恩不薄。但恨諫書稀。何日酬明聖。牽裾碎袞衣。

詠史

我觀顏魯公。剛大塞天地。視彼藍面鬼。白日炤魑魅。胡因不見容。刺譏中所忌。中丞秉皎節。丞相逞陰鷲。父子旣氷炭。甜血有餘懟。蠶尾遂不解。君子言毋易。兩直誠天小。羊公一與劉。則天

半歲百八疏伯雨直如矢七年乃一鳴陽城天  
下士古今不相師道固行所是我讀諍臣論激  
昂礪其齒嫉邪履危機言官安免此  
黨籍何炳烺豪傑恥不與密網無遺鱗呼吸艸  
頭露媪相尚自可公相不可怒牛李誰是非洛  
蜀竟同錮揖盜挺何及鬪室事已誤賴古慰吾  
懷蒼蒼庶可訴

父子本一體異類知相親胡乃帝王家戈矛難  
具論嬖佞移人性勢利生不仁疏滯而解鬱皆  
不在賢臣鄴侯得茲理悲婉出至誠委曲以盡  
孝何畏一婦人

諸子可復有兄弟難再得此語何凄狀文皇有  
慙德事過心乃明欲盡理不息張氏持忍戒陳  
氏以公克百犬尚共牢何況同父出佞人誠戈  
矛婦言亦螟螣勗哉發至誠以爲薄俗式

苦旱次韻

莫論稗九與糲十可歎龜紋遍原隰七夕方疑  
天漢枯中元不信鬼路濕諺云鬼不枯槁空閣  
千家啼網罟絕流萬魚急昨日雲濛雨不來願  
斬乖龍安縣邑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韻

開軒散餘暑所覺惟空冷落落無長物休休寄  
此亭乾坤容獨笑今古問誰醒時有清風入虛  
牕隨意高

喜雨

是夕時雨演幽聞遂至四鼓

涼生靜夜酒籌行爛雨高歌醉太平風勢排空  
彈板急電光入座舞衣驚田家好景三公薄世  
事逢年百慮輕甘苦望中情似此牀頭那惜釀  
全傾

伯父移居南庄諸君有贈次韻二首

一區卜得此林泉煖眼初尋伏老緣白社幾人  
來月下青山有約到樽前詩囊錦粲追長吉書

帶香飄憶鄭玄。聞道更移千卷去。墨莊今在古  
塘邊。小村荒竹覆清溪。梁棟平新眼欲迷。卟是莫愁  
蒙茸竹樹覆清溪。梁棟平新眼欲迷。卟是莫愁  
應不厭。孫惟楚老許相携。瀾翻驚座看揮麈。矍  
鑠閒身未杖藜。世態浮沉真電影。不如洗耳且  
溪棲。

聞桂

幽居澹人性。散目多欣悅。秋清羣彙鮮。雨過孤

雲潔。偶狀芳樹間。津津欲流舌。嗅之有飽意。風  
送乃清秘。賢愚同此歡。功名等一折。何似月下  
聞。停杯斷言說。

九月十三月下

心煩漸覺懶吟詩。秋老還須健舉卮。獨對月明  
尋往事。數聲哀雁不堪思。

中秋風雨獨淒淒。九日無花醉似泥。今夜一枝  
明鏡裏。小牕紗冷壁颺嘶。

舟中

纔得清酣酒暈消。秋風落葉響孤船。黑甜一枕  
三竿日。錯過山前拂水腰。

藤溪

陰陰古木掛蒼龍。片片寒雲落彩虹。鐘靜蒲團  
僧不語。冰心真覺轉頭空。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閒身似秋葉。得與好風俱。山意宜人醉。溪容合

字。愚吟詩餘冷瘦。把蟹出尖腴。汗漫從茲始。無  
心擊唾壺。

伯父卜宅南村。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澁  
積逋。滿案立冬日。從大人再過新居。出  
高曾手墨。瞻歎之餘。歡飲竟醉。越兩日  
姑了前逋。并賦此詩。用呈博粲耳。

剩有悲秋意。當筵入小春。雁聲清不斷。菊色好  
誰紉。墨寶留先澤。詩逋笑腹貧。新居輪奐美。和



氣莫生嗔。

用黃中介韻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

首

重見山中客。因思橋上遊。

寺右數十武新建簾雲橋奇勝不減三峽

余與袁太守九深屢游此

歸雲翻翠壑。夕焰激寒流。把酒一

長嘯。清狂不自由。祇今孤夜月。鳴鶴語相酬。

我愛棲賢寺。常爲十日游。此生成吏隱。宿世合  
緇流。鹿友今誰在。杉溪有夢由。遠公相送處。清

願尚應酬。

次伯父咏菊韻

可惜芙蓉不耐霜。難將冷艷貯西堂。全收秋色  
歸佳節。剛許黃花占晚芳。高韻轉令籬落貴。貞  
姿不逐滓泥香。持螯把酒欣孤賞。身世悠然已  
兩忘。

題畫

空山流水不同聲。縹緲寒雲古木平。只合山中

落落齋遺集 卷三  
老居士布袍芒屨畫圖行

讀宗忠簡傳

胡塵未掃氣先吞。指顧山河手欲捫。一髮神州存社稷。兩行血淚動乾坤。聲馳義旅旌旗合。膽落天驕姓字尊。長恨英雄賫志沒。三呼誰爲賦招魂。

病目書悶

我生近自狀。四體喻於靜。惟有兩眸子。散悅厭

孤。瞑親書追逝駒。幽林搏素影。寤寐意交馳。憎喜紛相逞。胡爲赤暈生。澁淚不能忍。抱膝悶長日。糲糊窺隙井。見暗乃息機。面壁真獨醒。神亦惡太勞。瞿狀發深省。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

寒雲出岫許誰知。開筆長安未賦詩。此日孤吟盡悲弔。幾行無字幾行思。

劇談引滿慣相過。跋扈飛揚柰爾何。棋力便饒

稱敵手。掀髯笑我更婆娑。

隱几焚香學坐忘。非閑非病亦非忙。游魚已覺

冰鱗靜。倦鶴還聞清唳長。

春光艷冶到西湖。季女妖童入畫圖。何日狂歌

等舊約。清風明月屬吾徒。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韻

何年嘉樹老空谷。古幹摧謝孫枝高。寒碧霜稜  
伴幽桂。爛紅春色凌天桃。夕陽對酒艷歌發。快

閣題詩白筆操。天與青山閒作主。山僧且莫厭

頻遭。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

時克九携妓見招

久拚却掃雲屏臥。偶爲看山蠟屐高。酒暈眼迷  
來玉女。摘香幽冷記冰桃。清歌未遣周郎顧。喝  
棒難逢佛印操。月白山空掃意懶。剩將逸興寄  
他遭。

哭季弟

憶爾方髫鬢。人人擬秀童。提携都解意。笑語自生風。姊妹凋零後。芝蘭喜氣中。到今啼電影。長恨負吾翁。

憶爾操觚日。令予拍案呼。筆花明畫錦。風氣薄時趨。土骨宜人傑。文星有夢符。誰知秀不實。腸

斷夜啼身。

時丙辰秋予初第歸地出土骨又弟生時父有文星生之夢

憶爾來官舍。慈顏喜氣紛。芙蓉高閣夢。麋鹿異鄉羣。舞袖聯花萼。飛觴落彩雲。早知須痛飲。空

復苦論文。

庚申歲弟至南康坐芙蓉軒與白鹿諸生遙爲文社

憶爾杭州道。三人送別時。風霜猶作吏。花燭早

催詩。病骨憐勤惜。文心好護持。那知成怨偶。伯

道竟無兒。

辛酉冬予自粵闈還再赴南康弟同大哥送我杭州亟歸娶婦

憶爾采芹公。傳來西子湖。高歌開望眼。勝事屬

吾徒。弓冶才堪寄。詩書道不孤。青衫何以灰。泉

路哭窮途。

壬戌夏予還至西湖聞弟入泮時陶自然表叔同聞乃郎之報

憶爾迎還棹。悲歡分外深。逐臣生死日。歸老弟

兄心慷慨歌聲發。飛揚酒力任呼盧。狂竟夕清

夢到而今。乙丑四月弟同大哥迎我於錫

憶爾敦同氣。情於娣弟親。十年吾作客。百畝姊

為隣。生計秋毫析。中懷子夜論。拍浮厨下醉。往

事欲沾巾。

憶爾童心在。磨礪日已新。母應憐少子。父

合責成人。多病長縈繫。謀生太苦辛。相看師友

意。流淚想書紳。

憶爾虞山去。因之減酒籌。風清長恨別。月好却

悲秋。憔悴成消渴。支離附贅疣。死生何草草。慟

哭向南樓。

憶爾支牀褥。辛酸泣委形。百年心不死。一息語

猶惺。眼底風流盡。行中雁羽零。扶鸞空有約。魂

去杳冥冥。五七之日弟附此書將以來日見夢

同將八口累。獨使二親勞。賴爾能成立。為予代

抑搔。身名悲弱冠。意氣失吾曹。孤女真猶子。離

魂莫夜號。

當筵客散後。兄弟即良朋。鬪指爭雄長。呼盧儼  
色聲。醉醒肝膈語。坐立死生情。一滴今何處。憑  
棺血淚盈。

浮生同一盡。何必較彭殤。已悟身爲慮。應知道  
是梁。慧根明鏡裏。淨業白雲鄉。春草池塘夢。臨  
風枉斷腸。

贈華竹所表母舅六十

博雅推先輩

濟川先生也

淳龐識後昆。衣冠奕世遠。

弓冶一經存。竹借千霄色。蘭看繞砌繁。老萊初  
罷舞。北海未開樽。時有外祖母之憂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韻

春風有意窺幽村。故與居士招冰魂。數枝低簷  
散粉蝶。月冷烟孤和曉昏。手刪叢條出疎秀。情  
親獨樹欺隋園。不逢瑤華鬪寒艷。且許石丈分  
清溫。此花此種嬌美色。玉壺掩映扶桑暎。還似

天姬顏十五。芳馨靜對長掩門。有酒惜花未忍  
醉。若近若遠花無言。與爾相期老方外。一回春  
好一開樽。

花落後次前韻

此生應老梅花村。每聞花香欲斷魂。玉妃爲我  
尋芳信。斜風細雨顰黃昏。施朱太赤粉太白。多  
情容易老文園。冰綃滿地憑誰剪。鼻觀馥馥詩  
腸溫。殷勤護惜且莫掃。素影弄色看朝暾。蜂歸

蝶去澹清晝。疎枝斜立當應門。西湖處士正愁  
絕。東坡先生已忘言。月明却是花開夜。不須惆  
悵掩芳樽。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徙倚梅花月。其如此夜何。乾坤容俯仰。身世一  
高歌。獨立歲寒意。無言春色多。未須怨搖落。清  
影正婆娑。

贈陶景淵表伯

任真彭澤好。小隱鹿門深。先輩風流盡。如君得古心。一經霄漢色。十畝薜蘿陰。棋酒留連夜。渾忘鶴髮侵。

醉中戲作似漢如

春色深於酒。當杯早欲酣。漫教卿且去。遑問夜如何。槐國誰雄長。壺中獨笑歌。賴君似處子。觴政未全苛。

息影篇

贈郁景韓先生

先生三代之遺民。侗乎嬰孩守其真。行年四十未抱子。曰有猶子吾家珍。我觀人情久瀉薄。輟羹燃豆今如昨。我思先生言藹如。仁者有後種。斯獲先生至德多。可師絳帳矜嚴夏。楚時弦歌已看莞爾笑。猶聞諤諤持高規。後生不見先輩矩。每挹先生倍懷古。攷德蔚爲魯靈光。素風雅



不羞環堵彈棋鬪。指小羣驚燒燭飛杯逸興舞。  
只今七十正仙仙。一經珍重語便便。鶴老松青  
未足說。願侍杖屨鼓舞。零鏗爾之鳴絃。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到門題字幾難逢。剛是懸弧百歲中。市隱却看  
名似鵲。風流贏得貌還童。捲簾山入春光翠。滿  
坐樽開夕炤紅。不愧瑯琊稱坦腹。托孤端可對  
而翁。

元宵憶作

幾年逢此夜。燒燭坐思家。衙鎖烟花靜。城荒金  
鼓退。燈殘杯易落。孤月影先斜。客思憑誰剪。頑  
童學語譁。

蜀山

山腹常供萬室陶。相逢狹路幾羣猱。未應焚券  
風流盡。遺像空憐敗瓦高。

金牛巖

誰驅山骨走金牛。斜削巖花掩碧流。磨洗殘碑  
認遺跡。雲峰亭倚素梧秋。

張公洞

靈竒不信是人間。仙佩冥冥去未還。留得老龍  
和玉乳。一聲鶴唳下空山。

其二

空洞濛濛剪石雲。天門一柱海濤聞。石牀原有  
青泥在。灰却名心贈與君。

玉女潭

危梁百尺俯空潭。靜數冰鮮箇箇藍。明月何人  
吹鐵笛。恐來玉女問遺簪。

龍湫

懸崖相對碧潭陰。風樹無聲冷色侵。徙倚莫教  
清響落。有時人語一龍吟。

君陽洞

天花一片落空巖。幽洞雲飛白日樹。流水香肌

天外空問津何處覓漁艫

一線天

斜穿石掌躡雲根。曲曲清泉亂石蹲。不道山深如壁鼠。却疑一線是天門。

天窟

幽窟天孤日影寒。小橋過後石梯攢。尋芝吸乳。蝸涎出竅似仙宮。屐齒乾。

玉女寺嘗新茗

山中笋蕨不須賒。却坐蒲團嗅蕙花。玉女恰供潭上水。山僧初摘雨前茶。

別毛禹門

問君家在碧琅玕。棲鳳無聲夜雨寒。此日東山初着屐。何時北闕再彈冠。萋萋春草根誰剪。落落孤松露未乾。珍重臨岐相贈意。數莖蘭蕙別來看。

放舟東次

初。愜。尋。幽。想。輕。帆。渡。楚。舫。萋。萋。草。弄。色。汨。汨。水。  
歸。溟。午。燕。簾。宜。捲。春。風。眼。未。醒。諸。山。如。有。意。連。  
袂。向。人。青。

桃源澗

空山日午不聞鐘。兀坐虛牕聽遠松。石屋有人  
沽綠酒。桃源何必問仙踪。

佛日春晝

飛雲零亂落花風。却醉孤舟夜雨中。酒醒夢回

春色盡。小園剛報芍欄紅。

其二

可憐佛日送春歸。贏得連朝侍綵衣。爲憶當年  
舊歌舞。紅裘今作柳烟飛。

東昌仲伯乞竹

每過幽篁裏。雲深嬾得迴。清齋鶴欲下。爲乞數  
竿栽。

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衆好何營營。靜理間自護。悠哉萬古心。抱膝討  
史庫。連雨散芳陰。新篁捲烟霧。落落秉孤筇。傾  
蓋乃如故。但得拂清風。何有鸞鶴步。君倘披月  
帚。應滴雲稍露。

閱子春甥文口占昂之

漫云似舅即賢甥。愧我浮名語不驚。年少且無  
矜夙慧。養成毛羽看蜚鳴。

喜雨次韻

憂民山郡屢驚眠。休沐田居亦偶然。不是老農  
爲世業。安知涸鮒望長川。賣苗昨嘆租無計。鋤  
豆今看蔣已妍。共說三吳方得歲。登車先奏太  
平篇。

其二

前身恨不李龍眠。景物山庄恰畫然。雨急放犁  
閒飲犢。苗柔決水望平川。深藏蟬葉沉沉靜。亂  
撒珠荷點點妍。快讀樂天池上詠。他年應許續

遺篇

次韻遣病

懊惱孤牕對雨眠。呻吟纔過亦欣然。恰如倦鳥垂雙翅。一想遊魚浴大川。生歿等閒成夢覺。鬚眉何事較媮妍。連宵劇飲吾無恨。好學淵明作輓篇。

伯父同大人及二兄東樓讌集伏枕遣

懷時季弟亦閉關東園

綠衣強半侍蔬筵。問禮來過几杖前。底事清饑看食指。却因小極學枯禪。人從花萼樓中醉。句向池塘夢裏傳。眼底團圓渾未易。酡顏相對好留連。

孫翁以初度喜兩二詩見示兼惠佳篇走

筆奉答

一曲陽春調豈同。才非供奉懶相通。風騷千古何人遇。骯髒生平任命窮。彈鋏無魚猶喜兩。懸

孤有酒莫書空。伊予兩袖匡雲白。剛自蕭蕭說  
避聽。

寄繆采星

士當貧賤時。俯仰願易足。一溪可垂釣。環堵數  
竿竹。負郭百畝田。妻子飽。饘粥良朋挈。壺過清  
月枕書讀。及其志已盈。整奢天地促。耻言忠厚  
名。喜逐澆漓俗。回視答季人。邈若山與谷。嗟哉  
止足難。古道不可復。

其二

我友稟英姿。筆舌吐纖秀。五陵新艷時。孤尚引  
蘭臭。松徑問疎月。鐘閣哦清晝。矢志謝豪華。荷  
美期無疚。意靜經史親。業輕鬼神佑。食廩先其  
羣。勉思醫寡陋。智慧而乘勢。時事多反覆。懷有  
絕交書。勗哉善其後。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別有看山意。驪歌莫遣聞。登樓開逸覽。把酒惜

落落齋遺集 卷三  
離羣秋色宜晴炤江聲入暮雲一泉携百斛分  
贈與諸君

過鄒滕漫賦

東人憔悴未全蘇麥隴烏棲草欲枯唯有兩行  
楊柳色青青得似舊時無

圯堞荒烟黯故城幾家耆舊弔餘生撫循正是  
痼瘵日莫哆催科與聚兵

妖瘴赤熾說天下京觀高時鬼不靈風雨黃昏  
明月夜也應回首泣傳經

望嶧山

村郭蕭蕭白骨封山光依舊碧雲中頌秦碑後  
阮儒厄公案於今復幾重

九日早行

披衣初覺曉風寒燈影茅簷炤錦鞍何處登臺  
舒嘯傲數聲歸雁向江干傷秋衰艸連霜白報  
國孤忠向日丹六載客遊羸一笑雲中五老醉



相看。

是夕宿景州署

計程今夜月剛得上弦時有酒酬佳節無花憶  
故籬。印隨鴻影盡思入漏聲遲直擬凌霄漢登  
高徒爾爲

白溝次韻述懷

夙有冰霜意今來烏栢端風高天象迥秋老劍  
光寒碧水寒幃度黃花倚鏡看諫書稀未得不  
敢乞承歡

十一月十四曉雪恭遇

聖誕退朝有作

天子萬年臣不寐五更理佩冠爲鐵坐看燼落  
悄無聲捲簾試手驚一瞥簷櫺晃晃疑曉寒庭  
宇蕭蕭靜霏屑九重傳罷萬年觴五步回車擁  
爐蕤日色模糊午未分烟生黯淡炊欲咽皓廓  
不嫌井底坐清鮮差強窖中啣雙娥剪冷解烹

茶孺子書拋學拜雪門深不掃靜者趣酒力漸  
微致可悅長安滿地灰自燃記取雪後餘孤潔

三遊草

渡江偶成

秋風載酒渡江干一曲驪歌掩淚看不管芙蓉  
生別怨趁將明月到長安

關山感述

行行劒氣逼青霄兩袖春風水一瓢神鑒故懸  
西嶺日心期未改北山樵當關虎豹空勞攘補  
袞變龍久寂寥回首不禁憂國淚何人尺組繫

天驕

雨後曉懷

暑氣新秋薄。征衣日日單。涼生孤雨夜。愁入五  
更殘。撫枕空尋夢。聞雞欲據鞍。秋風不解語。懷  
抱爲誰殫。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曹公之冢七十二。英雄聊爾恣遊戲。人生腐骨  
等風烟。爪髮劍佩竟何異。我觀此冢亦非徒當  
年。奸僞百鬼扶。七十二身磨不了。陰房夜雨相  
號呼。分香賣履空羞澁。草深銅雀啼烏立。只有  
漳流暮來急。塚中之人似相識。

過金隄村有懷

靜夜車聲杳。金隄小隊驅。沙寒鴻影落。露濕柳  
烟無。客思隨風迥。閨心向月孤。眼看秋色去。無  
那老征途。

秋夕野渡

燕程入暮好疎軌不驚沙况是中秋夜方當望  
月華雲消寒兔影水遠泛星槎竟夕看孤碧金  
樽何處賒

曉行

客路催行急鄉關夢未勻秋風涼宿雨殘月淡  
晴雲野店疎燈曉荒烟古木分忽驚羣象易初  
日散霞文

曉發涿州賦呈譚幼方

萬里雲橫曉月西星寒睥睨角聲齊高堂入夢  
人空遠古驛臨風酒欲淒涿鹿舊雄三尺劔榆  
關誰借一丸泥日邊咫尺長安路且共彈冠聽  
馬嘶

述行

行行重行行秋風空復情停車一回首何事別  
離輕五月發洪都六月下西湖盈盈采蓮女緩  
棹唱吳歛吳歛歌未歇十五當明月遊子別堂

前煮食笋與蕨母曰兒歸緩父曰兒蹇蹇故園  
秋色深弗得長繾綣繾綣問酒籌休去覓封侯  
綺緯明素影佳人字莫愁娟娟可憐此明璫靜  
如水惜別太匆忙十日渡楊子楊子飄孤客征  
車催古驛雲落醉翁青日炤濠梁白車過大梁  
道往跡風塵掃金牌哭黃流銅雀埋青草自古  
別離難猶聞易水寒馳驅且莫惜風靜一彈冠  
彈冠北闕下有夢乘驄馬慷慨謝離思臨風而

獨寫

九日武關觀射

連朝疎雨淨飛沙纔見城頭映曉霞鳴鏑風高  
嘶白馬登臺日晚醉黃花鄉心况復聞歸雁俠  
骨誰知式怒蛙爲問於今買駿者可能青眼辨  
龍蛇

月夜觀陸君染素

孤館秋宵迥空庭樹影涼一樽消永漏幾筆蘸

清炎砧杵偏敲月。征衣不耐霜。悠悠無限思。孤  
鴈已南翔。

九月十三飲朱白岳柯亭竟夕乃別

秋風淒野菊。把酒意難忘。况復吹簫夜。全拚引  
鳳漿。聞歌如有恨。對月易爲狂。水調方翻就。生  
憎曉漏忙。

其二 白岳侍兒曰素卿

大雅風流在柯亭。事事嘉。素卿酣水墨。步帳捲

龍蛇。竹影搖清露。杯光泛紫霞。投壺兼鬪指。良  
夜好誰賒。

弔張見平老師

三晉古多忠義士。只今正氣凌青霄。青霄白日  
懸烈膽。我公之魂其可招。魂兮慘淡朔風怒。燐  
碧沙黃霜滿路。孤臣畫策不見收。書生復計招  
降誤。鐵甲憑陵胡馬嘶。烟合城頭腹心蠹。臣非  
守土可無死。鼠狗偷生盡如此。衝冠烈背折驕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奴蘇武不降李陵恥嗚呼衣冠拜闕何從容前  
有睢陽後有公時無許遠誰與守公得歿所歿  
何有憶公持斧西江上烽急羣推肉食將彼人  
是哉公曰吁戟髯劍筆諤相向多公先見用公  
晚浩氣猶爲本朝壯丈夫磊落斗牛寒羞殺檻  
車責軍狀從公殉難崔與何皎皎三節汾之阿  
聖主報忠原不薄志士聞之應枕戈自公歿後  
誰男子西平亦有將軍羅嗚呼遼事不可說安  
得尚方斬辱國之妖魔

沙河夜酌

寒城無路得沽刁洛酒猶堪解寂寥但使醉鄉  
歸夢好任他風葉帶霜飄

旅店

偶欣來野店寒月炤柴扉沽酒不得醉焚香且  
療饑馬嘶霜皂白鼠嚙壁蘆肥客路何時盡孤  
衾有夢歸

關山用僻韻四絕

白雲古廟中。片片寒光曙。清磬偶狀聞。雲落無聲處。

層巒日影孤。浮閣翠檝裏。石腋霜未消。日暮寒

烟起。

剩有風霜色。山僧識我還。瞿狀拜遺像。白日滿

高山。

嶺勢控神州。巖關一劍留。月明嘶赤馬。山鬼夜

應愁。

渡江

白露零時別。故鄉歸來衣。劍滿風霜。江寒轉憶秋。濤壯烟靜。遙看塔影荒。



煙窗掛雨晴  
綠竹含風爽

白雲深處  
翠嶺孤峰

題

### 重別匡草

度庾嶺其  
嶺表迢遙路初看第一山

輕嵐凝宿雨老樹壯

空關地氣分涼燠車音辨往還行行聊復爾可

惜荔枝闌

滇江紀行

良晨理輕楫水滑風且柔青山映帶之禾黍縈

我眸景物宛江南蕭爽恰新秋誰云其瘴土於

此甜清遊

銀筋疾於箭濺波如美缶迴流忽倒行篙師莫

措手搖曳度雞籠石壁誰斧剖檐如復森如新

婦拱姑舅連山肉勝骨奇茲水際陡銀筋雞籠新婦灘名

鮮龍眼

衣褐居狀異寧當字荔奴光疑珠出浦溫想玉

為膚參朮茲其庶椒蘭得似無十錢須百顆珍

重到三吳

晚行

載酒隨波去波翻落炤紅孤舟如畫裏秋色在

杯中

中秋棘闌坐月

止酒非關病醒看別有情酒如雲點碧醒似月

孤明蟋蟀當簫管文章見友生參橫初返戶魂

夢已俱清

閱卷已竟喜而有作

客客齋集

本以友爲命敢云文在茲辛勤鬼可鑒甘苦到  
心知好月携敲玉孤燈對舉卮超然想深韻青  
眼不須疑當蕭管文章吳文士志壯辭時以氣  
宿山村穎香眼青醉臥雲舘聲野  
山空月滿溪蕭蕭數間屋雞黍不尋常疑是桃  
源宿

途次口號

田畔如絲裊山谿篆不成艱難欺蜀道不敢料

行程

過寧都市

朱顏強半老風烟猶聽行人說少年自是壯心  
降不盡眉端常有劍光懸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爽始見旅  
程十日俄已入冬秋色幾何悵然增嘆

援筆述之

節分重九未知秋猶見炎雲嶺際浮明月數峰

過楚驛清霜幾樹到西州蕭蕭短劍開孤抱切  
切寒砧擣別愁此日家人團念遠倚閭應上最  
高樓

見水鷓捕魚者

漫說天淵從各得即今魚鳥也相殘忘機何處  
尋鷗伴只合閉雲山外山人銷少平自是掛

放灘 桐廬

憶笈上灘難今見放灘易逆順數所迴勞逸情

斯異衆情欣巧速膠舟亦多惴何日浣花溪釣  
艇恣搖曳

吳巒穉師爲其壻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  
兼訊贊伯黃子

昔年事夫子風雅高吾黨討義謝陳詮清機發  
深想東牀有一士意氣常來往言禮淵源尋雄  
文金石響矢志亦千秋落落乃見獎君家漆園  
吏軒冕輕稿壤道韻倘可師志士寧翫髒黃子

爲問訊勗哉脫塵網

雪夜行

壬戌正月十日

何必嗟行役。由來足苦辛。征車欺熟道。短劍響寒津。冷暖都看雪。安危却寄人。漸聞風力穩。蘆火若爲春。

雪晚薄霽有懷山榭梅放

晴陰結寒暉。春色隱霄漢。烟消草樹出。積雪轉凌亂。前山失翠微。凝白驚身散。輕風怯衣單。緬懷發長嘆。雲抹一枝寒。誰聞孤艷斷。

大雪曉行書所見

衰艸青寂寂。春意空氣氳。洗眼皓無際。鴻濛何處分。前驅落數跡。馬蹄連白雲。屬情以遐睎。蕭蕭孤松羣。龍鱗凝雪蘂。素質含清芬。嗟彼委道旁。蹂籍乃紛紜。托體貴得所。卑棲安足云。

十六憶元宵竟度

日夕一孤舟。飄零雜風雨。心闌覆水雲。典盡催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三

行鼓江月朦朧上江聲靜夜數匆匆飲已醺鄉  
夢燈堪譜恍狀覺長嘆良宵不可補

舟中欣狀得名酒嘗之酸甚有嘆

夜夢足佳趣風落忽驚斷解愁賴清觴名實何  
淆亂短歌問江月凝雲爲誰惋

烈風蕩舟達曙

長夜高風發孤帆怒未開將無蛟龍起直挾雷  
霆回鬼嘯空江外猿吟何處哀搖搖歸夢裏驚

落故園梅

孫翁七十

且向風前醉知非又廿年蕭蕭半莖雪幾日一  
炊烟意氣黃金盡交遊白髮憐窮愁何足論詩  
骨老應傳

招五閣銘

有風穆如有竹森如竹以爲友風以爲輿招招  
五老於焉舒徐

招招五老。何以作拱。雙梅自南。拔葵斯種。艷幽香孤。謝憐畏誦。饑則餐之。是萬石俸。

高謝元龍。澹其庶陶。松青月白。有酒一瓢。五老至止。夜坐吹簫。

吏斯勤斯穢。則鋤之。築此一楹。停雲賦詩曰。予臨履五老鑒茲。

夏日西湖局罷。自狀表叔拈棋字。即席一首。十里西湖一局棋。棋聲敲斷玉簫遲。輕烟盡外。

初飛幙。淡粉峰頭。恰畫眉靜。數遊魚。停落子。緩將釣艇受垂絲。無多勝着高涼甚。不逐春風。桃柳時。

龍井寺 寺外有過溪片雲二亭

鬱紆藏山徑。亭午穿林入。過溪虎不驚。垂鬟雲忽立。片雲亭題曰烟鬟轉徑踏高峰。碧潭寒露吸。小閣

響流泉。如聞老龍泣。是具大辨才。深淺隨緣汲。杭城得李弟手報。

楊梅正紫藕初肥西子湖邊浣綵衣一字泥金  
一杯酒卯君昨日采芹歸

西湖即事

蘇公堤上柳如烟乞取輕陰寄畫船風動湖光  
明鏡裏不知何處棹歌傳

蓮子當筵花事凋采蓮歌罷渡清霄金沙灘畔  
香風度冷蘂猶看護絳綃

靜夜牽舟問酒帘杯殘光滿月波添筍尖柔白



書李仲達詩



夜坐湖上。霜月出於林端。雁影掠湖而西。寒風  
颯至。水石怒號。如劍槊相摩。終夜有聲。久之步  
入清樹軒。試秋露白。讀李仲達詩。如讀陶韋諸  
集。充快自得於懷。僊僊乎樂也。余時亦欲爲聲  
律之學。斷自漢魏。以迄宋元。務了達作者合離  
通塞之繇。內足于性情。而外不阨於物象。力專  
而志一。庶幾乎一遇焉。快而未必其遇也。昔王

漢陂欲填北詞。迎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狀後操筆其難也如此。仲達率不繇其途而竟以詣極人之才力固若是。倍屣無算也。夫自堙而放之者。自山而止矣。天狀乎哉。年弟蕭士瑋書於春浮園。

招五州敘

丁巳乞假還里。與仲達每過一驛。余趣題一二語。仲達第品之而已。余謂子通體皆詩。何以不詩。微笑曰。聊復作耳。吾無行而不與子詩者。間酬一二語。便有空山無人。落花無言之致。別四年而寄我長安。已哀狀一編。則吏廬山來爰書之暇。經行宴坐公案也。始歎天機清妙。隨其所出。欲落一俗吻。故無處著俗。廬山自白蓮開社。

後緇黃之游者。藍輿機笠之不勝數。青蓮題後。其崖間水次之咏。飛流濺沫。殆復不勝湔而獨淵明能千古此山者。只爲其人不俗。詩亦如之。答人秋菊有佳色。句以謂南北朝人菊詩多矣。盡菊之趣。無過斯語。他花不足以當此。余謂淵明正無不佳。彭澤八十日佳於令。柴桑三十載佳于歸。飲酒二十首佳於醉。止酒二十句佳于醒。飽則雞黍以迎客。饑則扣門而乞食。乞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乞之也。與狀則乞亦復自佳矣。子原有陶之句。而無其情。樂天有陶之情。而無其句。此語殊不狀。淵明之外。可容再有淵明耶。亦云得其意而已矣。儲孟也。韋柳也。白蘇也。皆意之近陶者也。余即不敢罪過口語。謬推一人于淵明間。爲參寥所呵。若仲達者可謂得其意也矣。可與言陶也矣。虞山年弟魏浣初寄題。

落落齋遺集卷四  
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四



招五草

秋仲修祀廬嶽祠因憇棲賢寺

觀瀾閣用壁間韻

晚衙閒眺

其二

潯陽姚司李以遷行小詩送之

袁九滌使君覲行歌清風兩袖十章予代

庖久喜公之還郡也歌以迎之

其二

其三

其四

五乳寺訪憨公

九日袁使君招遊五老峰絕頂次韻

其二

其三

秋夜渡章江

小舟迎家大人以西久而未至風雨淒

同妻賦此

其二

雨中芙蓉

白鹿洞答袁使君見贈之作

諫士宿鹿洞月下口占

其二

其三

其四

鹿眠亭望五老

再用前韵

宿天池寺

同袁使君遊石門即事

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偈問之

其二

雪中渡章江夜行宿華嚴公署

繆采星矢弗納妾也今秋下帷江上乃得

自吳姬小詩問之

其二

五月渡章江乘風下彭蠡

憶家大人西來之約

其二

除夕

落落齋遺集卷四  
春日偶成

王葆真寅丈賦歸劔川次韵奉別

夜行廬山道大風雨宿歸宗寺

中秋酌季弟以酒遂至達曙

對月懷魏仲雪

自課

秋仲芝山道中得家報迎下家孺人遂兼

程還郡阻風于左蠡渡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憶衙中桂花

家孺人來官舍三年憶外大母而歸牽衣

沾袂行李蕭然寫詩一章識遠離之痛

送季弟東歸

其二

君不見答仲雪

舟過鞋山

簡大來母舅

鍾陵道中憶家孺人江行

候得南風再賦

入署有感

東林寺書示三昧上人

開先寺同袁使君石亭坐雨

宿黃巖

曉起白雲滿壑遂披雲緣磴而下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懷示諸子

其二

再訪憨公

適有亾婢之感憨公來索新曆走筆代簡  
不寐



學博王君以雙瑞圖索題走筆贈之

除夕得家報

奉和袁使君題籀雲橋之作

其二

題陳孺人灑淚篇

答瞿起田年兄代簡

袁使君榮遷滇憲賦五言二章見別次韵

謝朱淵

其二

送別袁使君于棲賢寺小酌籀雲橋望五

其老峰

其二

孤興篇

登金山

妙高臺

十八遊醉翁亭追憶金山之勝却寄魏仲

度關山有懷舊遊仍次裂字

濠梁

兩行

春日旅懷得四支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送春

其二

東阿飛沙

德州道大風

偶成

初夏發良鄉固節驛

同王念生遊慈壽諸寺因宿摩訶庵

次日登玉泉山萃巖上下洞晚坐史氏竹

亭薄暮乃去

碧雲寺泉亭小雨

夜月有懷魏仲雪舊遊

田枝鹿留兩燕姬單車錦旋予旣別緒縈

懷兼感其意遂同丘信之酌酒歌以送

之

七夕得陰字

秋之仲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小詩爲祝

其二

李元鎮道其弟仲鎮好遊竟客死玄岳下

除官後口號

其二 謝安履屐中風食肉一甲寒小特滋

其三 謝安履屐中風食肉一甲寒小特滋

旅次寫懷

其二 謝安履屐中風食肉一甲寒小特滋

鄒道阻雨宿小庵 卓餘賦字 謝安履屐中風食肉一甲寒小特滋

其二 謝安履屐中風食肉一甲寒小特滋

初入徐州道晚行

張仲餘為其叔秀湖君索贈走筆寄之

懷魏仲雪却寄

簡繆采星書此留別

其二 謝安履屐中風食肉一甲寒小特滋

渡淮雨行歌以自遣并示仲餘

夜月渡磨盤山

關山嶺 謝安履屐中風食肉一甲寒小特滋

落落齋遺集 卷四 目錄  
九  
余凡三渡歌關山矣漫續短章

江夜

簡黃贊伯

春暮偕仲餘走長安秋半賦歸予行爲匡

廬客矣書此留別

桐江行

倚雪篇

東河道中雪山行

孟嘗養士處

得家報寄大兄

自述

懷集之

蜀思

望東阿山

晚次東阿野望似仲雪

其二

過新城弔荊卿

去冬過東省饑民食柳皮柳盡白今復成

陰矣

紀夢

紀行

車中偶成

憶家園

予受知荆溪周老師輒深國士之感耿耿

此心寄之短篇

彭城山行

曉山

渡淮

過關山

懷方孟旋

渡江別魏仲雪

閱季弟文喜而有作

學餘草

月下同友步松徑

除夕

送春

雨中閱楞嚴

晚涼即事

雨梅

閒懷

晚飲菜花下

偶成

夏夜

和陶飲酒十二俱拙直無餘味今存其四

其二

其三

其四

白下送友歸吳門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其二 送文敬吳門

其三

其四

擬怨歌行

如夢令 鄧十二 湖山 直 神 翁 水 今 亦 其 四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四 終

落落齋遺集卷四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招五草 小引

如斗山城落星一點而五老眉橫天半舉雲而俯瞰之予于署西隅構一小閣揮手相招風清響答時復舉盃遙屬高歌伐木之章忽焉興至振衣以從顧視五老乃在予足下狀則折腰五



斗安在無伸眉白眼時耶素月輕霞怪風積雪  
舐空得味觸響成哦卽托寄不同欣慨各別要  
使湔肺浣墨以對五老其致一也辛酉夏書於  
招五閣

秋仲修祀廬嶽祠因憇棲賢寺

行行山之阿山寫秋容素泉響白雲侵蠟屐每  
疑誤高陳匡君祠俯落千層霧虛倚隣白樓  
名樓隣  
白兩山左右顧當案湖映沙濃淡沙頭渡飛觀

五老峰絕磴三五路日斜促近遊萬壽名亦故  
寺荒佛眼塵藤古石腰互礪道開深凹桂枝百  
可數轉轉飛泉平來水淵停乳千片碧玉盤幾  
點白石梧歎息山中奇疎密松根護僧知平可  
耕誰道幽堪臥息步入棲賢鐘鳴三峽怒坐久  
不知暝歸去衣沾露

觀瀾閣用壁間韻

閣近滕王

勞勞行役一登臺懷抱凌風得好開江靜魚龍

剛入定。簾疎雲印欲浮。來青山對出。千秋眼碧。  
漢孤懸萬頃杯。高閣祇今誰作賦。落霞長憶子  
安才。

晚衙閒眺

煙雲千頃坐孤城。一洗鉛容別樣清。恠得冰心  
人境遠。霜寒月白好申盟。  
一庭霜氣靜無譁。拙政剛看罷晚衙。好倚虛牕  
餐秀色。坐來手煮武夷茶。

薄陽姚司李以遷行小詩送之

薄陽星渚腹背相望。匡廬介其中。兩司李  
行車食宿。瞪眼向人。却不入谷簾一杯也。  
予來後。傲我三年。輒稱同好。今傲我以州  
大夫。賦歸雲間。誓不執手板。此後匡雲吾  
獨爲伴。愧傲我尊鱸多矣。賦呈一噓。

姚子澹蕩人。腰折江州吏。文移拄笏了。放衙理  
幽事。予亦薄遊匡。相將五老睡。一片香爐雲。與

落齋遺集卷四  
君分曳被行車織薄干鄉酒拚予醉慷慨發高  
歌蕭靜領孤意君說返故園小艸甘獨寐酌酒  
試問君毋乃五鬼崇五年饑欲歿方州人所臧  
大夫浪擲手鄉里小兒刺君曰心悠哉寒魚不  
可餌歎息送君行張翰今誰二

袁九滌使君覲行歌清風兩袖十章予代  
庖久喜公之還郡也歌以迎之

清風兩袖朝天去還有香鑪一片雲料得長安  
人不識歸來試與小匡分

清風兩袖朝天去寂寂匡城夜月孤六案飛塵  
勤爲掃君看得似去時無

清風兩袖朝天去落寞春山不共遊長說湖中  
了公事笑予禿盡指尖頭

清風兩袖朝天去餐勝樓頭放鹿眠草色齊齊  
青不剪去來清味總悠然

餐勝樓公署中所名

五乳寺訪愍公

路入叢棘中。不識青山面。折歷松脚摩。艸沒蹊  
如線。滴滴五乳鮮。何處飛絕巘。溪回徑始平。翳  
盡峰爽見。慙公息深深。熊虎恣奇變。泉甘浮乳  
花香靜。團雲片。聊復理玄言。五岳指端電。

九日袁使君招遊五老峰絕頂次韻

松露微微竹滿林。幽蹊可數白雲深。乍疑洞口  
來僊窟。不信人間有佛陰。采藥香餘空外味。坐  
花清斷世中心。山僧細引藤蘿徑。五老玄踪何  
處尋。

使君高韻淡于秋。况復秋峰千尺頭。飛酒臨風  
開紫霧。亂雲歸壑捲蒼虬。煙寒遠水茫茫眼。星  
落孤城點點漚。搔首青天吾欲問。從來仙吏幾  
人遊。

風流遮莫負重陽。剪菊廬高興好償。嵐盡數峰  
凝晚黛。瀑懸三疊濺輕璫。塵容耐可雲邊洗。傲  
骨偏宜天際狂。徙倚鐵船巖上石。祇疑星漢落

奚囊。

秋夜渡章江

每向章江歌懊惱而今清思滿江邊  
片帆輕渡橫波月老樹斜披斷岸煙  
風動絲絲漁火亂天空冷冷暮鐘懸  
但教客路長如此斗酒吟秋更也仙

小舟迎下家大人以西久而未至風雨淒

淒賦此

雨滴荒階靜風欺小牖寒懶將遊子眼  
空逐亂帆看秋老催鄉思江長斷羽翰  
吾廬盈菊把底事累楮肝

搖落今如此江行更若何蒹葭烟未了  
鴻雁晚來多雲薄憐輕袂風柔捲素波  
計程無近遠惆悵雨帆過

雨中芙蓉

花入秋都淡盈盈此可憐力柔全褪  
雨紅嫩欲

欺綿嬌意看成妬。顰餘怨未妍。羞將桃李後。故倚菊花天。

白鹿洞客袁使君見贈之作

翠屏廻合轉嶢峴。百尺龍鱗倒影看。鐘鼓虛堂雲靜落。圖書深鎖葉飄殘。藤陰石古還眠鹿。泉色霜分好濯肝。自是紫陽重振鐸。可須李渤更登壇。

課士宿鹿洞月下口占

長松陰寒泉隙月。墮深井驚濺老龍鱗。散落千層影。

山靜身無言。月波冷可沐。不道石上月還疑眠白鹿。

渡溪芒屨濕。兀立酒初醒。點點松梢白。疎痕幾箇星。

言尋獨對亭。相將松影空。獨對者誰子。問松松不語。

鹿眠亭望五老

鹿眠亭上招五老。縹緲輕雲不可掃。雲行誰爲洗眉痕。如黛如藍復如縞。日炤明霞天半飛。瑪瑙屏中映紫薇。紺色酣餘青欲上。不知何處染纖衣。是耶非耶瞬已變。山靈呼吸開生面。五老千秋眼自醒。生面年年人不見。願將白鹿嶺頭眠。分我眉端雲一片。

再用前韻

紫芝不共商山老。黃石人間行跡掃。屹向天門障玉屏。羽扇綸巾明素縞。嶺末年季白鶴飛。嶺外何人學采薇。獅子夜擎承露掌。鐵船朝掛碧雲衣。幻花空色指端變。山中豈識真山面。結廬其下會有時。百丈芙蓉月中見。如聞咄咄呼孺子。玉髓丹書但如此。不見當年十二郎。白雲有約老何方。

宿天池寺

崔嵬凌身道。山勢與天分。香靜千松月。鍾飄萬壑雲。鉢虛饑鼠立。僧定夜猿聞。孤枕秋聲裏。蕭蕭對此君。

同袁使君遊石門即事

招尋美幽壑。景物若爲牽。斷靄初封幕。濃陰自度篔。露于杉翠滴。霜以袖紅妍。石棧雲深護。溪春雪亂濺。潭鳴龍欲寤。葉墮鳥如憐。忽訝凌雙劍。方知別一天。峰尖攢齒嚙。苔艷簇粧鬢。乳竇

靈光矚雲根。鬼斧剗碧霄。人語響蒼壁。水痕緣

嵐影搖金鎖。芝房掛鐵船。

金鎖鐵船皆峰名

危藤時駭

鹿絕磴不飛。鳶險奪前崖。秀奇貪後叟。鮮僧携夕炤。暝塵引夜燈。傳饑煮胡麻。飯寒披白霧。綿漏遙香篆。信鐘定衲衣。穿曉磬敲山骨。驚雷鼓石田。過溪應問虎。卜社未成蓮。自識塵非故。誰知肺已湔。好教畢居士。名共謝公鑄。

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偈問之



問汝止云何萬法本無住澗聲流不息汝心在何處

靜中何所有靜中何所見十年坐蒲團錯認如來面

雪中渡章江夜行宿華嚴公署

飄零寒雨惱歸程江勢風驕辣膽行冰面好從團雪打布帆一任怒濤橫渡餘泥草羸蹄滑濕盡楓烟驛火明旅席繁霜正淒斷巫雲底事夢

中生

繆采星矢弗納妾也今秋下帷江上乃得

吳姬小詩問之

相思秋有雁那惜一行書蘇小丰應別江郎筆可如巫雲朝鎖夢梁燕晚窺梳想得風流意殘紅欹席餘

劇有梁鴻操風情底事顛芙蓉江上好明月鏡中圓鳳管輕喉度龍團素手煎無煩畱別院應

使見猶憐

五月渡章江乘風下彭蠡

芥子書生膽衝濤五月寒龍吟如有訴風力若  
爲官帆半飛于馬湖長淨可餐快哉驚定後不  
信涉波難

憶家大人西來之約

記得牽衣別蠡雲片片飛祇今雲在眼不見別  
時衣

去日悲秋晚前期下井桐無將嘯歌意零落桂

花風

嘯歌家  
園閣名

除夕

寒雨淒淒隱小龕驚心客歲已除三紅爐不煖  
霜侵肺明鏡應憐髭滿頷斷掃名根從裂爆辛  
甜宦味且嘗柑何年團坐聽簫鼓說到家山夢  
也酣

春日偶成

春風小煖拂霜姿。斟酌春心入酒卮。學吏三年  
孤影瘦。登樓千點暮雲歛。尊前綠萼憐同調。眼  
底青山好放眉。呵母手携春菜煮。喃喃早有索  
羹兒。

王葆真寅文賦歸劔川次韻奉別

春風吹斷鷓鴣聲。漠漠寒烟野水生。越客歸時  
雙劔老。吳儂愁處一帆橫。吏分粟里真成隱。案  
入匡山別樣清。君學掛冠緣底事。登樓長嘯轉  
難平。

夜行廬山道大風雨宿歸宗寺

路暝匡山下。疾風顛我車。激射雨師怒。崩騰山  
鬼呼。蘆火護明滅。戛戛石隈驅。佛子忽開林。驚  
魄來招予。馬嘶僕喧立。相駭澤中癯。茶熟正可  
啜。獨坐埒其鬚。雨亂隱清磬。風高度木魚。喜怖  
了不異。是非定何如。

中秋酌季弟以酒遂至達曙

好醉他鄉酒。無將歸事題。輕簫風語後。清磬竹  
枝西。雲盡秋孤月。星寒夜度雞。幽懷殊可數。冰  
署宛招提。

對月懷魏仲雪

時仲雪涉北雍

思子意何限。盈盈秋水東。心將天際落。影在月  
波中。寫得詩都靚。應知道不窮。片瓊霞自舉。愧  
我久樊籠。

自課

檢點三年事。峰頭五老知。饑來貪煮雪。興至酷  
題詩。傲骨欺風雨。閒情友鹿麋。柴桑真吏隱。醉  
石是吾師。

秋仲芝山道中得家報迎

家孺人遂兼

程還郡阻風于左蠡渡

摘得桂花初釀酒。香驅走馬又西東。飄零風雨  
芝山道。幾樹殘花入夢中。  
昨日江鱗剖素書。都將歸事問何如。可憐遊子

牽衣挽阿母其能學絕裾

三將清夢數離憂爲許歸期二月諏只恐夢醒  
仍是夢難將望眼繫歸舟  
迤返山衙慰母思石牛嶺上度金雞誰知星影  
催殘道渡口波橫竟日維  
盈盈斷岸望中分百尺湖波捲白雲贏得孤舟  
鈴拆靜秋風都是楚騷文

憶衙中桂花

山衙蕭索如空山野艸蒙茸赤土頑鑿池破底  
井常渴移得江花無好顏咄咄老桂爾何力塞  
枝挺秀叅雲間東閣孤迎旭日麗西齋對立秋  
風閒三秋見爾長十尺鮮青掩映薜蘿斑花神  
爲我着意舞花發年年跋往還相思不信夢中  
見下有仙子雲衣爛酌予沆瀣紫霞盞飄飄素  
影明雙鬢數聲鼓角斷殘夢遊魂牽絲不可刪  
咄咄花神能御李濃香勻出素與蠻他年并州

爾爲主相招五老點清班  
家孺人來官舍三年憶外大母而歸牽衣  
沾袂行李蕭然寫詩一章識遠離之痛  
阿母携兒來非爲湖魚美簪兒帝京遊母思食  
停匕出戶喧朱旗望眼間空倚說道南康貧炊  
黍肉斷齒藜羹對兒甘豈學膏梁子暫辭家務  
勞空衙坐針指慈悲教兒心清靜得治理兒將  
驕莠鋤母曰矜勿喜兒噴邑吏殘母曰令之恥

瓦疎雪滿床室逼暑常泚買工築一椽母曰民  
勞止爲願母加食爲願母著綺母曰無饑寒不  
見門如水日晏兒啼饑婦喜哀充耳母已含哺  
先烹茶手持簋雞鳴兒出門驚夢戒薑芷束裝  
兒遠行擘菓置袖裏兒如魚在淵只道應如此  
甌塵問阿爺航米惟母旨酒脯與棗茶布絲枕  
簞履滿眼故鄉物紛耳平安紙三年隙影過一  
綸彈指擬父曰歸助予絲紛莫綱紀弟妹妻盈

盈兄也歌陟屺問母何所思母有母老矣迴腸  
喜懼雙夜夜夢千里子女豈不憐若箇平等耳  
歸去舊荆布竹籠携敝屣爲語貧親知兒官只  
爾爾

送季弟東歸

落葉蕭蕭江上船故鄉千里一潛狀不知何處  
重回首溼盡蒹葭埜水煙

采采芙蓉當酒錢青山白露晚江天家人若問  
官衙事一片匡雲在几前

君不見答仲雪

君不見十年讀書不讀律執筆披文喬面鐵又  
不見驄馬行來吏折腰兩打塵蒙蒙氣消小李  
一飲三十盞而今霜月凌醒眼佛子捫虱指膽  
柔而今激射飛荆板都無卓豎慰君思咄咄水  
心云異撰官貧如女貞不辱何足名况于司李  
冷如雪風驅劔削星斗橫年年航米父哺我阿

落知多少  
舟過鞋山  
何人鐵脚度天門  
踏斷雲根蠡水昏  
一隻麻鞋  
流不去  
至今風雨老龍奔

簡大來母舅  
寸管年年食蠹魚  
酒淫碁癖近何如  
幾時鬪指  
敲殘月耳熱鳴鳴話子虛

鍾陵道中憶家孺人江行

行行陟屺望歸舟  
搖落江天滿目秋  
清夢可禁  
潮夜打迴腸無計  
水西流  
侍兒絮語三年事  
季子分消千里愁  
風日宜人隨意好  
輕帆遮莫下

蘆洲



候得南風再賦

好風江上送親歸。想得窓紗映彩飛。檣穩波容平似織。帆懸岸影疾于機。聽歌漸說鱸魚美。問郭遙看柿葉肥。紫蟹瀕江如掌大。阿奴知否爲調饑。  
入署有感  
霜路三千里。孤帆向落暉。入門看穉子。別淚忽沾衣。風信燈知報。江聲夢不違。平生龜勉意。於

此宦情微

東林寺書示三昧上人

我來叩遠公。謾謾松風語。遺響滿空山。溪雲不可煮。人去虎亦逝。紛紛渡溪子。一聲午鐘鳴。傍徨不能去。試問三昧師。遠公在何許。

開先寺同袁使君石亭坐雨

重到開先寺。霜林酒色分。都因烟雨意。來就麋羣絕。躡躡寒瀑孤。亭鎖濕雲褰。衣還促飲。侵

袖已紛紛。

宿黃巖

寂歷幽巖上。山僧一艸庵。片雲栖冷衲。雙劍影空潭。風雨孤燈夜。人天短麈談。蟄雷驚嘯虎。枯夢不成酣。曉起白雲滿。叡遂披雲緣。磴而下。洞口山猶碧。人間路已封。霏連銀海雪。浴出紫霞峰。弱水盈盈合。支機處處逢。定知雲下者。縹緲望僊踪。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懷示諸子

良夜何迢迢。松風發深省。廓朕餘寸心。而况習身影。寒鴉巢白雲。高棲謝塵穽。冥色亦忘斂。翮旭還逞至。理悟消息達。士直云靜。

峩峩五老峰。宵紫朝復碧。點綴托雲霞。千秋此白石。野花春芳菲。繁霜萎陳迹。試觀洞口松。亭自膚澤空。華衆所艷。素心各有宅。壯懷薄青

霄志士恥倖獲曳裾何太勞委運詎不適

再訪愍公

霜林點點翠微中。乘興還來叩遠公。冷衲臥穿  
雲自補殘經。詮斷葉初紅。浪猜壁影原無相。爲  
問禪關到底空。兩度塵玄。渾夢景相看。遮莫是  
飛鴻。

適有亡婢之感愍公來索新曆走筆代簡

昨日朝雲誦六如。朝來佛印忽貽書。正于寂際

觀生幻何必山中識。歲除塵業無邊思。泐兩宦  
情空擬學寒魚。大師願力深同海。爲乞禪燈炤  
冥車。

不寐

寂寂深更轉漏遲。夢餘千縷繫人思。纔驚玉碎  
添新怨。未褪衣香憶舊時。機畔寒蛩聞悄語。竹  
西涼月掩愁眉。年年孤枕冰心在。不信芳魂恨  
別離。

學博王君以雙瑞圖索題走筆贈之

我觀五老峰崔嵬落星斗千秋霞色鮮兒孫衆  
培塿掃除金碧粧素骨凌霜久郡與峰爭寒吏  
亦傲素手王君苜蓿貧羣中矯鶴首問君源何  
清上有鶴髮叟解推今所希人矜鄉祭酒阿母  
正齊眉甲子各逾九斑斕滿堂前繩繩絲狂藕  
我觀雙瑞圖五老伯仲否采將雲滿筐拾得芝  
盈缶白雲剪作衣紫芝甘可剖君且歸去來持

此介眉壽

除夜得家報

呼兒鬪彩若爲嬉惆悵家書攪恨時雪打芳魂  
休爆竹酒消殘淚罷題詩多情此夜成春夢薄  
命何年不鎖眉珍重雙親憐憫意九原應遣淑  
靈知

奉和袁使君題籀雲橋之作

崩崖如削走鳴湫山骨撐來鳥道浮金井舊傳

三峽曉玉淵今帶五峰秋雲根倒影懸青壁霞  
幙飛空接素流閒月停欄孤鶴遠相看直作廣  
寒遊

翔虹初下飲山湫漱出層層碧玉浮壑隱奔雷  
堪對嘯牕涵澄影更宜秋寒烟兩展微鍾度暮  
雨千峰倒檻流鐵笛吹殘問樽酒孤靖不數六  
橋遊

題陳孺人灑淚篇

孺人之歿也人以慷慨烈丈夫奇之余獨  
謂吳公數嬰其阨孺人早聞日者言沉吟  
數四曰惟我歿可以代之此豈區區烈丈  
夫事哉生則緹縈歿則紀信孺人可謂殺  
千里身成仁矣

虎冠者何雄一紙雷霆薄檻車躡飛霜志士矢  
溝壑慷慨丈夫難何乃碎柔魄捐軀代君子從  
容酬宿諾一死悟聖明孤臣生有托血碧謝

縹緲義氣翔寥廓只今湖濱虎跡稀斜陽黯黯  
愁雲落

答瞿起田年兄代簡

千里連江樹三年杳夢思永懷看月墮芳訊到  
梅時琴淨君孤瘦山清我自宜拍肩如共語應  
笑滿頷髭

袁使君榮遷滇憲賦五言二章見別次韻

奉酬兼以志感

朝餐紫岫霞夕吸青松露疑是白香山寐身今  
忽寤雲綺紛縱橫湖山入吞吐錦囊貯已盈甌

塵亦其固風流憶何許敲韻寒鐘暮

公自號  
寤白

弱羽初試飛迴翔多畏色覆翼得所依飛鳴各  
相憶俊翮忽冲霄風雲天際逼嗟予獨羈棲寒  
煙渺鄉國知音曾幾人肝肺詎忘刻

送別袁使君于棲賢寺小酌籥雲橋望五

老峰

送別匡山中酌酒邀五老眉影天半橫輕翳淨  
如掃青眼爲君開飛雲贈遠道遠道一回首煙  
霧迷深草何處最相思峰頭孤月皓

靈境千尋閱一朝敞幽界飛梁架絕壑蒼壁龍  
鬚掛響奔玉瀑寒乳滴石雲怪級級淥鏡涵高  
下迴波灑戀別此徘徊他季魂夢債

孤興篇

小引

丁巳春莫仲雪方偃卧匏園予迫選期杖策獨  
往書生散骨將就羈紲引杯撫劒寥寂無歡炎  
沙故來相勦率短吟以謝之跋程六千逝日百  
八十選言三千有奇蒙塵叩缶其是謂乎石炤  
居士書

登金山

平江峰一點簇簇到眉青蹊斷參差石廊迴上

下汀穿林捫弱薜踏閣敞疎櫺懸磬流空響飛  
霞影翠屏徑從僧熟引泉好汲餘聽萬斛知龍  
噴孤根仗佛靈塔尖有艸宿臺畔幾人醒祇疑  
清夜月坡老嘯孤亭  
妙高臺  
孤岫凌江面高風淨石泥雲浮千嶂合日漾萬  
波嘶檣影危欄動鄉烟極浦迷何處聞嘯傲酣  
望月輪低

十八遊醉翁亭追憶金山之勝却寄魏仲  
雪

飛花白白趁輕遊勝境都爲洗客愁學士曾過  
泉尚韻醉翁一去澗空流登臺倚石孤吟斷叅  
佛看梅清楚悠回首思君天外遠懸知來往北

山頭

亭有老梅  
文忠手植

度關山有懷舊遊仍次裂字

我愛秋山雲片裂春雲澹蕩山光絕我愛空巖



雪色奇飄飄飛絮濃於雪幾度關山幾度思素  
心未許囂塵沒公孫巧獻妾婦容長孺自守丈  
夫骨功名富貴各有時豈論區區工與拙稽首  
神前無所求清心何地不林丘若教斷却稽康  
癩碌碌折腰安足愁

濠梁

濠水浮今古儵魚閒上下客心何茫茫愧此觀  
魚者

雨行

春路翻蕭颯凄寒惱絮輕已多離別意况復兩  
風聲堤滑欹車度雲昏趁艸行此時故鄉子燒  
筍聽啼鶯

春日旅懷得四支

蕭蕭古驛點更時惆悵紗窻月影移自是孤懷  
容易斷不關清影亂人思  
祇有白雲迷望眼那知青柳已飛絲春風吹得

花點點九曲迴腸寸寸思

漫道寬心應是酒纔貪酒白又停卮愁來醒眼

還疑醉醉裏紛愁似亂絲

膝下難忘捧檄思翩翩裘馬浪分離五更零落

千行淚夢到親闈問寢時

鼓角初殘鄉夢縻僕夫唧唧歎行遲憫情真合

青山老懶癖那堪黑帶欺

驛亭客夢醒何日積得千愁半別離我有離愁

并寄與莫教日日苦相隨

飛沙陣陣染雙眉不管昏眸并裂肌一片冰心

知在否若教俗却倩誰醫

列炬鳴騶官道馳迢遙只見艸參差江南夜色

還堪憶點點村燈吠犬時

笑殺江南輕薄兒垂鞭柳陌浪情癡可憐滴滴

青如許分付春風好護持

吳水吳山長是夢燕雲燕樹強裁詩詩成回首

三千里夢裡悠悠總不知

送春

忽忽驚春暮勞勞笑此身好花誰作伴落日一  
征人古道殘碑出鄉思芳艸親別離蕭颯久不  
是爲傷春  
驛路縈歸夢風光信杳流三春殘日影孤客暮  
雲秋零落憐飛絮支離愧野鷗今宵數更漏長  
短總關愁

東阿飛沙

黃沙倚風驕顛狂着空舞蒙蒙烟霧中毋乃侵  
肺腑肺腑幾人清風塵自今古安得臥青山臨  
流閉閉戶

德州道大風

顛風蕩輕車搖搖驚欲墮眼從亂沙打身如斃  
器坐震撼挾雷霆崩摧萬木臥風威裂膽寒肅  
心祇天怒

偶成

亭亭嫋嫋十三餘。絲髮鬢鬢覆額初。不必阿嬌金屋裏。好將清月伴芙蓉。

初夏發良鄉固節驛

驛程過固節。望眼入長安。氣煖知依日。風輕好整冠。襟山西映紫宸極。北浮丹自笑迂疎意。徘徊擇木難。

同王念生遊慈壽諸寺因宿摩訶庵

郊遊豁塵想。次第訪祇林。清淨蓮花落。莊嚴寶色侵。午眠酣佛日。趺坐證禪心。謾謾長松下。時聞清梵音。

次日登玉泉山華嚴上下洞晚坐史氏竹亭薄暮乃去

洗出風塵眼。山容仔細看。到來盤礴意。賞此曲迴瀾。洞杳雲根出。峰平屋脚寬。翳狀竹林好。秀色飽供餐。

碧雲寺泉亭小雨

千巖隨意碧。衆壑自停雲。是處濃濃抹。幽泉細  
細聞。雨聲勻落子。荷意媚輕裊。不盡蕭疎致。悠  
哉對此君。

月夜有懷魏仲雪舊遊

永日炎氛薄。夜色散空涼。微微漾星影。纖纖流  
月光。塵淨雲輕迴。佳哉素秋啟。秋啟寫君骨。鬪  
指念君狂。有時幽隅拱。勝乃月際印。醉眼青復  
白。飛揚意難忘。君今空山屐。清嘯彈新篁。而我  
凌孤翼。撫影幾迴翔。襟期豈在酒。太息非離傷。  
看取悠悠思。片月皎相望。

田枝鹿留兩燕姬。單車錦旋予。旣別緒縈  
懷。兼感其意。遂同丘信之酌酒歌以送  
之。

伊昔秋風走馬歸。取次高歌爓別離。天涯兄弟  
留連意。吳客悠悠雲樹思。青柳低眉月在眼。江

山遼落懷何限迢遞征車去復來若箇纍纍墨  
綬縮酒豪剩有淮陰丘田子雙娥婉轉留一朝  
去我臨汾道瑟瑟雲寒月影秋可惜秋聲斷雁  
羣可憐孤月冷巫雲修蛾澹粉入宮妬趙舞燕  
歌緩送君君行不必頻悽惋念取柔情誓旦旦  
拙哉炤膽并守宮貞心轉石石應爛感茲酌酒  
三嘆息羽聲慷慨慘行色飛鴻泥爪亦偶狀青  
山明月長相憶若過易水吊荆卿莫道今人不

如昔

七夕得陰字

昨夜梧飛井秋風度翠陰白雲遊子意赤岸故  
鄉心赤岸余乞巧誰家女和鳴幾箇禽可憐燕  
市上元自帶吳音

秋之仲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小詩爲祝

甲子初迴秋半時當堦淨月炤深卮漫看弧矢  
孩心在若箇兒孫老眼宜身世儘容棋局穩風

情剛好林田遺箒常擺落閒憎喜大雅令予動  
古思

蕭蕭素業澹隨緣落落閒懷幾醉眠不學王孫  
豪白馬好將心事對青天一經老去衣冠舊百  
慮寬時髮齒堅小隱鹿門深歲月滿庭蘿薜已  
蒼然

李元鎮道其弟仲鎮好遊竟客死玄岳下  
弔之

謂遊足以歿脯下者誰子幻形等歸壑千載竟  
誰是之子有宿緣五岳半錯趾高情癖泉石深  
山友鹿豕捨得烟雲觀譜入飛仙史若道武陵  
源把臂入林矣危峰影翠嵐幽洞流石髓凡骨  
礙凌空神遊躡雲軌祇今玄岳顛縹緲掛屐齒  
除官後口號

嬾于吏局問雌雄星渚何緣入夢中酒韻文心  
收拾去刑書官格好磨礪

纔掃書生筆硯緣。又提十指課蒲鞭。年年活計  
憑枯管。簪筆何人日月邊。  
歸心日夜繞江干。贏得歸時菊可餐。傲骨而今  
剛半折。籬邊莫作簿書看。

旅次寫懷

矯矯風塵翼去去。山澤居行役古所嘆。遠道渺  
愁予。青山有好顏。相將引迴車。車行駕飛雲。山  
青落日餘。巖棲懷靡及。目眺空躊躇。寄問東籬

菊枯莞定何如

我昔盟秋風。野芹白雪煮。深文詘蒼鷹。望腹笑  
鼯鼠。波濤濺擊中。投足慮多齟。羯來五鬼驅。名  
字落星渚。俗簡澹無華。廬峰秀可茹。高衙風蕭  
蕭。流雲靜楚楚。行矣及秋風。矯首風前語。貪泉  
苟不酌。簿書足容與。里婦拙爲容。聊復理機杼。  
鄒道阻雨宿小庵

天意蘇東郡。風雲千里同。殺蝗雷捲地。驅魃雨



乘龍孤客窮途日懸車破甌中那知燈一點夢  
入小龕紅

津梁疲佛子衲鉢小因緣放腳如如地枯心得  
得禪鍾飄僧欲定雨灑法無邊只此茅茨下屈  
狀穩客眠

初入徐州道晚行

澹澹秋容寫碧時殘霞點點度輕帷天垂平野  
星分影地城東南月半規幾陣飛蝗催客淚數

聲絡緯擣歸思當年放鶴人何處一爲停車問  
酒旗

張仲餘爲其叔秀湖君索贈走筆寄之

大江浩渺君山碧秋月飛空掃片石高歌醉月  
誰其主慷慨夙聞君好客君今六十意氣深孺  
暮依依孝子心不學王孫豪擊劍笑殺村兒守  
甕金公府旌辟亦何有篤行共推鄉祭酒祭酒  
文章今在否風流肯落前人後

齋山祭酒  
永南公

落落齋遺集 卷四  
懷魏仲雪却寄

友道是耶非。高歌懷采薇。浪將之子別。何處好  
忘機。月澹青蘿冷。江清紫蟹肥。床頭酒應熟。爲  
我浣征衣。

簡繆采星

昔兆長庚夢。今傳太史書。千秋吾子在。隻眼幾  
人餘。世恣思平淡。文心問密疎。秋容剛寫碧。靜  
理近何如。

廿載論交意。飛揚不自禁。笑看童穉日。欵語弟  
兄心。露靜松叅影。鍾寒月滿衾。蕭然冰韻在。遮  
莫浪浮沉。

渡淮雨行歌以自遣并示仲餘

君不見長安道上沙。暗天面眉鰲黑毛髮鬢。又  
不見三日一風五日雨。顛蕩輕車泥嚙股。樹杪  
煙含雨氣濃。風飛雲亂天濛濛。此時高樓紫簾  
捲。山光黯淡雨聲中。而我何爲羈客夢。浪分沙

雨摧張仲慘頓衝霞度斷淮急槩翻波箭機送  
搖搖命寄片帆輕恰上平堤鏡鼓動征人慣說  
行路難戶庭若箇劇據鞍逢途之寒行跚跚飄  
風颯颯征衣寒風風雨雨已如此况復長安變  
朱紫芙蓉灘頭月正明高歌問月且歸矣

月夜度磨盤山

山顛月半規素華流千頃月波冷可掬山容寫  
空靚身道石鼻尖高原遊目騁正作逶迤觀懸  
車忽倒影下方散凹凸露艸宿深井疎火馬蹄  
青杳杳棲雲屏山窮觀亦止車迴空引領獨招  
明月來古驛共懷靜

關山嶺

百尺懸崖日影翻誰將鬼斧劃天門當關氣入  
東南壯作鎮形分淮甸尊車馬度殘空外磬雲  
煙浮合望中村何當坐擁千山月長嘯山巔月  
滿罇

余凡三渡歌關山矣漫續短章

山骨亦可裂石堅亦可缺不磷良獨難世事問  
巧拙茲山削徑奇登登梯級絕車馬無息時下  
上紛相齧勞逸雖云異巧拙共斯轍去去任夷  
險淡緣聊自悅頑似山頭石心是山頭月

江夜

靜夜澹不波嫩沙恰半吐如聞悄語聲疊疊紋  
可譜

簡黃贊伯

叔度千秋士風流今在茲清來看骨瘦一往  
情癡布子燈青後論文月白時心期兩兩合端  
不愧吾師

予與贊伯同遊吳  
巒穉先生門故云

春暮借仲餘走長安秋半賦歸予行爲匡

廬客矣書此留別

竭作長安夢春風忽度秋與君回首意同是望  
雲愁酒熱鳴鳴語燈青皓皓眸襟期良不異野

性復何求

桐江行

江流澹蕩兩山迎高帆掛向晚霞明快哉長風  
破萬里舟行點點飛雲輕此山此水競窈窕誰  
向巖灘復垂釣天末一絲縹緲懸天上客星今  
古炤人盡魚也貪其餌之子披篋空外嘯風迴  
帆落倚沙村水靜山眠對舉罇一杯酌汝桐江  
叟渭濱罷釣今何有

倚雪篇

小引

吾向嘗以意爲詩多無韻之哦不解泐律恐爲  
所苦兩年來遂罷公客冬北上乍履山川飽餐  
雪月亦復欣狀字句點綴而思短手疎孤吟無  
緒輒又罷公七月旣望偕仲雪南還韻士之心  
口語目笑無非詩者心雖枯頑見之躍躍有喜  
行來飛觀寂想渡流漸陟危嶺晦明風雨之變  
友生廓落之懷每兩人寤歌率狀成韻正如秋

蛩之鳴天機偶引而仲雪間繩我法眉目稍具  
嘻官格板我飛沙蒙我仲雪以清心沃我三者  
未知孰勝今詩囊往矣吾初入里門酬應紛紛  
詩腸一公還可從仲雪索之否丙辰秋分前一  
日書於瓜步

東河道中雪山

雪徑亂山橫山山如束帶乍疑縹緲中仙子飛  
征蓋

孟嘗養士處

古木寒鴉起暮煙祇今猶說孟嘗賢三千食客  
知何在剩得雞鳴狗盜傳

得家報寄大兄

帝鄉春色好柳絮亂如絲嗟予念遠道乃在長  
江濬兄也予良朋拍肩拾草嬉夜午撮酒脯鬪  
指雜敲碁總角讀父書分經禮與詩兄時欣博  
覽予亦喜探奇筆舌俱不俗巧拙互有之高談

先輩矩風雅亦吾師世眼青復白專愚謝雄雌  
雙作江郎夢連下董生帷擁褐鍾磬寒抱膝松  
影移選言標綺素裂紙故劊思靜夜憶親訓感  
嘆涕交頤甘苦十年事龜勉一舉旗曲江飛袂  
遊回首白雲悲素書故鄉來佳話忽紛披阿翁  
折屐口阿母加餐時孤窻理前緒簇簇上雙眉  
裁詩憑寄語何如棠棣詞

自述

嬾性何多畏幽踪亦偶狀每因顛倒想悟出宿  
因緣禮泐應非我道根疑是禪息機聊自逸澹  
意不須詮落落宜於酒悠悠好去眠坐餘窺鏡  
笑興着看山顛有客思敲子無言欲問天長松  
許作伴野鶴定相憐情死思前達勞生避世賢  
行藏殊未卜腰折阿誰邊

懷集之

臨風思子相對一高歌倚爾千秋意平茲世

局波情癡緣采劇

集之侍兒曰采童

詩料撚髯多誰是

憐才者仙曹貯老坡

時方應館試

閨思

一簾月影上疎桐無那離人在影中剛卸玉釵

搔首望淒清何處又孤鴻

望東阿山

山色蕭蕭帶遠天輕雲如蓋覆山眠是濃是淡

山無語此意吾將問米顛

晚次東阿野望似仲雪

疎疎樹色點山巒淡淡秋容落炤間不是君心

清似水何人共我說青山

雙車徐帶遠山行行到疎林軫一停半樹半山

雲外合天空日落總浮青

過新城弔荆卿

壯士有奇客徘徊欲與俱却憤太子意慷慨遂

登車登車白日寒濺血何足嘆所嗟偕豎子成



功良獨難吁嗟乎功不成兮非術疎豎子怖歎  
壯士孤不知當年客誰在悠悠此恨空千載  
去冬過東省饑民食柳皮柳盡白今復成

陰矣

官道依依柳相憐我舊過霜根膚轉嫩秋葉態  
翻多昔忝同慘淡今來解嘯歌憑君青眼看行  
客好風波

紀夢

恍到蓮花地將無現宿因心空瞻大士僧說此  
真身分得巾箱秘看來玉樹春初禪叅不透誰  
爲洗囂塵

紀行

漸喜青山近生憎驛騎遛秋風解送客老樹似  
迎騶驛驛驚官擾山山洗我愁前程殊未達夜  
漏已添籌

車中偶成

行行過魯地。秋氣正蕭森。塵面羞山面。文心映水心。蟬高時斷夢。風爽一開襟。無限躊躇意。荒碑古木陰。

憶家園。土削翠微。林風淅淅。客裝淅淅。夾水盤層松。曲曲閒自瀉。疎竹不盈畝。臨水自瀟灑。小樓兀其中。倒影明月下。

予受知荆溪周老師。輒深國士之感。耿耿此心。寄之短篇。

志士悲遲暮。而余早致身。十年塵几研。一日傷楓宸。白項慙知己。青眸見古人。願言敦素節。未敢負陶甄。

### 彭城山行

山形蹲兕首。石齒趾難受。步之恐或蹉。輿人何赳赳。忽復列平疇。知出層山口。遠望一山青。未知其名某。想得蒼蒼色。其下可招耦。清賞與何窮。欣狀思村醜。所喜渡江南。數日剛餘九。

造  
行  
菴

每憐滴滴晚山蒼。晚景于今始一望。映日初浮。  
酣絳色。籠雲徐褪嫩青妝。遙看宿鳥過層嶺。恐  
有幽人在上方。方便擬褰衣天際躡。攬將佳氣貯  
奚囊。

渡淮

勞勞嗟遠道。六渡入濠梁。始酌甘泉味。纔聞秀  
穗香。雲情如素熟。身意亦吾鄉。只此南中景。歸

人早欲狂

過關山

去季霜風吹指裂。山容黯黯愁雲結。今年山容  
爲我開。蒼苔浮翠點。山骨下車指。顧四山間似  
有樵人。雲際躡廟貌。峩峩再稽首。落落我懷神  
所晰。不願炎途鬪劍鋒。但願清齋煮白雪。請看  
過客競雄心。若箇雄心不銷滅。歸去來兮意悠  
悠。芙蓉寂寞江之洲。好將一片江頭月。酣對高

歌洗客愁

懷方孟旋

每恨吾生晚于君見古人如何老衲子却現宰

官身道貌凝高韻婆心點世因茲生真穢土說

洽且休頻

渡江別魏仲雪

僚慄在遠行蕭瑟悲秋氣問誰連袂飛超超阿

龍魏

先號龍超

日夕塵燄裏總脫腥羶味筆尖落毒

山點畫浮空翠舌端寫幽懷滿眼丘壑趣車行

乍後先心賞遙相謂古驛引杯雙孤燈分影四

洗我俗腸空指我詩律細鬪指兼拍歌欵眠枕

我臂揚帆爪渡頭我怯君乃厲風柔浪不驚濤

聲雜榜柁焦山似浮鷗金山如螺髻疎雨帶飛

雲空蒙亂天際飄舟幾迴旋忽失蒼茫勢昨日

羈客心今日故鄉意所恨同歸子旦夕催分袂

明年早着鞭相將共攬轡

閱季弟文喜而有作

勤勤讀父書十指博五斗阿兄腸眼枯青衫曳  
履走力田問逢年弓冶顧其後嗟哉文不易世  
澤可廢否竭從倦翼餘季也洗我垢指點新穎  
浮落句手如口慮汝心鴻鵠念汝影孤耦玲瓏  
兒子心賢冠亦何有狂歌明月前飛揚百杯酒

學餘草

月下同友步松徑

松際清流影蒼苔數行跡徙倚聽波聲上有玉  
露滴素心追太古玄言永今夕月落未應眠爲  
君煑白石

除夕

閒心驚爆竹孤影冷燈蛾豈是希夷寢經年二  
夢過

送春

倏忽春光去。聞鶯一悵狀。昏昏長似夢。興華又無緣。

雨中閣楞嚴

坐來成小隱。靜悄不聞隴。細雨鳩鳴午。輕寒燕語雙。淞雲初覆地。貝葉為穿牕。縱有凡心在。看經也欲降。

晚涼即事

清風動疎竹。高枕北牕間。偶逐飛螢起。時看好身還。月當天末淨。人入夢中閒。碌碌炎塵者。何如此閉關。

不似凡人  
凡味

雨梅

梅含疎雨別生春。幾點花稍灑不勻。折得一枝應自遠。遠香清絕嗔花人。

閒懷

離恨年年在。懸情夜夜深。春風不解意。吹落海

崇心

晚飲菜花下

黃花覆地映清樽。遙見籬邊雞犬行。細艸纔沾夕露溼。遠山猶帶晚霞明。村家煮笋纖纖供。童子烹茶淡淡傾。與劇歌聲頻促板。何妨卿我復卿卿。

偶成

鷓鴣深樹鳴。何處不關情。巫山元是夢。浪道兩

雲行

夏夜

犬吠人初靜。蛙鳴夜正幽。書空多怪事。問影亦何求。

和陶飲酒十二俱拙。直無餘味。今存其四。

人生有真樂。睠此目前是。會心豈遠求。無譽亦無毀。懷想在黃虞。境界當爾爾。水流復何心。風至教文綺。

其二

閑行曲欄外。舉目見花姿。籬筍滿園中。飛鳥棲  
叢枝。升沈朝復夕。林木景多奇。悠然意自領。性  
拙澹無爲。此中苟無累。世網安足羈。

其三

渺渺天際遠。秋風來蕭肱。木響葉頻飛。靜悄似  
深山。開卷知千載。神往太古前。俯仰自優游。杯  
酒聊結緣。

其四

芙蓉低映水。依依取人憐。繁霜摧其英。旋失向  
時妍。所以貴松栢。亭亭歷歲年。丈夫自有志。寧  
以世移遷。

白下送友歸吳門

旅邸乍逢君。論交一杯酒。悠悠千古心。雙劍寒  
星斗。

其二



秋風催落葉。惆悵送君行。別思知何許。江濤夜  
夜聲。

其三

姑蘇千里道。四望暮雲深。日落孤帆遠。相思何  
處尋。

其四

去去從茲去。蕭蕭木葉愁。離人無限意。寄向大  
江流。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五

西臺書牘上

劉康谷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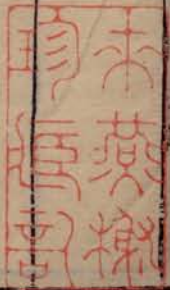
又

又

魏仲雪

周老師

夏緘菴



熊青嶼

戚司理

門人余未之

陸景鄴

程都昌

白彭澤

周綿貞公祖

程都昌

吳生白

門人林魯玉

劉康谷父母

曾二雲公祖

錢牧齋

楊周卜

繆西谿姑丈

劉念劬

李懋明

解羅浮

李世臣

徐見輿

魏仲雪

孫愷翁老師

熊壇石公祖

何武莪

夏緘菴

黃陽平

張蓬玄

周柱明

吳濫石

吳生白

周老師

毛禹門

蕭元恒

劉康谷父母

葉慕同

史崇仁

韓叅嶺

陳玄洲

楊斗樞

同年某

馮弓閭

余星子

李緝敬

汪

宋文希

姚鏡初

趙總戎

劉康谷父母

須曰華

徐若谷

馮禮亭

南損齊

侯六真

溫清霞

陸太和

王玄珠

胡漢涵

謝玄中

張虹海

李碧海

楊升之

黃行其

丘太丘

何武莪

客齊遺集  
卷之五  
目錄

王靖江

吳本如

貢二山

魏明實

王旭泰

解羅浮

鄒靜長

胡秦六

李緝敬

閔非臺

徐泰掖

王克承

張仲餘

吳巒穉業師

郁念之

繆采星

繆采璧

趙漢如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五

終

落落齋遺集卷五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西臺書牘

上

答劉康谷父母

老父母水心卓識掃清衙蠹既使區書無所容  
其那移則錢糧清使差馬不得下鄉則貧民安  
歌頌已遍窮鄉矣今所亟望舉行者革信地快



手使雞犬夜寧免廟寺村墟時聞弔拷之聲爲  
第一義其他惠澤自次第均沾神君妙用非迂  
拙所能仰贊萬一至官戶之糧敝邑較爲獨少  
從前掣肘在胥吏侵漁數千似不獨在此項但  
未能先完以爲民倡是用愧心若老父母寬而  
漸督之如舊例以十限爲率則治生輩斷不敢  
獨作頑民也其官簿少載老父母已洞察之但  
流水簿每晚收進貴衙不落吏胥之手則洗改

路窮自無他弊此亦老父母明見所及不須更  
贅也謹此以復明問再諭黃冊紙張乃紙店事  
豈敢以冒罔利之譏倘有以此干瀆者必屬假  
冒統望以三尺懲之非地方公事愚父子素不  
與聞非面請札陳知老父母必弗垂聽也辱下  
問之雅敬布腹心

又  
再領台誨神肺爲清老父母留心民瘼如置赤

子於懷啼饑號寒撫摩備至今農夫野叟所喁  
喁而望者惟是農忙舊例百年相沿每至五六  
七月催科勾提悉從停止往牒具在萬口同然  
即功令森嚴檄火迫老父母實有仰屋之  
嘆狀爲民父母首重農時民亦有心決不忍負  
勿以從來相守之善政頓自今年廢之以爲後  
日口實也老父母若單摘欠多不及五分者另  
示提比則奸頑知警仁義並行即使官戶不在

農忙之例治生輩亦甘之矣鹽臺公祖觀風試  
計藻鑿之下妍媸已分家兄應炁卷似勝前時  
兩試不審可得特拔否家弟應星已蒙注念又  
前所面懇表妹夫夏寶忠傑識英詞名駒汗血  
尤家姑丈諸子婿中之超異者各以其卷附求  
破格之拔陳豳風而歌樸棫知愷悌君子必巽  
於聽矣媿媿不罪

向以農事仰乞神慈雖蒙寬及旬日已不啻三  
時甘霖矣葑菲不遺可勝感佩敝邑諸生旣幸  
進而教之竊於兩題中窺老父母明德新民之  
學本之于無慾之剛夫無慾而要之以止至善  
則亦無倦之說也敝邑之民沐浴仁化詎有量  
乎一二社友向從都下時先懇垂青皆素屬人  
望非阿私所好至家兄家弟已辱收之門墻老  
母文章宗匠應垂隻眼之觀又不敢內舉爲

瀆矣仰體憐才之念雖私竇不廢公想不以瑣  
瀆爲罪

與魏仲雪

去春初得兄前歲冬仲之札并惠敘言恍狀相  
對者久之是後奔走半年始得脫手六月入里  
七月北上十一月假還一年之中往返數千里  
都不得有白門便人通一音耗今春之季過虞  
山晤叔子知兄已持籌關上竹頭木屑中應不

減雅人深致耶弟前歲亦曾強與兩月是時爲  
初清宿穢力洗惡聲不似部關安而不貧狀知  
居此者口眼手足一刻不到則百蠹叢之凡所  
爲商患者非官而左右市僧之類也要惟勤而  
清而恕足以消之可以造福可以長譽否則惡  
聲蒙之不可不畏也兄素心密理下悉苦甘不  
須弟囑而見今可申忠告者正不得外此要著  
也弟以懶而澹之性乃居是非風波之場將爲

容容免咎乎將爲矯矯博名乎將順流而安波  
乎將迴瀾而樹幟乎將趨炎而效顰乎將占風  
而望影乎度皆見之所不許也寧拙而直毋曲  
而逢吾黨有人心期未改落落之素其寧敢負  
同志乎雖狀已陳之唾拾之無益孰爲方今第  
一勝算急宜建白者乎孰爲方今第一人才急  
宜推轂者乎孰爲方今未發之邪急宜鋤斥者  
乎孰爲往時未平之案急宜糾正者乎兄之助

我應在此不當以煦煦套語塞長箋也憶往時  
吾輩氣誼之投每每率朕而合今亦各各不羣  
兄與孟旋超朕于木末亭畔讀書悟道飲酒賦  
詩何其樂而達也相與者何人最深韵可以托  
契最堅凝可以托盟最饒經濟留心時務又有  
何等奇奇怪怪宜微知之者此非燒燭夜對不  
可了朕相晤尚遙從此以筆札爲面語耳兄俸  
已幾何何時可及學僉之格後來之秀英英逼

人弟日在簿書中溷攘錯過兄居住來之衝過  
者如織亦儀封之隱觀人之會也倘留意乎弟  
以八月杪北行嗣後當在長安通問矣抽刻一  
冊白鹿志一冊則弟別來功課也兄詩當益富  
有新刻本可惠幾帙音問久濶不覺覩縷邸報  
中事皆兄所悉故亦不一筆及之以聞所未聞  
爲急耳

候周老師

恭惟老師至情純孝體道含真以居憂讀禮之  
餘沛扶危定傾之用凡今之門戶重而君父輕  
情面重而紀綱輕者則惟禮可以已之老師靜  
觀極詣資深逢原弟子他年亦何能仰窺萬一  
乎竊于今日而預賀之也向者伏承槩誨務養  
和平敢佩終身不違叅倚朋何以免翹翹之嫌  
而仍不蹈容容之誚何以洗塞白之套而稍無  
負建明之思孰爲時事第一義孰爲時才第一

等老師武庫之所森羅夾袋之所儲蓄幸以千  
百之一告之斯則老師終始造就如天至德乎  
湯門生遂來竊鈇之疑竟遭投杼之患彼人信  
賤役之讒將何以爲剖白之路此又某所憤懣  
而欲請者也

與夏緘菴

諱煇南康守

康郡寒瘠乃多伏莽官其地者甚費心力矧台  
丈當上下修隙之會事事大費幹旋總之堤工

若成原是陰功無量又不特前人未了之局爲重矣白鹿名區傳是紫陽吾輩爲培植人才計率而由之亦復何罪近聞有厲禁而摧殘之者不佞弟夢寐不忘且須昌言於朝若地方調護終藉大力耳

與熊青嶼

諱德陽

不佞弟待罪仙鄉涇愚無似信心而往貿貿何知地方既有遺愆世法又復如夢自謂不足比

數久矣猥藉明公鑒其素拙逢人說項貴鄉諸公從而倡和之遂使駑馬昂首同驅飲水思源其何敢昧憶自江州晤別半載之間輒復紛紛直道不容名賢去國虜憂方大國是誰持雖幸正氣之未衰亦慮羣陰之尚伏邇者賜環之詔屢下知山聖主不靳轉圜臺下其脂車以須爲世道計終不忍鳴鳳獨居空谷也不佞弟需次尚遙暫還故里茫茫迷路特乞指南托在

同心想不麾外長君次君希道寤思

與戚

諱良史南康司理

匡城如斗湖山接席真成吏隱名區如不佞之  
疎冷者宜藏拙焉何意高賢亦復至止輒令人  
有糠粃在前之嘆李官操人生死關人進退不  
以地分局也門下大才其以矜慎行之賢者倘  
有同心乎嚮齋清况正堪神往招五數楹飡風  
以構向有小銘懸之北牖若能爲不佞勒銘詞

于石壁中者亦拜德之一也白鹿主盟李署專  
責幸毋多讓諸士被摧折者望與夏緘老昌言  
爭之已悉之緘老札中不再贅

與門人余未之

行時備承繾綣至今念之茲以萬兄遠來稍悉  
近况靈山會上應多筆底蓮花若以塵趣往者  
即非所望也白鹿遂有魔劫僕愧無金剛刀狀  
終須爲吐一言幸語諸兄無爲悵悵佳稿刻就



希惠幾帙

與陸景鄴

南九道諱夢龍

長安悠悠忽忽局面人情互相牽顧遼事都置  
度外黔蜀亦若夢中因念國家欲得真心任  
事如台臺者宇內寧復有兩今地方興釐旣已  
畢舉饒南守備一設保障尤喜有資而兵政易  
弛匡人習惰時有細人好造浮議以圖修怨於  
袁九際而欲盡翻其兵案者台臺霜鏡在上飭

武是先固無容其逞狀未嘗不日夕伺隙也某  
從前諸案乖謬固多而矢公矢慎不敢徇囑托  
爲喜怒則可禎之白日至潯陽庫藏交盤尤極  
清楚恐庫吏過後作奸借口諉託則乞靈斷主  
持之其他地方利病無煩多贅要亦眷戀明德  
不覺叨叨耳

答程都昌

都爲囂蔽邑治者數多傷指獨門下快才遠識

勤恪自將下車伊始輒得其綱不佞向以卓異  
推言之上下間而今循名蔚狀千里神慰夫訟  
易理通易清所難者一片冰心遊方之內毋遊  
方之外取以門下之品之才兢業以持之終始  
不貳都邑從此其爲善國乎門下勉之矣

與白彭澤

諱紹光

彭澤有先賢勝跡可鳴琴治也近者盜張政弛  
百蠹叢集故特借神君整頓之計妙手精心處

處迎刃邑且改觀譽當益起縣之前令多受鑿  
垣之警非必多藏誨之乃縣之猾賊黠吏通謀  
布置假此脅息縣君耳聞衙後墻可跨越似宜  
峻防又有一二大窩窟穴城中者敝縣劉父母  
知之極真可密問之而擊之之法須計之陸景  
老毋漏風聲反受蠶毒也在台文卓識通方知  
必裕如恃在親知故叨叨耳貴治兩番觀風試  
悉不佞與目其一等中者乞查其名而獎進之

併示區區文字之誼狀不必假借以他事也

答周綿貞公祖

日以炎炎申候弗蒙麾納反辱批答愷至益乎  
披淑氣而依朗炤也道誼之篤海內正人共仰  
泰山北斗某亦何敢自外愧闇識疎才無當提  
誨耳舟次錫山再沐翰貺台意殷渥何以克承  
敝郡孫淇翁某之太座師也淵源有自竊所皈  
依若其居鄉之清介立  
朝之正直凡有心知

詎能以黑爲白乎此自台臺一流人何辱問焉  
一切指迷啓暗均望明誨而辱教之

答程都昌

承教具感雅意狀地方共事藉庇已多正不在  
世法稠疊也惠儀附璧并謝惓惓都昌多口之  
地往往不風而波惟寬嚴交濟冰霜自持省差  
役清衙弊以門下神明之才出之裕如耳臨別  
贈言想能原其意也

豈朽相  
乃均天下  
政事何事  
不若此是  
耶

與吳生白

諱中偉粵東藩司

四方多事粵東晏如臺下保釐之功卓乎茂矣  
粵夷伏有戎心邇復何似知曲突徒薪妙有善  
畫仰惟聲實兼隆朝野倚重旦暮應借節鉞素  
辱宇下之庇者亦奚敢後緇衣之好也家姐夫  
徐某守其誠朴幸戴二天臺下推屋烏而破格  
提之感佩曷已冷局無以自見欲乞一管稅小  
差似屬羶名宜爲爭地又慮其以此賈罪狀自  
大德施之直足噓枯潤朽倘其敗度斂怨臺下  
直繩以吏議可耳誼不容已輒復冒瀆

答門人林魯玉

諱森

美人之想何日忘之忽接蘭訊如捉麈相對也  
清心妙義博雅宏深充前力而引新緒日復疊  
疊爲期一彈指間杏林春煖矣不佞業已戒途  
輒思稍言天下事故人相愛宜有良規若綺語  
頌言非所願聞也

與劉康谷父母

林居數月備承帡幪行時繾綣之情迥超嘗格  
非復可以筆舌謝也仁民之政宜民宜人芻蕘  
之言莫佐萬一竊有私念謂老父母臨事詳慎  
博訪精研自是神君妙用朕人心不同耳目難  
寄寧兢心而獨斷毋旁聽以啓奸且行簡則日  
有餘閒省訟則民無紛擾嚴懲差役下鄉之脚  
馬力禁捕衙擅受之呈詞舊糧徹底造簿摘徵  
欠多已蒙采家父之一得近聞簿止開米數而  
不載田糧終爲那移之端亟宜查田改正凡此  
愚見聊附古人贈言之義以備高明參酌家父  
愷直成性每好盡言惟老父母以適家至誼善  
體鑒之尤不肖所夢寐弗忘也

與曾二雲公祖

豈弟作人求賢如渴此賢侯事也文章氣誼友  
朋相引此弟之私也多言煩稱寔皆士林之秀

向別時面布所云幸不以多爲罪而慙置之者則請陳一二焉武進諸生吳鍾巒弟十年之師也名宿品孤羣望所歸寔應冠軍之選不求平等之知無錫諸生顧嘉舜江陰諸生趙涑武進諸生吳鍾罄皆弟所心儀于師友之間者也悉望注以隻眼高拔其名若家兄應炅苦心力學試必先人家弟應星頴而有志老公祖垂情而破格先之又不俟弟之諄懇矣其臨期開請子弟至親從鄉紳之嘗例者家父主之幸不以相廢蓋弟所以私于老公祖者止此

答錢牧齋

不肖孤踪暗識臨淵夜行于天下國家之故范如也朕私竊自念時事破壞繇紀綱廢弛此行塞白將以爲首而辱承台教忽發其蒙台翁居揆席握樞衡其于清明黨振紀綱茲一言仰窺一斑矣所恨匆匆就道弗獲請益孰爲切要之

款孰爲整頓之方倘有便郵不吝終教之否乎  
孫老師身繫安危還期朝何日翁台何以籌之  
并希指示講筵虛左寵召非遐拱聽履聲之入  
發武庫之藏耳

答楊周卜

諱新期

台臺夾日孤忠擎天巨手褰帷行部江漢爲清  
屬當黔蜀多艱兵食交匱百方措處以効纓冠  
者罔不干楚是賴非藉台臺妙運經綸力等接

濟則西南半壁已不可知狀勦局未畢撫事難  
言水蘭合謀後憂方大恐須終藉神畫以爲勝  
着若朝堂之上不過拱手以聽似未易卓狀建  
一長策也某書生踽踽初塵驥後未申仰止之  
私先辱瑤函之錫旣不敢卻賜以蹈不恭之罪  
祇有抱愧啣勒而已

不與繆西谿姑丈

自別台顏後以九月望抵都門晤諸相知皆亟

問還 台朝之耗計閏月中定得侍色矣冬寒暑  
短不如早發爲便也此中議論正是清明一二  
伏莽彈擊以去即南中閃爍今已去其太者想  
邸報具已入覽福清行志自不得遂第聞蒲州  
誤信聊城故福清深以爲憂 主上神明而內  
憂未杜激之不可緩之不可所猶可爲者大璫  
雖得志亦畏外廷之議使交關之人去則清明  
之象可長保也不肖初至無所知識塞白之後

行觀先後緩急之宜要不足當一臂碌碌爲愧  
如何如何新總憲屬之司寇新家宰屬之總憲  
俱可謂得人副院將借重李懋明矣近惟點陪  
之舉一箭雙鵰爲小人播弄機關聞總憲深爲  
主上所器重可無憂此覆轍耳此中之事大  
都止此家中之事則望少篤故舊之誼一斥讒  
構之言使鄉曲間知有甥舅之名使家嚴少釋  
肩頭之苦使不肖得免三千里之憂此姑丈懇



攀本心而尤祈申告誠于臨行之際者也仁人  
厚德骨肉一家不妨直率吐其肝膈想長者必  
能俯原

主 答劉念劬

諱應遇泮墅鈔關

敝鄉爲加派之重兼織造之擾民力已竭即入  
于關者利在東西南北也而鄉民斗粟漁舟動  
遭种迫今之爲關其謂之何臺下清心妙手愛  
商恤民上不妨公而下利于途此不佞所翹首  
而望也

以 答李懋明

某之謫瑣獲托蘭臭餘芬每領教言如寐斯醒  
竊思中外多故厝火漸熾非真豪傑識力作用  
不能擎天柱而補地維台臺主盟吾黨匡濟斯  
民津門鎖鑰暫資韓范而望隆寔茂指日借重  
名碩以表正中臺肅貞百度蓋中外同心正人  
翹首久已有定擬矣某辱以舊知式執就範稍

得伸其眉舌以爲前驅則誠三生之幸也摘爪  
共嘆伏莽未消愧此綿力其未有效亦惟台臺  
終進而教之晉書

不請答解羅浮

諱學夔沙縣令

向聞沙之清幽爲仙吏飛鳥之地年丈翩翩乎  
仙才仙骨則真仙吏也治行卓狀長安譽滿其  
以異等趨召與令弟年丈共吐筆上之花而鳴  
梧桐之音者指日計之弟托在籍末最辱兩年

以知契同心之助幾幾望之願年丈努力竿頭  
以慰故人之望

對平答李世臣

諱喬祥符令

向從行卷中竊領文心直望爲天際真人也卯  
之役獲附驥于令兄少文年丈想見瓊枝玉樹  
王謝風流而今仙令飛鳥兩地琴清又見潘安  
之花縣矣芳譽翔空冰鏡倚望屏有兄弟之好  
詎禁起舞耶令伯碧翁老先生舊沐國士之知

久疎起居每懷夢寐便希道此耿耿

答徐見與

諱廷宗荊州司理

理官之寒瘁不佞向身嘗之矧荆方多故轉餉  
徵兵日不暇給上費調停下煩綜核自非老鄉  
丈之敏手遊刃朗若懸空者孰能勝其任而媮  
快乎賢聲久已滿都下辱在梓末實有餘榮維  
國是而清仕路同心之助翹首望之品地卓  
狀端不以齒牙爲重而秉懿好德亦何敢後焉

答魏仲雪

初秋一通音聞弟即料理束裝倏復半年矣關  
政清惠遠近所傳狀以仁兄道品居此市曹終  
非了局同志俱以爲念歲底轉局自是弟之責  
非兄事也公言之私言之政有計議意得南銓  
乃安同人中極可同力者有魏廓園在邑中諸  
兄試事風波弟竭力周旋乃得之于文宗又得  
之于儀郎而宗伯執意甚堅必欲少處陸兄故

不得已聽之狀儀曹定稿行察衆中首事之人  
弟三懇之而後易者區區之力不可謂不盡便  
中可與諸友知之勿以一人牽累爲弟罪也弟  
率其胸中所見與廓園爲同盟聊自有以塞白  
狀欲不見首則難欲以一口挽奄人膏肓之疾  
又難之難南中有所聞幸索便示我新詩種種  
讀之冷狀一清長安車足之穢弟詩腸又去日  
以城務紛紛客席擾擾即欲覓一句爲酬弗可

得也方青峒遂別數年使人胸滿鄙吝今在家  
乎在官乎何時得一把臂念之慨狀

上孫愷翁老師

伏聞駐節關外進而逼奴廣寧可唾手取也傳  
者言老師運籌之妙謀入遼陽以數行空札離  
其腹心爪牙疑而誅殺者無數如此則奴在吾  
目中矣或者言卒之任甲者不過四萬將之橫  
戈者亦復寥寥王帥乃至墜馬人言固不足信

狀安得如李愬者以副老師之指麾乎時可乘  
機可赴老師勝算在心而將卒不能如意則守  
之功不下于戰鬪一廣寧似亦費收拾也謀不  
萬全動不如靜書生懦見固若此矣老師幸私  
教之長安議局紛紛往事都不足道近者老師  
大疏鼓舞邊疆將吏之心平衡戰守左右之袒  
自有深意豈爲市德而諸人有心欲言而口不  
敢出有本欲偏主而語難異同至于敘防之中

多有衆怒所向坐此呶呶迹幾相左狀老師微  
通其變而言者自守其幅正可置之度外大段  
人情只好眼前無事耳老師敘勸勞臣其掛議  
者倘姑聽焉亦聖賢委曲行道之微權也老師  
以爲何如讀擒妖始末敘言可謂仁義並用而  
心一諸老意弗盡狀恐寬一步則彼亦進一步  
此又弗悉老師公平宰物之旨者也某茫昧無  
所知而四哥示以台旨若可不棄于門墻故亦

感發吐其坐井之見供老師一哂雖闇昧知不  
罪也邊地霜寒軍務蝟集伏惟爲國加餐一縷  
申獻望恕菲褻  
答熊壇石公祖  
長江一帶鯨鯢爲窟而敝邑下當其衝若奸宄  
鼓楫如君山聚兵之謀則父老子弟不得安枕  
卧矣幸藉台臺握鎖鑰之重運制勝之奇使羣  
妖授首江上安瀾徒薪之功勒之彝鼎某托契

蘭芬之末竊邀梓誼之餘備員言責撫心莫語  
惟是邪萌之尚伏視羣妖而易蔓台臺澄清南  
部正人所依何以明教愚蒙使鼓螳臂乎

答何武莪

諱士晉

景仰鴻名已經十載自辛酉春一函通候又及  
三秋矣依佩之私無刺敢後而往返京邑車塵  
無定心期渺渺空望嶺雲而神飛耳粵西天末  
非所以居台臺惟是震鄰四警半壁支撐不藉

方叔召虎之猷孰當金湯鎖鑰之寄台臺誼急  
纓冠過于室中自救虛聲實着使之內孤外懼  
焦頭爛額而不居其功功在人心簡在帝心  
此非一人私言也分專閫而樹偉伐桑梓獨藉  
台光還朝伊邇詎容多讓至吾黨同志亟望  
羽儀不肖孤拙歧領桀誨又未可寸楮盡矣

答夏緘菴

星渚之荒涼天下所稀見狀青山白石古壁寒

泉雅與吾輩道氣相宜台臺兩年循良望冠他  
郡者品固以地益章旣兩入啓事叅籓不遠獨  
錢糧考成太嚴而催科往往見怨地方之難殆  
不堪久處弟辱在素知斷不敢自愛其綿力候  
有內地之缺即可借重此鼎分內應爾其寧敢  
先貪天功雅意稠疊見之驚却正施可以交誼  
拜登別賜附陳完璧相契之誼固不在世法中  
非自外也但萬二生無辜可念附致一函于黃

陽平候其行部將近或在省行事時覓便致之  
然後令二生控訴總惟翁臺斟酌并示二生知  
之

與黃陽平

諱元會江右督學

往年共事雖一江相隔而神氣交親沐高雅之  
誼特甚時耿耿念之江右文章名地邇來風格  
卑弱翁臺大振宗風剔其腸而煥其彩誠此道  
中快事豫章此後數十年名碩之胚胎也頃以

考成溷及渤海無論輕保障而重繭絲且舍經  
手而罪他局同志共駭旣已明雪不必介懷矣  
白鹿書院興自紫陽先輩名賢加意造士一切  
科舉月課之規素關文宗條教舊南康袁九際  
規畫潤色起敝維新而不佞弟實董率之月以  
朔望再宿山中風雨寒燈手披口授以刑官兼  
塾師者蓋五年于此諸生文心朴習亦旣改觀  
辛酉賢書三倍往日不意去秋張鍾老修郟于



舊南康因摧殘其舊子弟幸舊按臺汪石老九江道陸景老苦口力爭漸次收復而覆盆者二生其一則但宗說也宗說兄弟在南翁鄒先生門下文才行誼卓狀白眉特以舊南康生祠此子實爲倡首故患病即先降青補考竟行奪廩言及前事直使魄飛翁臺試召而試之其文豈五等秀才乎狀此猶有倡首生祠之說也若夫萬人傑者家徒四壁年少力學舊例洞生另錄

遺才此生適居其首先欲破格作興遂爲請附正案帶道汪來老寔允行之因得挨次幫補乃竟罪以鑽刺狀則誰爲受其鑽刺之人申文者乎批允者乎嘻亦甚矣且當時申案見在舊敝廳中翁臺試弔而閱之區區鼓舞之深心將爲書院之美事彼山空瓊冷草布貧生非有微名安肯趨赴今即格前例不行停其廩可矣痛加箠楚禁錮終身此生何罪鍾老第以洞生榮辱

悉關舊南康不知此生一事在舊南康去後池  
魚之殃六月之霜仁人君子能無心痛而况不  
佞弟實貽之戚能坐視其呼天腐心噤口不言  
乎幸翁臺昭雪無罪還其故物此可以負諸神  
明告之西江士大夫非私意干請他人可以援  
例者亦所以善成前人而掩其白璧之瑕也恃  
愛冒瀆翹首報音

答張蓬玄

諱鳳翔保定廵撫

台臺沉幾定力功高定亂已勒鼎彝而垂銅柱  
矣隆恩再錫中外懽心萬里長城方借中樞之  
席廟謨國是咸藉主持所謂斬釘截鍊之手  
非台臺誰屬哉向過部下快領塵玄懷清風而  
瞻朗月至今寤寐不忘也不肖識短心疎處非  
其據皈依衆正矢効綿力讀雲中之札三致意  
於否泰消長之關則旣發其蒙矣清明之氣尚  
存陰伏之邪欲逞惟具瞻之地長得正直開濟

如台臺者秉衡持鑑爲 國家抽出一片赤心  
白意以振紀綱而辨賢奸則一二伏莽不足慮  
也惟台臺有以教之

答周柱明

諱邦基兩淮巡鹽

國計匱訕司農仰屋兩淮鹽課居天下之半所  
藉台臺風清海若月皎冰壺以足 國裕商民  
甘其味而吏易其腸真從來鹺政之最也茂績  
已書還 朝伊邇南天之霖雨行爲北闕之鹽

梅不肖幸獲皈依可勝欣舞乎

答吳濼石

諱嘉賓南昌司理

豫章司李非勁骨敏幹深心密理者不能勝其  
任向見張忝生年兄歎爲卓絕近聞年丈治行  
復遠過之南昌諸公人人頌服而湯叅予年兄  
尤悉道懋績至品識之超於治理外者方方石  
年兄深道同心之誼貴鄉銓衡虛左以待非佞  
語也司李之寒此弟所親嘗况年丈兼干戈顛

沛之餘幾於無家何堪修長安之間敬以璧返  
雅意固心佩之矣

答吳生白  
台臺天青月白心事皎朕不肖每私仰焉人倫  
絕品粵東治行卓冠列藩猶不無積薪之嘆祇  
緣清卿壅雜槍攘成風開府未缺耽耽先視遂  
使藩方收伯遠弗暇問如台臺之譽望亦復緩  
焉朕官如傳舍人無可課之績而台臺三載奏

功造福無量長城萬里支撐半壁既已名實兼  
隆廷推首爲屈指第建牙方議久任昨叩之當  
事者擬即借槐棘之班不使周召久勞於外也  
分宜駢語奏報近有堂約率以頑言惟鑿原之

知此候周老師

閏月初接得台札備承眷念之隆兼於令兄老  
先生時悉道履甚慰懸念計違師範八月於茲  
矣胸中茫朕如故紙上索朕無奇竊復虛觀天

下事囂敝成風贅疣日益思啓一言提其綱而  
振頓之心短手鈍格格不展局中鬪勝君子弗  
爲獵有喜心狂奴不讓老師得毋嗤其愚乎雖  
狀此亦台誨所謂言其心之所欲言不盡關耳  
根之入也今時言官正自不易薦人嫌於市恩  
糾邪又爲傷體觸諱立見摧折條陳祇付空言  
老師謂何道而可幾幸乎近者于役北城尚得  
少解尸素妄意巡方異日或可效一二於地方

若株守螭頭日弄白簡真亦虛實剛柔兩難之  
局也但差期尚遙須有一年紛擾老師幸時惠  
教何人何事明白示之使知趨向爲望毛禹門  
衆正所宗望其 賜環以日爲歲而大璫故持  
之今且觀呼 嵩前後想有好機括耳小疏如  
命錄上以供覆 兔臨風不任瞻戀 亦只幾骨水

言與毛禹門

山中之遊大有勝情不喜識張公玉女喜得仁

兄兩日夕清話也高誼依依歸來心醉亦有數  
言屬韻竟以塵冗置之乃行時未通一函以乞  
司南而長安又辱翰惠愧何可言仁兄鍊骨冰  
鑿力迴旣倒之瀾邪黨構陷正人氣短今邪謀  
已破公道昭明劉朝先服其辜王一鵬亦落其  
首衆正喁喁之望旦暮得見賜環而魏璫爲朝  
修邠持之不變今不得已變其說於蔭襲之覆  
行爲善用小人之微權以通君子之路是一

道也嗚呼前後應有轉機吾道將行豈使直臣久  
錮乎閣部方有同心所藉不在議論弟慎有欲  
言再觀其後可耳

答蕭元恒

諱毅中江北學院

台臺文成作吏羽可爲儀人傳殿虎之名士仰  
泰山之望而敝鄉文格漸下士習愈囂江以北  
實甚仰借人倫之水鑑兼作吾道之宗盟旣起  
其衰亦肅之紀使多士彬彬於文質則命高皇

之靈實式憑之不肖拭目以觀謹謝教命之辱  
賈其答劉康谷父母

行時備陳謝別之私不覺罄其狂瞽老父母大  
雅君子以道義取人不重諾諾相欺者故幸無  
罪狀已惶悚無地矣邇雖鄉訊曠隔私念豈弟  
宜民雨露日渥目所覩記孜孜民事推心置腹  
而不飲一杯水則古循良治行亦何以過此哉  
武健嚴酷可以御吏不可以親民潔已愛人可

以親民亦可以格吏夫催科何傷撫字所畏者  
頭緒多差役煩耳胥不吮其血而課必搜其根  
寬於八分以外之錙銖而嚴於八分以內之什  
伯老父母持此法以無倦平國與民兩利之道  
也祝融爲虐慘傷如許老父母惻狀罪已自是  
父母之心狀五十人之劫數已去而千萬人之  
待命更殷仁人君子遂忍忍狀乎學院孫老師  
處適備道卓品精心亦聊効輿人之頌也

答葉慕同

諱成章長洲令

老父母以天馬行空之才本以止水之操持以如山之力從來所號劇地脂途今爲花縣琴聲矣敝鄉邇有天幸豈弟君子萃于一時狀如老父母之壁立千尋固鄰封子弟所飲河知潤而齒頰爲芬者也種種瞻慕之私敬拱俟履聲于山公之座矣

答史崇仁

諱啓英

門下神識炤膽妙手剗犀以崇之頑且敝而恢乎有餘地焉神君父母之頌亦彼中所數十年而一見者也不佞向叨共事備悉鴻猷雖芝眉未覩齒頰爲馨竊自附于緇衣之好久矣敝座師居鄉端介生計蕭疎今其身後二三世兄皆誠慤君子居刁頑之俗有門戶之憂惟門下加意覆露之諸孫中尚多俊才有名道昌者不佞向于觀風拔之如遇試事爲之垂青皆所望于



二天不淺也

答韓叅嶺

諱光祐

恭惟老公祖正氣千尋弘猷萬頃席上繫夔龍  
之望江右借周召之謨某向伏下里則聞吾儕  
小人歌甘棠而頃濫竽班行乃益從衆君子後  
依泰山而瞻北斗也自維待罪匡城拙戇之愆  
見羞五老顧得叨庇廣廈掩瑕匿垢台臺自以  
并州子弟特容覆之此德已渥又辱瓊瑤之錫

耶永矢弗諼與甘棠之澤俱長耳一絲爲獻亦  
其上之毛也

軍興答陳玄洲

行時備承欵洽復三千里而辱貺之何其厚也  
邊疆多故正藉妙手支撐乃澹然高尚黑髮懸  
車當人情躁進之時表急流勇退之節鄉有羽  
儀後進者其望清風而動白雲親舍之思矣功  
司題覆早已囑之不負明命誥敕亦托敝同

年轉那得之不誤期矣蔣尊老榮轉兩語兩選君而皆唯唯以俸少爲辭今少宰已爲留意亦云須得一入都爲便乞轉致此意尚在此圖之也

答楊斗樞

軍興以來司農仰屋計惟煮海爲自朕之利而疏通無術商竈兩困敝鄉之所流行于深巷荒村者則皆私販也蓋官私之貴賤殊價鹹淡異

宜民情趨其所便勢不可以盡禁急之則爲盜資耳老公祖經國弘猷濟時妙手其必有以處此下車以來清風明月炤拂三吳鐵面霜威震懾百吏旣已不言而飲德矣弟某居江陰嘗熟之交兩邑父母皆清操絕俗表表一時而嘗熟尤資深績茂惟老公祖行部大獎翼之誠足以助揚仁風者也

答同年某

時艱財匱處處捉襟而邊鎮虛伍冒餉漏卮不  
塞則竭海內之脂無益也清釐節省詎不在司  
出入者苦心妙手哉年丈冰蘖爲本副以風稜  
重鎮免脫巾之呼司農藉同舟之濟憂朕時輩  
矣春回歲改遙望卿雲分我椒觴輒慙臆腹不  
盡瞻佩之懷

答馮弓閣

諱起綸豐城令

微天之幸獲托大雅君子聲氣之同更喜劍合

延津共事江右每嘆臺下經緯精心冰玉粹品  
以極繁極逋之地恢恢乎逃刃治之有何妙道  
以臻此豐城寶氣有識者共欽其難名不獨弟  
之私誼津津于舌也

答余星子

寒雲冷岫吏隱名區與門下相對直如戒行僧  
也僕已遊五都之市日弄廣長舌不自知其刺  
刺而門下清靜如昨爲衆生廣渡慈航功德無

量見使者讚佛之音輒爲合掌喜星渚宗風不  
墮吾黨生色耳分香飴以惠我具有飽意狀豈  
氷舍所宜殆恐無福消受別獻寸絲不當芥子  
毫末也九江道陸景老附有一函望即轉達鹿  
洞諸子并希垂念耿耿不詳

答李緝敬

諱日宣河東述鹽

久違台光時切夢想向讀大疏軫念子遺無告  
議清畝以濟加派之窮真拯之于水火之中也

敝鄉此弊亦復剗心而任事實難良令不易  
廟堂之上粉飾目前違念有啼饑號寒敲骨吸  
髓之哀黎乎旣兩奉 旨下部度當事者應爲  
動念也草復不備

一 答汪南康

諱宗文

匡城寒氣如陰山之雪固足以表絕俗高韻乃  
吏弊民瘼如小家頑惰爬搔整剔大費心手台  
臺入其境有慨于中其亦以鄙言爲識途之馬

落落齋遺集卷五  
乎不佞五年罪狀都如行脚僧嗔喜隨緣瓢笠  
空掛而魂夢所結似有宿因者則白鹿洞諸生  
山寒月冷午夜課燈亦復少發羣中之秀行車  
一隔遽如星散鹿眠草深文心茅塞每片函寄  
訊輒有榛蕪吾道之感台臺固紫陽後身也時  
雨之化倘有意乎

答宋文希

諱賢嘗熟令

老父母天挺異才幽微畢炤推心置腹人人在

懷中真神明而父母之矣左右之人不得關一  
短長之舌尤四方所交口而頌爲從來飛虎一  
見斂翼之日以此定力秉衡持鑑山公之座虛  
左俟之秉懿好德人有同心匪特舍親仲嘉兄  
與不佞之阿私所好也

答姚鏡初

諱應嘉巡漕

恭惟老公祖以舟楫之長才展風雲之妙手波  
臣効順魚龍不驚百萬京儲啣尾而進使都下

人心恃以無恐者則皆經綸拮据之偉伐也敝  
鄉屬在几席之下尤披霜露之多其實沐浴明  
德而未伸一介轉辱瑤錫耶感與愧俱矣拱聽  
履聲齋心請益

答趙總戎

諱率教

朝廷爲遼陽一塊土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戰  
士不愛高爵重祿以任武臣且以樞相三朝  
无老親履戎行蒙犯霜露此誠大丈夫立功顯

名之秋而志士枕戈飲血之日也兵將坐食海  
內空虛而不肖者尚忍吸部卒之膏圖歌兒舞  
女之樂剗士馬之肉作賄權媚上之資每念及  
此輒生痛恨比聞樞相愛重將軍力與督部爭  
以明將軍之材勇而又有言將軍屯粟如雲軍  
令嚴明愛恤士卒者故疏中特表出之亦欲勵  
將軍之後黽勉建功以分知人之明不願以餽  
遺及也雖云自種之毛狀以此鼓舞一裨將則

一飯之德必有奮勇以報私恩者將軍其赤心  
白意撫循部下與同甘苦竭力屯種以助軍需  
毋以中朝毀譽爲念來儀附返已仍雅意不  
一  
其神答劉康谷父母  
老父母素心惠澤出敝邑之民于水火積蠹潰  
穴方有清緒正貧黎乳哺奸頑格心之日也柰  
何以五十人之劫灰而生引咎拂衣之想乎知

已俯順民情甚爲欣慰舊糧理無併徵某以綿  
力爭之再三不獨爲一方也昨小疏入告奉有  
國明旨已許議覆蠲免且計部先已題明泰昌  
以前不在叅罰之例老父母其出實力擔承莫  
以吏語搖動此理勢確然有害無益其實始議  
亦決不以舊糧之罰累老父母也惟遼餉似聞  
全納何故解不及格昨以老父母治行告之餉  
院李層峰舍親渠云論欠應議今姑置之不言

極知卓望不得不爲法而遺薦也老父母倘一  
查之二三年分之遼餉豈有從中侵食者乎家  
大人備承下問可以生色家兄弟不才見擯有  
負提携尚有錄遺之路九鼎全藉神力此自至  
情公典度老父母亦決不忍坐視子弟之沉落  
固不如正試之聽命于冥冥也

答須日華

諱之彥

傾耳台丈斗岱之標五六年于此雖蘭芬玉麈

無緣一親而向往之私固不啻執鞭之慕也以  
濟世深心運奇偉略加之秉禮賢勞僅借滿座  
清卿之一席乃不免于求多之口豈才名固忌  
之招乎辱在梓里實深惋歎公論自明台丈即  
暫抗白雲之節亦不得久卧東山也翰教之遺  
甚感高誼若台貺則愧無瓊報敢以璧返伏惟

台炤

答徐若谷

諱良彥宣大軍門



四方多故人心皇皇借重擎天之手支撐半壁  
鎖鑰有托從此可安枕臥矣惟是重鎮勁兵乃  
化爲疲敝之色台臺慨狀于向來之視爲故事  
則自後之實心擘畫指顧風雲如李臨淮之壁  
壘旌旗頓爲改觀者可不問而知也伏承翰教  
敬謝不怠

答馮禮亭

諱嘉會

往過部下披拂仁風兼沐百朋之錫輒以不見

荆州爲交臂之悵比聞壯猷神識曲突徒薪坐  
消妖黨之氛克謐震隣之患望高伐重不宜久  
勞方叔于外當事者謂卿貳之坐鎮不如秉鉞  
以助勦中土之救寧尤屬腹心之要地暫需時  
日以暨鴻施履聲之入拱聽之矣無當台臺其  
台臺具瞻之望山斗爲標獨座之尊風雲在手  
屬以海氛之弗靖方憂紅夷之薦侵乃大振威

答南損齋

諱居益

靈克揚我武伐其謀而劓其逆東南偉績旣聞  
快心使海濱數千里盡安枕上之驚濤者功將  
勒之鼎彝也傳云夷欲與倭爲媾知屬訛音恃  
有方叔壯猷奪彼殘魄杞憂固迂無當台臺其  
有以教之

答侯六真

諱恂貴州按院

老年臺直節凌霄壯心貫日驅車絕域手奠危  
疆當慷慨請纓之時固已知逆首在指顧中矣

作懦將之氣厲歿士之心解督撫參商之意見  
而奏犁庭掃穴之勳銅柱先標非老年臺爲第  
一哉善後之宜人心爲本使蠢蠢諸苗皆仰  
天朝威信而廓然無貪其土地之疑以安反側  
以杜後憂度老年臺必有成算無俟杞人懸懸  
也兵餉如珠百費若掃猶分長安之俸以惠同  
籍見此真欲汗下其何以消受乎

答溫清霞

諱臯謨四川按院

蜀土傷殘逆首竄處仰惟文武壯猷運奇謀于  
掌上懸勝算于鏡中使巢穴之洗蕩無遺黔黎  
之安堵如故功在彝鼎詎等嘗攬轡可方萬一  
哉黔師告潰岌岌乎有後憂九鼎之力尚在蜀  
師之扼吭擣虛也台臺幸終計之還以朝伊邇  
拱聽履聲

答陸太和

諱獻明

黔事之裂也方幸台臺入而匡持之比見大疏

批郤導窾目無全牛矣初聞驚報時長安沸朕  
皇皇無策謂台臺尚家居不知受事何日乃有  
就近借傳公祖之議不意議出而台臺報代至  
矣多一番改移枉却台臺半年之辛楚百種之  
籌諮朕楚固劇地也震鄰之警徵兵轉餉責望  
更殷不如黔之一意理兵而合四省將伯之助  
也此舉以酬傳公祖向來之請纓耳恃愛布其  
所聞統惟台炤

答王玄珠

諱心一廣西按院

粵西非無事之國也而今黔又告變矣外思助  
兵內思轉餉吏旣暴足民復游饑台丈處此其  
難哉甘露以濡之清霜以肅之淵機神識以妙  
運之知台丈裕如于此第批鱗直節望重中臺  
恐驄馬之跡未及遍而已被還而朝之命矣何  
武老勳望兼高羣賢推轂狀尚遲時日者欲展  
其偉略于疆場不欲虛糜以坐嘯畫諾之地也

晤時幸爲道意

答胡漢涵

諱一音

節省美名也賢者行其實不必居其名矧取其  
名而亾其實者乎弟向固訝之狀君子成人之  
美雖非旣其實亦姑取其意百方補苴而上下  
交和了前人之局即後事之功也老年丈深心  
妙手知應之裕如矣

答謝玄中

諱文錦江西按院

恭惟年臺持斧西江以懷中清風明月披拂而  
炤之威惠兼行旣已入吏民之心而出士大夫  
之口伏讀大疏文吏武弁誅鋤霜肅真使廬峰  
日白而章貢波清矣弟彼土舊吏遺愆積戾所  
賴庇覆實多還朝伊邇諸容面請指南

答張虹海

諱五典

台臺淵澄玉立品望隆重海內正人方將借重  
廟廊主持國是不宜棲鳳于棘也狀廷尉

天下之平東南生德實于焉在君家釋之後先  
輝映矣暫領白門清况以當洛社優游行聽履  
聲之入慰不肖輩瞻依之私敬翹首以俟

答李碧海

某待罪江右踽踽涼涼舉足有冰淵之畏微有  
奇幸獲庇二天拂之以清風炤之以明月濯之  
以百丈之瀑而煖之寒谷之噓進不知爲上官  
退不知爲屬吏微若托道義之同仰對于冰壺

霜栢之間者亦世法中一僅見也每念高韻孤  
標振衣千仞之上長鳴梧桐之峒而雞鶩羣棲  
驚爲異物莫或想其來儀任與冥鴻同遠則竟  
不知爲何心今方有按圖索駿中流思柱者台  
臺其未得輒想東山之展也五年來驅馳東西  
南北之交不通一字以候起居念之便欲汗下  
但聞鳳雛噦噦一爲慰心獨袁九老竟中譖者  
之毒不平之鳴屢欲一伸而略有俟也朕吐三

寸舌告于友朋則旣時時不輟矣

吳湖答楊升之

諱光升

台文聲光若斗氣韻如仙文章吏治俱從素心  
而出即操刀未幾而遊刃已恢恢矣地當孔道  
應接爲煩要以譽望之易騰亦復在此方今催  
科撫字須兼用而密劑之一方黔黎所仰以造  
命者惟令是賴若清惠宜民寬嚴合道真官之  
本而德之基望台丈勉思其後東陽敝親家品

政卓朕可爲地方同心之助便時希道相念

命答黃行其

諱願素撫州司理

向叨共事每嘆服台兄精心快才投機迎刃一  
段光焰都從淵朕靜炤吐露不見些子矜激之  
氣何其妙也撫固劇郡台兄兼而攝之政績益  
不可勝書春明門外酌酒彈故人之冠期不遠  
矣敝門人張憲卿蕭朕狷潔不屑一問竿牘朕  
時有塵甑之憂倘台兄高誼爲懸徐孺子之榻

使得館穀資則一幸也恃愛附瀆亦不必其知  
特以助緇衣之好耳

答丘太丘

諱兆麟川湖督餉

不肖駑下亦微托有聲氣之同時欲竊領蘭芳  
少醫俗骨而西事再棘台臺匆匆持斧以行至  
義不反顧倍道驅車蓋明以簡書之畏鞭中  
外疲駑之筋使人人殫心瘁力憂國如家呼  
吸應手豈患夷虜哉剗楚之肉填黔之壑壑未

有已而肉且盡狀自台臺苦心調劑則緩急之  
際腴理畢和轉輸之餘神氣自甦新撫沉毅其  
以當台臺之提掇智意將日長西南半壁終賴  
九鼎在幸竟籌之使得竊領緒餘以釋杞人之  
慮也

答何武莪

台使行已勒數行奉報計爾時台臺且移鎮矣  
名賢碩望功在一社稷不宜久勞於外而重地

借才每難推轂之選遂欲以黔局相煩幸與震  
城曲寢其說狀復倚重鎖鑰者將竟經緯之緒  
以撐東南半壁也一兔百逐誠如台諭而終不  
能與台臺爭國史之芳名即黔人忌功亦終  
不能抹殺西兵俘斬之功次鼎鼐旂常日月爲  
昭特黔局再裂姑閣前功亟議新罪故台臺覆  
敘恐少需黔事之定耳公論昭朕人心不泯樞  
衡之座行虛左以俟拱聽履聲未須介意目前



也綿力無益高深祇有血誠仰依道誼  
與王靖江  
江干僻壤土潤而俗龐從未沐名賢之化地脉  
乍轉遂來福星豈惟江流夜靜韻響絃歌且使  
下邑風和光華炤映地方之沐澤鄰封式詠孔  
邇未有如敝邑之親且暱者也往在都下拜謁  
屢勤識荆緣薄邇者鄉之父母咸播神明之譽  
以達於長安因私念敝邑赤子熒熒無依其提

携而乳育之上有推心之誠下有投懷之慕者  
莫若老父母是板是望老父母倘不棄哀黎而  
憫收之乎

答吳本如

諱用先薊遠總督

薊門鎖鑰安危所繫中朝之躊躇四顧者久  
矣台臺以弘毅大力淵微妙用上膺主眷下  
協輿情往肩擎乾之柱欣欣慶得人伏惟台臺  
經緯之餘濟之以同心同德之雅師克在和則

今日滅奴第一義也。狂瞽之愚，倘有可采乎。

答貢二山

前已有字奉答，略悉此中情事。見來札甚喜。一通音耗，朕格套之拘寵，賜之厚，令人發一大慙。吾輩以心相炤，兼欲得人爲世道之寄，真無膈不剖。奈何拘拘於此同鄉同事者，固須氣脉相通。朕太過亦非所宜。吾輩於人事周旋中，仍存一種落落之意，乃覺久而可思耳。賢郎青其衿。

聞之喜躍，容寄賀於家。朕竊有進者，少年捷才，一試先人席家世之華。鍾掌珠之愛，須善保其金玉之德器，而遠於澆薄之俗習，謙爲福之基。靜乃學之本，老叔教子之急務，固不在居官砥名之下也。辱在骨肉之愛，不敢不布其愚。至婚嫁大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豈敢執辭近於不情之論。但弱息不勝衣遽，欲儼朕爲婦時，則未可願少需之來歲，想能見諒也。台賜太侈，傷惠。

傷廉兩無一可謹九頓以辭倘異日粧奩菲薄  
稍寬其督過可耳一笑新按君及新鹽臺俱已  
力托之更待報代書到再手札叮嚀不煩掛念  
也

答魏明實

諱尚賢保定知府

上谷爲畿南保障昔人云得一良二千石當勝  
兵三萬值此邊烽四起綢繆拮据爲力倍難靜  
以寧民勤以固圉動以作氣正以勝邪老年丈

蓋恢乎有餘地焉夫令之貪廉媮敏府可炤垣  
見瞻也公而察之母取其比此亦治之大端知  
昔年丈之所優特以辱愛故刺刺言之想不罪  
也

答王旭泰

一別遂隔數年甚切清風朗月之想每聞芳聲  
四達輒爲色飛近得晤老年伯詢知起居治行  
曾幾何時而忽有歸來之賦也驕軍鼓譟習爲

故狀即輦轂之下可毀御史之第譁戎政之堂  
何況僻壤此政不足爲年丈累但爲紀綱法度  
長太息耳彼中兩院題疏不審何若年丈第靜  
以觀之可也

答解羅浮

老年文治行卓絕閩中士大夫交口頌之弟嘗  
妄謂令在今日不難撫字而難催科調寬猛之  
宜酌緩急之數上不迫於功令而下可喻乎民

心譬如以慈母爲嚴師正使督課凜凜其神不  
傷老年文治術之妙即他日秉衡簪筆以進退  
君子小人者直而和正而靜皆此物此志也令  
弟年丈辱以氣誼收之併祈道耿耿

答鄒靜長

得手札縷縷隔言足當晤對弟出口招尤取忌  
正想默鈍之法蓋不俟箝也第舌不能茹年兄  
何道以醫之邊疆之事率多隱匿來教中所謂

牙冠走死覆軍不報者尚未得其端委利害所  
關甚非渺小幸密切示之懇懇言不謂談平  
恭惟老公祖夙係群生之望久爲衆正之宗敷  
歷風猷奠安百粵首膺持簡命明允五刑夫舊  
京豐鎬人王脉所鍾而狐嘯狸鳴政弛法玩固  
非優游表望之地將觀平明戢志之風正藉老  
公祖以正直孤清不茹不吐矻狀表正肅法持

平使奸宄畏而潛消蠹窟從茲一洗天眷方  
篤佇聽履聲且不可以舊京淹矧欲爲東山臥  
也某仰止高山久沾棠蔭跂想丰采之炤映庶  
幾道義之提撕乃辱瑤函披對諄篤拜嘉腆賜  
何日忘之

答李緝敬

察吏之暇聿興正學絃誦之聲遍於秦晉讀大  
疏及傳是堂稿發名賢之光續往聖之脈真吾

道中一快事也學術不明人心日變君子與君子自分左右之袒而發之自貴鄉向使台臺居此則異同之見寧不悉化於大治乎憂心世道莫先於此使舉朝有同心同德之風毋多讓美於秦晉是所望於台臺以道力攝伏諸君子者耳敬謝大教併布其硜硜之愚

答閔非臺諱心鏡崑山令

老父母天駟異才鳴球清韻發硌之初迎刃而

解崑雖數易長令狀玉之在璞市人却走遇碧眼胡授之良工瑯之琢之遂爲連城之寶今亦其遇良工之日也老父母信心合道何局不收酌法宜民何弊不去清者法之源也惠者民之母也斷者胥之藥也勤者政之樞也老父母始難之則終必易矣躊蹰四顧乃奏刀焉所以砉狀解也弟幸附玉筍之班竊分棠蔭之潤拭目望治敬矢欵欵之愚以復明問

答徐泰掖

辱在維桑之暉而涉世日淺無路覲光芝玉每披讀奏議私識中原牛耳實在翁臺竊願執鞭弭以從乃廓清之餘坐食其賜流螢一點掩景月魄何以辱翁臺之拂拭也舊京清議素砥北流恃有鸞棲時賡鳳響乃此中近事意見偶分遂生同室之爭不免岐路之哭翁臺憂心世道將何以止其沸而解其縛乎日讀討逆大疏仁

人孳子寧無心惻妄謂真偽二字共應掃除但疑城洞開則大羣仍合高明其謂之何某性稟孤拙涉波已畏而羈踪未脫偶感披心俯炤之誼不覺媿媿幸密存之毋洩爲罪案也

答唐毓承

海若之區鯨鯢所窟邇因兵騷餉竭民以盜爲生涯其輟耕隴上聽海波之沸者實繁有徒神君慈母兼而行之民寧其居而海不揚波者老

父母之賜東南半壁均受焉非一隅私載已也  
不佞竊分餘潤快頌明德誠不勝孔邇之慶而  
老父又辱惠存耶  
答王克承  
別來遽復週歲每念仁兄翻覆於江沙鯨噬之  
中以我文弱禦彼蠻剛勝負之數恐不可保朕  
地有定數官有成案必不至爲之下也而究竟  
不受其驅劫乎天下事利與害相倚理與勢相

煎臨淵結網尚不如負耒而耕之易也况風波  
排盪蛟龍四鬪豈若几案吟哦之爲快哉狂夫  
之言智者擇之弟執寸管以與小人爲難亦猶  
之兩造之爭竭綿力吶口以御沙豪者也有人苦  
不自知兄將反而謂我我何以應聊發故人一  
笑耳

答張仲餘

兄近况俱悉之采石弟念兄貧無以爲計其有



力可効者試再商之不敢自愛也庭前玉樹數  
年所望此亦家庭至樂弟率意信筆所言不當  
天下大計聊不負愧於故人耳何以教我使發  
所未曾乎地方聲聞閭中採民庶之口以備得  
失之林惟兄深心解此弟願聞之他寒溫語不  
足道也

與吳巒稗師

一入長安終日塵緣客債課爲公事偶竊暇晷

旁及國家利病賢奸消長稍一伸眉言之所謂  
末大于本倒行逆施甚可笑也平旦清心每自  
恨不十年讀書抱此空質粉飾甚苦假若再侍  
絳帷畢三歲之力窮搜今古開發悟門或尚有  
長進業已置足半途遽難退轉日望老師入木  
天之署傾武庫之藏耳小疏數千言舍間悉有  
抄錄可得一指其是非得失之故乎國學蔣君  
携得手札大快積想小試旣售爲秋風得意之

先賢姪亦青其矜諸門下士各各脫穎皆杏壇  
間樂事而更祈藥石之訓鞭策之方以俾書紳  
者敢請

與郁念之

辱文勤勤下訊益以諸品雅惠尤仞故人之誼  
弟身在網中聊復爾爾寸管作崇兩眼生憎殆  
非好官利根也文何以好言譽我哉兩郎君英  
英露穎想見聰秀之語筆花浮動此種至樂誰

可易北長安俗地愧無佳品爲報容續未了

與繆采星

行時數行遂隔濶如許每次家報都匆匆一函  
故不及相訊近聞科考見遺甚爲惋嘆豈戰之  
罪耶抑觀者之質質耶遙想上下鄉城往來公  
私之事定無清心妙緒則雖謂戰之罪可也科  
舉不足重自當得之所爲兄念者大售之根基  
耳中年學力此時草草何日收功則三等一番

實足爲動心忍性之資吾以此爲兄福兄不可不知福而自錯過也 國事家事弟自關心此中有姑夫之商量家中有家嚴之主持但得賢兄弟時存一體週旋之念則弟之受貺無窮矣凡事不能悉詳惟願兄以清心勤讀友于相愛爲第一義

與繆采璧

高明如兄不敢以尋常寒溫之語頌美之詞相溷惟遙想文心之深靜學力之灑脫必有人所濡忍獨見斬肤人所飛揚獨見淵止者昨舍妹一訊來屋後之奴儼居新庄高明者亦復爲之乎及問之姑娘采石俱云已必許遣還而特稍爲委曲如不忍敲棘之牛者自非斬釘截鐵具大猛力則婦人之仁吾輩所共不免安能以此遂忘體念骨肉之至誼乎雖肤疾徐緩急之間竊以觀學道淺深之候矣望之望之

與趙漢如  
兄之清心妙義而不遇國士之知豈好躋實者  
不尚虛逸耶朕小格之以發兄猛力是亦造物  
之微也弟碌碌塵中僅博筆舌之爭都亦無用  
正如幾句帖括聊供觀者眼中之花究竟成底  
事業兄明心了眼應有以策我  
落落齋遺集卷五

終

法

落齋遺集目錄卷七

西臺書牘

下

趙總戎

蕭德化

董鳴廉

黃陽平

曹薇垣

蔣澤壘



談中約

李了思

杜梅梁

樊我劬

戚司理

霍韻衢

母舅孫太素

內翁錢斗垣

陳鹿苹

許霞城

陳雲怡

瞿起田

某同年

趙淇陽太座師

陳自公

繆西谿姑丈

陳襄範

孫意白

周三緘

何具翁老師

方狹未

王疇善

顧平湖

朱白岳

周老師

孫老師

喻醒拙

沈雲升

瞿芝遠

何武莪

門人陳清望

陸太和



顧定澤

盧九台

湯參予

曹薇垣

胡浮冶 張篤棐  
劉心統

蔣澤壘 又

楊大豫

王念生

何武莪

周柱羸 公

李瑤圃

解石帆

沈雲升

許霞城

何武莪

林浴元

袁九滌

曹薇垣

曹根遂

阮圓海

魏仲雪

毛禹門

門人袁公寥

熊青嶼  
蔡元崗

陸景鄴

樊鍾陽

朱白岳

門人關蓬若

蕭伯玉

王闇生

繆西谿姑丈

高景逸

楊蘧初公祖

曾二雲公祖

莊魯餘

魏廓園

周來玉

徐月賓公祖

高景逸

沈五知

楊蘧初公祖

魏仲雪

瞿起田

錢龍門

許霞城

蔣澤壘

錢牧齋

莊若侯

周蓼洲

高景逸

陳中素

周蓼洲

解石帆

徐月賓公祖

毛禹門

蔣澤壘

許霞城

賚白安

姚現聞

文湛持

徐石城

蔣澤壘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七

終

落落齋遺集卷七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西臺書牘 下

答趙總戎

將軍提戈荒塞耕不毛之土而食之外靜烽烟  
內寬輸輓勞苦功高登壇已晚狀 國家用人  
之意與樞輔知人之明將軍蚤夜以思報稱未

易臥薪嘗膽與士卒同甘苦乃可得士歿而滅  
奴酋恢故土也金城之績期於振旅而還不負  
僕推轂之初言分光甚大且遠若以胼胝之餘  
爲惠則前固明以告矣誓不飲汗馬之血也雅  
意惓切佩之不忘幸毋以鄙見罪凡可効齒牙  
者決不敢有愛惟心炤之

答蕭德化

視筭兩月正當積蠹分絲之後訛言梟杙之餘  
獨力孤懷步步思蹶所賴門下如珠之圓迎刃  
而解分其瘡而釋其負每念往事意嘗在廬陰  
溢浦之間也芳聲已發上考旣書不佞當候飛  
鳥于春明門外又辱白雲分贈乎

答董鳴廉

翁臺在職方時秉公守正百蠹俱清識拔將才  
運籌邊計人無間也么齋幻弁以鬼愚人而言  
者輕爲之動適足以明定力耳西浙名城特借

福星以竟經綸之大業維桑生色實多况不佞弟托有師門之雅者乎屬夏繩老在事幸不辱命彼中甚以得賢爲慶也

答黃陽平

向爲鹿洞舊遊一申沉鬱翁臺憐才意熱大發其光凡并州子弟之彈冠則皆不佞弟之生色也感在腑膈矣翁臺以名家法眼起敝維衰士趨文心應爲丕變西江數世後猶被作人之澤也晉秩而竟其施乃得快心滿志脫換胎骨翁臺倘有意乎

答曹薇垣

東省賊勢言者張皇彼中縉紳感額相向而撫院疏札都屬夢中猜度之詞絕無的耗且聞撫與按頗有異同按欲撫而撫欲勦狀撫院決非能勦之人弟所以出疏駁之蓋心知賊本饑民有年兄在事苦心竭力安插解散此爲上策且

按君爲吾輩同心絕有意思而撫院倡爲掣肘之說故駁撫院者亦所以爲按君而成年兄之事也大率流民復業須有安插之方而饑賊投戈急用保甲之法安知當面乞生者非背後作賊者乎安知暫時僑寓者非陰受驅迫者乎聞當年納價得產者半屬有力之家衙役之輩今或使吐其十之二三以爲隨處招撫收保之計庶使賊黨散有所歸若其中妖孽固亦不能盡

無亦未可遂撒我備積炎火而成燎原也年兄飲冰茹蘖所行事皆古真循良不可多見于今世者弟私甚欣幸狀須安重持久毋急近功倘見按君爲道鄙意昨見其出疏請告似乎有所不平此中倚重方殷何乃爲爾別有所聞幸密教之大惠附璧不敢分廉吏之俸也

答蔣澤壘

年兄巡行三秦到處寧謐勞而多功矣轉眼冬



春早早入朝生吾黨之色爾時弟又當驅車出  
矣又奈何云不復問朝事耶吾鄉大水爭改折  
甚難今俟勘疏到可得大半也玄黃之戰幸已  
少息彼此爲安靜之計雖未能化爲一家亦少  
存鄉隣之面惟肘腋之寇爲憂方大狀尚有三  
分顧忌只外邊政本涇渭交流誠未知所究竟  
聖躬近安未有慮也近以總憲之推司徒熱  
中屢傳內旨今雖失其所望猶頻見眷留殊

不可解少宰以資後稍讓今聞擬司空一席而  
又有欲與少墟者大司馬爲心華所刺頗有不  
安其位之意秦中諸兄弟甚不喜也貴邑饒父  
母聞其甚賢自當爲之回護高堂翁不聞有說  
也吾郡公會之費至時當共商之秦中司道但  
聞關內之馬嘖有楚中舊議廓園先見保留疏  
意欲抄叅以年兄亦有公疏而止彼于條陳中  
漸刺矣年兄斟酌留意可也

答談中約

恭惟翁臺以經文緯武之手敷歷大藩聲實交  
懋當此宇內多事亟需才賢鎮撫用奏安攘江  
右枯削之地徵輸之難向所目覩翁臺苦心勞  
畫解且逾額乃坐前人之累計曹范亂大率如  
斯容爲當事者明告之要亦不足累翁臺也

答李了思

邊備久弛虜情叵測秋高馬肥正邊人枕戈之  
日仰藉韓范先聲天驕寒膽疋馬不入四鄙晏  
如使中朝得安枕臥者皆拜台臺之明賜也  
所望未雨綢繆先事有備長爲固圉之計毋生  
窺伺之心防不在秋秋可無防矣

答杜彝梁

一別芝眉曠焉七載側聞守若治行卓冠一時  
曲突徒薪功成不有每爲慨狀嘉歎忽而功翻  
爲罪議自南來殊不解其所謂總之石孝廉終

天之痛不覺入人彀中要不足爲年丈累也此  
中相知共明前事息壤在彼謫書不至年丈安  
臥少時當共白此顛末正自不煩過慮耳

答樊我劬

追憶匡城共事心膽相向肩臂交撐庶幾稍可  
無負三年以來不佞半在塵路祇今紙上空言  
毫無實際而台丈到處崇陰且勒姓字于峴山  
碑上來教所謂大破庸人之調者旣直道其所

得力即他日擔任天下事不須問第二法門而  
不佞之私心推仰妄思倚爲同心之助者亦不  
出此一言矢竭區區以覘事會之何如台丈勉  
持其終前期固不遠也

答戚司理

巴雲廬水清夢依依每見西人輒問舊事未嘗  
不以明公之清慎宜民爲瘠土額手竊幸掩其  
前穢長表芳畧矣李官勺水都焦矧于此地不

依甌塵猶在也割俸殊苦敢辭但得白鹿長藉  
護持則不佞分光已遠率其耿耿惟台鑒之

答霍韻衢

諱鍊宣大按院

河西孤懸絕塞聞往年虜騎闌入使者走死無  
弔蓋招爨之易而綏靖之難也年臺霜清鏡明  
妙運于淵微指顧之外塞馬不嘶胡塵如掃武  
弁方挾驕兵以侮玩而不能逃空懸之鑑綜核  
邊事茲真第一義乎廷議時復一變正氣在衰

旺之間藉我同心早入而砥柱之翹首隴雲不  
勝引睇

與母舅孫太素

計違色笑者經歲矣每望美璋之信而近乃聞  
爲子虛不勝惋歎却喜三表妹已得擇嫁粗了  
向平之願且善遣胸懷徐俟充閭之兆可也吾  
鄉水災獨于母舅爲宜往年焦土合當薄收乎  
公稅不逋則舒眉高臥門無叫租之吏卽是貧

家太平之樂矣戶中收推曾否清楚其餘意氣之激總當以一聲彌陀消之所念生計蕭條何以爲策先外祖母襄事少俟甥婦執紼可也甥之官况所謂舌長智短不能默默取容亦繇家嚴好以名人奏疏時時教勉不覺少成若性而不知非好官自我之法也母舅定爲一笑時事日難冬春之交擬乞歸省先發一奴還候起居并附俸金二兩以將遠念

與內翁錢斗垣

前于縣中李君附有報命之函想入覽矣邇來天氣嚴寒福履何似岳母舊恙不至復發否甚以此爲懸念也滇南舅事畢竟作何結局路遠無從効力每切不安鞭長馬腹信非虛語狀亦可以爲後人不羈之戒從來門祚盛衰不論富貴貧賤視其子弟之謹愿與澆薄耳竊見韓墩一帶率喜犯上而羞孝弟甚至下流無賴其長

者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岳父一身溫恭孝友故  
門祚亦獨延長正恐後來漸就衰薄而今人所  
艷畏之溟南不免于禍患則子弟可以相戒矣  
願岳父時以此意提醒後人也時事日變將挈  
妻孥以歸計待色笑不遠矣

答陳鹿苹

時事忽如沸羹方其初發之時猶妄意抽薪沃  
水而不虞其潰決益甚也少宰在事旦暮補贖

借重銓司機緣偶錯遲之至今今正更張布置  
之時不敢復問天下事倘天意猶存剝復不遠  
得借翁兄爲正人之依仍守前議則世道大幸  
弟固竭其駑力以從五知年兄之後不須兄囑  
也

答許霞城

年兄行後復有如許變態狀小人伎倆總歸吾  
輩擬議之中可付之一笑也弟旣蹈危機進退

維谷望年兄之超狀真如仙境推至新春以病  
行矣否泰有數亦不暇爲世道計也孫姚老吾  
鄉品力第一弟久志年兄之言不待今日且東  
陽令稱之甚詳苟可効力斷不敢愛三寸舌也  
答陳雲怡

武林一晤備承繾綣每與相知言台丈如玉之  
溫如鏡之明吾黨一大仔肩之手也方今重陰  
掩日邪正倒持弟鼠枝已窮正望後來之彥爲

同心之助狀時情所趨自非透悟定力未可依  
賴台丈中流一柱夢寐信之久已盟之同志銓  
省二席斷無他疑正無俟台諭之諄復耳

答瞿起田

容歲入都聞年兄孝思所迫星夜馳還得一見  
老年伯以免終天之憾私嘆仁人君子超出尋  
常萬萬而又未嘗不爲世道惜也長安昏夢復  
當波濤千變之時日月如梭心搖手懶即耿耿

知己之思屢操牘而不竟疎節之罪年兄或能  
亮之至于老年伯靈几之前亦尚闕生芻之奠  
則弟真非人哉而年兄惠念惓惓轉辱翰貺見  
之愧且欲死宜乎以青揭示蒲鞭之辱也每念  
數年來同心之誼比于蘭臭迹愈疎而神愈親  
可謂素交不關世味况正氣孤危之日人情搖  
蕩之餘自非吾年兄道力高凝孰作他時砥柱  
尤喜帳燈匣劒光燄尚藏君子已望其實氣小

人未發其妬心重陰之中微陽一綫又未嘗不  
先爲世道慶也向者憂在內今者憂在外璫爲  
虎而南樂爲狐狐與虎合禍未有艾年兄爲何  
道而可弟懃直招忌勢必不容行且爲乞身之  
計虞山片石把酒吟詩爲期不遠餘且度拜置  
之耳

答同年某夫  
車塵遂具令人氣索獨吾年兄芳韻襲人落子



停盃相對有濠濮間想讒言忽出驅除手辣今  
之塗面登場者夫豈異人也年兄可以此自慰  
朕此君向頗相習略信鄙言方張彌天之網或  
不復與年兄爲難而當此時事翻覆正人歸隱  
之日年兄得安故園之夢詎非造物之巧於逸  
我也家庭之間即有叅商且須消釋况風影之  
停正自不煩介介年兄以爲朕乎令弟來尚未  
獲晤弟多言觸忌正理歸裝計把臂入林之期  
不遠矣

答趙淇陽太座師

主持 國是全在政本之地而其機先妙合格  
心遇巷者又在講幄之間太老師以正人宗盟  
補浴妙手一言而動 天心方幸泰交有象雖  
復暫遊珂里日聽履聲之入頃見大章宜邀溫  
眷忽而俞二疏之請者豈天地閉賢人隱數實  
使朕抑微有巧播於中者乎時事翻覆適與遯

會狀後嘆哲人見幾可謂如神非體道無欲者  
未易語此也不肖狂慙觸忌側目者衆方有白  
雲親舍之思若世道憂虞終賴旋乾之手將伏  
處草莽觀師錫之命以卜盛衰之候矣仰承台  
翰不覺靦縷

答陳自公

恭惟台臺直聲壯節標映宇內霜斧東巡海濱  
日皎惟是法網濶疎之地忽驚埋輪破柱之威

良民以懷奸民以畏事變偶值亂形倏起此亦  
神明之所不能驅而禮義之所不能化也長安  
議論小有異同正使長亂倒施不肖竊謂非法  
故主者以覆稿見屬衡命而久閣之迨公是初  
明主者旋罷此案遂爲不了而今則無力可效  
矣高老先生有言使太守不入察院則亂民遷  
怒何因三復此言庶爲篤論紀綱甚重國體攸  
存台臺毋慮其芴淆也伏承台翰益破疑城至

答繆西溪姑丈

云兩次貽牘乃竟未始一見豈有浮沉之者乎  
射斗不出蓋有所用之叅嶺之入則意兄夾持  
之力而冢公平等之見也聞冢公欲救大獄意  
甚切至但選司得久留意兄大可有所挽回若  
不肖固聽其所爲即題差不下尚有例轉可以  
脫身不必慮也順德守昨晤意兄云已推杭嚴  
道矣此外俸資有關中一二人雖不甚知朕意

兄所舉決無所差者將更計之若得毛公祖往  
彼題留舊者尤妙將面聳之也縣公亦有關中  
之人總以意兄所知爲據耳胡父母題事渠云  
無難總不誤也何芝嶽請告而着冠帶閑住劉  
念臺請告而革職奪誥又最好看者新副院一  
日而上十疏十疏以淮撫爲主而攻高邑梁谿  
渭南安邑甚毒併及梅谷止敬廓園諸人恐必  
有所處分朕似爲楊左陳寬而有泛泛波及之

說則不可解此行後新事也

仕路風波從無嘗局朕以年兄之如金如玉粹  
朕中和忽麾之於嶺外此事之不可知者也正  
人遭折公論自明乃因新義之初翻兼喜直臣  
之牽復此又事之不可知者也翹跂來旌持平  
國是消此偏黨之見以還蕩平之途而近乃  
聞有居廬之戚凡在知誼共爲黯朕伏惟年兄

以禮節哀毋過其則他日出而抒忠吐赤身名  
兩全九原有知應爲含笑斯則孝之大者也白  
安年兄行附布區區併展生芻之莫幸告之靈  
几前若弟之多言賈罪三黜已甘湖山泮渙或  
可望見素帷也

與孫意白

昨見選君之旨甚急則來期不遠矣數日之  
間用得一人即微陽之一線也弟將去之人而

一二關切乘年兄在事不得不告不審敝鄉兵  
道的屬何人僉願借重田枝鹿來星海兩年兄  
望早爲了之敝縣父母但調得貴鄉之人定佳  
只年力有餘爲上耳顧職方極荷垂念據開俸  
單一紙呈覽貧病無聊過此則令人無望矣

答周三緘

年臺品望爲海內循良第一借重銓衡生色桑  
梓方頰手而慶不意顛倒豪傑之用乃爲竊弄

威福之方讀玉釐年兄疏足使正人吐氣所惜  
俸期稍後虞門不先需之時日則他年挽回世  
道大機括也幸善自愛

答何具翁老師

向謝鳳毛令弟携得老師台翰久無便羽未獲  
修慝止心耿耿時在左右也禮註抉微擷華煩  
簡合則允爲二戴功臣開導後學澤大而遠明  
德之後定食其報乃賢書不覩三兄姓字大才

固晚成耶諸孫濟濟與東坦同青其衿造物之  
意亦畧可見老師名在名臣之列而書爲石室  
之藏千秋不朽業已有在豈向黃梁夢中問消  
息乎璫燄方張與楚爲難清流一網時事堪憂  
似非躍鱗振羽之日也貧病相尋進退維谷則  
長安一席地不若故園之穩非某狂慙誰爲老  
師發此苦口者乎所惜某謀身之拙以多言賈  
戾權璫權相內外側目且晚定爲芟除之首亦

第願留此微軀歸養二親不敢復問天下事也  
將來得路幸有馮門生在若王門生亦以艱去  
矣禮記之刻尚容商量共成勝舉貴邑陳令業  
多方鳴謝茲附其行薄展一芹恭申候問伏惟  
涵鑒

答方狹未

憶申酉之交伏讀大疏心飛意舞至所謂紅塵  
赤日之中有白艸黃沙之意則夏旨味不盡宇

落苑遺集 卷十  
宙間自有真男子一斥血膽足辦天下事足激  
發天下頑懦不靈之人而事權不一局勢散飛  
人事氣數相逼使狀乃強以爲翁臺罪案則公  
論旣已剖分瞭狀矣諸君子商量未定意貴萬  
全及河南道之稿出不十日而局已變共在一  
網之中殆無兩全之着不肖亦嘗再請之新院  
總以遲遲爲辭則雖欲效一字於案中不可得  
也諸君子之苦心非共事目擊或未易知狀當

此倒翻世界之日正欲搜尋舊題以爲奇貨庸  
詎知遲遲者之非得策乎翁臺靜以俟之鄙言  
有當否敝差已代徒有耿結恃在蘭臭之末神  
交有年率其狂直或不罪也不肖亦旦晚爲芟  
除之人不敢復問天下事矣

答王歸善

不佞舌與心長力從智短此詹詹者聊以鳴如  
石之志而已强者怒之巧者笑之直道詎久容

落落齋遺集 卷七  
我臺下何自有昌歎之好謬以伊訓說命擬不  
於倫當自師門氣韻不言相感有舍其文而取  
其志者乎審此交期他年持清議而定國是  
必在臺下無疑矣嶺表法疎習膩其風聲氣習  
易以溺人倘矢永立之志克堅其後循良卓異  
舉不越此尚重自愛

答顧平湖

吾輩縮綬一方爲貧黎造命如雨露之濡與時  
俱積要使寬猛之候漸調而甘苦之情畢透純  
氣之守妙於伏雌不在矜激才鋒取效眉睫也  
台丈本之以廉居之以靜新猷正茂前路方遙  
率此以往世道之藉甚遠寧直棗梓分光耶

答朱白岳

天南萬里干戈滿眼杳不得年仁兄行車消耗  
每一念之慨狀三嘆忽於新正連得二札更細  
詢來役備道長路之艱難兵事之單棘年仁兄



運籌揚武乃居然有數萬甲兵之意始信賢者  
固不可測具此一副真肝膽則文人騷雅之壇  
即是投筆萬里之業也誦報功之疏生氣勃勃  
爲引一大白遙相慶祝吾輩單車問俗去家十  
步渺如天外遠近亦復何異所貴策勳立名爲  
不朽計耳長安近事真堪扼腕欲如年仁兄之  
聲施絕域超朕是非之外何可得也中丞閔曾  
老弟舊在屬下極荷國士之知文武壯猷勸勳

彝鼎定應異數相酬衆論僉同而政府方有印  
刊之智要之日既久則功乃益懋耳戮力同心  
以靖四履德威兼用仁義並行曲示招懷破散  
黨類祖班定遠之意以馭之斯長久之計年仁  
兄深計妙算知不俟弟之娓娓也弟狂直之性  
觸事則鳴大犯權要之忌孤踪獨立進退維谷  
每望逐臣之車輒發掛冠之想而危機所伏結  
舌避之長林豐艸之適爲期蓋亦不遠知己天

落齋遺集 卷七  
涯夢魂空繞不自覺其覩縷也

答周老師

驚濤怪風之中雖長年三老鮮不顛覆而某以  
片帆亂流而渡正在搖蕩時也若其不死定須  
鬼神護之得一泊岸留此身以待二親他俱無  
所復問目下有河東之差度亦未必邀一命旨  
狀勢不可以請告惟此稍爲穩着一入里門再  
圖謝病俟老師宣麻之日或即是世道休明之

會而逐臣之綵舞蝶夢亦已久酣矣早年入仕  
途全未體驗學道二字邇來靜觀人情之險幻  
時事之起伏乃知白馬清流儘非奇禍吠籬偃  
月總屬家嘗一切都有定命以此心中廓然倘  
得十年讀書或者道心不遠台誨所謂外不愧  
清議內不疚本心奉以周旋敢斯須去耶狂奴  
饒舌原不是好官之利根聊以發老師一笑而  
已

侯孫老師

去秋一函附四哥肅候台履屬軍務倥傯未審  
徹覽否嗣後狂瞽觸忌進退維谷竊念老師方  
激昂義勇獎率三軍而某顧陳嫉邪傷世之言  
進憂讒畏譏之說祇有愾歎何補高深所以數  
四削牘輒復閣筆狀默默居此者且三月矣辣  
手險阱有觸必焦相知者勸之候差以去稍爲  
正着於斯復有奇發則掛冠有名矣嗟乎錮人

於不進不退之間以行其陰施陽設之計昔人  
謂難進易退也退亦豈易言乎老師拮据危邊  
三年不得見天子而羣小挪揄白日幾晦以  
今日之物力中外之人情即使孔明復生犁庭  
掃穴必有書生叩馬千古同狀之慨老師且柰  
之何哉所恃聖明眷顧息壤在彼竟此偉伐  
徐俟還朝則亦可坐消反側之口而瞻前慮  
後日難一日畢竟何道而可至人微密之藏非

鈍見所能參也家從兄奕茂還自榆關備述父母天地之心念之不覺隕涕卑末于役初不意吐握之及也愧謝曷已片芹恭候伏冀鑒涵

答喻醒拙

諱思恂巡漕

官半闕胥役叢蠹征求之令一下則百弊錯出正供之外費復倍之旗軍之勒捐官贈私折其愆無厭若當此功令新嚴民畏法而軍盜肆不一禁戢必倍困於往年老公祖定爲災民垂念也敝鄉江陰積受其毒因年年屬淮安衛故奸旗與糧房老人小甲表裏合一牢不可破若得台慈另調一衛來兌則民受其賜而糧亦易完亦仁人不費之惠也望老公祖留意辱手翰倦

倦敢布其愚弟行有河東之役矣并謝垂念

答沈雲升

客冬報函久發矣尚未徹覽耶時事之奇不可  
盡言至孫老師勞苦功高納之深窅令人有書  
生叩馬千古同狀之嘆蓋以軟鋼之法行驅除  
之計一一出南樂手危乎危乎非吾輩所忍言  
也吾鄉考選人衆而數窄除衷涵古凡鹿平三  
兄屬前咨外新者十二人僅可得四人而當權

者別有操柄向來鄉評官評套子都用不着矧  
弟尤時情之所側目一語揄揚反爲人累每語  
諸兄各尊頭路區區總不敢置喙任他有力者  
好爲之而已揣摹之說似乎吳亦臨也周湯葉  
頗有機括其餘且看力量何如數居其阨可爲  
浩歎所幸人人曉此局面不以相罪耳澤壘移  
揭相通此用何妙法恐所講開者尚未得開甚  
爲危之奈何奈何弟覓差不得求去無方岌岌

有性命之憂無問官矣年兄亦爲我念之乎  
答瞿芝遠  
地居省會參謁應酬精神費去十九其定息之  
餘簿書雜沓十指爲枯所得凝神清慮以加惠  
百姓率先羣吏者蓋亦無幾范中日月虛聲捷  
譽直以郡爲寄徑長負此官者真可嘆也惟吾  
年兄神明旁徹力量宏遠了辦一切都無難事  
而興釐實際定應不沒本懷今之吏治病在竊

二千石以精強督率於上使長令凜凜勤民則  
令之善即守之善寬大之中不廢操切亦救弊  
之道也弟不識中州吏治如何然大要所覩記  
則以寬大廢弛者是處皆狀欲得吾年兄遊刃  
有餘之才不一二屈指乘時得地而大竟其施  
甚不可錯過偉伐無前即爲故知生色多矣弟  
率心信口大觸時忌求去不即得殊苦將以此  
官還之君父爲故園之遊乃辱年兄遠念敬

謝高誼

向有報函想徹覽矣邇來用舍之權南樂一手  
握定而時借中旨以行其所登進者非破甑則  
燕人即太宰雅有虛平之志而肘掣無可奈何  
蓋君子道消之日也翁臺避地嶺表澤普功高  
顯仁藏用之妙無踰於此近探粵東縉紳之口  
與計吏之言似乎搜抵加派地方無大利焉或

謂商稍苛或謂官苦括而總之奪有司及大家  
之利以代貧民之需則彼地法網濶疎便其私  
者已久不覺反以善政爲小惠耳治道不古民  
生日蹙良可浩歎翁臺酌時宜而行仁術想亦  
欲聞此以觀人情之變故以所聞私布之不肖  
求去無方日夕履冰不能効其區區統惟台炤

與門人陳清望

忠孝一理本於此心心之所安三公不易也朕

功名之際人所難言戀舞練之甘而息冲霄之影仁兄可謂知道矣白沙先生之澤近在珂里倘有得於斯乎新刻雕龍繡虎爛焉不朽之業字字可寶因文以見道進而求之楊子雲不足述也僕亦好織詞近已淡焉忘之慙拙爲權佞所憎乃將返子舍之樂晚矣退就北面以明吾愧

答陸太和

今日楚事之難不在黔下黔已成之亂而楚未朕之憂也兵餉騷敝日中黔禍三湘七澤之間嘗恐有呼嘯風雨之夜者吳越巨浸告饑于楚楚粟貴而閉之糴粟不行源易涸則亦病楚翁臺先黔之難何楚之慮而安楚以爲黔是在楚猶在黔也調劑運量倍費苦心敬拭目以觀其效弟迂戇且行矣耿耿不盡

答顧定澤



時事紛紜人情波蕩民瘼 國恤大家置之度  
外所恃賢長令撫循此殘黎耳政績益茂卓譽  
翔飛他日世道有人又爲吾郡私慶也江南巨  
浸當事者直欲沉餒之而後快矢口力爭幾成  
罪案今一切緘口思故園之遊矣

答盧九台

都下長拂惠風時披爽氣使人有珠玉在側覺  
我形穢之歎翁兄風華高秀天韵標令退狀如

不勝衣而卓乎壁立千仞之志目中所覩誰與  
爲儔清源新政歌頌四聞以慧光白意酌苦劑  
饑公私交利焉庾署即銓途也翁兄其懋勉之  
且爲梓樹光矣猥承雲中之札爛熳被錦高情  
自不敢諉而悚慵何以鳴報區區附展願言鑒  
存弟孤踪觸忌方擬乞休回車不遠矣良晤何  
期可勝軫結

答湯參予

新歲連作二牘俱不及附時亦有機緣可圖與  
意白兄商量借重於秦晉之間而靜長兄謂探  
之劉玉孺俟呂南溟公祖入一窺其意乃爲穩  
着事遂中止蓋吾輩道義之雅知年兄以名節  
爲重不爭出山之早暮也燕勢方張炙手可爇  
正人君子一網俱盡而弟猶以孤踪綿力待當  
戶之鋤正苦脫身無法耳彼懸險阱挾雷霆以  
擬我顧念兩親不得爲元白兄之續今將乞休

矣年兄綵舞方酣學力日進用世之具斟酌飽  
滿舉而措之前路尚賒稍俟燕鋒暫斂似亦未  
晚只愧弟不及盡此區區耳枝鹿兄亦有成議  
而意白忽去又吾鄉新撫公祖枝鹿意遲慮焉  
遂亦輟議天下事固有定數非人力所能與也  
道子以去冬之孟入滇頗自矯矯可慰同人之  
念中冷玄水一入即出都可付之長嘆萬斛懊  
惱非筆可盡

與曹薇垣

日聞年兄聲光益茂澤在民心鄒魯之郊今爲樂土長安之頌不必言矣魏元白忽有處分其故甚不可解大端翻挺擊之案者播弄於其間耳灰任事之氣傷忠義之心年兄定爲三嘆瞿心水真誠可以共事已爲年兄委曲言之但不  
知渠能免於驅除否在年兄持此真誠任事之念則無人不可相信又不必問來者之何人也

弟兢兢救過脫身甚難今已擬乞休不復問差矣先發賤累南還道經貴屬恐有不虞乞年兄差人護之出境但得平穩過去足矣止婦子四五輿而女流勿釋無一知事者損不過五擡蕭蕭行李不甚費驛人也恃在骨肉之愛故敢以聞弟亦且至矣

答胡浮冶

雄邊巨鎮日白風高年臺攬轡其間慨朕有封

落落亦遺集卷七  
三  
狼胥居之想此亦一壯遊也弟以觸忌孤踪進  
退維谷差雖告竣而尚錮之不內不外求一脫  
身之法日捱一日如坐苦海年臺亦復念我乎  
澤壘久不相聞渠亦正在危機也汪如石俸次  
僅差一二日竟格不入選狀此番人衆而數怪  
不如遲之爲後日張本弟已擬乞休嗣是不復  
得通聞問矣辱惓惓遠念併拜黃鼠之惠消我  
斗酒稍平胷中磊塊謝不可以筆旣

### 答張篤斐

李官之難倍在末路而老公祖永心愈皎吏民  
上下之間心恬意盡入於至誠而不知其故則  
提衡天下之妙在是矣貴鄉固多賢豈有出老  
公祖之右相知筆舌關於吏治之衡者斷不敢  
不竭此心蓋緇衣之好自不容已非足爲老公  
祖重也時事日新重陰蔽日老公祖虛觀其得  
失亦千秋一大公案附在蘭臭之末輒敢吐此

高明以爲何如

答劉心統

諱四端

自年臺行時消長之幾微微動矣嗣後遂潰隄  
奔注幾於平地陸沉若無射潮強弩惟有引身  
避之耳年臺勁骨深心屹然中流之砥方持斧  
問俗事外主持 國是挽此狂瀾使長林豐艸  
之間獲覩世道清明之象於願已足何敢復言  
天下事若同志之中聯合聲氣各從 君父起

見母遂以爵祿之餌從風而靡知年臺必有激  
發之大機權也

答蔣澤壘

兩月之間事且數變近數日之間又大變矣南  
樂與魏璫爲呼應內外合力以去吏垣去吏部  
并欲去首揆其所欲者李年伯爲冢宰王射斗  
爲總憲不至一網清流不止而外之人情上忌  
高邑下憎廓園其鼓掌者亦十之六七也天下

事一至於此吾輩同舟之勢其能安枕乎第一  
疏觸亮鋒幾爲元白兄之續適有天幸而免今  
岌岌不保思覓歸計年兄何以策之目下會推  
倘可支持則大善否則大事去矣馮少老未知  
得遂出山否靜長兄品望卓然秦中諸公甚稱  
之據意白云可借撫按力畱其免觀終當借重  
本省耳近來選君執持少所啓事相知相爲之  
意正復鬱之喉中然此又爲清平話

矣餘未可  
一盡也

柒

三治二治一治

答蔣澤壘



九十月中有兩番報函矣半月之間翻覆至此  
已爲一網打盡之謀而其必不能容者則觸怒  
於南樂之人也內魏之毒有限外魏之毒無窮  
此時燕勢方張而齊越之謀主局亦從此遞變  
矣貴座師本是同舟遇風之人而往時二三君  
子好疑遂開吾黨之隙逆授小人以柄到此大  
家悔之晚矣總憲欲用長垣弟掛冠謝之耳年



兄料理地方之事無問長安異同繼差者在劉碧山宋荆璞之間然亦未可預定也首揆將行矣若上亦搖搖不安過此卽爲一家要其作法之驟用璫之銳理勢自不可久且靜觀其後耳饒父母定爲留意諸事想邸報中聞之霞城公疏上內傳已允閣票中夜易之者從外入也齊之二李爲南樂門生將爲先鋒故一疏入而蒲州遂得嚴諭機括甚妙秘之秘之延綏武弁袁

勲者袁熙宇之乃郎也須爲破格薦拔

又

近有報函附貴役不知已入覽否會推之事一奉南樂之意旨以行明明出口無所忌憚而亦無敢逆其意者崔固內外魏之私人亦取其向爲正人彈擊借之倒戈彼固云待驅除盡了始做一番至四五年後讓他們再做昨樞輔忽有入賀之疏便云若入城來把來殺了往時人疑

高陽之合於南樂而今始共知其不相容也然則南樂之毒至矣吾輩豈有能安之理緹騎四出搜訪而南樂園又仕籍又分爲五黨之圖以進此種光景真以掛冠爲上策耳

答楊大豫

時事忽至於此漢唐宋季世之象也一身固以去官爲快其如 聖明孤立何所望年兄入而主持回微陽於一綫耳程伯子有云新法之行

吾黨亦分任其責年兄所謂名節太激實至言也晉撫一推聞舊太宰獨斷甚堅以晉中諸君子多爲郭藩伯地故太宰立意置之此誠意見之過及思野疏出禍機甚深而當事者以爭辯爲快心驅而納諸陷穽不自覺也總之借題於晉撫又移禍於郭藩年兄在地方言地方留之自是正理但因此一爭去部去院而臺省爲之一空恐終須一引避耳大疏斟酌極當且又撫

公所同待其旨下而上之正自無嫌也衛輝司  
李之量移弟不知其故若宛推乃見立一家聞  
亦關中諸君子所棄且大來年兄曾一點綴之  
彈章正合公論俟晤間當道尊意耳弟觸時相  
之怒幾無餘生將乞歸以謝之不願復問天下  
事矣雅意惓惓有逾骨肉惟有心刻

答王念生

年兄行後遂有許大風波別是一世界矣年兄

品望如百鍊精金市有定價東西南北無所不  
可年兄必欲爲真王也應從彼中問之奈何向  
不合時宜之人商得失哉一笑近論紛紛無暇  
言及吾鄉之事而區區心舌不敢爲知己吝只  
苦力薄勢單年兄何以策之時事關目都在邸  
報弟得罪權相度必不免思圖歸計若得年兄  
旣入要地而後長往則真大快不審得遂願否

答何武莪

承示援黔績次燎於指掌非熟嘗其窾會者不能知不能言至其大端業共知之而未有言之者黔以後局掩前局欲理前局俟現局稍定耳聖明寬大不令當世有介子推也國本一案秉筆者不敢掩功亦既有成諾若先帝諭旨篤念聖母山陵情至語危讀之潛然可涕并當屬之秉筆者明台臺闡揚聖孝之忠蓋也時事忽如沸羹清流幾於一網得劍履還朝作

中流之砥正氣永不剝落所關消長甚大口幾幾望之不肖狂愚觸忌方在怒濤駭浪間力理歸楫恐無以終副惓惓之雅率略布謝并獻寸縑諸惟台炤

與周柱羸

憶丁巳謁選遂辱年臺忘形之好在再五年寸心相炤比方聯南牀之坐而忽戢高崗之羽君子道消早爲兆卜自此驚濤屢作璫燄日張直

臣至於痛幽泉又何問拂袖掛冠者乎然後美  
年臺之超然事外小屈行且大伸卽就眼前實  
際而維揚雄鎮露湛霜清吏之洗心易腸者幾  
何民之瞻帷戴德者幾何建牙偉望蚤樹之標  
視弟之孤踪觸忌進退維谷者何啻霄淵也每  
與令兄年丈角子談心輒深故人雲外之想行  
覓歸帆望羅浮而索醉矣

答李瑤圃

天曹水鏡借重年臺此世道之幸不獨爲桑梓  
光也憶客冬群議僉同而舊宰獨知之契堅不  
可奪然意見之角遂開水火將有漢唐黨錮之  
憂乃信用獨之不如用衆而年臺一人之用舍  
卽世道否泰之關昔賢謂吾不西行大禍不解  
其年臺今日之謂乎幸蚤驅車以慰同志之望  
伏聞鼓盆之戚未申吊問先辱遠貺不益之愧  
乎知己之誼不可却一芹附奠年嫂希鑒入弟

迂愚取憎方覓歸計當相遇于驛舍矣

與解石帆

年丈行後驚濤怪浪日異月新今且滿船俱覆  
矣向來當事者好行其意如絕磴孤攀退無餘  
地罡風吹墜人人在深谷中言之可爲浩歎偶  
閱宋史元符元年河南人獻玉璽遂有次年同  
文之獄事數巧合豈盡人力吾輩一身何足計  
所憂者國事耳年丈優游故園超然是非之外

碩果不食斯世道大幸然長垣且出辣手可畏  
年丈正氣千尋自有以壓之不俟弟之颺颺弟  
迂戇觸忌日有不測之憂捱至春初得生入里  
門無所復望矣年丈道義之愛有踰骨肉得無  
爲我念之乎久無便郵於書問辱承不忘率布  
縷縷勿以視不相知者又爲罪案也

答沈雲升

纔幾時不相聞而長安鼎沸驚心駭目岌岌乎

有漢唐黨錮之憂不能不追咎於往日當事之人也取二三孤刻好奇之士開吾黨水火使小人起乘其隙而向之號爲君子者亦復且驚且喜以一洩其不平之氣將不免潛移默化入其勢凌利誘之中此則世道之所大憂年兄以爲然否以正直忠厚如年兄何風波之云向所言者乃槩言世局之紛紛耳每當二八月之期何人不在推敲之內蓋執語言字句以求言外之

指歸此向來諸君子膏錮之疾然實未嘗擬年兄卽所謂弟之効力者亦風影之談也今時移局變舊話俱不足提只大家同舟遇風之勢爲要緊義耳弟觸權相之怒憂在性命無論一官升沉若春初得理歸楫卽萬幸也靜長兄已擬學憲吾輩心事已了諸不多及

與許霞城

年兄行後群小披猖毒醱日甚恐同文之獄尚

未已也正人幾何堪此摧折可惜 聖明勵精  
之意乃爲無忌憚者借以行其報復憂在國家  
何處痛哭昔人有言新法之行吾黨不得不任  
其過往時諸君子若能聽吾輩之言平平穩穩  
元氣自回二豎不難去也今若之何弟危機正  
伏似必不能倖逃然禍福聽於天卽竄逐以去  
亦主恩也聞有向權門而乞憐者則雖死不爲  
耳新歲可得秦差差亦未必下下亦不必到但

求脫却長安便爲極樂世界每念風波危疑中  
安得復有同心鐵膽如年兄者一冬意氣蕭索  
實在於此年兄萊綵方歡且置時事於度外若  
吾鄉考選正自難處俟五知足吾兩兄任之銓  
議主之者相公而陪之者則少宰篤於門墻之  
意然考選諸公俱不得與弟無力可効而相知  
者俱無厚薄之嫌未必不是一幸也大計中似  
尚有奇文字吾鄉撫臺亦將易矣秋風之葉掃



除必盡崑山極力歸依所可喜者聊城有必不相下之勢其隙已開或者變局之始乎枚卜定不遠若得張侗老入則亦挽回之機可借年兄之靈先下一片苦心以爲世道計何如何如縷縷者皆罪案也幸秘之

答何武莪

冬仲一函奉報方擬觀時相機稍盡區區以報明命近接來札且慨然有拂衣之想見之不覺

三歎方正論昌明人爭馳騫則姑緩勞臣於天末及時局翻覆死灰盡然則又正人避席之時也然後追憾諸君子用人聽言舉失其當今中流帆亂誰與共濟哉台臺有國本邊功抵餉三案炳炳耳目今國本一言大都爲時所忌卽王心老已旦晚乞歸若邊功抵餉固忌者所不能掩而強者所不能爭也俟其黨合興闈終當少伸公案且姑靜觀時日展布鴻猷大疏命使者

止之此中告歸者率如秋風之葉故願台臺留  
作歲寒之松耳相知星散無可與言祇有孤鬱

答林浴元

李官味如蠟也年臺七年冰力兩地孤翔每於  
嚼蠟之中時有凌雲之氣左宜右有妙合其符  
問之上下之口無不以廉明爲頌蓋治譜得自  
家傳而道味又從師授知他日主持國是必不  
從世態波靡作笑罵好官也同志之中定應托

契直視年臺事如身事何須諄囑時事紛紜乃  
占定力要在善藏其用以靜以密清華之選自  
是賢司理本等若春間老師入都則尤如

山之重也

答袁九滌

別來音問寥寥都繯路迢雁杳每見明月想山  
中之遊停盃分韻時也吏治邊防日就頽廢盜  
官糜餉轉歎乏才思得廉敏強力如翁臺者一  
生其色濡筆躊躇想時觀會正逢貴督之疏意

借計事以素所懷來大發而長鳴之不料狂言  
觸忌權臣張綱爲羅家有二親不得不少避其  
鋒此志竟鬱于抱讀來教悵然增歎陸景老鐵  
骨血誠久已逢人爲地卽有讒口無所復畏而  
張鍾老被彈之後乃切切致疑於弟不可發翁  
臺之一哂乎計典方嚴煎人爲政黔疏未得卽  
覆覃恩之典則不能脫吏胥之手未可以正說  
也李碧老仍還故物真可彈冠相慶但余二生

來備聞太翁之強飯近況之清娛皆遠慰故人  
之念弟歸期不遠倘可相晤於大江之上也

答曹薇垣

妖民遺孽易靜易擾在守土者撫解有方耳信  
如移兵蕩掃之計東土久爲戰場非年臺以身  
任之仁義並用誰能了此局者今村歌巷舞雞  
犬不驚地方旣拜仁人之賜而福德亦從此無  
量矣榮膺新命益展壯猷以此實心實力行之

坐見開府建牙勒名彝鼎惟招賊之讒聞前事者致憾於按君頗倡此議總之賊黨消除旣盡則媒孽自無所容善後之策尤須留意新按君翟心水端厚人也弟已備與言之且屬元老同鄉當心相炤年臺只口不言功爲第一義以消前人之忌可耳

答曹根遂

弟生平寡合相知無幾而相知中又生岐路左

牽右挽步步俱難自入長安來集之忽去曾幾何時而年兄又去矣去而褰帷露冕於西湖之上猶自動人遐思乃虛懸之不進不退之間終日言齊言楚而茫無歸宿之地嗟乎銓政如此宜其爲人所乘至于全局俱覆乃弟之口舌不靈効亦可見而又不免以信心之言作違時之案欲如年兄之安夢故園又豈可得哉正束書焚筆昂首掛冠忽得手札兼訊來使乃知長卿

病起輒已得麟知吾年兄從此生氣勃勃倘獲借拂拭之靈消其口孽乎銘石兄清心勁骨故是我輩人然使區區作曹丘不幾欲益反損乎正當爲之焚香乞靈鬼神耳以發千里一笑

與阮圓海

即阮大敏

易曰知幾其神乎年兄幾先之哲高人數等而好事者牽之於葛藤之中清夜思之每爲三歎伊川子瞻一生樹敵到底同鑄黨錮之碑若使

蔡確之徒欲分收一人以去吾知二君子必不願也可和可爭而必不受小人之攀援君子之品乃見何今之得志者妄援吾集之以爲重寧不令人短氣哉向有耿耿欲一吐出左牽右挽終鬱於懷若夫名義所在不能緘口負心而今俱成罪案年兄翱翔天路亦復爲故人垂念乎旣懶作書又苦乏羽乃忽得元甫使者之便遂慨然一發其不平之鳴嗟乎十年來二三友生

落落紛馳而且成荆棘之林也。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讀之堪當痛哭。

答魏仲雪

懷人之緒日縈於心。每爲塵緣所擾。亦不得便羽直到南都。故落落如此。往歲正論力明。稍一舒其狂直之氣。原知有利害翻覆。然言官以言爲職。不問生死。寧顧世局。欲依違兩可之間。正苦無此軟舌。至官府相激釀成黨禍。向固預知。

其不可而大義已倡。不得不從。其他持議之稍苛。取途之稍狹。諸君子豈曰無過。然觀過知仁。弟亦未嘗不効忠告。而今總付之長歎。年兄靜觀局外。定有妙解。尤堪痛者。則吾黨二三同志。乃自作水火。使人左顧右盼。步步牽掛。耳吾鄉水災爭之頗力。幾爲罪案。當事者意欲棄此一方。民以洩燕人之怨。可奈何。恭甫年兄弟。又有契誼。偶小疏中泛及東事。數語夢想不及於恭

甫也而恭甫誤疑之既亦遍告之長安幸部覆  
稍存其概此心略可自白年兄蚤已從千里外  
爲吾伸豁相知貴知心豈不信哉弟以多口觸  
忌行理故園之游年兄得一返棹爲十日談乎  
卓品僅從常調弟豈敢嘿嘿而已特以銓缺爲  
人所先故姑了兄意廓園亦甚着意也以廓園  
之子子而今被以貪名兄爲之碎一唾壺否

答毛禹門

昔日同異遂爲今日難端君子實授小人以隙  
而晏然修唐虞三代之容彼乃捷而取之無一  
矢遺鏃之費而正人已盡矣仁兄觀目前之事  
豈非從來一大變局哉璫毒所中在一身之怨  
尚有怒殺之時而南樂之毒中於齊越之伏戎  
燕人之新怨驚悍而不可解凡其從內出者皆  
其從外入者也霞城之事內已允閣擬而中夜  
傳入忽復中變蒲州將行矣茗上亦不久此下

合爲一家不過再驅除數人則燕局定而齊越起一年之後恐并用璫二字忘之則是非乃大亂耳弟一疏觸奸幾陷虎口彼方耽耽必逞願乞身於長林豐艸從仁兄續張公玉女之遊未知天與之否日與霞城議疏通之法而或者執賜環之癡想日復一日乃付流水殆亦天也勢窮理極物無不反且共靜觀之聯合聲氣以俟狐魅形銷天心來復耳

### 答袁公寥

不佞雖涉世未久狀所見逸才高韻托志千秋如足下者指不再屈而邀元甫兄之靈傾蓋如故何幸何幸文章之道神於作合曠世相感何況交臂乎微觀足下退狀深念鋒藏光闔以善用其才蓋動忍之功多矣不佞信心饒舌方行乎憂患之途願就足下學所未至何敢以師道妄自任也敬謝不敏尊翁老先生以任事叢謫



士大夫自有公評第近議生財思復得疏理之功而不可猝見人人以任事爲戒則尊翁之公案亦易了了矣左牽右掣誰爲斬此葛藤乎按鹽二院俱已出都不及效力狀此非儀之時言亦弗重空負惓惓見託奈何少文兄前已略悉其槩非楮墨所能具陳恃有心炤

與熊青嶼

弟懶於作書一切曠廢而台臺道義之雅時往

來於心也機緣不偶君子道消事已至此夫復何言吾輩信心信道丘壑之中別有天地矧萊絲方酣鯉庭可授直可置世事度外而聖賢憂國憂民不忍一膜自封則今日之事知台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所惜發難者乃在貴鄉而反先受其禍則諸君子之過也弟亦旦晚歸矣几上餘生言之可涕一官何足道哉但兄持鹿洞牌刻台臺之愛忘其醜使人汗透重裘狀托名

公以不朽幸也詎可筆謝賢郎鍛羽喟朕附訊  
一芹以將言近意遠惟知已鑒之

與蔡元崗

敬啓敝邑舊父母蔡南胡公以恩詔贈官應  
得誥命而後人無爲陳請者不佞與舍親繆  
西谿兩家皆世被其澤比於畏壘今相繼以罪  
去矣舍親曾言台臺爲胡父母至戚敦於古誼  
用敢以此爲懇其軸止須封司類題其文或貴

鄉名公自爲之例借銜於中翰薄有酬謝謹附  
上白金四兩幸台臺始終曲成令親九原之啣  
結亦不佞兩家之啣結也罪廢之人不敢躬叩  
臨楮皇恐

答陸景鄴

方今任事之難內外無異而貴陽遠在絕地又  
當海內凋敝之秋問兵問餉無所不難乃事權  
之錯出人之情之嫌忌又有難之難者台臺以血

誠亦膽敝精竭力以任之細詢吳簿得軍中狀甚悉未嘗不服台臺之壯而復測朕念也早已知此調爲相苦朕從古真豪傑必從難處下手使人人縮步誰與成功但願得其安頓之所旣已入黔即未易他徙方欲謀之知者而黨禍方興不肖以狂言犯柄臣之鋒遂張羅逐之匆匆去國不敢復問天下事惟伏處林穴側耳俛俛偉大業以爲社稷慶而已冰清荼苦豈宜剖

俸倒施敬以璧返幸恕不恭心長喙短莫效區區祇有悵結

答樊鍾陽

黨禍方興誠君子卷懷之日然憂時妙用尚藉正人以回微陽於一綫年臺何遽堅遜思耶弟以狂言觸忌久拚一官謝之今已得譴行矣長林豐艸不敢復問天下事匆匆布復臨風悵

答朱白岳

撫院承差回具有一函奉報近來時事愈出愈  
奇弟爲小人側目無路脫身而今且安排陷穽  
借破甑曹郎黨字題目遂逢嚴譴辱及其親可  
爲太息生歿禍福言官之所不計沒齒編氓亦  
復何恨而必以奪黃爲快何罪至此每念年兄  
在萬里外賦望雲之詩若以弟之所遭則夜郎  
皆仙境也貴役分致諸函已爲一一料理度且

晚可以言旋而弟忝國之人從此無路接雲  
中之札相思相望直俟年兄開府敝鄉乃瞻色  
笑耳夷氛未靖兵餉兼籌孤影勞神百凡珍重

答門人關蓬石

佳卷中想味仁兄孤芳幽韻迥然塵埃之外及  
見其人如其文竊念他年用世必以品見不隨  
俗波靡者也以此附知人之鑒甚幸近貴同門  
來乃知有居廬之戚大孝以顯揚爲先惟以禮

節哀靜叅文章之妙生生不已化化相逼則樹  
靜風生艸枯鳥怨皆文境也僕以狂言觸羣小  
人之忌張羅布網遂遭嚴譴長林豐艸不復問  
天下事所望賢輩天路翱翔爲故人生色耳匆  
匆束裝恃在道義之知空函布復想能亮也

與蕭伯玉

長安中了無生趣但得吾伯玉比隣而居寸心  
如雪貧賤患難之際有生死骨肉之情以此眷

眷於心未忍遽草絕交書也初蒙放時尚有辱  
親之慮牽掛冒次今亦付之幻夢入舟來伸脚  
高臥黃梁飯熟矣石尤爲祟三日而行十里此  
豈章惇之罪哉不足爲鄉里小兒道也向者孤  
行一意信口而談而今一網牽合羅織如意此  
後未了之案知復何似年兄如有所聞幸附一  
行於敝同年龔淵孟處真友朋相愛之意也去  
國之人不應復作長安書第私區區於知己即

令師亦止有心炤

與王闇生

自別年兄後日坐冰淵幾無生還之望忽狀構  
逐驚魂初定不審法星何日炤嶺西聞彼中山  
水奇絕風土淳樸疏剔吏弊使民夷相安不過  
出經綸餘緒耳塞帷行部山嶽動搖自是吾輩  
壯遊遠近正無所異也客冬田陸海公祖別致  
一公禮以答吾輩公餞詒不可却已致其一於

霞城年兄今以其一奉上弟伏處林壑無緣通  
往來之牘適舟過京口附致賢公子不知此函  
何時始得入覽也

與繆西谿姑丈

台車一出都門光景日復慘急狀亦謂去此一  
官他無所憂乃不肖至辱及於親雖倖生還了  
無生趣至姑丈之波入彼案尤令人扼腕一路  
尋問消息杳不可得直至京口得見抵抄已四

月望矣狀亦未有招疏不知何樣羅砌過郡城  
峯陽來彼甚爲懸念據云十五人中禹門最輕  
乃六千狀亦係傳聞之言其餘相去不遠恐未  
必的也以理度之總數豈應過十萬則分之定  
無如許如廓兄四壁蕭狀此局寧有完理耶天  
悟 聖明再得如賈彪之西行則定有解法否  
則無了時也今姑靜俟之聞撫公已到可托冀  
州諸兄一覓的耗併商量處法耳禍患之來惟  
有順命憂之無益想長者自有遠觀不肖亦驚  
魂未定深坐井底思之范狀初得抵舍先此奉  
候諸容續布

與高景翁

都中違教時猶奉台旨靜以息爭而潰隄狂瀾  
桑田滄海從來黨錮之禍寧有甚於此者乎台  
臺大道爲公虛平應物微聞羣小具有心知而  
猖鬼一呼震霆立下事已至此夫復何言狀使

黨籍一光吾道有主豪傑恥不得與而兕虎不  
復興歌則亦千秋一大公案也獨念挺擊變作  
功臣紅丸化爲對症將且漸矣君父之憂灑  
淚何地驚鱗折角網罟方張丘壑之中恐未安  
枕庶幾立雪三年傳經下座仰借渠誨奉以固  
窮台臺亦不鄙夷之乎向過錫時正台駕在吳  
淞間未一申其耿耿今子舍方溫視虱自喻村  
深艸茂足不窺門輒敢一布私臆倘下走尚有  
危機餘罪者則乞指而示之行時姜神超托遷  
解紛之意并爲次及

答楊蘧初公祖

春初正申借寇之議而時移事變事與心違放  
逐餘生旣爲要人所側目即伏處丘壑又失二  
天之庇惟歌勿剪勿伐之章以慰孤懷耳驚魂  
甫定杜門養病不敢一通姓名而忽辱瑤函藹  
狀蘭誼且貺及家嚴尤仞道義骨肉之愛也漕



事極費唇舌民生不辰竟以水底遊魚重累老  
公祖朕非老公祖調饑劑苦仁心仁術則蠢蠢  
者無寧宇矣百世之澤誰忍忘之憲節將西家  
嚴尚擬負弩罪廢之人瞻望無期祇有惋結肅  
謝不盡

答曾二雲公祖

老公祖秉公拔才孤寒昂首文額縮而後通之  
以權此不易之中道也弟已久絕世緣而親友

見責非以爲利循例具牘實以親誼之重輕爲  
先後老公祖錄其首名而斟酌其二三可也雅  
誼惓至感切于心家姑夫處即當以台旨致之  
至地方之事亦有可言者錢糧侵蠹日甚批出  
仄分習爲固朕區書飛灑不可勝計在鄉間最  
苦白捕而沃地一役尤令雞犬不寧妄謂斷宜  
裁革又刁悍成風市鎮各有十光棍扛幫打詐  
結黨公呈幸老公祖神明之鑑屢見摧擊而餘

燄未息即敝里顧山鎮向稱清淨近亦爲十虎  
盤踞矣領袖者有二姓兄弟老公祖留神  
查訪俟廉其實而一懲創之真地方小戶安枕  
之賜也饒舌多事聊備芻蕘之一而已

答莊魯餘

都門一晤甚慰濶思弟方憂病相尋弗獲時相  
過從年丈養疴罷試暫息六月之閒三年一蜚  
轉眼事耳如弟放歸丘壑長與野鶴爲緣戶外

草生嗒焉喪我蓋不知握手歡笑還復有此日  
否雲中一羽忽驚蝶夢亦意外一大歡喜因緣  
也

與魏廓園

弟蒙恩放歸而年兄遂罹嚴譴傷心孤弔三復  
范滂之言爲送行文耳雖狀聖明寬大霜雪  
陽春努力前行無庸悲怨弟病頓不能出戶特  
遣人問候於途念兄貧甚貸得念金以供緹騎

之費耿耿寸心祇有遠炤

答周來玉

時事如此真堪痛哭弟旣得附於翁臺之後可  
以自信自安即白首丘壑亦復何恨但以無頭  
迷障故貽翁臺以未了之局念之每爲氣結又  
未知網張四面吾輩終得高枕否耳告身之繳  
理無異同若侗老處止於新給則吾輩便當如  
例聞翁臺已繳似又宜追回其半若一有參差  
恐又開一罪案矣承使遠來具感同心之雅

答徐月賓公祖

弟迂愚觸忌幾無生還之望幸 聖明寬大放  
歸田里扁舟南下悔罪省愆懶性恰宜驚魂始  
定纔渡江而父老子弟歌舞至仁有感極涕零  
者調甘劑苦之方不啻起白骨而肉之也月朔  
抵舍伏接台翰慰藉殷殷名已係於阜隸而轉  
叨忘分之交罪且辱及其親而更沐如天之貺

誼高霄漢歌邁陽春此則我有二天余其一樂  
逐臣厚幸古人所無雖沒齒岩穴復何恨哉村  
居杜門不敢以罪戾姓名輕瀆憲臺狀施而不  
報草野倨侮是亦罪也 敕命賫繳倘有事體  
異同更乞指揮仰恃台慈不勝皇悚

與高景翁

頃方具牘恭候道履而家姑夫寄示台札使不  
肖慾心平躁心釋覺英雄感憤痛哭之語俱不  
足以入有道者之聽也每自念涉世太早未嘗  
知學若使焚林稍息鍛羽不驚皈依絳帳立雪  
三年此則造物之所以成我大矣自反不忤何  
怨何尤狀細細思量亦覺鹵莽倘非 聖恩寬  
大久爲杖下之鬼又安得優游菽水之歡如今  
日耶獨念二三知己三木囊頭生死何期撫膺  
流涕虞山日有亂形因亂借亂皆殺機也時無  
賈彪夫復何言不審邇日更有奇聞否統惟台

慈教之

與沈五知

自別年兄後舟中清淨生平未有此適不啻再生之樂也嗣後風波日急正人都盡而年兄飄然歸來矣甚喜明哲保身獨得道妙近來文字益務新奇但不知吾輩既已投林尚有危機罪案乎年兄幸以所聞詳示之十五人贓案何似近又有一百七十六人之說雖係揣摩朕有後

着與否未可知也弟子舍方溫毫不作門外想以此胸中廓然而六君子檻車以去生死何如可得聞其概乎炎暑懶得出門特此奉候不盡

與楊蘧初公祖

伏惟老公祖以痾瘵饑溺之心軫吳民之厄遷喬既久臥轍未還劑苦調弦解苛止亂老公祖之造福於吳民者厚矣雖朕追維三歲之間江流夜靜狐嘯風驅使鄒兗之禍不作者誰之賜

也虎冠剪翼墨吏易腸使杼軸之遺未斬者誰  
賜也乃今舍吾民而去矣議者方以東南爲  
不涸之倉艸管民命者爲能吏敲吸民脂者爲  
忠臣有繪監門之圖上叩闈之章者不免爲大  
戮但不知福曜旣移之后嗟此哀黎作何光景  
而不逞亂民魔劫未盡使驚鱗鍛羽何處覓寧  
林深淵乎知老公祖并州之念定爲一步一回  
也弟杜門省愆承歡膝下讀書荷鋤之外都無

些子沾懷古來放逐之臣少復如此蒙恩已過  
沒齒爲榮只願厚微餘庇長得安枕爲太平之  
民耳匍匐道左敬獻彘彘以申攀轅之意晤碣  
石明衡魯齋怙月諸君子爲道耿結

與魏仲雪

春間于受之處附一函嗣後正覓歸計幸遂所  
願扁舟南下檢點身心日星魚鳥儘可相對林  
泉書卷正足忘年曠觀漢唐宋以來黨人之禍

尚不止此兄宜爲我賦詩把酒不必發感憤之  
談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古人以爲一樂如弟  
懶癖閒情隨處落落兄所具曉當其執筆嘵嘵  
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爲爾手口已見今日乃遂  
本懷兄以不作風波驕我豈有居言路在是非  
場中而卷舌掩口爲兩來三變之行藏以保笑  
罵好官者乎非兄前弟豈發此狂語只可與起  
田知他人勿道也兄近况正佳才不才之間善  
藏其用知兄素心自足了此非他人肯道也  
承劔環之惠時掀髯一笑

答瞿起田

弟狂愚觸忌幾不得生正在網中幸得之子打  
破放舟南下兩袖風輕始覺有生之樂歸來身  
心無礙菽水餘懽此趣亦復不少獨念六君子  
三木囊頭悠悠長夜月沉酒醒友朋之痛不能  
忘懷而博觀漢唐宋往轍殆亦天地氣運使朕

與諸君子命中帶得都復付之邯鄲夢界矣念  
欲一鼓虞山之棹靜對吾年兄道氣素心消釋  
餘垢爲炎暑所困不得出門倘秋風漸爽吾年  
兄慨狀生草園之色者亦山居一大福緣也弟  
懶不通問而手教輒復先之想能以野人見恕  
拜領雅貺誠不忍違別鑿金筆架雕檀筆筒爲  
異時青瑣珥筆之用不盡依戀

答錢龍門

自別年兄後忽聞喬擢忽聞廬憂總不得便郵  
一通慶弔狀耿耿此心時與明月相望也此番  
變態筆舌招尤只不知口業深重如此消折得  
盡否月白風清盃酒笑傲曾從香鑪峰下帶得  
一片雲心今日不敢多讓倘清福難消造物所  
妬則耳熱鳥鳥又成負罪引慝年兄應爲我憐  
念耳野服閑遊一晤知己正自有懷狀今日亦  
不敢必明日事也猥承手訊率布區區令侄年



兄希道耿結

答許霞城

日來避暑竹林放腳高臥絕迹城市斷絕書疏  
生來未有此適獨念知己迢迢時牽夢寐秋中  
虎阜之約洵爲快事尚俟與澤壘年兄訂之恐  
亦在秋冬之際矣新政日異掃除一空澤壘尚  
爲魯殿靈光不知風雨飄搖若何也聊城已太  
行及崑山矣小人洗眼看賢宰相巍然獨坐再

以障明眼人也向苦長安逐隊臭穢滿前今得  
脫體清涼散髮竹林伸腳高臥此種便宜非吾  
輩懶淡之性不知此趣年兄雖復暫息恐富貴  
逼人受用不久若弟乃叨爲終身受用耳知己  
之想時切于懷而村深杜門都無出理年兄樂  
境方酣亦豈能遠問山陰之棹耶喪明之戚誠  
爲不堪狀又須以道力遣之不宜惻惻也靜長  
年兄亦遂遭誣可爲太息晤間幸道耿耿

與周蓼洲

翁臺凌雲聳壑不佞弟即不敢謬附聲氣之同  
狀數年嚮往不在名場世法中實以清風直道  
四字爲翁臺屈一指耿耿在心目間而微聞許  
可亦似以疎拙見收則雖投林削影之餘不訪  
一通惘臆乃者黨禍方深攢眉有罪獨翁臺於  
廓園兄救焚拯溺義重死生誰謂古今人不相  
及乎仰對白日慨狀淚下以此知絕交之書未

爲通論也家母舅來知廓園兄生機未斷友朋  
之痛恨不剜肉茲區區者九牛一毛仍望慈悲  
大力點化丈六金身以消此劫而已倘事有端  
緒亦希剖示以慰懸懸秋深足健申弔姚母便  
得一了識荆之願艸率徑瀆想能原宥

與高景翁

溽暑異嘗恭惟道履安和德業純至以慰四海  
之望某杜門兀坐未獲受教於函丈之前非獨

憂患之餘舉足多畏而性懶靜癖久違膝下不  
覺依依長日爲短也學問之途茫茫望洋古人  
云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席地恐復相  
煎見六君子之慘酷不免惻惻廢箸心如懸旌  
台臺何以教之廓園事周旋有路已矣致蓼洲  
所矣蓼洲竟以結姻爲罪案網羅之密淵無寧  
鱗而蓼洲好以直言犯當路道力詎能裁成之  
否乎繳 敕一節不免爲親躊躇昨知張侗老

止繳本身蓋因虞高二疏之后爲變通之法不  
審是否可從私心皇皇伏惟裁示

答陳中素老師

柱石一移萬事瓦解永言時政付之賈生之痛  
哭而已朕洛社有人東山未老使小子得所依  
歸正使沒齒丘壑道味不孤豈復以腐鼠爲念  
自仲夏入里門如病狂驚悸之后忽爾清涼食  
息臥起都有生趣意謂閒身暇日可以端精誦

讀勉醫寡陋狀忽忽三月身心尚未安頓居諸如駛深自愧也荒村削影已絕城市之想緬想春風化雨止有神遊左右而已正擬恭候道履并請教益輒枉台翰惓惓注念老師之篤厚於弟子蓋非楮墨之所能鳴謝也秋暑未消伏惟爲國爲道自愛

與周蓼洲

音問之隔又兩月矣網愈密禍愈慘死者不可

復生令人潛然淚下然則吾輩食息田間豈非曠蕩之恩哉邇來機殼想全付精神在枚卜中不知尚有白馬清流之結算否翁丈定有所聞可以開示邨中聾瞽也索居寂炤正有佳處四海畏途舉足如阱即緬懷知己夢寐相牽聊此一通聞問不得便理訪戴之楫也向約繳一敕事近張侗老止繳本身似亦一法狀不審彼此諸公有無同異翁丈曾否定決即欲了此省一

落落齋遺集 卷七  
掛礙瞻前顧後正自不容草草耳幸直示之

答解石帆

琅蹌去國獨辱知己憐念雲霄高誼當於古  
人中求之乃知絕交書尚非通論也歸來散髮  
高臥菽水多歡檢點身心殊覺空曠只是風波  
滿眼網羅四張生者既盡枯骨欲灰朕於滄海  
山搖之時猶留陽明一綫得吾年兄爲魯殿  
光倘亦社稷之靈非人力也使節誓南徐觀妙

手轉旋以佐中興之業使弟長爲太平之民不  
作釜魚挺鹿則厚幸矣深村却掃忽驚雲中之  
札回想知交笑語道義肝膈之愛真如隔世事  
矣

與徐月賓公祖

弟名在鋼籍素同糞土餘波所及猶足累人凡  
在青雲之彥並以遠我爲福何意祖臺雪腸鐵  
骨憐其失路違衆而哀榮之至再至三情逾骨

肉豈所爲昌歎之好耶正修一函鳴其感切候  
憲務之少暇家嚴九頓階前而家兄某又傳台  
札至矣言念宿昔恍狀如夢仰瞻天上已若重  
淵雖復故人高義世外相看豈敢以葛巾野服  
唐突憲臺且以黨人餘垢爲明德累哉伏處荒  
村永與世緣斷絕即圍碁酒政恐動機心矧敢  
入城市乎緬維道義肝膽祇有夢魂牽結而已  
東南民貧賦急人心蠢蠢而祖臺風霜清肅雨  
露沾濡遂使畎畝之中獲有寧宇異時再借法  
曜若周文襄之鎮撫江南則籍末埜夫終當鼓  
腹一見清光耳家兄方困於諸生乃拜九天之  
賜下士之禮亦屬曠遇伯樂一顧駑馬生風一  
家戴德頂踵以之矣

與毛禹門

時事都不敢言而仁兄久錮之餘尚不免絕流  
之網是又何也羅織已就排解無方仁兄何以

爲計每一念之驚心慘目顧不敢輕出柴門握手慰勞獨念擇禍欲輕則仁兄視六君子已霄懸矣弟凜凜不測尚幸生還醉夢隨緣儘得自在朕觀新政鋒刃日急又有白馬清流之患未知終得保此餘生否耿耿在心執筆茫朕聊通問訊而已

與蔣澤壘

向辱手教日擬候謝而每接一報愴朕者累日  
不覺寒風射人矣驅除已盡久知年兄不免在  
一網中朕猶得以藩屏相寄豈非微陽一綫尚  
不泯乎行藏之際定有妙裁居今之世出處兩  
難安知不以退避爲罪案且宜好酌之也若使  
大路相容則節鎮一方事業無量名公鉅卿胥  
從此出亦何必薄視淮陽况忠厚正直如年兄  
櫻忌或不如弟輩之甚也恩詔將下或爲黨人  
開一面則長林豐艸儘堪逍遙否者未知何處

生活年兄觀邇來鋒刃將何抵止乎弟杜門兀坐即周老師處不敢破戒往弔何日得知交晤語一澆磊塊前約敝寓下榻何以不至試事未了敬掃門以俟別具侑緘希鑒入

與許霞城

弟性懶喜靜數武之外輒覺意灰以此都不出門不得尋吳門之約近來經心入耳總堪悲弔欲得知已相對劇談引滿不知還在何年空吟

薰葭白露之章而神飛耳 皇子誕生率土俱慶黨人倘開一面乎長林豐艸尚得逍遙自在而靜觀機局正恐山林亦無寧棲年兄近有聞否將作何究竟也十五人之案歸之撫按吾鄉人數不少大都以撫爲政前年兄云毛公祖意將束之高閣今既有催檄方議了局則原招無耻而招語復輕如家姑夫者未審何以處之毛公祖用意忠厚主于幹旋雖題勢不容不做而



題外做題似亦費手年兄道誼素篤肝腸如雪  
倘可面詢而善商之乎則亦今之孔融也

與黃白安

驛路傳詩後便彼此曠隔年兄飄狀而去弟子  
處愁城日夕凜凜即向來促膝圍棋者亦復落  
落他可知也世局變遷友朋離散光景乃爾正  
具呈引疾爲兒子出花所纏而被人代我脫之  
樊籠外身輕心快拜德良多只比年兄多上場

一出耳策蹇出門顧影自笑標榜不俗位置頗  
高與年兄合傳旣使臭味不孤獨有糠粃在前  
之愧耳扁舟南下五月抵家父子兄弟之樂讀  
書飲酒之歡皆與年兄遙相應和但傳一邸報  
使人愴狀廓園死矣生平子立好爲耿介而不  
免坐之以賊嗟乎廉吏不可爲恐其子不免負  
薪年兄何以爲之計弟禁足不入城市每念西  
湖之約欲于來春了之顧念風波未息舉足便

爲罪案何時黨禁少弛得一弔廓園之墓耶追  
維往事吾兩人頗亦告戒爲天心人事互相促  
激所謂新法之行吾黨不得不任其咎今亦付  
之南柯一夢矣只願太平無事以安老山林譬  
如三家村人原不出仕本來面目各已認取  
國家未嘗負我輩也正念千里故人忽傳芳訊  
開函獨笑不能已已輒以來韵和得三絕又一  
絕以爲湖上之盟書之扇頭聊慰相思倘虎丘  
西湖彼此遊履所至各須急足相聞開懷引滿  
勝於七級平升惟年兄記取

與姚現聞

罪廢餘垢猶足累人翁臺道義之雅勤勤惠顧  
此意真足千古彌天之網知翁臺適遂本懷獨  
不料太夫人霜栢之姿忽焉凋謝在仁人孝子  
悲痛何勝要以皎節榮名上壽善養旣已纖毫  
無憾哀思當爲少紓也弟屏居却掃擬走奠生

芻爲持有城市之戒即荆溪蔽座師處未得一  
行且念黨禁方嚴恐哀詞織爲謗書素車指爲  
罪案少俟風波少息泥首請荆想在鑒原不以  
懶疎見督也芟芟申奠幸告几筵

與文湛持

弟自杜門後斷遣衆緣痛念師表在邇每欲一  
叅玉塵兼弔令甥於廬而驚心慘目日新月異  
友朋生死之痛艸樹都復牽懷河水悠悠黯狀

自廢新禁方嚴邏卒滿路不如兀坐一室且以  
免罪也尚擬殺機少息春山共賞不知得了此  
願否從前小艸旣未讀書今方討得閒身而倍  
腸鈍質茫無入手索處三家村中真如井底蛙  
也虛此一番放逐不得學古人一事翁臺何以  
教之性懶書疏積想歲時僅一訊問別附土物  
諸托家母舅道不詳里當

答徐石城

都中一接光範鄙吝爲消爾後踉蹌去國不得  
觀曲江之勝獨念同里當阨半爲時詬厲而翁  
臺新礪初發雲路方高端志貞趨早有壁立萬  
仞之意其仰贊新政爲同里之光可券俟也理  
官之難在上下間苟欲市恩不免府怨苟欲避  
怨又恐招愆大率居之以慎而出之以如不得  
已之心則無往不孚矣至于秉公執法約以平  
情高明自饒爲之何俟下詢芻蕘哉罪廢餘生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八

理署書牘

上

按院張見平

按院汪石蓮

藩司董定所一

二

巡道朱寰同一

三



三

四 洪太資同

巡道陸景鄴一

二 何道汝一

三 劉道一

四 劉道一

五 符道一

六 符道一

鹽法道

驛傳道

學道魏

附請鹿洞遺才中文

袁九滌太府

府屬各縣令

建昌令羅化城一

二

三

安義令陳一

二

三

四

理署書牘下

丘毛伯

又

鄒泗山

舒碣石一

二

徐明衡

黃陽平

魏廓園

同年某

方仁植

張忝生

魏仲雪一

二

蕭伯玉

張誰譽

吳巒釋業師一

二

憨山釋一

二

門人傅惕菴

門人張憲卿

門人畢叔美

門人饒得渭

門人但夢倩

門人廉敬侯一

二

門人丁潤生



蔡孝來母舅

繆采星一

二八頭帶刺一

三八身感命

貢悅茲一

二八早秋美

四八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八 終

落落齋遺集卷八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理署書牘 上

上按院張見平

伏承台諭收武勇以雪國耻業傳示袁知府着  
意采擇乃浹月以來募兵之令寂無應者里巷  
之間已有畏心近齊集四縣之兵屢行簡練之

法疲者望寒風而色削壯者舉塊石而氣消甚  
有力尚可勝勉作柔怯選入前茅叩首乞免此  
特以撫院選充家丁爲名猶畏避若是况望其  
褻革遼陽哉乃知西江好氣不過私鬪是勇而  
兵事久廢真苦羸弱難扶今欲作其敵凱之氣  
生其棄土之心必有格外招徠人情斯奮若以  
尋嘗安家行糧爲餌未足酬其一歲耕傭之獲  
以區區挑選兵壯爲事安能奪其室家婦子之

思竊以爲人情所愛者利所畏者法法驅之於  
後則走險何擇利誘之於前將走死如驚今都  
建之民慵工於浮梁之景德鎮賣藝於揚州南  
京之間者往往而是誠使賞格旣設有力能舉  
百鈞者賞若干技能中九矢者賞若干仍另給  
以安家行糧徒木示信散金酬死此厚賞以來  
之一說也都昌賊風素熾嘯聚成羣召提宿盜  
名不勝書捕盜之牒騷遍於野此屬改過無繇

收之有用使示之信令除其前犯苟非殺人強劫其餘槩置不問有願赴募者一體立賞仍給以免罪木簪進者有利而退無家則驅之就死也易在做虞詡三科募士之意而行之此赦過以誘之一說也朕使人各就募何人率領散之既渙不相屬合之又食宿無方必先設將領揚旗四出更預備資糧使兵至如歸庶幾有的可赴無令觀望不前乃今之堪將者何人非職之

所知也至稅事更新奉行德意兩府一體有餘不足皆公家物也豈宜以虧盈之數上煩清慮哉竊謂剗心滌腸絲毫必報不妨各隨所入仰聽上臺劑衡果其有餘何所秘惜萬一不足寧有私藏如慮稅官不肖之心則在稽核之嚴非成法可束近聞九江額已漸登至北風一猛則炤票之外投稅聞朕無人總計秋來收數額若中分斯有微溢倘四六爲額則不足之嘆又在

南康矣惟是尺式異同寬嚴互見而寬在功令南康初不任德嚴在鈔關九江亦不任怨鈔關先定丈尺九江不費一辭其實鈔關以意爲尺無式可據非得本道酌量短長另設二尺分發兩府則法令不一人心莫信每念鈔關所批去今尺太遠執其兩端斯平等法耳秋季已終孰多孰少老大人提衡彼此微示裒益故不敢以一隅之見孤老大人爲商足國之心也

上按院汪石蓮

某遲於趨事方屏息以聽斧鉞乃老大人天覆春生栽培轉篤竊念下士遭際知己古亦有之未有一見而沐國士之遇如某者也行取疏截自歲終某俸少十日遂落格外然得以一官少効奔走補劓蓋愆庶幾有日顧局局愚昧無可陳說惟是巡道遷行地方失所依賴敢以臆陳九江爲吳楚咽喉從古戰爭之地蜀變方迫江

流不寧瑞昌興國間柯陳結梗伏莽嘯聚更兼  
鄱湖浩渺隱憂方大幸本道大剗孱偷之兵一  
新選募之令鼓舞訓練水陸俱精遠聘教師捐  
俸製造火噐開局方始忽焉中輟當今人喜因  
循緩視兵革計本道一行練成之兵解體偷惰  
噐械火藥悉化飛塵長江要衝誰爲砥柱况閩  
廣兵來無人彈壓而閩兵屯留饒州約束之令  
不嚴驕子之奉已甚奪財鬪娼大可寒心老人

人俯念地方之重疏請加銜保留實爲無窮之  
利至於察吏詰盜力振廢弛送舊迎新恐滋騷  
費此又從來久任之說所必當見之施行者老  
大人已洞燭之無俟多贅矣

上藩司董定所

湖關厲政特厯至仁念動斯春法窮則變台臺  
以停稅之苦心行撤關之妙法分府投票立票  
繳查商旣得洗其苛官亦可滌其垢職碌碌坐

觀有負清問惟是立法之初袁知府苦以見委  
思維再四實慮負托才力兩窮適荒司刑之職  
稅璫餘氣頗非志士之心夫議委一年爲期而  
刑名查盤勢須自還其局况治法千條俱備僅  
持籌應付而亦莫效其奇竊意委而不可以久  
不如使職別任地方之事易匍館來就輕車之  
駕也台臺方加惠商民職宜効奔走而敢爲此  
苦瀆者知台臺素憐職久切栽培則出之疑怨

之外以全其孤拙之名度亦台臺所許可耳

又

向奉鈞諭已具稟恭候台裁未審已有定議否  
近代庖府事以積案填委錢糧催督苦莫之應  
僅了得安義京庫其各祿尚在嚴提度可完報  
所奉助餉款目特持穀價借支先解本府貧瘠  
特甚蒙老大人議免半糶不啻肉其枯骨惟是  
抵谷銀先詳包撫臺亦准解三分恐不能如半

解之例以此乞天覆之恩蓋邇來水災沓至憂  
在目前此三百金到部僅供鼠蠹留府儘可救  
饑萬乞俯賜詳免其補解又錢法通行民生  
樂便前所發五十萬袁知府悉已給散兵糧各  
縣毫未解補不得已亦借庫銀先解倘有錢發  
下則亦衆心之所樂從也

上巡道朱寰同

稅虐一蘇不惟遠商歌誦至德而星渚貧黎感  
喙涸轍之澤又自無窮也職最拙劣局局不展  
蒙台臺提引若以立法之初職能稍體德意以  
布之故勤勤任使職敢辭勞役仰孤鴻造特以  
居疑怨之地恐來投杼之危今台臺旣許早晚  
則感戢無涯今亦未敢遽溷台聽也昨已具稟  
所能自效者寬商之手不能自必者湖口之越  
關與稅額之不虧夫爲防奸計勢不免多設巡  
欄等役而多人則多弊故寧使有越關不使有

冗役僅四名巡欄困守湖岸但懸賞格有越關者罰稅一倍以賞有功人彼別慮商人領票徑行意欲差人押之入城此一人恐不免需索今袁知府議於下水岸上收籌此法固佳朕今之空船人載及微貨免稅者皆即刻放免徑行並無他票中途亦無人攔阻可謂直截簡便不知何以爲兩妥之法也憲票有丈尺已填旋復告改減少至有併其姓名而易之者率皆貨少難

拘丈尺或當全免故塗易頗多悉職親手親發其查量船隻悉職親至河下間抽一船驗之絕不落他人手目第汗抹憲票有不恭之罰耳稅額計四口頗爲有餘而就中木簾居三之一使無簾不免有虧今北風大作所虧又未可知也

二

仰承委任已於初七日開關恪守憲規祇令商人自報絕未查量一船權其所入可足一日之



額但船雖大小不同亦滿淺各別量於丈尺之間爲裁減之法通融酌量總以奉行惠政其事之瑣屑煩雜日無暇晷幸銀不經目差可自白至剔弊察奸才所素拙每差一役籌踏再四輒復中止即議設巡欄僅用其半蓋寧使商人稍有脫漏斯台臺所云以不撤而撤之心行之也惟是收銀兼用館吏私慮以爲可裁夫納銀在府堂堂正正無嫌可避管稅居積垢之餘須斬

斷根苗庶幾清楚若仍挿一人值櫃畢竟經渭難分此非獨自求脫白亦爲後人免詢具文上懇乞賜施行又竹木憲票計根論稅職細思商人論根之法乘積加除須精心熟于算法者方可無訛稅事煩冗恐滋多察之弊竊與袁知府酌議不若以長濶深積計論文收銀較爲簡便職以此法爲饒河諸商親算數番較其歲額視饒河尚輕視湖關不啻二十取一也台臺所頒

丈式以量船則極寬以量簾稅爲小職曲體商  
人之意十丈止判其八一簾之稅不踰五兩小  
者二兩耳如是而台臺惠商之澤無窮矣謹具  
約法呈覽各役工食若巡欄水手登簿書役尤  
不可緩否則向爲大利今不免太苦因台臺已  
念及故併冒瀆容另詳以請

三

前袁知府傳示台諭仰窺台臺爲商爲國至意

無窮而稅額虧盈調停于兩府之間則四六分  
初無不可蓋向之所爭者官入私囊今絲絲登  
報有餘者原非私物不足者豈能取盈若一時  
有餘而守爲成額倘後有不足則點金之嘆又  
將在南康矣如其有餘而必曰此之所收不以  
補彼之所缺雖甚不肖不至此矧提衡損益總  
在台臺又非下之可以臆逞也竊謂額可無設  
也如慮額不足不免以有餘爲私營是又在稽

核之嚴初不在文法之內惟尺式至寬按臺欲  
倣鈔關狀鈔關特以意爲尺初無可據似不若  
從前詳所請台臺酌量短長另置二尺頒行兩  
府則人心自一寬嚴兩忘其規則出入統祈早  
賜裁定至木簿憲票明云論根及炤地稅票今  
皆論丈尺除饒商之外無稅票可炤即饒票又  
與今票多寡不同非乞台臺稍易票式不可近  
者奸商神棍又於南部堂動加稅之呈其說以  
湖關登報無幾今登報甚多叅對官簿加稅顯  
然此言直可供台臺一笑亦見奸計無窮人心  
至險使所行之法與所刻之票異是悖違功令  
職等任之罰矣至總計三月稅銀未盈五千八  
百而竹木盡在其中則南康未見有餘未卜後  
日若何也職唇血已枯爪期已及建昌令蒞任  
在五日間統希台臺早賜詳委卑職幸甚

稅事瑣屑季中不敢零星瀆報謹彙一冊仰備稽察伏念職祇奉憲法矢慎矢公尺式雖寬不敢違功令以取罪錙銖必較亦不敢損正額以媚商凡漏網窮追炤批停格焦唇穿目賈怨已多特于空船搭載數難取盈間有半科良非獲已至額數一聽上裁本非量出爲入而九江有鈔關可做原屬初議所頒此奉行之大較也幸本府冬季頗浮于秋六分之額似亦可辨統維

電察

上巡道陸景鄴

久違訓迪深切瞻戀昨奉批答龔贖一開第識疎才弱碌碌簿書聊托帖括以文其拙乃沐溫言褒獎不勝悚愧台臺文章山斗炤臨斯地諸士承風丕變况江州士尤親炙最切者乎至台示習尚刁獷事體痿痺二語洞見垣脈霜風一肅吏民敢不革面即有真僞雜揉捕巡縱枉以

入日月之炤毫髮安能遁形惟是此中惡習輒以人命爲奇貨都昌往時乘風鼓煽百十爲羣而告詞之不情則有杯酒諍言直架瞞天之誑者旣不勝其反坐遂爾習爲故嘗訟師刁民唾手風波其間亦有愚魯無知爲代書所悞只求狀准後悔無及倘就九江城中考定代書之人明示其值責令從實填寫禁絕浮套刁字如原告反坐至徒以上者提代書人并責可也又三

府交界每每冒籍或乞明示承問各官如遇冒籍告批者即申明改併如冒批衙門未及改者其原籍府縣衙門經申本道請案不得避事推諉又有原被告彼此各府如都昌鄱陽湖口尤多彼此關提互相秦越久稽憲案率此之繇使原被告各有告詞者或示命以奉到先後或府縣上下爲序立限申併不得留延似亦可清案牘也他有地方積弊曾條列通解兩臺度必仰備

叅覆成案見存不敢復說朕以條陳塞責正俗  
吏驚虛飾陋之套且所言鄙淺尤不足入台臺  
之鑒因明問下及不敢不强索一二以獻肺肝  
惟台臺赦其愚妄昨聞台臺克詰戎兵綢繆未  
兩江山生色先聲遠震本府水陸營精兵雖止  
陸百餘人袁知府遠聘教師製造戰船火器三  
六九操練賞罰嚴信職亦代庖甸務與分督率  
營伍氣色似有可觀如許附入衛軍操演一番

則台臺指顧之下鼓舞振揚將驛壘旌旗煥朕  
一新候有示期乃敢解赴標下文茸奉命謹呈  
十部

二

職謏劣無似于吏治正如矮人觀場再捧台示  
直令毛骨悚然通身汗下凡此中水底蠹穴血  
海冤啼一一洞入明鏡職三年尸素即盜情出  
入不敢不交覆忝詳所翻剔成獄亦復不少未

免以縱賊見疑。蓋台示所云有小偷遠方遊食諸類受網織者。比比皆然。此有司捕役之過。乃若強竊混雜。病在失主好爲張皇。動列金銀數百。至有疎宗插入。居爲奇貨。備追贓之名。施嚇騙之計者。竊意強竊之分。須審地方保長。今強案纍纍。並不一問。保甲即查究失事人。役輒成虛套。自後告狀如止竊也。姑從其便。如其強也。必明立保長某人。地方鄰佑某人。公同赴告。否

則不准。該縣即立治其失事之罰。另招申報。以免牽延。則失主不能飾竊爲強。而諸人亦不至于牽累之久。是亦一說也。至獲賊之日。立刻追贓。贓有一真。即可正法。不必按單窮搜。以滋板擾。若夫隔別叅互。禁絕嚇詐。自在奉行之吏。非法所能盡。要台臺霜清日白。電劈風行。吏亦何敢仍守故習。以仰負德意乎。職代庖捕務。督行保甲親試之。府城中者。向有一二條款成案。見

在臺端惟是時時查警行一年不聞市民被一小偷倘亦兆之可行而不能必四方之同心也明問下及肝膽畢剖瑣屑無奇統惟炤察

三

伏承憲諭敢不一一仰體各兵較閱若蒙節鉞一臨士氣百倍今且先以台旨鼓舞之矣夫役議已于前月二十九入遞稽遲若此亦積玩之一徵也台示以補兵而前詳抵加派蓋緣星子

包募牢不可破縉紳士民俱謂奪其喉中之食譁狀欲爭及見抵派之議仍在彼土救饑始各結舌適建昌欲爭其半爲設腰站之需狀諛縣雖云衝煩遽難奪此與彼且旣設腰站則南新協濟原額儘寬矧有裁革蘆潭弓兵餉額可以添補今裁冗夫以寬民力及留爲本府修城募兵之用猶愈於原從走差申花銷此有用之金錢也伏候明示可否允行官評奉命摘補賚捧



大計似不相遠今先求塞白止得司庾一人舊  
例原無多索此外惟都昌廖尉稍有可議尚欲  
留備大計取盈統希裁示

四

恭承台諭案無留牘即是救時良藥卑職業佩  
爲韋絃刻刻提醒不敢有負訓迪但本府積案  
儘自不少一月停閣血脉中斷方催督復起終  
無如各屬之痿痺已久何也營卒聞訛欲散前

此偶狀而亦止一二造言生事之人及懦鈍無  
用之卒耳久已訛息心安操演如故前職已細  
閱練一番邇雖天災歇操三六九分班試之小  
教場實不敢頓隳前功也發教師訓督各兵半  
多捱懶正嚴爲分班督查因憲限解驗遂暫聽  
其歸至於月餉賞格悉在營率之上職固客禮  
之即各兵亦未敢薄待也安義奸人結夥之詳  
先未之見奉命後即差役以一字馳往訊之據

諛縣答云原在申詳宋元二十拒捕繇中及細查原繇亦未明悉不過深明賊黨之宜撲滅似非別有所據也以此往還詢問報命稍遲伏惟恕其延緩之罪昨有夫役一議芻蕘之見未審足備采擇否朕水路之斷不用夫則非謾語統希裁斷

五

謹啓粵兵賞格撫按云過省之賞出于本院不屬南昌諛府但炤吉安例行之及昨詢吉宦之過康者云吉安賞格甚重每名米四升魚肉各一斤每十名酒一罈如此則貧乏南康萬萬不能如例須乞台示斟酌昨已發人至臨江訪之矣又計事將竣將有議調賢能邑令之疏安令長才短馭定宜別展驥足朕安義久成錮疾疢灸方甦既有易入廢事之慮否則建昌亦康郡中巖邑也近而調之在彼猶此此職爲一隅私

計夏知府亦以爲朕敢先以爲懇至安令之意  
揣摹建昌一二人情有憚其整頓積弊恐不相  
安者此又一人之情不敢不并上聞以備采擇  
者也

六

承命都之黠賊猖狂已甚朕如官兵擒圍之說  
誠爲未妥台臺明見幽隱計屬萬全職不勝心  
折竊計二捕之情縱與畏兼有之懼以窩法彼

必効力而私意善獲之法不若姑以好語安其  
賊黨之心使之自來投網即前日王永道之自  
來原因職監程昌九彼遂欣朕赴愬今旣明示  
強盜死條二盜自朕挺而走險頃職提出王永  
道但明庚諭之云前番審時見汝等尚有生路  
如永昂兄弟何不教他出來求明二犯云此事  
實未做强盜肯炤前審救拔永昂兄弟自朕來  
投見此言確是實情但案已成矣復不在職之

手是強是竊不知果有疑情否誘之爽信亦有未安所發憲牌即藏之篋中尚未轉行亦別無知者如一行則賊黨立刻聞信小捉則拒大捉則走縣中爲賊耳目者多故也

上鹽法道

謹啓南康雖僻寂村墟狀君子小人食鹽之利者猶是嗷嗷之地向蒙撥派引鹽奸商囤戶每借口波濤之險赴省告改惟有零星小販以致

鹽價騰涌民苦淡食引額不足反礙考成夫開舖發賣何關湖水之波疆域各分詎容規避之巧今使囤戶居爲奇貨而官民受其兩傷爭之袁知府尚無畫一之令仰惟台臺必洞鑒斯弊不俟贅陳伏乞憲禁自今坐撥南康商鹽不得托故告改別府則貧民飲雨露之施下吏亦易以仰尊功令矣

上驛傳道

向承台臺破格欵晏骨醉心銘而仰辱訓迪之  
惓惓尤非愚拙之所敢與也職代庖府事纔及  
數日夏知府到任在即喜得卸肩乃仰體台臺  
風霜雨露之用苟可省一分民力者竊有星子  
夫役一議其源委具在詳中但恐變法爲難有  
厘軫念而此中舟楫上下一夫無所用之此三  
尺童子所共知也如謂折乾之名過客不受則  
從來水手折價厚自通行今亦爲折幫水手之

名無傷于義况此中過客無非折乾以去又萬  
耳萬目所共覩聞也此外別無他慮昨已細詢  
之鄉紳士民莫不謂其可行而各夫專走旱差  
饒有餘力求免折乾繫頸之苦亦各樂于從命  
惟一二包占富家意稍不快將亦有以處此恭  
遇台臺興利除害千載一時若不趁此憲令風  
行之日甦此一方之民實爲可惜故敢仰求鼎  
力毅狀主持轉詳判示倘需再議便落緩局所

謂斷乃成者非台臺固不敢望也至以節省之  
餘半抵加派庶使貧民戴如天之德且使此中  
包占之家無辭執爭前建昌蒙允腰牌之議倘  
其事獲成則諛縣原額夫數撥出儘自有餘又  
有裁革弓兵工食可湊不須爭此協濟之數故  
今議抵加派之外仍虛懸二百餘金以俟台臺  
酌處統惟鑒察立賜施行

上學道魏

向承台臺委任不敢以荒昧爲辭簿書紛擾神  
昏目盲恐去取乖方夜光按劍狀每于擊節之  
餘如御風而行不知身在炎室中也揣摹佳處  
率屬前流益嘆月炤鑑空羣材鼓舞洗滌其往  
時腐爛之習而沃之清冷之淵江右文風從茲  
丕變矣數之多寡與發下舊額在出入間蓋苛  
索全瑜以一當百青錢萬選正不在多而批語  
疎澁卑職從來所短無能點染淋漓伏候台臺

衡量而裒益之茲更有懇者府屬遺才鱗集就  
試憲限甚少相對無色邇來府學及建安兩學  
文光蔚起多士蒸蒸安義樊令爲諸生申請加  
額幾數千言竊惟南康僻瘠往時上臺率以夜  
郎視之今幸台臺大破嘗格一爲吐氣自此府  
屬諸生將得與大國爭雄長不乘此機求廣必  
使士氣汶頽且歲值龍飛舉額已廣則每學  
量加科舉亦例之所宜也伏冀俯俞乃敢具文  
申請其遺才取數亦將稱寬以爲之地統與格  
外隆施下吏邀榮多矣乞恩無厭可勝惶悚

附請鹿洞科舉申文

爲先賢遺澤未斬多士蒸變有期懇乞炤例廣  
額以弘作人事竊惟白鹿洞肇自李渤尚止友  
麋鹿之羣興于紫陽遂廣開桃李之化故宮墻  
特峻廟貌是虔教著洞規名垂國學歷稽昭代  
文宗若邵二泉李崆峒諸先生嘉興修明借光

俎豆但科舉未經另設而遺才猶有專收前道  
洪胡尚仍其二至前道黃遂擴爲五雖云分附  
各學特典實垂不刊爾時洞士尚驚其名也及  
本府袁知府再闢荆秦條畫經制先申聘南昌  
舒宦以開其先繼申委職以承其乏職即未聞  
道不敢負人兩年來力守先進之閑勉竭書生  
之吻月必二會會必手披風雨夜坐於山齋丹  
鉛晝磨其鐵硯於是裹糧而至者千里同心四

方接踵夫青衿滿眼幾人寒谷長哦書院紛門  
何地羣材受範三年之取舍固自同途一日之  
短長豈宜並較查吉安白鷺書院科舉四十二  
人衡其實恐不讓才循其名何絕相遠在遠方  
經歲而去捷徑何心而郡中好學者多孤飛無  
力幸蒙本道道合先賢望高山斗憐才念熱隻  
字爲之三思握鑑永清片長初無一漏凡茲洞  
中英俊旣已羣入品題第脫穎分曹止屬文章



之司契而遺珠可拾竊嘆舊額之太慳例亦何  
拘時則已可使先賢而復起必盛典之弘開伏  
乞俯將鹿洞遺才昭白鷺書院事例先期另考  
額爲拾名則賢關大闢不過斟酌調劑之權而  
化雨弘施亦生宮墻鐘鼓之色矣

與袁九滌太府

即欲叩謝臨之辱念日之方中在公小暇未敢  
遽爾唐突姑遲之於薄暮而先以數行陳其愚

夫行法之初義當効力任使之下亦有餘榮反  
覆思維不便者五商人視聽方新規條初布非  
有精敏之才不能推行仁術而拙于夢夢端委  
未悉奉行無策所負德意不小一也三廳之中  
敝廳叅駁獨多大獄每叅末議專心料理尚苦  
拙遲倘一日兩番往來湖上日不暇給妨廢實  
多二也昔人云若我輩則亦不肯爲三司條例  
使司此猶宰相之屬官而羞之若是今以身承

貂璫之下風勢須與之周旋丈夫之所短氣三也朱象老苦心刻勵且致流言覽其辨揭辭危情苦不肖悠悠自放安能免此四也向者人勝法反竄首以避今者法勝人始奮袂之先撫心自思轉益之媿五也按臺不云乎府正以監制之自不至於恣肆此語豈有專屬道尊不云乎有移署建昌之一着斯固明予以辭之路矣且有又有可以爲說者法必信始不容二三今纔委

官一年而先以勢必不能一年者應之則法不信矣台臺寬不肖之力全不肖之拙使得從台臺之後補其職業而擴其旁觀之見識于稅事不無關切又不特爲不肖息黥補劓已也此肝膈之要伏惟鑒察

與府屬各縣令

按臺臨郡決在望後矣而各冊未備查敝廳舊例先十日送冊即星夜叅酌尚苦拙遲矧范無

措手處乎抄謄故紙不煩心手之勞幸嚴督書  
役刻期見報南山之案固可徐徐毋相擔閣也  
學道容取優劣本以憐才心行激勸今優者取  
信於學霸之偏呈而劣者率出於老博之開報  
毋論一紙敗人功名毋容草草即虛張德行祇  
是一富家翁亦何有焉至於巡歷訪犯正欲從  
門以內搜之固知神君之庭必無狐鼠或有已  
經斥逐未盡厥辜猶繼有日肺肝初露者法行

自近乃見賢使君風裁若徒就通家之口羅織  
賣菜傭吾輩何忍意平日案牘猾胥訟棍穢行  
劣生門下留心久矣幸速密示

與建昌令羅化城

特啓訪犯一事向承來命業已置之固未敢循  
舊格求多於仁讓之里以拂仁人不忍之心也  
今太翁受命而出當事者甚以爲督蓋狐狸必  
問自今伊始不欲竟破此額且事之輕重在門

下手從中斟酌原多寬政而以美意冒庇下之  
嫌亦宜深思熟計之也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僕謂人之聽之則小  
人之詛乃爲君子之作佛事耳大雅高懷談笑  
遣之歎服無已詛以爲畏訟以爲德相去無幾  
此可與知道者言也報最伊邇聞此欣狀僕亦  
從足下之後而此番完缺憂心殷殷來教所云

名之不得者則無一善狀之轉語也愛我者乃  
謬爾推獎耶徇役之頑已成錮疾彼此交相警  
無他難者獨以積逋如許近例方嚴足下得毋  
慮妨考乎太翁誓不發虛批即意無所指而嚴  
徵速解朝督暮催似亦足下急務不敢不効忠  
告

遼左破壞誠吾輩聞雞起舞之時一切綢繆牖

戶之計都宜着意但聞有倡爲招兵之說而奸  
猾里胥沿門索詐鄉愚無知聞遼夷而膽碎故  
奸人得乘間恐嚇且近有道尊募勇敢之示因  
煽惑益甚夫募者聽其自報非強之也今建昌  
各鄉紛紛擾擾昨有該縣一匠役在府得工銀  
四錢歸而爲里長詐去買其免報而鄉間之騷  
擾則縉紳具道之矣門下曾聞之乎幸速出示  
禁止仍密訪奸猾重加懲創以安人心此急著

萬不可緩且夕也恃愛密告希留意

示答安義令陳

承諭四難具見良工心苦夫政必知其難而后  
可以得其易彼居門下之前者皆易視而失之  
者也寒局忽就熱地出手撒揮何其快便而不  
知貽後人以難乃至于此門下超然塵表經畫  
精心向初晤已心爲地方得人慶今定力深心  
一番清核便已改觀聞之益爲喜躍總之只此

其難其慎着着細入嘉績未有量也借支者作  
何完補後借者分何款目可得示其詳否京庫  
未完此爲第一義催徵太急則民心難調在酌  
其緩急擇多負者而先之永立之下行以風温  
非廢緩之謂也  
承示四議釐弊衛國地方實嘉賴之夫百姓之  
怨不可有也大家衙役之怨又奚恤焉門下勿  
復慮怨矣

接來教清釐積弊實心實政此從來長吏所沉  
頓於吏書蠹窟中巧蒙上官者也門下乃精核  
剔發如此反覆諸牘心意俱暢門下堅持此意  
豈特冠冕匡南蕞爾郡哉倉谷化爲烏有查盤  
半屬虛文今不佞奉檄清查正期破查盤之套  
耳虛文空數絲粒不可大率以查盤所開爲正

數以盤驗所少爲侵欺官在則責之官官去則責之吏民買則責民吏折則責吏此縣倉及扣存社倉之穀斷斷不可少虛其還府之穀則有本府查催不在今冊之內然府倉出入亦須查入府冊總在門下作速嚴催趁此谷價方賤之日易於完報門下但嚴諭諸役早完免罪不佞清理具擬尚可十日若出限不完不能爲之寬解也見在之銀解貯府庫至助餉尚在上臺斟酌未至遽空縣儲以入邊門下爲地方永計敢不相體乎

四

考事代送亦無不可至于借貸富戶雖見門下留意漕事狀名豈可聞于上也使有口者謂借貸之例自門下開之自不佞代庖使屬縣開之不佞亦何以對士民乎漕糧自有正銀即不得已庫貯別項或可暫那柰何以急公之誼昌不

躋之名也速速已之別諭訟者在奸民容有才  
詞若謂乘流言訐告則舒廣文並無一字相及  
不佞豈瞞昧相欺者乎縣負不直遂至於府不  
佞自有三尺在門下何慮之深也三縣訟者紛  
紛安義特四五紙耳府非虛設門下毋容執此  
成心爲矣

理署書牘

下

與丘毛伯

某生平想望台臺如千仞之鳳邈不可即客歲  
一刺晉謁不意遂邀道義之知收之藥籠撫心  
自問豈亦寒氷之骨微有遠于塵垢足當拂拭  
者乎嗣是束首簿書肺腸都俗旣迥隔玉壺之  
清而外吏分卑又不敢仰援霜斧以雕刻其朽  
株故落落至今也咫尺仙居夢想飛越時從敝



門人丁生傳詢新禧亦復對五老峯歌兼葭白露之章耳薄采匡雲敬申積悃伏惟台鑒別懇另楮

又

某再啓先祖母幽沉地下三十年矣辛勤百折食貧之嘗豈敢僭辱彤管而當年苦心淑行可誦可泣子若孫旦暮詎忍忘之家大人孺暮至性歷久彌篤家庭告語淚數行下蓋向者思亭

之祀辱賜名篇淋漓悲痛則知家大人之哀思而憐之者莫台臺若也台臺手持袞鉞微顯闡幽即行無他竒或爲取節而家大人屢有嚴命謂小子不得丘先生一言以光若祖母三十年久沈之懿行雖倖邀綸封吾弗若子某思維家大人之意祈千秋不朽之筆台臺憐憫斯心親賜片言則子孫世世戴之而非愚父子結艸之報已也一官匏繫越疆未能謹以狀稿附修薄

贊屬敞門人丁生朝棟代叩階下  
台臺清時威鳳宇內人龍文章氣節直逼大蘇  
而過之石畫丹心可謂宣公再見矣東山久臥  
月旦名高某江干末學自誦讀制義之年以至  
服官仙里之日瞻雲依斗夢寐神馳願雖未展  
於識韓意則已殷於立雪何期明公俯垂清翰  
更辱賢孫問道於盲夫家學淵源令德啓後

貴介之習而勤學問之途斯固已超凡近而步  
天衢矣他山之石又安所自效哉簿書碌碌心  
眼俱塵敬以台意作迷關一捧北面之懷庶於  
焉慰乎

與舒碣石

獨絕教言忽易春秋矣每瞻鹿洞之寂寥嘆白  
駒之已遠人文荒落吏積鹿容先生道化無方  
獨棄置斯土不繇人不歌渺渺兮予懷耳茲者

敝堂翁袁公攷績小子飽德受知私懷耿耿業  
從二三僚佐共獻一觴公而弗私正謀別展而  
敝同年張忝生以中州遺蔭并同事新歡迫欲  
共申此意計不得名公鴻鉅之筆無以表揚嘉  
績當今其孰逾先生者乎矧敝堂翁又先生門  
下士兼以主盟斯地旣聞政品夫道合則言之  
也親交適則語之也備不佞與敝同年均辱高  
賢之好則代其心目中而抒之也真故此舉無以

逾先生者幸慨朕惠教藉手頌歌不徵浮稱而  
徵至言也懸切懸切

又

某夙抱迂疎之性雖不能領山水文章之妙而  
寒光苦味差爾相宜至遇先達率多落落獨先  
生道義之雅格外見知沐浴清風醇度以少湔  
其腸胃剝落其瑕疵三年之淹實惟明賜方書  
下下考以待幽黜忽辱獎借過情而被十重甲

矣。矢不敢拜一綺言竟弗敢却。大雅之章者弗敢以世格答先生也。咏佩不忌與匡雲同供心脚間非言可謝。

答徐明衡

向讀名疏不覺擊節而起竊幸狐鼠破穴魍魎呈影所關匪細昔太史公論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弟于年臺亦云直聲方振銓席屈指以需矣邇聞錦旋又私羨萊彩之舞

如弟匏繫寒徂二親千里白雲帳望定省何時白鹿成羣少生俗吏之色肺腸冰斷山水差爾相宜狀高談制舉愧非其任年臺暇時顧我尚須分惠丹方庶幾盡度雞犬耳一笑

答黃陽平

山城餘暑夢想層冰忽奉芳題恍如明霞湛露光炤秋齋也西山朝爽信足快人香爐峰下飛泉翠壁紛墮盤几差可慰吏隱之况恨少滕王

一敘耳。

與魏廓園

年臺孤標絕俗勁骨凌霄俯視餘子碌碌不啻  
元龍百尺也丹心鐵筆獨駁游移兩可之詞以  
明春秋斧鉞之義某雖伏在下僚弗曉世務竊  
欽止正論以爲非年臺之孤峻他人決不能言  
天下事是非二者而已豈有亦是亦非一事而  
中持之者哉某疎心懶骨落落自憎向沐年臺

收之臭味之末四年以來黽勉一官冰面未改  
而迂拙叢愆幽黜在後年臺亦肯惠顧前好俯  
垂青盼乎

與同年某

恭諭榮晉瑣垣音矢鳳梧下吏式歌且舞雖自  
年臺分內事而當此蜩蟬沸鳴犬羊不靖之日  
急則首鼠緩則市爵非吾年臺揚眉掀髯一宣  
人心之鬱豈復有日月清朗之象哉伏讀大疏

至大家先保頭顱之語幾欲痛哭在中朝機事  
惟幄良籌下吏固爾夢夢而目覩閭里蕭條皇  
皇憂亂訛言四起水旱相仍蓋亦有厝火積薪  
之勢矣誰爲念及安人心選道府者哉不從恩  
怨起念不以條議塞責不以筆尖摧敗人才不  
以私交紛爭國是所謂真諫官真議論舍年臺  
其誰下吏喜怖之極輒肆妄言聞之他人將不  
覺一筆勾矣大計在邇罪狀千條恐終難逃此  
一筆故人天上其憐而覆露之乎

與方仁植

都中分袂倏忽三秋每念年丈披衷見愴朗月  
入懷弟之疎狂特辱契誼未嘗不寤寐神依也  
峩眉雪嶺想見清韻孤標卓立天際而平反之  
牘摧強鋒伸士憤壁立千仞鏡炤覆盃使君法  
力如此弟身爲刑官碌碌無所短長見此那得  
不心折耶立不朽之案遂脫狀去之移福曜于

閩南知年丈置此于度外又高人一等矣駕行  
不獲作中道主適老年伯舟經敝治得侍丰儀  
幸以子弟之誼沐訓誨之勤直提之覺岸非特  
祛鄙吝而已荒城苦澁即寶眷舟次不薦一芹  
見長君玉樹倚風自是王謝家範薄物幾種聊  
將區區寒暑之况得毋爲長君所笑乎敝房刻  
一冊附正大方

答張忝生

邊疆如沸兵戲如兒騷動天下者今且及我江  
干矣吳兒脆骨江陰豈有兵乎切切爲故鄉父  
老子弟憂轉自笑其兒女氣也年兄慷慨請纓  
激勸此方忠義心甚壯之日僕僕江岸見中流  
擊楫斯則懷年兄時矣去年今日年兄醉我以  
鹿鳴今日乃附賤名于錦標引鄒生以入座此  
官之不落寞者則皆年兄之賜也袁太翁賀文  
纔了公事正在索稿按臺新命似落遲局孤城

寒寮稍可噓植者一言九鼎有望回天

答魏仲雪

客秋一函遂爾曠隔正切伊人之思而手書至矣絳帳如雲山川如黛高傲折腰之吏濃飛門士之杯二樂三樂既已全收且以其暇擁琴堂縮墨綬南面而土文人合吏事嘻雪公生韻在我尺幅中矣若夫春秋之筆進退十互闡孝廉人視爲高下之等新詩如彈丸脫手骨韻僉高

而懷人在眼讀之欲泣欲笑自是阿兄本色只愧我更局中手眼都塵腸胃皆俗吟興一掃醉鄉久別碌碌之狀輒令五老笑人耳尋嘗理幾疑獄破幾冤招直等之家嘗茶飯最苦者官評一事竭畫工之力粧嫫毋爲西施或猶不免毛延壽之疑兄謂此官可爲乎不可爲乎差可解懷者所相與之人稍稍相信家慈在官舍一兒子嬉壤於旁近復構一小閣可以望匡山曉暮



風雲之變公事多暇放脚長眠郡雖人士鄙僂  
聊可恣吾塗抹前者署郡半年與凡平日四方  
交問從未污我兩手以此不負知己也得失冷  
熱直以命付之後事茫茫卸擔無日安能如兄  
旦暮作國子先生哉邊報孔亟吾君吾相急而  
緩圖之匡山之足恐未能穩臥奈何奈何房稿  
一冊聊復爾爾不足誇傳也

又

家嚴來得手札讀之恍然如面時悠悠在我心  
眼間也銓務久閣遲兄三月國子先生爾時儼  
作京貴片羶甚熱不似李生寂守山城逢人低  
頭操筆舌以短長我者紛紛譬如一塊土十數  
人攫而稱之豈得銖兩不移且有委棄破碎之  
懼矣今三年報滿擬邀一綸爲兩親榮而長安  
書問例須襯金官中如水年年航米來食家嚴  
又許賣田以供費使鄉里小兒聞之直掩口大

落落齋文集卷八  
噓耳聞兄署篆時清愛盈頌譬如如來雖饑見  
肉不食應知一片雪心入火不消吾輩本等素  
骨不足驕語又如貧家子相對刺刺不休不可  
入富家翁之耳兄覽此定發一笑也先帝升  
遐 聖明新政令人悲喜交集兄此行日日見  
好光景要且理會經世之務淵然其思穆乎其  
容朗然其識一轉而部再轉而銓 真吾仲雪得  
意行道時矣

又

秋初奴還曾寄一函不審入宅報中否千里之  
外尺幅不傳則真如隔世人矣魚雁有緣不可  
錯過今者纔夢兄爲一上官所答相對懊恨吾  
慰勉送兄官衙劇談而散覺來撫枕大笑俗占  
以打爲祥當無狀乎兄固才高未令世人欲殺  
何勞區區作此夢乎又可一笑也正屬思焦有  
嘉民間津者乃以迎新司理來遂付一緘倉卒  
不能整理思緒但寫一夢而已詎知此書之非

夢乎弟近與商人作緣蓋湖口之關怨聲如沸  
近更始于星渚立法之初爲兩臺所迫勉任兩  
月批單放舟絕不見阿堵之面以納銀悉屬府  
公收驗也弟以此雖勞而甚淨亦旦暮脫肩恐  
兄聞之謂居穢地則弟愧死無以見兄矣近頗  
窮山中之遊稍稍理詩腸衙中有白酒紫蟹家  
君行迎至矣仲雪謂此三事豈不旣甯東事  
孔棘吾輩捐俸小耳杞人之憂未知血灑何地  
覽觀楊李之局敗乃公事執筆浩嘆而已

與蕭伯玉

五年積想一日深談爾時不啻棗甜到今則橄  
欖回味時也年兄以飛天仙遊行下界天假清  
緣暫理幽事弟何宿因獲至於此每憶園林蕭  
靜荷竹芬芳兩人徙倚溪邊白鱗驚跳伸喉剖  
膈口到意生太白云幽賞未已高談轉清真可  
不愧斯語兩日讀鍾詩意言都斷尋味風雅吐

茹喉間竟不能着一字乃知前刺孟浪應付祖  
龍狀鳥語蟲吟騷人不廢年兄幸以微辭導之  
使得時一展對以領略妙趣觸發天機則受益  
者正不在區區哦咏倘世法爲縛飾譽相蒙絕  
非弟之所望於年兄年兄亦豈以此待弟哉脫  
稿後乞留附龔年兄爲懇烹鮮治脯大費庖人  
坐有子繇茂先見所未見皆非楮墨所能展陳  
子奇文弟尤服其商均一義台見謂狀乎并及

與黃贊伯

惘惘可憐有離別色昔人以爲兒女態向者別  
吾贊伯時兩眼與行舟相牽毫無丈夫氣也別  
後兄鼻息夢想舉體聖賢而弟一行作吏發想  
便入姦民猾胥之腹矣驕語廬山尚未識面妄  
欲握管拔人士之秀而進士寥寥荒草蔓塞向  
使入其隊中不愧作夜郎王也呵呵名篇幾許  
下帷何方郎君度安好蕭然冰署聊有白雲不

堪持贈也願吾贊伯落筆時骨肉相傳機韻兼  
行方圓無跡秋風得意揚帆而顧我於匡山之  
足以爲快耳

與何季穆

別兄三年不寄一紙弟之嬾慢兄久知之人生  
聚散澹若飄雲知己心期皎如白石卽兒女子  
寒暄十年不道亦何足訝也吳山江畔行跡如  
絲新朋若若舊友悠悠想見邇來意色名亦不

可以多取物亦不可以多羣息影銷聲時至事  
起弟非聞道者而知已之前離索之久聊以狂  
言供一唾耳匡城山水人所豔稱俗吏以簿書  
車馬混之勉強學詩說文洗滌不盡偶錄一二  
兼所鐫帙見弟官况如此涉世實難孤懷寂寂  
兄必有以教我社中諸兄弟閑坐時略一道李  
生寤想之私

與繆西谿姑丈

東事孔棘每接一報心膽俱墮以講時局心腸  
作兵家酬應搜括已盡敗書相踵姑丈居山憂  
國當聞雞而起矣一丘一壑云乎相局已開不  
知於時局云何夢夢中尚希詳示但以野人之  
議方今伸脣吐舌卽羣而麾之頃有從都中還  
者聞主眷故相并器少宗伯雖傳疑也台意謂  
然否熊壇石曾一相晤今已赴新任用世之才  
意色殊不寂寂渠謂翰林家食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直須一夢以俟天曉耳良亦快論也

又

向聞台旌北指計爾時已視草北門陳謨講幄  
荒城賤吏仰望仙班不知何年得侍色笑也時  
事休明公議交鬯見此殊有生色姑丈二十年  
來用世苦心到此須一展布然激則爲玄黃之  
爭平則爲調停之套毋傷已甚前事可師更願  
姑丈淡然若在局外者而尋常酬對和光同塵

蓋清靜閉門自是貴衙門捷取譽望之法昔人規蘇長公官非御史好譏人過似可味也愚闇無知輒恃骨肉之愛狂言至此亦以姑丈虛懷好善不復敢有隱匿耳某之劣狀具在都下口碑尚乞一言掩覆使知居官之酌水自矢俸免他罪則過了今年大計已辦得一副南刑部冰冷心腸不敢有妄想也

與貢二山

江浙各天不審風景何似兩浙多口之地貴治更有伺隙之人惟清慎爲吾輩第一妙法爲民父母朝施暮暨不似李官不上不下倚辦他人也老叔仁心爲質福澤無量本以惻怛無所不宜只在嚴整衙役每見吾鄉有催糧押單之差及汛地巡捕快手無絲毫之益而有百十之害最宜革絕大約治邑之難難於錢糧清楚事上之法先須勤銷未完一二愚見所及附備芻蕘

之采諛詞套語度非高明所取故不贅陳賢嗣  
定已行文願觀新穎姪三年官况正如水底寒  
魚都未藏得半兩黃金爲他年遣嫁之具應不  
免如吳隱之使婢牽犬賣矣可發一笑冬初  
覲行過里則姪亦將借較事以還暫偷數日閒  
傾倒胸臆未知爾時又作何光景西江出門波  
浪接天區區李局亦似渡至中流安能徼風伯  
之靈便得到岸乎幸有以教之

答張誰譽

行爲遠別不得作十日飲傾倒積懷正緣日在  
忙冗中佐吏行徑甚自笑也承老年伯賜之佳  
韻而年丈更惠妙句以榮其行時一展誦文心  
山色在我襟寸間矣彼中山水之勝雖足助發  
文章此自名人慧緣所合弟之鄙質簿書之不  
能了何以副年丈至意哉若得好完此局五年  
後晤年丈於玉堂金馬之門爾時從容領會定



得進我數子耳

與吳巒稱業師

纔離絳帳輒事刑家書生妄以意行不免爲老  
吏所笑狀奉教有日守此素心即弱骨疎手未  
能孤立奇標而屈三尺以媚人將清議繩其後  
也今受事伊始強半高臥所煩慮者吏籍高下  
叢責府疑則學力不堅深用惴惴老師何以發  
其蒙而通其識乎茫茫度日古人杳狀晤對匡

山尚屬夢遊誤入吏局正恐侵尋俗我心肺如  
何如何遙想玄解日開宗風益暢文韻與惠泉  
爭芳也何患寶氣之不騰哉適具敘稿爲何老  
師賀而拙於摹古猶狀帖括蹊徑耳幸老師引  
繩而削之

又

不通問左右者又不知幾月日矣俗吏眉眼都  
穢神骨欲頽每清夜思之無以對有道甚懼甚

懼只有心肺如水故業在口毫無益於此方人  
士近又增一種淒涼度日光景身心了無安着  
處夫熱則逢世靜則善身今兩無所取恐不材  
之木匠石棄之欲再望喝棒之教難矣哉老師  
邇來動定家兄時寫述甚詳故曠隔雖久如立  
絳帳之前今秋風在眼真老師剖璞時矣此道  
即暫有通塞至理窮數極神光定爲透映碧眼  
胡人知己持價以待奚所復憂新刻陸離切與

賜觀凡有塵尾之餘尤希錄示將以俚語災木  
求一言之重而稿錄未竟敬先以爲請二先生  
久弗布候併致耿耿

與憨山釋

弗叩玄關者更寒暑矣相去咫尺地可望而不  
可即信塵劫中法緣自有限耶講堂旣闢佛子  
來歸具諗宗風芴邕法體康和而星渚無量衆  
生咸借慈悲願力破除煩惱僕之受福亦復不

可思議也歲行盡矣寒徭風色蕭蕭舉體霜氣  
知山中冷寂亦復爾爾聊采溪毛不足供鉢盂  
一粒也幸勿以盜泉吐之則

寒鐘冷衲雪掩山門遙想禪關如在雲際郡衙  
水氣漏雪滿床亦復有蕭狀之致再來上乘諸  
品挑燈夜誦冷入心脾東遊集向未拜賜便欲  
竊爲私寶盜機偶發天師何以降伏之餘即轉

呈兵使者別諭星令業已讚嘆皈依譬如洪鐘  
之鳴聾亦須覺况聞根未斷者乎

答門人傅惕菴

荒谷寒松僅堪措大一席而兄以青霄之翮息  
影於中夜燈哦哦蕭靜沉摯不佞心實嘉嘆以  
此篤信淡緣不敢塵覆兄真吾師乎吾何所足  
師哉別來鹿羣如故趣味猶新寤想大雅不能  
已於懷忽接手訊兼得佳句紛披鏗狀金石春

色滿函狀獎溢其實毋乃非道義之雅文茸附  
往二帙併書拙句扇頭以供噴飯令弟英姿定  
有奇進張太翁一函命使者轉達可也

答門人張憲卿

披覽日記淵乎有道之言使僕受益不少意將  
刪擇精微商略一二爲簿書所奪尚有俟也近  
義正投渴懷徐當補入文茸今集已就先以呈  
覽摘長餘瑕微有苦心未審有當高明之見否

向示佳稿半已入集謬劾切磋附歸記室倘以  
爲攻玉之助亦大雅之所不廢也

答門人畢叔美

山中彥會耿耿不怠努力前修毋畫故步讀近  
義雲行水飛狀須傑采高言使觀者神動大要  
在前半剪挿得力不輕落墨耳

答門人饒得渭

區區眼想不擬兄以第二人今荆山未剖連城

之價故在也磨厲以須轉眼即是詎足介介乎  
侍綵官下不特趨庭教禮而經緯之奇兵刑之  
大持世蒞官之心法無非教也無非學也親朋  
塵務聲色諸緣一切掃斷文心學力知數月所  
得勝讀十年書矣不佞局守山城碌碌如故近  
以刑書之暇僭主白鹿之盟時入空山語文造  
士結習所觸亦復有喜惜不得韻士如吾得渭  
者以領林壑之秀而發高山之音耳

與門人但夢倚

終南藏隱乃爲仕宦之捷徑心有喧寂境無彼  
此獨至送迎酬答洵如兄言若較閱輪任即遂  
曠懷幽居毋容避也穆生設醴姑爲兄別懸一  
榻其猛思進修以副所期

答門人廉敬侯

遠道歸心乃爲不佞停帆論故意何殷也蠡水  
未烹別緒空繞忽又辱翰貺之臨矣此道儘有

耿耿正須尊酒細論總不出清心實力以窮其  
奧近義標令讀之意開塵事相煎無暇尋味俟  
他日歸記室耳  
濶想芳踪雲樹渺隔鹿羣呼應念我同心此道  
中雖復津津不得慧業文人終成浪語耳有約  
來此是所欣望名篇種種讀之神骨俱清也

答門人丁濶生

小築傍石焚香棲靜想見風味異人僕於斯興  
復不淺而市塵撲面吏局驚心息黥補劓便思  
掛冠正未料世緣何若耳邇於秀才寸管相親  
丹鉛不斷白鹿有茸行以飽四方之目恨佳文  
無幾矻矻窮搜擬走疏募名文而芳訊遠臨新  
語見惠聞政自道諸篇空靈絕世雖讚譏不少  
留以登梨不得歸記室也黃生是雋才撮其佳  
者併鐫若老其骨力未可量也兄文如列子御

風而題順取逆題平取徑題柔取剛倘亦一說  
乎參之以報  
與蔡孳來母舅  
吏局塵劫貧勞相煎大士慈憫乃現宰官身而  
爲設法倘亦宿有淨因乎朕非母舅布施功德  
則大士安肯舍旃檀佛國而入米雪鼠虱之地  
耶秋初以關政更始清釐蠹穢爲兩臺強任兩  
月規制一定即已謝却矣慈航稍濟淨瓶中初  
無一物不知者以爲吏藪未易說此清風話也

二平與繆采星

別且百日矣悠悠懷思正不作尋嘗離別之感  
念投足世途口波影焰欲如往日吾兩人指心  
相矢信口相商懷必竭而語必吐豈可得哉今  
所寄望者當此名人颺飛志士騁足之日采星  
沉其氣銳其思清其神爲必得之計而茫茫擾  
擾忽作忽輟者非計也朕慧心妙手得此無難

而兄亦曾爲弟憂乎弟受事兩月亦稍試之矣  
情僞有口可稽刑名有律可案關防有手可操  
惟是居上下之間入疑怨之叢費手煩心耳夫  
事所兩難者何地不有相安於和平則善矣客  
氣私情交牽互激徒滋議口弟每以此苦涉世  
之難而兄亦曾有所見以佐弟之愚者乎相去  
二千里百緒依依言之不盡偶發一端未及舉  
溫刺刺至於此中蕭然之况竊有素心不足道

批

采星儼狀廩生矣向來吾輩輕薄專賤廩生謂  
必得一段米氣在文字中今才雋少年往往得  
之乃知文字能如新苗吐秀便是絕等秀實可  
以濟飢米氣即貴價也但勿使入太倉中陳陳  
相因耳采星之文不患其陳而求其實如治苗  
者在去草毋以塵趣入心蓋米麥麻苴畢竟爲



文之賊也反覆及之以發一笑此番來教真切  
具見愛我山足小吏未夢見世局在心之冷熱  
隨緣度日所謂水到渠成若先預先打點某徑  
可走某技可依生平愚拙不能遠慮做官之依  
傍猶做秀才之鑽刺聞之亦覺可喜着手正自  
不會亦付之命而已所見局中倏熱倏冷者豈  
非費盡心機竟爾同中忽異吾意中真將局字  
付之行雲流水之間矣如今但日勾某詞訟日

平某疑獄奔走迎謁以爲功課即文章詩句一  
筆久荒平生嗔俗吏而今反似忽忽成一真俗  
吏又可發兄一笑也教我省刑弟之刑正太省  
耳所不可省者衙役及屬縣之衙役此外鄉間  
呆漢實未輕落一板只無聰察妙法采星何以  
教之

三

采星邇無書見寄狀知近狀甚悉大約秀才吃

米必富出門靜學則文必奇超脫于爭利之場  
則行必粹而得于親和于兄弟慎于納交則吾  
輩第一流事盡此矣采星一一得之故人千里  
甚慰甚慰雖狀有言采星入詩社屢以罰金代  
文者毋乃以塵務奪其文心歟有言采星見怒  
于兩兄者毋乃舌爲祟而氣未柔歟吾與采星  
友則吾弟規吾采星而未暇問曲直之所在也  
采星其有以復我其以近義示我雖狀文屢索  
而不應必謂吾朋友寫書問起居稱尊作之套  
也而弟之意切欲觀兄近詣之所至非進賢冠  
人論文之習氣也

與貢悅茲

得丈采芹之報不覺躍狀起舞逸才超韻青紫  
袖中區區發軔之初即不足爲丈賀狀旣已發  
軔則千里具在目前非登峰造極殆無半途駐  
足處故弟嘗謂秀才如一級樓梯若拾級而上

便手捫星辰若一退轉不免墮足樓下此一級  
雖非止境而不先此一級終無上進之階丈之  
所挾者不小願從此而益勵之凡今之秀才有  
二病弱者求田問舍息雞飼豚其多才有力者  
高揖丞尉之衙雄踞刀筆之位夫明哲保身君  
子所貴秀才家保守身家不過鍵戶研思絕足  
匪類出則鮮譽奕奕人以隻眼待之外患內訌  
自朕消泯若夫太剛則折即仕途且朕安見區  
區青衿可以傲鄉里而抗長吏乎修名立德文  
於是乎始故效忠告之義幸毋罪狂直

二

手教諄懇如晤芝宇來歲下帷何方執師執友  
亦有如弟之狂瞽藥石相規者否承教佳篇安  
爲評擬大率才逸須範之以矩氣爽須出之以  
沉語清須和之以采若眼前理眼前景眼前語  
偶一點綴固自可人如此到底亦復無味非弟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三  
托在骨肉之愛不妄陳此言也弟邇主鹿洞八  
股相親時于此中得少佳趣偶拈南人題以供  
噴飯

落落齋遺

落落齋遺集卷九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家書

官西臺寄

父親一

癸亥十月

誥教文乃求成茲予者二十七日始到二十九

日用寶兩親懿美此番文中略詳一二而文韻

未為鏗鏘倘邀 聖恩再得進封

益進也男初入衙門先有一疏以稟  
尚有續稿稍遲數日再發耳  
皇上視朝講學  
寒暑不廢自是清明之象初一日  
太廟之祭  
男以監禮近炙  
天顏亦生平一快所爲隱憂  
者內臣漸漸弄權然尚未敢肆行猶畏正人之  
議關上幸而無事毛文龍海上頗有牽制之功  
近見熊壇石公祖之疏欲聚兵君山爲陳鼎相  
劫獄幸而就擒則真吾鄉之幸也

甲子正月

甲子正月

接父親十二月初二日之字詳聞近來一家安  
好甚爲欣慰總之身輕體健心安意適自家無  
缺陷拂逆之事即是真受用若他家之胡亂不  
經自作自受只消冷眼看之儘不必介介於心  
從來門戶中人品正自不同不可因一人而疑  
衆人試看鄒南臯顧涇陽孫淇澳諸君子皆父  
親斤心敦而皆爲浙黨所嫉削浙黨之邪不可

從入明矣立朝居身品識爲重走小入之路  
爲功名之計豈父親嚮慕賢哲之心况功名各  
有定數不關人力容容默默心實不甘只爲上  
有兩親恐貽憂念故每至內廷觸忌之言尚隱  
恐不發不朕即一言罹禍勝於碌碌做大官也  
新春又上一疏長安傳誦惟疏末有逸遊之戒  
一語內監大嚷與葉相公說要票旨切責如  
何教皇爺燈也不要看相公云他疏內也沒

這話以此遂止而票旨云詞多泛漫以解之  
其實相公亦不喜者以執紼之巡撫乃是陳瑞  
爲相公座師之父也朕亦不必炤管只公論稱  
快足矣

三 三月

初十日寄一字歸十一日即得父親正月廿六  
之字但駁王永光疏歲底即已寄歸何以此時  
尚未到也今將其辯本抄上頃又出一疏爲百

姓之害一言以警省州縣官大約多切於吾鄉  
惟舊糧奉有議免之旨若得行之頗亦有益  
正在此爭他必覆也關上無他警報聖上疾  
已萬安十九日御門矣惟起居不慎好馳馬此  
爲可憂將具一疏委婉言之總之除了做本別  
無功課若本科之事固不多也

四 三月

本月廿二日見南倉院萬論劉父母之疏劉父

母操守甚好錢糧亦清只其自謂有才信人太  
過致七知縣之謠實亦自取以此見父親不輕  
入城之高也今其起身想在即父親須到縣  
一送以存厚道項上一保身修省之疏幾觸  
聖怒朕見者皆以此疏爲佳且疏上後廿六日  
早朝便不聞內操銃砲之聲或亦有采納之  
意也北邊一帶得雨人心少安關上亦甚平靜  
適蔣尊陽家人還附此問二親平安併寄近疏



呈覽

五月

張二無到接父親三月廿五之字知兩親康健甚快於心又聞五弟病已愈大哥又得田百畝了其數年之願皆可喜事男在此終日混過只是南康光景近上一請停立枷疏長安人頗頌之又一申明憲紀疏乃代堂翁屬草者併寄呈覽吾邑尊不知幾時有人邑尊不必其相知反

省口舌即如劉中公之煩言吾家獨不沾着可見父親居鄉之得法凡鄉間事京師最易傳聞也多說人情多得銀子男頗不欣慕家中只宜清貧况從前得父親泥補幸已不貧耶

六月

京中景况前字略悉日來皇子女相繼而夭魏璫乘具皇上之哀而激之怒遂杖萬元白年兄又以責中官之故欲杖北城林心弘林聞之

而走匿大爲言路短氣今已五日杳無踪影昨  
代堂翁具一疏稿寄覽如今將危言極論恐  
聖怒不測傷兩親之心否則緘口無顏即舍大  
事而摺拾瑣屑以塞責尤無顏也傳檄疏長安  
共棄以其通內認魏璫用事之人傳繼教爲兄  
弟故也名義至重豈可走此路耶又欲日日做  
好官又欲矯矯名節天下無此兩便宜之理寧  
不做官尚有清議之榮使男居家三十年侍兩

親萊綵甚是快事不怕東林之敗且亦不敗也

七 六月

都中議論紛紛權璫作惡昨副堂楊大洪具疏  
蔡之喧傳爲之紙貴男與魏廓園許霞城諸兄  
弟先具疏助之已甘削籍歸侍二親今幸邀  
主上寬恩狀從此遇事不得不言言則一官置  
之度外每與大房大哥言出者爲父婦亦爲母  
若爲自家功名則無所不可獨不能容容默默

作寒蟬結舌之言官以爲父親羞耳此後魏璫  
等事不可知如見斥則買舟以歸父親勿以失  
官爲不快也聞吾鄉水大甚好狀聞頗壞麥須  
以寬減貧佃之租少減無用食口爲第一義揚  
大洪疏併男疏附覽此後又有兩衙門十餘疏  
多不可盡容續抄寄

八十月

家鄉大水便有荒年景象又聞人言明歲主旱  
則凡事須爲節縮之計以寬租周急活人爲本  
此父親百歲無疆之福根加意行之可也改折  
事公疏公揭男與許霞城竭力以爭顧相公殊  
無短長總之竭筆舌之力必可得折大半但太  
倉空虛之極不能如三十六年停徵耳

九十月

接父親字云以木斧之聲爲笙歌演戲之名爲  
佐酒光景甚佳自是適意過日法人生行樂亦

務保身酒後嘗須留意前以 聖躬違和上疏  
規諫亦是此意朕人多不敢言恐觸 聖怒今  
幸未遭譴責朕反之此身所以告 君父者未  
必能體之于已父親當爲一笑也地方此番平  
靜雖大哥不售知父親且喜眼前清淨男甚以  
此放心所謂以大君子之度涵之者只如此平  
平扯去即見父親大君子之度矣夏間攻魏璫  
時勢可畏朕名義所在不敢後人今內外反覺  
相安亦竟没人提起矣水災改折費盡口舌而  
按臺勘疏不到殊爲可怪若見楊蘧初可一促  
之將有北學差只苦不能歸三四年不見兩親  
此心安能過得以此躊躇未定也

十一月

自發前字後每日懸懸十夜有四五夜夢在膝  
前以此卜歸期不遠矣璫燄方張日日以 中  
旨處人旣已逐冢宰總憲去又削副院僉院之

籍至陳中素溫厚和平初無得罪而以會推不  
如魏廣微之意亦削其籍小臣中如魏廓園夏  
繩北張浮西沈炎洲許霞城袁熙宇房海客鄒  
匪石降謫者已十餘人而又切責韓朱二閣下  
將逐之去父親謂如此世界尚可做官否雖緘  
口不言以避禍亦必不可久也男此番出來改  
邀封典少遂人子之心做得一二十疏少吐  
讀書之志歸來侍養左右盡家庭之樂亦愈於

孤身萬里煩二親之懸念也往惟劉瑾時有此  
亂政以理度之不過一二年雖降謫以端名節  
自在父親且先算定此景毋以臨時介介也近  
來書帕斷絕皆趙儕老高景老魏廓園數人力  
行禁止之力而清苦之節反蒙譴逐朕後知廉  
吏不可爲也改折得三分之一力已竭矣且幾  
以此爲北人所中甚是可怪歸期不遠先此寄

訊

十一 乙丑正月

瞿通到得兩親動定甚悉父親瘡尚未愈所喜精神健旺男向以多言觸忌至貽兩親憂念甚自悔之今真緘口矣緘口者非男一人已也魏閣奸狠必貽禍社稷男叅之故自有見非爲朋友也即孫愷陽老師萬苦千辛而彼尚欲爲秦檜待岳武穆之法况其他乎東林雖衰大段自不差只人有賢否不同耳誌文欲得趙作亦易狀彼方在憂危中須遲之鄒南老已作古人甚可嘆也男已辭了學差將以避北人之鋒二月初有年例之關正亦不妨到外邊避之若過了年例萬一無事則即有差歸以告病卜之不吉而養又說不得終也

十二 正月

今歲考察亦平正無甚怪異二月年例渠輩方欲見及所同擬者則同衙門爲黃白安劉文石

蔣澤壘省中爲劉養衷而選君謝不肯順從已  
堅意乞歸矣冢宰亦持公平之論總以安心聽  
之歸家有膝下之樂即使去做叅議僉事儘可  
自見父親莫以此介意旣做言官怕不得生歿  
况官之內外乎此亦不爲貽親憂只做小人做  
貪官乃爲辱親耳故男頗心中泰然而姑夫意  
氣消索男竊自謂過之以此發父親一晒父親  
得母謂兒子痴乎

十三 二月

廿二日已寄一字今以廿七日發男婦數人回  
男見時事日非將有大獄而男爲彼人所忌雖  
不顯狀外處定奪一端以中旨處之凡侍班等  
項步步可以獲罪倘有差出去差上本章字字  
可以橫批觀近日魏元白李心白之處可見矣  
且差敘已定而經歷司河南道人趙起色斯  
舉矣男何爲依依求之故決意以思親成疾爲

題總之十日內不註差斷無坐守之理所憂者  
非一身之得失只恐父親以此介介以官爲世  
法所重而反以家庭聚樂爲輕耳若因此不快  
而怒氣相干則男之罪通於天狀自古亦不見  
有日日做官之孝子也但愧不成人品有玷父  
親之教而父親向所鍾愛於男定不以團聚之  
樂易此官且官未嘗不在也名亦不俗偶因鬱  
鬱備寫此語以告父親若在此則無人可語故  
每日不出門真以日爲歲也

十四

三月

廿七發家小回即具呈告病外魏云若年例就  
便宜了他正擬拚在告病疏削籍而初一日遂  
有曹欽程之疏其中主使有人次早內中即傳  
出一篇旨意相公但抄謄而已免杖而生還  
於心快狀且旨意但以薦高景逸坐罪則正  
受之不足爲累者只至追奪誥命不覺爲之



心碎豈意不孝之罪累及兩親至此不可以爲  
子不可以爲臣恨不捐軀碎骨以贖之耳嗟乎  
男不貪不酷何罪至此從來黨禍不過一身受  
之而今以奪誥爲輕典若周來玉黃白安張藐  
茹等九人彼豈曾得罪於南樂而亦遭此狀則  
男之有此亦非特去冬一疏之故也昔范滂之  
母以李杜齊名爲快父親定復過之公論自明  
局亦必變誥命亦當終在兩親俱方壯年月

前何足介介譬如男爲萬元白之續亦莫可奈  
何今尚邀寬大之恩得菽水承歡於願足矣  
明日辭朝即行先寄此以慰兩親懸懸

官南康寄伯父一

父親到家兩月矣遙想家中樂事或醉雪以歌  
詩或傳杯而爆竹一家團聚手足歡狀當不禁  
其頤之解而興之酣任每逢斯節冰署蕭狀雖  
復語笑於母親之前而他鄉遊子黯狀興思歲

月悠悠一官繫足不知何日得侍伯父之側開襟一笑也伯父所望於侄者守官砥行勉立功名侄自分疎拙平平無奇所不敢負伯父之教者素心不染寬政近民苟可自盡三思以行吾才之短而識之昏則亦無可奈何未能博赫赫名以爲門戶光也受事三月刑名出入亦略可稽四方問遺僅入空函耳地方簡僻事務差少衙役較吾鄉稍斂百姓刁悍則過之人士荒陋

多不成章文采載籍甚寥寥也白鹿洞學者甚衆舊有洞志今正擬較修適有諸生但宗臯以傳稿相示附覽亦具此中往事一重公案耳

二

人來得伯父手書如侍左右也憂國憂民皆字字確論國之憂則居官者之憂也叩閭無路每見邸報輒欲投箸而起吾鄉雖幸不饑淮揚閩浙之間饑處正自不少姪居湖城爲西江門戶

落齋遺集 卷九  
偽漢之后聞蠢蠢生心憂方大耳伯父家事自有大哥可任實不必憂來字云明年閉戶不見客閉心不御事是無上妙法第恐有意閉之則根株不斷并所謂反身自咎者亦尚多一執着聖賢學問自求寡過却不從人起見其所云反求諸已必先有行有不得之處而三自反之法在橫逆之來此只處變法耳尋嘗見已之非不見人之非物來順應無適無莫未便說反身自

咎也伯父第掃却外緣從家嘗茶飯父子兄弟朋友親戚之間觀無我無人之妙得不憂不懼之心租收容禮大哥任之童僕諄語不入於耳順逆之餘氣悉化于和倘亦學問之得力晚年之佳境也何必自咎哉因伯父言及故敢以初學之說廣伯父不罪狂瞽也官中別無他况但貧閑耳家貧官亦貧殆亦命矣侄初能安命即今年之俸捐之以助遼餉使父親在家苦撐故

以此不安于心耳

三

前父親歸因貪頃刻侍色笑故家中候問之書  
一槩未寫即伯父亦缺數行但時咏味示詩愧  
不能步一韻以仰答伯父提望之意教以勿喜  
敢不嘗存此心若云無攻尚見有人惡在夫無  
攻之旨原自渺茫聖賢只于自攻中見得無攻  
却不予人惡上論無攻也故願伯父不見人有  
惡但見人有善既見人有善則自攻無攻當下  
俱了矣書案之側聞得女史致足樂也宗譜之  
修尚有意乎亦不朽之業在一家者也

官西臺寄伯父一

久未具一字問起居祇緣郵人急發忙中錯過  
每於大哥口得福履之詳亦仰知伯父所責望  
有在非區區寒溫之字也憶居家時聆伯父之  
教必以敢言直諫爲先若默默取容循資積俸

以博好官知非男子鬚眉之氣狀循省往事言  
雖不差而未免傷渾厚之意當是名根未斷學  
力尚疎耳伯父何以教之時事翻覆中璫爲政  
日日出中旨以驅逐大臣而不問事之是非人  
之賢不肖聖明孤立于上寄威福於左右而  
已如此光景正見幾高蹈之時况侄之見憎中  
璫者乎頃一疏觸權臣之怒幾于不免賴聖  
德優容止于奪俸今決計乞歸矣只冬間不便

舟行以此遲遲姑待歸來奉二親菽水慰倚閭  
之望且以其暇侍色笑從事於讀書明理倘將  
來猶可少進一籌也功名有數不須計較至斤  
斤守清白二字則真可歸對伯父無所抱愧大  
哥意欲于明春借差歸亦是上策伯父已完禮  
記之業否

瞿通來得伯父手書快狀如見面也老而好學

孜孜不倦而精力時境又適足以相副即是天之逸我以老人生實受用好光景也侄以慙言觸忌人俱以禍患代爲之憂而侄付之度外近又以年例相嚇而侄亦安之分內昔嘉隆以前臺省咨望深隆乃補方面方面何負于我而介介哉矧信心信理得罪于權璫權相儘有地步乃同事之人有急而改頭換面者有急而暮夜入室長跪求免者卑鄙乃至于此因思江西君

子坦蕩蕩題只是君子知命小人長戚戚乃是行險僥倖耳近來胸中進此一步學問伯父以爲何如康孫出花已愈亦可慰伯父遠念大哥婦可一年過伯父壽誕又可圖得覃恩之典皆家庭樂事侄以三月中到家匆匆附此

官西臺寄大兄一

別來一月餘思之耿耿兄嫂安寧子女平好想都不必言聞考期在即則兄且忙於料理須靜

以養之使文氣鬯而字句斬即是穩着蓋朱衣  
所點頭者不在巧秀波瀾也學使者以持公而  
人情不宜都下嘖嘖謂其顛倒弟頗爲解之狀  
以此知考案之難不審松嘗稍通融否道府縣  
想定爲兄留意五弟文思何如如其機澁不見  
聰明發露則真不若姑聽自朕以待異日錄遺  
未遲莫謂吾之不急於噪其名也此中度日都  
是客席擾擾惟日進城上衙門理知縣之事爲

小小功課而已旬日之內得兩皇子而中  
宮者天豈非天數今旣得皇子則諸大老  
又爲蔭階想亦有以下逮貧民也三六九入  
朝頗習五更早起今天寒雪霜皮骨不耐信不  
如在家之樂而老者委頓譏彈苦死不去真可  
笑也弟文茸中課士諸義乞抄出寄來趙儕鶴  
一見極嘆服弟時文謂公伯寮一義渠自爲之  
終不能及故欲索其一序再刻舊稿亦見獵之

意也

二

新歲曾寄一字想已到矣續見考案是非錯出總之多費一考不必以科舉爲慮但五弟竟至四等恐傷其銳往之氣狀亦可激發其精進之志邇來光景何似文章機趣如何弟新歲口碎數日却出得一疏頗暢所欲言其高啓愚乃出舜亦以命禹題媚江陵者顧相公乃其門生爲之出力故其子來辯復而弟直言之公論共以爲快言官之職固不得炤管情面也

三

虞山讀書定有得處料理經題大半即入闈易爲力也文章固欲靈動亦不可類於遊絲固欲清秀亦不可類於春水須有斬狀之力卓狀之詞乃爲入彀之技時文重滯之語亦有可化臭腐爲神奇者要在心手了快而已治家之事勢



難擺脫狀急之亦無他法上之不能得請於父  
親下之不能生財於耕織即使閔閔皇皇父親  
亦予半百之田安見遂寬狀有餘哉田者虛名  
也他家倘來則易父親刻苦經營故難難於得  
故不輕爲予父親非不念兄之貧而不即慨狀  
者意蓋在此且使兄斤斤尺寸毋越步也雖狀  
若以世俗不肖專一橫行者言之兄豈不可稍  
自脂潤今守父親之訓自守如此則弟宜有以  
濟兄而弟無多餘也至嫁女之費父親在上弟  
在下可爲兄助不必憂煎弟已有本科之差前  
題差本想已見之明歲或可得學差但以不得  
歸家恐傷兩親之心尚躊躇未決耳

四

前有字寄婦併道府各書想已到矣五弟自云  
斷不考故不之及不可以此爲快快此中近來  
以魏廓園爲傳雲中所攻至陷汪士光於詔

獄大爲公論所譁狀猶以傳是江西人故大家  
要調停而傳則盛有通內之名大是無色蓋以  
魏監大恨王安傳以此語中其所喜故也江西  
人近爲正人所譏只是章魯齋陳皓月傳雲中  
三人爲之而章陳尤可惜尚未知結局何似長  
安中風波易起動我歸來之想擬俟差滿請告  
歸見二親不知得遂願否每上一疏即打點觸  
怒前上一請停立枷疏而魏增大怒蓋彼借此

立威凡死枷下者兩年來六七十人矣今欲出  
一疏而議論未定又割絕不得江西人正是難  
處狀廓園吾石交其人品之清介真吾目中所  
少只少褊耳而阮圓海至以爭吏垣之故與左  
魏大怨人言其通內事至不可聞誠出意外不  
忍言也朋友之間固甚難哉偶狀及此姑且秘  
之

徐成來得手書時一展讀即爲遣懷狀兄所見  
囑者皆兩次已寄回之書想邇時俱已到考事  
料必無誤矣五弟不考亦復不差只望他以後  
勤學爲他日考地此番原無關係也嫁女之事  
定應待之明年女小而粧未備雖遲非過簪珠  
之類弟當有所備以了吾之素心總亦不煩兄  
念近來文思何如可寄數篇使我一觀新邑尊  
不見有就選者人多望吾鄉而裹足不如就他

邑調之不知有俸淺而聲著者否朕亦懶於問  
之以未必得人適代之任咎但城中聞是某家  
所討即事事疑某家所爲如七知縣之榜可畏  
也吾家居鄉甚爲得策父親更甚妙于居身也  
此中如沸總是王振劉瑾時景象不如掛冠而  
歸不意當吾世而時事之衰敝如此憂君憂  
民正堪灑涕區區一疏何益分毫只爲言官不  
言便負此官是以難耳兩次寄兩箱書端有許

多時文在內兄與五弟取之蓋亦收拾以便不時削籍之意甚發請告之想俟八九月間再觀之

官南康寄爾承兄

知近况安適躍躍有丞簿之想兄才固所饒爲但莫到西江來作債客耳不知此言遂行之耶抑言之也爲子爲父誦詩讀書童僕不諄於耳酒茶不缺於瓶親故滿前禾黍滿屋此亦家嘗

至樂也官乎何足羨來教以渾融具感愛我然弟正苦平平太無奇耳人情相與不敢不留心和畏兄此二字足爲居官涉世要訣而弟所以答兄之贈者亦止此二字爲居家處宗親上下之妙法兄固已臻其極亦偶一申言之而已

寄元朗弟

人言娶婦爲小登科吾所自試則登科之樂不如娶時也少年飛揚飄蕩之氣又居岑寂以鬱

其情若以新婚爲天上人間第一美好之事曲  
房之中嫩紅纖綠熱碗紅爐老婦幼婢團團簇  
簇所見無非可喜者不必見新人入羅幙也三  
日而驚十日而濃一月而慣百日而目倦欲厭  
矣婚娶久則衣食兒女之累牽之仕宦久則功  
名毀譽之念縈之故事喜新而氣乘銳新婚之  
時亦少年得意文章妙境也當此際而文機不  
動文心不靈文氣不猛則文章進步于是少矣

弟純心靜氣文清而不采矩而不靈苦而不甘  
茲其發機轉象之候慎莫錯過至于有婦以慰  
慈母之心以寬慈母之勞自今有子有家青其  
衿以進于登科以不負慈母二十年栢舟之苦  
斷機之勤者則皆自此始愚兄非戲言非貌語  
也賀不成禮寒官之况人來幸以新篇見報

寄季弟

吾弟歸兩月矣作文幾何看書幾何識見筆力

過前幾何考事不遠有必得之術否夫尖穎而  
斷碎疎快而淺薄此則弟文之長短略具兩言  
中尚早着力勿以小學子初執筆自寬也父親  
絕喜弟矣稍稍以好衣爲嗔夫鮮衣吾所喜何  
害於學第緣此紛其思慮以來父親之嗔則不  
如敝裘之適體况我家只此寒風弟之衣原不  
得鮮則去此求鮮之見可也意之所至發此狂  
言毋憎饒舌

又

弟病痢喜旋愈也而瘡之苦如故童時不節其  
口今日受之可以思今之所作後之所受則百  
凡保攝及乘時精進爲他日受用者宜何如着  
力耶宗師歸矣遲一年着藍衫而遲着一日即  
早脫一日在此一年中切緊用功何至遂作買  
牛危語園中孤寂孤寂亦趣城中熱鬧熱鬧可  
憎吾意不以入城爲是也前文偶遺案上今簡

寄去此番何以無文吾近主白鹿洞閱文甚多  
關事已脫儘有心腸說時文也父親字云第少  
苦功夫功亦無他若看書作文尋嘗功課隨緣  
了去無苦無甘如不看不作但在舍却講章自  
已將白文想一想要融貫得去至於作文之境  
吾向得力於改一篇不好另做一篇半篇不好  
則改其半一句不好則改其句凡吾所刻大半  
經改幾番其一筆寫就者固有之狀不可強可  
以勉強者改而已矣改意則悟頓進改格則局  
法變改句則字調新而嘗套去試留心行此當  
自知胸中進步也作字歪濁亦宜用意使清朗  
則卷子好看吾文差可吾字每自愧之弟那可  
不過我十倍也無以寄歸只贈此數言耳

官西臺寄季弟

吾行後甚以弟爲念上事父親欲勤而慎敬而  
懇讀書欲真而銳治家欲婉而和交友欲斂而

擇四言者大約盡之所謂色難者非獨在已之  
愉色婉容乃察言觀色先意而迎也文章須有  
沉靜把握之力始可得飛舞動盪之機居身須  
有反觀簡察之心始可行快情滿志之事夫不  
得轉移之法透脫之方而徒鬱鬱誰語草草自  
放以聰快之才情少年之歲月浪擲以去則可  
惜也今年之考須看筆興文心到否何如否則  
姑聽自然徐圖遺才亦可若靜想吾前之四言  
功名學問在其中矣母親近來精神何似丸藥  
服否弟服丸藥亦覺有効否保身固元尤第一  
義今少壯之人而具見衰弱之症豈非切身之  
憂乎酒色之害人入其中在猛省力量防其  
縱志而已



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  
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璧  
視汝內外親族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  
任意驕養旣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  
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  
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  
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  
見吾今日囚服就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

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  
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愛汝汝  
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有不測  
汝代吾爲子可不委曲仰體 祖父母之心乎  
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  
宜季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  
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 祖父母苦苦積累且  
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  
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  
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  
以承家四也汝旣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  
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粧田百畝至妹母奉  
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膳田叁拾畝收租  
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  
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  
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

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  
好詮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  
日俟之祖父母千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  
離天啓丙寅四月十五日字付遜之

獄中寄父親一

男不意一到即審故受傷甚重幸一審即允尚  
有餘生臥床一月瘡口未平再得一月功夫也  
天時人事生路未絕賍得早完即過刑部今五

日一比盼望家信眼穿此中告乞既窮束手無  
策又不免菑楚之苦矣在獄日則愁賍夜則苦  
痛只脾旺身健酒食過於往時此可慰二親  
懸念也 父親要一切忍耐寬懈 母親男以  
名節二字累 親累兄前生宿障飲淚而已

寄 父親二

男在獄中只思想二親之苦故不能無再生  
之望今幸有機矣只愁銀不應手養素東走西

奔亦已泥補千金乃知朋友之誼勝於至親也  
向因災異各事俱寬差可遣日今忽狀緊急觸  
目慘傷只男與白安安存耳狀且比限甚嚴兩  
次受三十棍白安交銀甚多男甚受相形之累  
大哥病了一月養素奔走甚苦併隨來諸僮之  
家各一看顧之

臨終寄 父親

男遭此禍久已義命白安只念 兩親萬苦下

辛所以死不瞑目願善自寬解與范滂之母千  
載同傳耳時事如此田塾太平正不可必須賣  
產完債存來自娛一身受用之外皆虛境也作  
謹守規模則有餘矣 母親有苦難言亦惟以  
寬得用度爲好一歲二百畝之入不爲多也大  
哥苦寒早有分給是望自男觀之三十餘年已  
作一世人矣比來惟 父母兄妹刻刻在心妻  
子置之度外 父親自安養教訓有方不必說

也遊魂渺渺不忍遠離落落齋中乃棲魄之所  
閏六月初三午刻

別大兄

弟已久拚一死只負兩親耳奈何奈何兄爲  
弟吃盡辛苦付之流水異世或得相報也四詩  
附覽 詩另見 前兌白安銀可還之素兄之德  
家中報之尚乞同舟一行也

先人以丙寅三月十七日聞逮信從容拜

辭祖父母縣令到門即携手就道絕不作  
兒女戀戀十九日抵郡宿吳霞舟先生齋  
談笑歡酌如平時與吳先生往復訣別語  
具載端友集中時緹騎需索甚奢逼勒不  
肯開讀而闔郡士民攘臂奮呼欲逐緹騎  
而甘心焉賴郡侯曾公二雲力爲調護又  
捐俸慨助以飽緹騎之欲得毋及於變途  
中與伯父聯袂偕行相對勞苦惟以不得

終養祖父母爲憾蓋已知生還無望狀恐  
有傷祖父母心故途次獄中三次貽書猶  
作解慰語至四月二十日抵京羈錦衣東  
司房爲季叔作牘誌二十三日奉 旨鎮  
撫司究問鐐杻送 詔獄許彪迎內意酷  
刑交加血肉淋漓慘不忍言竟誣賊四千  
勒限嚴追五日一比比比必受棍賴遠近知  
交倡叢捐助已遇天變停刑得少緩須臾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十

墓誌銘

處士顧公暨配孺人合葬墓誌銘

亾弟季文壙誌銘

亾妾呂氏墓誌銘

傳

周室徐安人傳

蔡外大母傳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序

賀何老師奏績敘

賀袁太府攷績敘

賀袁九際榮遷敘

贈郡丞王葆真致政敘

壽丘龍翁年伯敘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敘

壽表姊朱室錢孺人五十敘

重修白鹿洞書院誌敘

涂大司馬集敘

學政合篇敘

禮記集解後敘

忠義經敘

蓮社高賢傳小引

郭學博孝友賢聲敘



甘棠集小引

顧文叔詠物詩叙

爾承兄落花詩引

家譜跋

恭跋先大母行略

寶持閣問業敘

程墨觀敘

知爾篇敘

白鹿校藝敘

白鹿文茸敘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叙

余未之稿敘

瞿元亮稿敘

梁兆瑚稿敘

靜遠山房稿敘

萬貯山房近菴敘

落落齋遺集  
卷一  
金任夫飛艸敘

伯兄近稿序

竹居記言自序

雜文

記夢

奏考辭賀文

護生園疏

楊舍東城茶亭後閣記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乞言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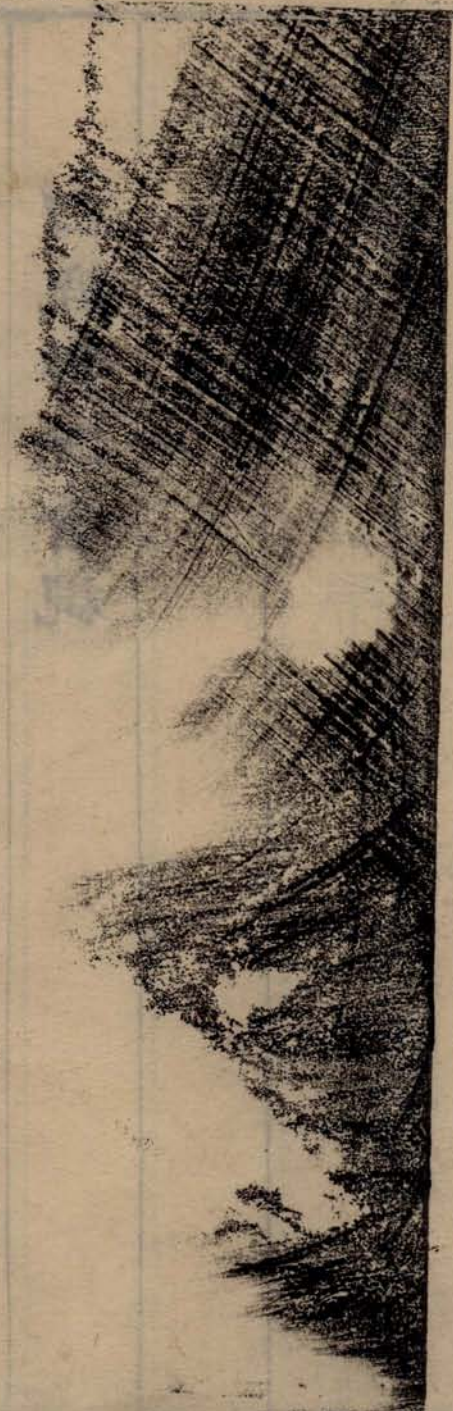
天啓四年水災請改折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白鹿書院會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十終

子言小傳



落落齋遺集卷十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子余指不幾日...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 男遜之輯

墓誌銘

處士顧公暨配卞孺人合葬墓誌銘

吾師乘虬顧先生潛心二戴哀別註疏刻集解

成一家言家大人以先世緒業命余執經門下

先生之教脫凡近而遊高明情恕理遣平等一

切恩怨所自位置甚高狀數奇老于諸生里中  
兒更齷齪之頃余繳幸還山將乞微言曠觀升  
沈生死之外先生一日語余曰人不可知天可  
知即天不可知吾心之天可知往者吾父終身  
坎壈今吾母驚此剝膚至不瞑目吾且奈何哉  
傳其可知者於無窮則有墓中之石在敢辱吾  
子余謝不敏已讀狀公夫婦俱有大過人者矧  
以先生之命乃太息而書之公諱桂字明卿別

號省吾其先自崑山來有諱信者起家爲義任  
俠有聲居邑之清化鄉所謂清化顧者也信生  
瓊瓊生永和永和生耕雲耕雲生濟濟生續周  
急報怨世有烈丈夫風而續竟以是坐殺人辟  
縲繼者二十年維時公以十三歲童子徒跣赴  
愬誓雪父冤其待訊于蘇體弱不支趺坐盤石  
上石階門卒忽邏寘市舍舍中積豕成山倒爲  
所壓絕粒者兩日夜再愬于吳江晨起大蛇蟠

枕上輒心動以爲不祥。後舟過太湖中流，舵壞惡風蕩之如旋車。舟人大號，公仰而祝曰：「天乎！吾悔不信枕蛇之報，吾卽死如父寃，何俄頃風止舟乃安？」他日携一僕姑蘇歸，夜行水涯，忽出鬼物如小兒狀，上下水樹間，水飛滲濕兩人衣。旣已無可奈何，乃亦告以爲父愬寃之故，鬼水爲之不飛。公竟白父寃，方弱冠好爲俠，益甚引義慷慨，不畏疆禦，雀角鼠牙之爭，歷數年後已。孔子曰：「里仁爲美。」公旣生，其地遭是讎，又天與之伉直之性，不能依人俛仰，而里中人教衰俗薄，鶴鴒在原之義蕩焉，無聞或反擠而下之。石始喟狀歎曰：「人縱不能法太舜，獨不能學牛弘乎？」乃大書「忍」字及度量要學牛弘于壁，嗚呼！公之孝足以反風格，蛇感動神鬼，方古孝子豈在吉玃下而與世齟齬，志氣交鬱，竟不及中壽以死，豈非命哉！下孺人處士陶涯公女拮据佐

家政事孀姑趙二十六年無忤色卹外家生養  
死葬無庶女如已子教子如父先生旣冠以博  
奕戲呼而長之生平無疾言遽色視牛弘婦刺  
刺射牛抑又遠矣公生嘉靖壬子某月某日卒  
萬曆庚戌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嘉  
靖辛亥某月某日卒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享年  
七十有二公先葬于祖塋之昭穴今啓而合窆  
焉子三先生居長名文熊娶張氏次文熙娶朱

氏次文光娶吳氏女三嫡適徐弘材庶適貢士  
徐某孫男八肇垣娶陶氏余從表妹也肇圻娶  
袁氏肇城聘陸氏文熊出肇培肇墉肇載肇埏  
文熙出土進文光出李子曰里巷中雞豚粟麥  
腐朽其骨者何可勝數夫惟血性男子寧玉母  
瓦其顛擠百折脫父于死至今凜有生氣而人  
子所以不死其親者自有千秋之業在亦非區  
區富貴雄艷一時已也經學榛蕪統孤言畔後

之言禮者酌水窮源問誰式穀則先生之所謂  
可知者意在斯乎爰繫以銘銘曰幼也錚錚父  
冤則鳴壯也烈烈直道而行孝友之志節俠之  
聲晚而善息以忍爲經馭氣如馬返於無爭維  
彼德曜黽勉相成佩之以韋佐其織耕式穀有  
子儒澤乃宏道之窮矣禮則已明以教薄俗視  
此令名

亡弟季文壙誌銘

弟名應星字季文吾父之第三子也吾李自琴  
川遷赤岸始祖怡靜府君珙傳思誠公模耕隱  
公章守安公義戒菴公詡復菴公果至吾父封  
侍御凡七世娶吾母孫封孺人生長兄應炅次  
余次貢氏妹次則弟又次則庶弟應會也弟生  
而穎秀善解人意吾父母絕憐愛之六歲就傳  
過目成誦父喜曰吾夢文星生今果狀十三歲  
余舉于鄉十四歲余成進士是秋乞假歸弟迎

于郡出所爲文余讀之擊節酌三大觥作詩紀之是冬妹歸于貢十五歲余選南康司理奉母以行弟甫離膝下切切有饑寒憂余曰否有兄姊在况姊愛弟更篤貢郎悅茲又與弟親愛也十六歲之秋從父兄來官舍遊白鹿洞旋歸歸而外引旁馳精日以耗病始在膏肓間十八歲復至南康留半歲余以師道督之且病病已從母歸弟時千言萬語謂官舍清寒歸則梁肉錦

繡也朕母性靜淡父硜硜教余以廉余奉教惟謹光景殊岑寂余勉弟以膝下歡不可不亟圖也十九歲之春余以考績蒙恩封父母如制是冬余自粵闈間道歸省弟初病瘳送余再入南康別于杭城冬暮娶婦郁氏即諸生北斗之女也二十歲五月補博士弟子員余行取歸至杭城聞報有一字泥金一盃酒卯君昨日采芹歸之句十一月余考選西臺歸二十一歲讀書



東園余以八月北上弟送至儀真是秋 覃恩  
得改父母今封二十二歲讀書虞山二十三歲  
余以黨籍罷歸弟迎于錫山歡飲達曙蓋乙丑  
四月晦日也是歲弟仍從元修徐君遊于虞間  
一歸則文章德業相勸勉八月病疽爲庸醫誤  
投七遂成漏九月初同至貢妹處以病留十月  
朔歸歸而病劇十二月之九日竟歿嗟乎弟視  
余如父雖狎不敢褻余亦以子畜之每相告戒

弗私絲粟以爲欺獨酒政觥籌互相賓主伯兄  
頽狀余兩人必殿弟有酒過余時糾之余昏睡  
夜分弟侍立不忒也弟文筆甚雋意以外奪余  
極口繩督弟不爲忤余官司理時弟移書曰途  
中耳熱清慎兩語若勤嚴二字尚在有無之間  
余以韋絃佩之也父望弟奢訓誨備至母或因  
見誚讓余與貢氏妹曲爲解釋弟必懺悔于吾  
兩人前邇歲喜治生將出心力所營爲承顏順

志之地規模極小墳貸甚慳余切切規助竟不  
及數十畝父方治曹庄爲基弟心喜不及待也  
嗟乎弟于朋友親戚以歡熱爲主委曲周旋槩  
得父風氣志落人中無芥蒂治家非井履履各  
得其任所莫逆友曰繆采瓠生于萬曆癸卯歿  
于天啓乙丑年止二十有三生女三存其一纒  
三歲嗟乎余及見弟之病謂弟病必不死弟竟  
歿矣弟今春降訃言一家大禍弟固知余死期

乎弟業淺神清死後了了余旦暮死豈出弟下  
老子曰人之大患爲吾有身吾若無身吾有何  
患弟已超朕遊虛無之界一切塵腐糠粃余猶  
纏綿於生死之途苦惱楚毒解脫無路則往世  
業緣余視弟倍之矣嗟乎余兄弟幾人而陰陽  
人道之患相迫未已獨如父母何哉執筆淚淫  
久稽父命待罪錦衣署中燃燭以書嗟乎余且  
朽矣而何足以不朽吾弟乎銘曰父母愛之以

爲子兄姊愛之以爲弟死而有知兮待我於蒿  
里  
人  
亡妾呂氏墓誌銘  
呂氏蘇州之長洲人龍姐其乳名也生于萬曆  
甲辰七月二十三日某時以丁巳之二月來歸  
以是年之十一月從至南康理署以泰昌庚申  
之十一月十三日未時疾終于其寢以天啓辛  
酉之三月遣柩還葬于赤岸祖墓之西淑慎無

年良用悲嘆乃太息而銘之曰嗚呼汝之簡淡  
亦云縞綦汝之靜柔弗聞怒嬉汝之志潔而性  
栗庶几松栢以爲姿嗚呼薄命兮汝無怨地下  
之孤居

傳

周室徐安人傳

徐安人者封宮允警餘周太公之配而吾師挹  
齋先生延儒之母也先生居母喪之明年應昇

過陽羨弔先生於廬悲傷慘悴若非猶夫人子  
之痛者先生之言曰吾母劬勞聖善未食其報  
進一旨多則弗嘗進一衣綺則弗御也憶萬曆  
戊巳吾父之楚游歲饑數口嗷嗷母從釜糜中  
瀝米一甌以哺吾兄弟自斷野菜數十莖雜米  
屑糝糊咽之不敢告堂上二老人也吾兄弟既  
授書母督老平頭治畦蒔蔬市少肉以供外傳  
口未嘗一嚮也以有今日而今日所爲祿養者

僅若此悲夫余曰先生之母賢母也不以祿養  
而以善養何庸悲已退而論諸戚黨之間皆曰  
信哉賢母是固好緩急一言解紛幾于女中彥  
方者也已又言其遺事二曰安人數歲時爲大  
母李所鍾愛一日屏左右手携一奩并鎖鑰授  
之數年李歿安人亟出以告金珠翡翠封識宛  
狀旣嫁室燼于火僦外家居焉同舍者胙其篋  
家人欲發之安人惻狀曰是夫也貧奈何忍被

以盜名蓋安人可爲有隱德者已或曰固也非  
其大者封公之父曰友樵公故爲太康令以潔  
廉伉直忤上官意不數月解組歸無良田美宅  
以封殖子孫蕭朕有貧寒之色顧好客日益甚  
屢嘗滿戶外安人謂封公曰翁真廉吏爲人子  
不能養而以食指累乎封公豪邁有大志落落  
治書餽粥衣履不知問所自出仰事俯育一倚  
辦安人安人篝燈熒熒手自緝績貿得數金以

衣被舉家溱灑堂上及封公致束脯數十挺安  
人曰此翁之教也亟以獻母有所私嗚呼廉之  
不可爲久矣出則柳榆入則交謫世衰俗薄子  
婦或環而睨之若執券責負狀而安人獨知翁  
爲廉吏徒宜徙錫左右無方茹荼而不怨磽田  
敗瓦拮据支吾遺笥剩器無所析絕口不一置  
問安人之爲婦何如也先生旣弱冠取高第  
天子賜乘傳歸娶聲施赫狀光炤里閭親黨過

從相慰勞嘖嘖嘆安人有子安人退狀深念言  
往事淚數行下戒家人曰慎之哉母鋤善根蓋  
終安人之世澣衣蔬食苧帷蕭狀一室僅蔽風  
雨機杼率有嘗課且曰吾惡夫世俗之飾富貴  
容而忘貧賤者夫安人非能讀書知道理學浮  
屠因果教乃其所行事約取厚施留不盡之意  
于后見大而取遠此余所謂先生可以無悲者  
也狀謂安人生平休咎形諸夢寐或無心語輒

有驗自其幼時大父小泐公善相人言此女恣  
當貴而太康公亦曰冢婦遠大器其后必貴已  
而果狀其故多不可曉卒之日琅琅敘述有兩  
青衣童子一峩冠丈夫導吾往問輿從何在神  
者謂吾有德當生某州作貴男子噫以安人之  
賢區區貴男子何足道哉而其事絕異亦不可  
以不志安人享年六十父曰祁門訓導啓鏗子  
六人稱安人者從先生封而不稱母者從封公

禮也外史氏曰貧富之交貴賤之際死生之變三者人之所難言也安人易箚之言曰人看生死極大直夢覺關耳安人豈所謂有道者哉甘苦一生信心不愧有能師其意通死生貴賤貧富而一之者可以任天下矣是在先生哉

蔡外大母傳

某兄弟蓋有兩外家云則吾母封孺人生於孫而育於蔡蔡母則先外大父紹湖公從姊也蔡

公梅泉早世實抱余母爲女恩勤可念即余母亦知母蔡與孫等也母蓋二十有五而稱未成人未五十而歿茹荼飲檠二十餘年稍見孤舅氏之成立而遽棄也嗟乎天之薄母甚哉宜乎余父母與舅氏每述往事泪簌簌下不已而家大人命某爲之傳也傳者傳也母節可傳而以年不及旌母孝可傳而非宗黨姻戚間又不能傳也嗟乎是在某哉當梅泉公屢試屢蹶下帷

發憤母精心婉色代公曲事舅姑舅姑素嗃嗃不自知其顏之霽矣而一以其所爲婦者事嫡母周問遺趾相錯疾亟籲天請代見者泣下也初母父龍峰公及嫡母周憐愛母特甚授館資膏火費稍豐梅泉公故好行其德母佐之推貸閭里貧乏者居久之公病以死母提乳孤數慟以絕也孫有點奴睥睨其業陰以彼傾之吏呼於門盜瞰其室四顧笊笊無告諸所珍遺不知

入誰氏手空券纍肤在無償者或語母按券責之母曰是夫子所以周急濟虛者也死者義而生者利乎悉焚之好爲德如故有鄰婦不能舉火漬衣周之居平服粗茹淡手緝織其急人之急類如此梅泉公有弟遭外家齟齬母以舅姑故嫁時裝囊多爲所侵而母自此貧矣蓋母幼知書曉解節孝大義尤喜禪誦于清淨慈悲之旨雅有得云梅泉公與故都諫吳公爲弱冠交



約爲婚吳公故貧梅泉公歿時家尚殷里中屢  
欲婚舅氏者母執曰豈寒死者盟卒委禽于吳  
後都諫顯人服母遠識母曰吾豈以爲貴故哉  
乙丙間舅氏有室矣吾父亦補諸生瘁色稍開  
而病奪之年僅四十有六而卒語舅氏汝父歿  
人孤雛視汝汝幸有今日勉之哉吾行報汝父  
于地下嗟嗟母之生悲于死立孤而後可以死  
即梅泉公之死安矣舅氏名士順吳郡庠生以

今丁巳舉一子曰錫遠吾母撫而字之示不敢  
忘母恩也外史氏曰觀古今所推重則節孝兩  
者狀或享其泰或遇其屯夢夢何可問也母以  
二十年傷心飲血之痛謝死者地下即長年履  
慶其貞心亦何艷焉惟是貞心所遺猶令人甘  
集蓼之苦隕泛栢之涕聲施遠矣夫計積食報  
是在來者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按公名受徵字文甫柱峯其號錢自武肅王後  
代顯于虞十一傳爲垣坡公旬娶于王是生公  
宜人爲予從祖姑予李氏亦虞人 國初徙居  
江陰之赤岸宜人父曰赤涯公詢母王氏而公  
與宜人並貴則以長子達道治曹治霸兩奏最  
至今封稱奉直大夫宜人云公聰神湛發篤嗜  
書弱冠以麟經遊北虞邵先生之門精研幽討  
補博士弟子有聲窮經三十年長公魁于鄉始

謝公博士業沉酣稗史百家手自刪述矻矻自  
娛家少長共嗜之老博士埋首蠹魚耶宜人  
嗜書乃大類公幼奉姆教通女訓而婦而母所  
歷貧貴忙閒之境率手一編竟日童僕嘈雜米  
鹽耗忒或弗聞蓋其天性狀也垣坡席素封故  
豪恣飲施屨掌滿戶外一燬于倭再困于役家  
中廢公曰即貧也柰何減大人歡割產供修瀧  
費宜人簪珥佐之事嚴母王孺人意迎色授曲

得其心二老人亦咨咨子婦孝我倭之訖也公  
適侍垣坡公他所王孺人及宜人先期徙去烽  
火翔村郭間垣坡倉皇委頓公負之披霜露行  
數十里始免弟梨山爲垣坡公愛子析箸有所  
肥瘠公與宜人無間言其孝友相成率此類也  
長公治曹聲籍甚公切切貽書戒之曰治國者  
先齊其家毋他溺爲亂始旨哉言乎旣兩拜命  
稱貴人章服在笥不數與公府造請已爲月旦  
所推蒞大賓席者三竟無議其后者虞之俗炎  
競無雙青衣羣走田廬子女因緣門下者若若  
公數謝却之曰吾有故吾在長公再起再蹶情  
變勢移事多出意外人爲恠懔不平已需補都  
下以喪歸公一慟輒自解曰吾猶故吾在大抵  
公爲人油油自適無聲色狗馬好任運履素欣  
戚之遭晏如也與人交坦蕩無城府坐無雅俗  
貴賤必投轄沈醉以行甚者佐其緩急無德色

宜人于福田利益之說絕弗道而慈愍具足以  
意布施尤篤于外家從祖沂川公困于役往依  
宜人終其身室廬之衣食之親戚昆弟貧者叩  
之立應其相與以德施無異意又如此宜人少  
公二歲卒年八十有三又八年而公卒整衣沐  
浴無所疾苦若有前知云子四人仲曰通道亦  
先卒戩公手足者叔季二子遵道造道皆邑諸  
生而叔卽余婦翁素心質行如公與宜人者也

生卒年月及諸嫁娶具太史誌中弗書李某曰  
聞之家大人云公與宜人雍雍穆穆相敬如賓  
迄于白首盛德之風晚季所罕見予弗逮事宜  
人顧見公九十時神明映徹對客不倦鬪子射  
覆屈其坐坐無少長皆親之夫貧不濫貴不淫  
老死不亂庶幾有道者嗚呼予至今日而益思  
公與宜人也

序

賀何老師奏績敘

郢中何先生人倫妙天下乙卯之役不肖猥荷先生國士知奏牘主者幾令不肖冠軍也不肖心手冷寂先生賞之聲華之外而臭味期許又似收之堂室之間此直文章之知己乎今先生以郡李奏三載績膺寵命甚赫不肖叩心索響何能已于言雖狀華言之以爲阿衷言之以爲暱請得在民言民且無第言民而在理言理

吾郡故東南重地郡李爲激揚風勵之司臺使之倚耳目者七屬吏之仰綱維者五外令之填成平衡者十有三郡父老子弟作苦咏哦少他郡之囂華而鄙僂殊甚其雪沉寃削奸宄定疑案上上下下議出議入者亦惟司李寬撫之聊積而狎其柔急操之聊競而疾其猛詩有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噬嗑之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先生下車徐酌其窾會而持之以平寬則陳君

之執筆斷則杜紘之斬姦愚吐赤強獻膽黠吏  
洗手以歸士大夫懷贖以去一攝守再攝令即  
金矢釜鍾之羨出佐公費纖無所私蓋嘗士民  
頌先生廉生明明生威是以法行而民德固也  
夫不肖則既居是官矣往者受教于先生介節  
易執法難執法易獲上難獲上易信下難吾誠  
守之而澹御之恕行之毋以疑爲嘗毋以恩爲  
市毋以怨爲歸至矣哉以所見先生酌白水自  
矢錮人盛世仁者不爲吏爭自洗濯至恐一日  
不能三易腸而七臺使心折先生輒專簡白之  
啟事者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且夫參衆  
議之衡綜互持之局百案歸平郡品分炤上官  
之歡心與下寮合長吏之歡心與百姓合百姓  
之歡心與士大夫合獨才識具哉其淵朕穆朕  
不吐不茹之妙不肖何足以知之知先生者郡  
侯劉公如蘭之臭寅恭之誼斯又當于古人中

求之矣即日者飛霜左掖知善卷五部間不能  
久稽先生而昌言迴馬五日栖鳥則先生握斗  
之年殆下走請成之日也先生尚終惠教俾得  
步趨焉以毋負國士知惓惓之私不自知其唐  
突絳帳也

賀袁太府攷績敘

廣陵袁公來守南康三及秋而報政遵令甲也  
先是公以覲行臺使者交章列公治行異等

天子嘉惠匡南敕公益懋乃績三載予將顯  
陟女茲維奏最之期疆圉孔棘當事者側席思  
借公前箸二三僚佐沐浴公澤有年竊慮執鞭  
弭口短庶幾附左右史之義申一言攷信來茲  
於是郡丞王公別駕于公交以屬李子李子忘  
其固陋遂執簡以從蓋今之言吏治者率拘煩  
簡之格斯郡也有簡名山根湖腹之餘嚙菜披  
葛之俗耳食者謂太守坐嘯畫諾積資以公此

夫身不吏斯土目不習公之蒞治者也書曰若  
彝撫事惟明作有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  
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夫富者之治室也米  
鹽瑣屑耕奴織婢各有主者出其桑麻之利可  
以了公家之役主人翁提大綱受成而已小家  
則不狀手卒瘠面黎黑戴星而櫛曝日以行甑  
未脫于塵而床頭之甕欲罄故其主特瘁而其  
家乃隆隆有起色郡當頽弛顛逸之久痿痺而

不靈闇胷而不耀兵如塗羹也偷于巡糧如蟻  
穴也胥爲政訟如鳴狐也譁而陰公殫心剖血  
以爲之綜核名實鈎剔隱蠹法行使民威教行  
使民信唇焦舌敝諄諄乎嚴父之訓子而後乃  
逍遙河上者罪堯侵影沒者罪豪猾罔上者罪  
攘搏湖濱者罪郡是以有清霜而未也士土語  
餉文孤臆逞陋先賢遺澤榛莽塞塗公執鐸以  
宣之延師以董之廟貌之弗虔則新其宮祀與



之弗修則昭其義使濂溪紫陽人人襟帶間郡  
是以有星漢而未也羅織之獄讞者首鼠孤寡  
之痛强者焰摧公秉三尺絕不以豪有力抑單  
獨而數十年覆盆沉案一筆立剖郡是以有白  
日而未也荒城僊于水面風餐蠡水利源城門  
湮塞不復通呼吸于四方公開道以迎水脉條  
畫當道洗湖關怨穿以移稅于郡門豁胷膈之  
鬱軫而肉塞城之枯瘠商歌遠民呼市郡是以  
有雨露而未也二千石廉察屬吏嚴于吏斯以  
靖于民一二巡尉豹虎食民長吏恣之奧竈主  
之公髮指面赤除其殘褫其墨不以一路之哭  
博長厚之名郡是以知天地之寬而寧室家之  
宇凡此者龐雜置之可以煩謝苟且因之可以  
簡謝公獨好勞乎公于郡泊如寄客于一身之  
得失去來輕如秋雲邇者清風兩袖之歌朗映  
空湖之月蓋胸中織無所掛而直行其不折不扣

田之氣以妙運其經緯釐剔之才遂令頽弛顛  
逸之民終日鼓舞而不倦公真可謂通變宜民  
匪區區明作之效已也以所聞公佐開封時值  
溫汜之爭藩田之沸手劃其疆平墳成于虞  
芮身履其尾狎橫璫似嬰兒汴流不驚功百年  
不泯昔以簡御煩而今以煩治簡公何有彈丸  
郡郡得公寧出雄都巨鎮下哉公旣書績奏  
天子旦暮璽書慰勞陟公長城之寄茲二三

僚佐幸猶得庇公宇下不惟賀公亦胥自慶也  
敬書之爲執爵先

賀袁九際榮遷敘

寅長袁公以治行異等擢憲副滇南駐節洱海  
公旣受命且行二三僚佐謀祖道之辭則相與  
徵輿言采士議僉曰公再造我康是宜秉憲內  
地不能無嘽嘽于萬里之遙也某曰否夫以萬  
里爲恨者豈非爲公計便安携妻子捆載行李

期朝發夕至哉不見公之來康乎單車蕭然妻  
子不之官竹籠携書數卷直有琴鶴相隨之趣  
今奉 天子命察吏邊徼將爲王尊之叱馭何  
慮萬里哉郡丞馬君固滇產也述其土地風物  
之美陰陽燥濕之和金錫寶貨之繁以珍時和  
民醇過于中原則或者謂當事之善爲公地也  
向固勞之今乃逸之向固嗇之今乃豐之而余  
曰否夫厝火于積薪之上怡怡狀自以爲安者

所在皆是也往者人皆持無事之議矣內自腹  
裏外自九邊一切舉柔猾飾名之輩陰行以暮  
夜之金輿援之力營營沓沓于其間民之疾苦  
弗問而墨吏高飛兵之虛實弗問而債帥宿飽  
一二剛敏任事拮据自效或已眈眈擬其後內  
患倖未潰之癰遼左已爲燎原之火矣且夫不  
履其危者不圖其安不窮其窟者不知其弊康  
非世所名僻簡者乎自公之下車也問士之秀

者琢之問吏之殘者禘之問糈之蠹者清之問  
祀之禋者新之問豪猾侮法者剽攘湖濱者鋤  
之問兵之頽逸者易其壁壘而更張之問民之  
疴瘠者蠲其加賦而代輸之問商民之所困阨  
者徙其怨穽而築堤以捍衛之狀後知康固西  
江之戶而積蠹之藪也蓋天下事壞于蠹事之  
蠹也釀于巽公克其巽志幹其蠹壞先庚後甲  
以致其丁寧先甲後庚以精其揆度而振其維

新革之時義大矣哉公可謂善用革矣滇之中  
他弗具論即美棟羅婺之間滷泉金沙箭竹蒨  
翠利可以佐國計而不肖者居爲金穴其地民  
夷雜處沘網疎大又率借爲藏拙之鄉夷弱則  
憑凌之易地饒則貪墨之多積久不釐一旦蠹  
動未易靜也公往矣興教化課農桑戢奸慝皆  
得以便宜督率二千石以下而其大者在驅墨  
吏毋使若輩艷其地爲金穴與藏拙之鄉則治

滇猶治康而他日晉陟大籓單車以旋亦猶今日之太康也 天子其倚公爲長城矣何問萬里哉張狀明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班仲升曰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二言者皆公所饒爲某又何~~云~~焉某終始四年受公陶鑄視馬君子君佩德特厚故刺刺不休而深致望公之意于簡并以觴公云

贈郡丞王葆真致政序

公左宜右有

郡丞括蒼王公敷歷二十五襍所至灼灼有聲稱顧不能委蛇時貴僅拘管格至今官未及暮而動尊鱸之想上臺挽留甚力三載中乞休者數矣公何急流勇退哉星渚爲彭澤故居高風拂几案吏斯土者輒有隱心狀歸田園居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其三十年委蛇觀運具有苦心則羞爲五斗折腰直是英雄痛語謂

其意不在用世者猶非定論也今公他緯績置  
勿復道所最著者司李楚辰監戎出入矢石間  
卒蕩播孽自茲風雪呼吸吉凶之變妙有竒鑿  
見挽弓躍馬勃勃有生氣兩年來匡阜屹如蠡  
波晝偃無所試其竒則受命權關關載寬大聲  
再理繒帛之供籍報餘費無所私再視篆鄖陽  
手如水政如春頽民革心革面設像祠之比于  
甘棠公三載政績大都治外而于軍旅之計什

不得一夫前三者人以此頌公公左宜右有出  
所緒餘譬之傳神者部位雖具其神不存焉神  
之所鍾宜莫若治軍旅當此羽書急告英雄奮  
袂之秋即斗大匡南主者振厲率先壁壘旌旗  
煥狀改色小者需公贊襄大者需公提抱鼓邊  
徼之外而公何忍言去即主者旋轉之略或無  
須將伯之助而同堂蘭畹臭味千秋望五老以  
連雲酌蠡波而交激公又何忍言去且半世崎

嶇亨途方啓一生恍麟偉志未舒孰負奇而不庸疇鬱抱以自老公于計亦未宜矣也公以一本調伏其雄心請甚銳色甚決如魚之避餌而鳥之脫樊奮不可止或者見公刺刺牘上外護其身內顧其子謂公丈夫也乃爲兒女子態不知世無子期伯樂公之意遠矣老驥志在千里使御者不用以康莊致遠而使躑躅于荆榛丘垤之間毋寧其伏櫪嗟乎此公之所以決于去

也雖狀公行矣奇偉鬱勃之氣猶在眉宇而豈山中之人也哉倘有起而召公者乎烈士壯心未必不在馬革間揮手謝彭澤未便許同趣也于其行敬從寅翁袁公同寅于公後酌酒擊唾壺以送之而袁公復命之曰子遂書此以佐酒

壽丘龍翁年伯敘

今上御宇丁在巳龍翁丘老年伯壽躋六袞有八季夏辛亥其初度也信之將馳綵稱觴同門

諸兄弟謀爲壽使余修酌者之辭今祝者多支稱豪華榮顯以相艷或遠托神仙家言吐故納新餌大還而規久視此其說奚取焉佞而誕乎寧質而簡吾獨有概于伯氏父子兄弟之際也夫生之辰身之初也反本維初念生我之劬勞及其所生與吾所生者齊軌象賢之不易孝弟慈缺一焉于茲辰宜有疚心乃伯氏之奉尊人贈中憲公也無纖憾也中憲公倦家政業漸蹙

伯氏季也年少慨肩之曰兄爲親讀吾代兄養積居逐時權子毋利供甘毳滫瀡色授意迎具得中憲公歡故仲兄少司徒公貴所至飲一杯水不煩半粒爲奉養需也人情倚父兄權分餘潤肥私橐者十九伯氏澹情砥行獨以所銖積佐貧士舉火有紛爭一言解公司徒公心推重多資商摧率相成著清白聲而友于之愛倍篤伯氏斯可謂能子能弟矣身雖隱儒賈間乎竟



以子顯蓋諸兄弟嘆信之才超邁淵博而信之  
曰此家大人之教與信之交抗爽坦素令人鄙  
吝俱消則共嗟重其品而信之曰此家大人之  
範賢哉伯氏義方遠矣吾聞子維九慈維一更  
有出于舜閔之父之所難乃舉觴遙祝曰伯氏  
其加觴乎居父子兄弟之際俯仰無忤夢寐俱  
甘方風和景明杖屨輕適親舊道故歡笑子孫  
以次進酒歌南山伯氏之樂未央且今使臣受

命而鞅掌簡書成命則從容家食與古所稱不  
遑將父者異信之行驅四牡攬六轡得以其暇  
修溫靖效萊綵歡是事君事親之日兩長也  
天子旦暮推恩表孝弟篤行之士伯氏德潛而  
逾章載膺寵光以究于大年自茲辰端之矣請  
以此明諸兄弟稱觴之意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敘

丁巳之元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慶者在門翁

以讀禮辭樂懸不作爵倚不飲余從家大人後  
升堂慰藉弗敢陳辭而退已私念之數窮於十  
始於一是六十年者逝波泡影夢覺之餘耳詩  
所謂如日方升如川方至皆取義於始而十二  
干相配午居中翁之祝且在午生德之所始也  
其冬余來官西土明年謀致辭焉會奉直指檄  
行部旋有論秀之役束管弗竟又明年爲未于  
取其義福未央婦以母楊孺人六袞告余欣狀

而笑曰有是哉翁家世躋雙壽之慶乎聞太封  
翁夫婦齊眉合德永日一編驚豔新華泊焉不  
有即當年歌頌之章與蠹魚俱化而雍雍肅肅  
太和在宇其子孫固應百世不忘也往余祝太  
封公神氣容澤淵靜簡貴穆乎先民之遺間承  
清讌飛觴鬪子以九十老人狎小羣而不驚意  
得靜理多焉孔子言仁壽必本諸靜蠅趨鹿走  
囂狀于父子兄弟之際以殘削其育命之根即

落落齋遺集卷十  
竊息久視直楷形耳若夫體居至靜神妙自狀  
柔以居身平以履世此何俟爭消息于寒暑引  
菑莠以長年而元氣不琢泐固與壽合矣方培  
垣公貴乘而附者一呼四靡翁於斯擇便利美  
園宅意氣自豪者人情乎乃退守磽田短舍蕭  
朕寒士風責子錢者履滿戶次第洗室以酬矢  
弗芴睨蓋面可乾唾心可告天克肖太封公夫  
婦而全鍾其中和之氣孺人勤敏過太夫人夏

其蕩蕩姑姒間以溫惠爲本余每見翁方顏粹  
色手持大白竟夜不倦少長列于坐推梨讓棗  
翁歡狀以和氣濟之盛德之風可樂詠也退見  
孺人椎布浣澣選言後發體念兒女姻戚傾筐  
倒篋乃已情摯而德和也且天以福澤施人如  
注水狀盈則止欹則覆人自以其量受之嘗居  
於平而可繼之地青天白日熙熙其下必崩雲  
激雪之奇酣霞渴虹之麗哉翁三十年老諸生

挾有一經孫枝振秀門無叫租之吏室有斗酒  
之儲父子兄弟式歌且舞有味乎堂之以安和  
名也烹鮮染指甘謝含飴選豔徵奇景輪戲綵  
以前之不足者留有餘於後酌之不盈取之如  
寄吾知太封公夫婦在天之靈顧瞻俯仰定樂  
棲止斯堂以篤申翁及孺人之祐日升川至寧  
有艾乎彼田舍翁擾攘刀錐輕薄兒爭雄劍擊  
者得失何如也於是乎書之以爲壽

壽表姊朱室錢孺人五十敘

論女德者弗貴才或曰德以順爲正才以逆爲  
用易戒攸遂教婦順也或曰巧乃拙奴靜爲福  
祉惟淳龐惇一者其氣厚而脈亦久長是二說  
者皆近於道而余以爲夫子治外婦治內酒漿  
麻縷之細具可取才而特不以標表於閭外其  
夫子而弗自治也綱之紀之婦焉是賴以克係  
有厥家旣才克有家而不專不妬以從無違夫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子之訓則又百不一二觀也孺人爲予從姑之  
子先曾大父戒菴府君痛伯祖任菴公爲若敖  
氏屬薇垣公以贅壻受產司蒸嘗故孺人于予  
家不言外先世閭閻所觀倣而稟成者屬多光  
祿君旣任天之歿如玉在璞孺人性敏慧一切  
井井光祿君遊醉鄉而無弛政光祿君席綺麗  
而內有素風光祿君好客多狎冶而孺人教諸  
子以正伯仲恂恂文學爲退讓君子夫以女文

大才兼其時內家顯赫疑可挾重相驕而孺人  
曲迎光祿君意日羅綺筵飾寵姬以酣夢四嫡  
五庶慈愛如一有鳴鳩之德焉孺人於是乎有  
大過人者諸子鍾母氏之秀日新其志業以發  
皇母氏之德曜余故卜孺人之福未艾也抑易  
有之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解之者曰夫子  
制義故從婦則凶今觀光祿君之家或多燭亂  
其聰明以敗乃公事者道莫若從婦乃吉豈聖

人之言亦有不可盡泥者歟孺人方初壽其仲  
兄慕薇索祝者之辭遂授諸簡以當彤管

重修白鹿洞書院誌敘

白鹿書院誌李崆峒先生嘗筆削之讀其敘義  
例可觀也今所存者僅學博周君偉所續編而  
世辰公今又三十年矣余不敏佐理是邦奉學  
使者檄兼理洞事既已簡一時之秀定課程申  
功令諺珍清心二語以通文章山水之觀其于

學道津梁茫乎未也昔胡平一與朱子書云時  
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余于時文猶屬侏儒  
之見而况于道乎已時時沈滌垢腸叅尋哲訓  
繙閱舊誌手自抄錄標紫陽之疏札以原始萃  
先正之論說以明教殘碑逸簡頗爲綴緝蕪牘  
濫詞僭從刪汰蓋韋絃之佩庶幾不怠而諸生  
請曰舊刻蝕矣願梓之得卒業焉余竊惟書院  
之重也道也而文章山水乘權而遞旺夫山水

以淵靜開心文章以芳華澤性學道之士不作  
殊觀試涵咏斯編反觀自得正襟危膝卓然  
示我以高山者乎有流觴浩歌曠然坐我于春  
風者乎有冥心寂照悠然對我于屋漏者乎夫  
教與時移學隨資化入山思靜友鹿成羣將以  
醫俗息爭則斯編也豈非學道之津梁哉雖狀  
音成空谷不免徑借終南必有執螭峒先生之  
言爲余罪者

涂大司馬集敘

學士家多博而寡要勞而罔功其執掌功名者  
率不能澤于道德果兩者相齟耶抑學力之淺  
也魯王新建定亂持危功在社稷當其初羽檄  
交馳揮塵論道論者謂其學問本原得力乃能  
鎮撼解紛出奇制變稱一代偉人今大司馬涂  
公淵源理學叩微詣極以修身握竅以知止提  
宗穆朕有道君子也一撫延綏戰勝多而延綏

重再鎮宣大威令肅而宜大重卜虜封貢之役  
他人枕戈而不得公以坐嘯得之繕性建功一  
何若斯之合哉諸經畫操縱之方具在始末疏  
中而幾事之密飭備之先蓋三致意焉寓燕錄  
不云乎步步反本着着知先夫古人之學至于  
治國平天下不外一知止後世識闇于幾先張  
皇于小虜往往本末逆置先後倒行綏則姑嘗  
之急則曲迎之落落無可收之局而一欸一戰

其權總在虜而不在我嘗讀史至宋之元昊未  
嘗不廢書三嘆今哈密自王襄毅封唵答亭埃  
不驚耕牧自便者三世矣卜虜嗣封值酋長內  
變尋復要挾市賞增額即五路諸部落各願治  
兵內援朕一發而不可戢將奈何公熟于邊計  
深中重發惟是覈夷情討軍實撫諸部爲聲援  
彼狎其餌而我峻其防彼主於欸而我主于戰  
視諸邊狡虜若可折筮使桀黠之虜用是奪魄



而歛乃定當是時素囊之桀黠訐之不動卜石  
兔乘機覬覦之不動至朝人搖口飛譁苟撓之  
而亦不動機權在手罄控惟心靜合先天之秘  
動合先着之宜知止中得力若此究其用即靖  
海犁庭寧非緒餘哉刻疏草若干寓燕錄榆塞  
稿陽和語錄隆砂証學共若干卷蓋兵戈捨攘  
泉石逍遙莫非止修之地莫非証止之時學者  
究其言得其心始知理學事功初無二諦而我

明偉人至公直割新建之席也不佞叨承教緒  
復忝蒞公鄉得諸編卒業而不能已于言敬拜  
手爲之敘

學政合篇敘

先儒言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今  
之士何所謂學憑三寸之管竊數幅之膏秀才  
面孔纔脫於胎而峩峩進賢民社在手未知學  
邊問政乎憎喜所觸情爲政左右所移耳爲政

豪有力所噓勢爲政甚者貪淫所中金爲政也  
責三嫁之婦以閨訓問登場之盜以士心嗟乎  
已晚則吾願以其政學而可語曰學書紙費學  
醫人費夫使人費而知學惕惕焉思其衆味之  
甘苦辛酸溫平補尅以迎人肺肝胃腎寒熱通  
攻之變則指下脈靈心關劑合庸醫可以証聖  
不致終于鹵莽而殺人此亦以政學之說也學  
政政學吾身知其分與合乎哉廣昌黃君深于

學者也其曰精思是格姑息非仁余即未知學  
而居是官以是學筆生筆死極于三思夫思到  
而識虛識虛而力定力定而姑息之根乃斬斯  
亦學力淺深之候矣讀黃君言以自省焉并告  
今之從政者

禮記集解後敘

李子曰禮難言矣兩戴後馬鄭王孔賈諸儒人  
自爲解亦旣剖玄析微而畫一不具我

較士獨禮經宗古註疏永樂中始取陳氏集說  
布之學官便章句耳以醇粹之論發經義之精  
集說所長以正大之情破經言之滯集說所短  
于是言禮者率本集說或別出一家言醇疵居  
半義意在顯晦間則禮難言哉乃若錯綜參伍  
備古註之大全博攷簡收訂今言之悠謬未有  
如乘虬顧先生之斯編者也蓋先生二十年苦  
心凡三易稿始克纂定往予受教先生先生言

學禮者習其數通其意而已今若叅稽不核師  
心悖古傳會太煩泥註晦經不可以明禮故先  
生于斯編融會經文詳攷典禮求合乎作者之  
意而竟其指歸務撮夫諸說之精而刪其蕪穢  
無拘集說見無反集說見支離一洗開卷朗如  
得斯編也禮其有畫一解乎雖狀集說之傳不  
在集說也入元不仕陳氏已足不朽先生之傳  
要亦不在集解也其爲人也孝弟先生亦自足

不朽往予爲敘說攷註未暢所欲言今每讀集  
解後覺仁人之論藹然并爲識其經外傳心之  
旨  
忠義經序  
神之忠義懸日月威靈攝人天蓋不待經而尊  
亦不待家諭戶誦而教始行也洗心明眼神若  
臨之夢魂暗壁神若提之故佛子巫師木魚鈴  
磬幾遍天下而誦神之經者蓋寡非經之不傳

而神之教無所事經也神之言曰日在天之上  
心在人之內昭昭乎天之雷霆而聖人之木鐸  
不謂之十字經乎神故有籤詞而類以江東籤  
蒙之應若桴鼓益信夫神之靈無所不可雖狀  
博施此經家諭戶誦其于感發忠義銷落陰邪  
功必有倍于災祥禍福之祈求者雖以羽翼六  
經可也某之先尊人某虔于事神嘗刻神籤詩  
茲復謀刻經以行世而所得贖本諛神媚功此

小夫佛巫之語正直如神宜所弗聽是經之傳  
其來既遠詞嚴義正可以廉頑立懦故予樂爲  
之言俾刻而廣之

蓮社高賢傳小引

遠公蓮社意不在蓮靈運鑿池種之以求入社  
此念已落色香劫中矣試問白蓮花片片欲墮  
時靈運淨業安在遠公麾之自是明眼雖狀人  
相我相是非相內外相種種分別無有是處淵

明攢眉迴去乃第一正法眼加遠公一等也袁  
公九際寤想宗風披尋逸韻校鐫是編開百十  
六人生面爲學道人津梁正使鳴泉白石月曉  
風清讀其傳想其人蓮花片片在我指端馥馥  
幽香在我鼻觀又何必棲空林之榻躡壁中之  
影哉解者正作攢眉趣可也

郭學博季友賢聲敘

詩三百篇棗莪寄志嘗棣興歌洋洋乎備矣乃

者舞衣寢薄箕豆漸深天性之傷古今同慨廬  
陵郭君產孝友之鄉而沐浴乎其教恂恂篤行  
縉紳先生咸稱之懿德所好發爲詩歌殆非欺  
我君今佐鐸匡南明倫爲職夫言教之不如身  
教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子衿鐫其詩以興  
以觀試揖讓于明倫之堂問誰爲吾師乎而漢  
狀者羞爲君之弟子矣雖三百之多奚以爲因  
其乞言書此示之一

甘棠集小引

都昌號難治同寅王公視篆數月民設象祠之  
比于甘棠或者驚公速化而予曰不狀苦則吐  
甘則茹焉人情乎往治都者用其沃以取羨用  
其器以取賤用其梗以張武健吏實務爲怨藪  
于民何尤公乃臥而治之獄市不擾剗肉之痛  
無聞夫憔悴之後易德耳攫之以爲例則蠲之  
者立見恩殘之以如屠則字之者倍可喜且不

殺之心可孚禽獸不欲不取夷狄盜賊化焉而  
况于沐浴聲教之民乎公之速化者德也時也  
公雄才傑氣深智識微生平卓犖政績此區區  
者亦奚足云嗟乎公今隱矣予所以沉吟反覆  
于是篇者蓋將爲後之治都昌者告而借公爲  
導師也

顧文叔詠物詩叙

作詩者寫景易而詠物難景多千變之容嘗在

意言夢想之別物有一成之質須在色聲香味  
之中故寫景者每病於刻虛詠物者每窮于蹊  
實嚴滄浪于詩有別才別趣而非讀書明理則  
無以極其至斯篤論也古詩詠物三百爲最東  
坡云詩有體物之工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  
殆不可以當此少陵諸詩善於借景寫物因物  
寓景如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可謂妙極其  
趣至靜字微理尤寫出野鷗忘機之妙彼以認

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賦紅梅者與三家村語何異乃知賦物如寫炤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不在使事配形也文叔先生高才積學敦尚風雅其詩諸體俱備而尤于咏物爲工落花之什三十衆彙之什六十善體物而不爲物所窮善使事而不爲事所使落英繽紛麗情含映即不敢云上軼少陵其千方駕宋元有餘矣先生伯子虞工聲噪菽苑予季弟師之予故得交虞工而

因得發先生帳中之秘齋頭傾釀把盞夜哦以先生百篇供予斗酒醉幾不能成步予未知詩而篤嗜如此者庶幾見先生之詩可以興可以羣可以多識如此也

以微爾承兄落花詩引

雨妬名花千古情  
淚詩人情癡往往寄想  
朕未有如近代之效  
顰續貂誇多不已者  
予每愛唐人自是桃花  
貪結子錯教人恨五  
更風之句妙



于翻案見奇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  
風清欲墮時則傳神于語言之外胎骨俱仙矣  
由此二詩尋味風旨亦何須拈香拾翠綴古事  
以媚花妖泣斷紅而羞殘粉乎予兄爾承詩旨  
清和往從白下名人唱酬篇什甚富茲刻特其  
一班要不屑襲人唾餘而絲絲自吐楮墨間具  
有色氣落花有靈應從夢中獻笑矣

家譜跋

家侍御本先大父母之教慷慨急難惻隱好施  
三黨中有一人未暨者輒嗷嗷于懷必覘一端  
割膚予之使心醉而後已吾宗人多貧歲時繼  
粟咸有嘗額娶者嫁者居者葬者育其孤者廩  
其生而贍其身後之妾者至有悖德不較哀其  
貧而復收之者稅畝所入半歸子錢家都從生  
計節縮中毚勉周急尤每嗷嗷于懷曰吾心有  
餘而力不足終當割產儲糈計口而日給之亦

落齋遺集 卷一  
毋負標其虛名反以德賈怨蓋吾父之收族之  
誼見諸行事譜固在方寸間久矣適伯父近復  
公續舊譜而新之起百年之墜緒厥功偉焉狀  
彷彿先進遺格提綱類書其于圖式文志闕如  
也家故藏有文徵錄前人典刑如龜如鑑亦多  
所散軼吾父慨狀以爲已任曰俗惟尚古譜不  
嫌今刊圖以便觀錄文以垂教使祖宗之澤一  
新後人之興有托其在茲乎凡若干卷歷三年

乃成斯吾父承先啓後博覽蓄德之大端也躬  
行而後文之有先于譜者在故小子附著之末

簡

恭跋先大母行略

傷哉吾父之思先大母也往遭多難先大父危  
頓于外大母拮据于內垂三十年難平而大母  
已矣蓋吾父持家政得歡侍大父者尚十五年  
惟大母僅中壽吾父弱冠稱哀子無一日菽水

落齋遺集 卷一  
歎此吾父悲痛之情所以倍深也居恆未嘗不言言未嘗不泣而吾父子兄弟相對沾襟不樂而罷嗟嗟傷哉不肖即未嘗逮事大母顧朝夕領嚴訓覺遺容宛狀懿徽如在一切艱辛勞瘁之狀不啻目擊而心傷焉念風木之恨無窮金石之傳不朽死者以文重文尤以人重先大父誌墓之石庶幾文存其實而先大母舊誌所謂借銜顯者不特其人非其文亦僞也故吾父

每爲永恨伏惟當世立言君子名懸霄漢筆凜春秋敢乞一字之褒以增九鼎之重生死載德其何敢忘愚父子曷勝激切懇禱之至

寶持閣問業敘

丁巳深秋將之官匡廬下謁巒穉師而行會師門問業刻成是當有言蓋某之問業於師者五易歲半在荒圃半在毘陵師之在毘陵也弟子日益進乃施絳於鐘寺之梧閣戶外屢滿師命

某與對壘而甲乙之片言之雅必標隻字之俗  
必斥一時從游者始知文章先雅俗之辨而集  
中諸子尤師所奇而某所畏者也師居恒筆不  
欲落一俗字口不欲道一俗語耳不欲納一俗  
談某步趣唯謹至今亦乞得一山郡以求免為  
俗吏即年來奔走長安道中面孔塵沒而一披  
此集覺鐘聲度月梧葉嘯風景色依狀雅人深  
致正復不減坡公云大雅之不作久矣好之而

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如吾師  
之與某及諸子者其真可以相視而笑也夫

程墨觀序

文章山水之觀一也柳子厚紀遊約之曰曠如  
奧如夫奧與曠于文章為孤詣逸才者以颺其  
廓落空清之致而沉悟者以寫其幽鬱凌峭之  
思是故風雨集而蛟龍游肺肝鏤而鬼神出也  
既其所至殆風雅之變乎風雅正變不同要以

本之性情不可得而貌也作者曠以開境奧以  
藏精和之以神悠之以韵先輩風雅庶其在茲  
風之晚也粗服亂頭曠而野牛鬼蛇神奧而陰  
下者剽膚拾唾土鼓象人即詭而遇乎又何觀  
焉余四年郡齋有閣一楹遙對五老雲霞明滅  
雪月吐映風風雨雨搖盪曉暮憑欄飛眺若拱  
若揖揮手招之翩狀來翔鬚眉可親心肺入鑒  
所謂曠與奧者若在衽席之下子厚云意有所

極夢亦同趣正難舉以告人昨歲還自粵關歲  
將暮矣風雨凄狀兀坐閣中稍竊簿書之暇縱  
觀十五闌之風心口津津手眼互送時有蒼狀  
暮色自遠而至凝于楮墨縹緲之間旣未得綴  
律歌詩以答五老則就諸墨取其壯麗竒偉者  
當青天削出金芙蓉之章取其蕭靜森孤者當  
霜雪顏嘗靜雲烟欲變魂之章取其空遠疏宕  
者當手懸石鏡炤天門之章取其妍媚娟仙者

當影落明湖青黛光之章若乃紅艷綠肥縈青  
繚白賈客撮綺以搖麗富兒渥潘以濃羹繼奏  
一篇而五老已霧隱風怒忽焉遠矣吾不敢觀

知爾篇敘

撒棘後得諸君案間之牘隨手糾擇輒爲簿書  
奪去旣以春仲彙而梓之人不數義率略美而  
指瑕諸士得毋以不知已相詬乎夫文章之道  
寸心千古作者自知予何知焉雖狀彼以手傳

之吾以眼迎之濃淡異態憎喜異情兩憑尺幅  
以盡其變而鬚眉意色恍狀如或見之者何也  
迫而相遭者意微而相感者神塵塵相授而不  
失其本即凡情世諦尤將遇之驪黃之外况其  
秀逸絕羣者乎吾自西來匡雲封署文心久已  
冷寂兩眼蒙蒙焉車塵簿牒豈復能相士而緇  
衣之好則豈有異也每清夢之餘平旦之氣披  
髮擁卷晤對諸君子尺幅間心揣其丰姿骨韻

無弗映合者張君更從敗墨中忽焉相感開卷  
如故噫獨文章之知乎哉是編得失互存寧落  
落毋碌碌抉微剔瑕于他山之攻或有取焉張  
叅生年兄聯席易評于諸君有同好者也試以  
斯言質之

白鹿校藝敘

春之仲不佞從太府廣陵袁公後修祀事于鹿  
洞入廟肅狀諸士咸集公爲指引機脈言法而  
旨已散步亭阜山環木蔭碧澗橫出其前深澗  
濺激中石面字痕隱隱可數悉紫陽手劃也不  
佞顧諸士言曰斯地也夫非紫陽遺澤歟當年  
盤桓石足指點眼前百世之下恍然見之區區  
設像陳尸烏有生氣哉且文章心生耳何平何  
奇何新何故文士縱不能噓此枯毫逼傳聖諦  
要以寸心所際靈光映發必有一種好光景思  
沉息轉脉動機行直可噓氣成雲點晴飛去故

思無所不入則生氣流楮墨間生氣動而聖諦  
不遠坡公所云得其意思所在而巳若夫才情  
各出纖華素質古色幽芳水到渠成初無定局  
諸士方棲息斯洞剝落凡趣掃淨塵容飛觀乎  
鹿眠之亭放歌于廻瀾之石文韵文心自覺生  
生不已苟其無所得于此也未抽心緒之靈先  
摹紙幅之影芻拾巳殘之膏唾塗成自己之面  
目則象人無情土鼓不韵而供給應付之語腐

息奄奄見者反走矣蓋不佞爲諸士告者如此  
是編也碣石舒先生宏而綱之公實精而衡之  
公先闢榛蕪迎舒先生居兩月洞士彬彬先生  
以憂公親督課月六試之手持繩墨申之令  
曰文必闡義義必會真間運斤一斲叩微探玄  
得未曾有爲諸士鵠公造士苦心乃甚于士之  
自造願力宏深多士蒸變紫陽生氣在公襟寸  
矣不佞向受命校閱甘苦舌端津津欲吐狀所



言平平止此耳無出公範圍者公不云乎觸手  
新膚轉瞬枯籜諸士于此轉一解生生者弗獨  
文境矣

白鹿文茸序

予於此道宿有苦心嘗味方旨遭遇知己草草  
棄太意每念之津津於舌也星渚斗大郡湖山  
酒莽魚鳥簿書吏得以其暇食宿香鑪五老之  
間衙齋清嘯山雲飛席湖風入衣厨不供鮮濃

門不窺臭腐手眼心肺宛狀如昨蓋十年來文  
味道味吏味積此矣廣陵袁公心期素合文鑒  
淵深造士熱腸謬推予主鹿洞大巫拱手小巫  
登壇遠近諸弟子英英斐斐如白鹿之在羣予  
乃食以芹蒿不使舌腥時其啣啣不使驚吼天  
鹿人知其野也長林豐艸彼適其適而以人面  
機心駭之詎知鹿不謂人野乎諸子之文近于  
鹿予入焉不驚至于今其清可啜其韵可歌其

采可擷袁公曰有是哉李子之範乎嘻其肖予  
謝唯唯否否文心名遇士所自有予何足肖向  
固與諸士約各以清心聽水觀山毋以穢腸竊  
羹拾唾此亦學道之根而立名之坻也公曰善  
遂取其文燒燭刪剔取裁于公得百餘篇公題  
曰文聿以行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序

吾之與七子遇也其所可告語者旣人綴數言

言人人殊也比而同之何居曰濃淡不一致一  
澤于理奇正不一情一軌于泔淺深甘苦不一  
境一本于天機之清妙若是者將無同雖狀其  
可得而言者非其至者也吾竭十五日夜之心  
以遇七子于語言文字之外燈清月白饑渴夢  
想無往非是而此一段光景正在吾喉舌吐茹  
之間微乎微乎譬諸相人者觀其人之嗔喜錯  
出動止通變至于機息轉不自知神之所際

庶幾一與其人天之天遇而後有以握其契也故曰文神物也七子英年秀質朱子髮甫燥各淵著有深鑒晤對數四道義之雅津津動人夫交取淡品取素文取真惟清心也可以無所不入而神不亂七子三日夜之心則吾十五日夜之心也清之至也故同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七子無忘其所爲同者哉

余未之稿敘

文有情也才也境也三者相生相引而莫知其端夫含毫濡墨紙上之靈光豎義選言局中之勝子要以求有人鬼境有平奇而情不至總不可語于文是故情生才者也而境者才之所造余子未之之文深于情其握題也一若以天桃之淑女興懷一若以蒹葭之伊人注想一若孤感于離騷之幽怨一若神往于梧鳳之賡歌而歌舞焉而游行焉而刺斲焉塵脂弗以柔其骨

凡響弗以腐其韵讀者舌與之化氣與之親而不知其一往深情藏于色香聲味之外至于斯也余謬主白鹿之會每與未之倚長松招五老步月泉間流盃石畔于時有意授指畫筆點口披者其于才與境織正生熟之關不無他山之助雖狀情之所至非天非人余且欲退就北面矣猶憶戊午觀風試直指沁水張公每對予擊節未之推爲西江冠未之知己之感倘亦于公之孤忠勁節有勃朕而興者乎夫情之正者歸于忠孝文奚足云未之勉之矣

瞿元亮稿序  
論文者至深淺中程濃淡合度而止或曰毋淺而濃捷得焉已矣矯之者曰寧淡若遠山毋濃如剪綵寧深而吸髓毋淺而隔膚此其說名宿之所藏凡眼之所昧于是聰秀之士率借淺淡之致撮深濃之色售不售者半其于捷得之徑

弗勝也往予從吳巒穉先生遊晉陵于晉陵諸社中讀元亮文淺深濃淡各極其致神機法脉無弗合者私爲品之遠山映日紺綠初浮其容也吸髓抽精深入顯出其思也法宜逢年乙丙之歲予幸兩附籍焉長安中塵飛車擾之暇杯酒過從撤醖盟心驩特甚會元亮刻稿成謬以屬予敘夫得心應手之妙作者自知之而或不能自道其所以狀矧向凡眼索解乎無已則書向所私擬之言歸之世有法眼當相賞于淺深濃淡之外予一家之言固未可據也

梁兆珣稿序

蘇長公有言才滿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少者非才也氣也蓋余嘗試之于文章或意至矣而筆不至或筆至矣而意反若未至格格不行規規若失此無他氣不足故也泉源湧沸萬物怒生虎嘯而風龍行而雲文章以氣爲主頃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余來都下友人繆太楨久先至止旅邸不遐往  
相勞苦則風騷病頓之中輒擊節北珣之高誼  
藥餌問遺趾錯于門傾蓋之交情深如是夫非  
氣有相感者乎太楨曰此骯髒人卓犖志功名  
因出其釋褐后甯武子一義鳴心寄志之語有  
云我而任其易誰當任其難余讀而壯之已得  
望見眉宇英英湛湛其制義之全雖未卒業而  
想見其排空湧雪之奇擊劍叩壺之致則一勺

水具大海味矣豈有至有不至者哉古人興歌  
伐木比心蘭臭深情一往無非文章兆珣方且  
營精以搜剡海忠介集尚友往哲高視天下其  
卓然之氣何如也太楨固要予一言遂識之如

此

落落齋遺集 卷十  
承夫靜遠山房稿敘

才須學也學須靜也余門人嶺南朱子潔家園  
結屋數椽肄業余顏以靜遠山房寄請曰蓮王

父中 故有城東書舍闔少澗游公書題明志  
夫澹泊寧靜南陽格言也小子不敏用以佩訓  
承先其敢失墜函有近菽取讀之見其一畧灑  
氣可以鞭叱風霆籠罩宇宙以是信子潔之果  
能靜也信靜非岑寂謂也夫愛其心以謝其軀  
轉者然後可以其心納須彌老氏不云乎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朕則驚于衆疑泊玄棲于玄可  
孕衆靜爲玄因遠爲衆府宜乎子潔之服膺余

言也勉矣哉李謫仙詩云始聞鍊氣餐金液又  
道朝天赴玉京余以此廣靜遠之旨又云靈心  
圓映三江月彩筆疊成五色文余以此品靜遠  
山房之莠一靜也出處政學胥賴之豈直爲才  
士肄業銘座右也

萬貯山房近莠序

文章之大母曰怒曰喜二者而已才人欽頤巨  
魄意高調苦乘文之險潰文之毒而鼓天下之

動其氣未有不怒者以此爆聾發聵攘大科而  
稱絕席之雄不少朕使三年未鳴六翮小挫趾  
滅而月寒神枯而香杳形似有餘而風雅不足  
且幡狀自念其前覆矣而懲輟藥之禍者急以  
喜救之切脉則筆有深姿選詞則思有定檢曲  
終奏雅言外署情不叛不孤必隱必秀譬之色  
喜者其意平其聲靜而其溢而爲言也自無洊  
雷之烈薑桂之辛李贄皇所謂文之爲物靈氣

恍惚而來蓋得之于喜者居多而要其時已無  
復有寫炤窮豆儀毫失墻之事飲羽者往往望  
乏于此而百不失一也故士以才爲命以怒爲  
才而以喜爲用怒用才之本今之善用怒者或  
寡矣楚惟世兄久侍吾師幕府策馬榆關望小  
狡之餘氛觀大人之麾葆酸風赤汗往來孤寄  
宜其氣多怒及讀近義廉鍔必裁毫墻必謹趣  
必炙舌理必絕思確乎不爲鶴灘鍾斗以下諸



匠手法律而其韵流鋒發又不肯以五都之市  
讓今之爲食鮮吐秀者殆所謂以喜用怒者非  
耶年來遼事或以怒憤或以喜潰吾師以方召  
行邊三年于茲鶚懼業林兔忙迷穴聞謀廟  
算搏一掌于九拂之外王庭之空可旦夕討而  
沉雄淵渺神明之用莫窺其際蓋孔明之忠誠  
釋圭之膽似師所得力此居大端楚惟朝夕神  
授而發之爲文章故膽張而熙悅至此也雖狀  
逗陰符之藏握堅忍之力于以爆聾發聵駕風  
霆而上之荀龍固濟濟哉吾必以楚惟爲賈虎  
之最怒者

其金任夫飛草敘

往予爲文好作白想蓋繇才具不饒所翻閱時  
刻忽忽善忘正如貧兒挑菜煮水作苦自甘大  
家鼎鬻鮮濃都無緣入供每削一牘觀者訝其  
淡寂而予心血特費思逗則選其言機行則務

其法長午繼燭率不了一二義霍林先生有言  
凡情之往竭于思聖意之來迎于息庶幾服膺  
此語近爲匡士廣之曰思者文之種也種活則  
生氣流楮墨間生氣流而聖諦不遠坡公所云  
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今才士跳浪鬪擊呼盧狂  
舞其受病乃與俗士等夫生氣云者活此真種  
可以謝喧入寂其息深深可以天動神行其樂  
洩洩譬如山根靈而雲飛木液深而花秀詎與

累石爲峰綴葉以綵同凡眸之塵艷哉善乎吾  
友阮集之之序金任夫稿也題之曰飛旨以靈  
活三復斯言實爲印可任夫思不讓予而才乃  
大過予即白戰不持寸鐵而刀斧劍戟在其掌  
上即素供不着纖膩而色香鹽味在我舌端非  
任夫不證此訣非集之不識此寶予時誦之以  
對匡君不知何物可舉似直以風雨雲月早暮  
陰晴之變愧不能一語以對匡君者持此爲眺

咏之勝自今五老峰頭又何煩索謝眺詩也

伯兄近稿序

予兄弟十餘年共事此道不相師也而好相繩  
兄文以深微爲宗絲絲相續筆曲徑幽予心賞  
之顧每援筆判之曰是半含半吐者不可一言  
了之乎兄曰是也狀吾自了吾心則就予疏音  
朗節中取一二輕微點染之語指爲文境予輒  
亦自喜而心弗盡謂狀已從吳鬻穉先生遊

以脉引以機繩以法予兄弟始知所歸宿枯思  
禿穎庶幾一字一句之合也猶憶假館鐘寺麥  
飯乾魚爨烟逼几兩人呶唔其中僧靜鍾沉簫  
瑟桐吹夢覺互答握管凝思予袖手結腸幾欲  
淚落而兄至艱想時往往怒裂數紙嗟乎予兄  
弟之於此道苦矣今予僕僕山城悵狀懷想不  
知獨吟之緒是苦是甘近者函來數義讀之欣  
然而笑有是哉一言而了數言而亦了義與題

相迎心與手相肖機行脉會而法乃止焉竟弗  
知所欲繩者有何字何句也塵劫慵心無復能  
尋味妙旨商量別緒聊爾書此助金蕉坡下一  
帆風耳

竹居記言自序

經義寂寥久矣支說所沿作者廻旋依附而不  
能自開其心故旨則樹之籬語亦剽其宿邊問  
本義哉予幼時執經于顧乘虬先生先生謝太

註脚依空傳解每課一題率告以直伸所懷予  
亦微有領入愧凡資短晷斷墨無多未了學人  
之事詎謂草草以一經先人也賈入索牘不復  
自辨好醜浪擲以公邇于刑書之暇檢次前刺  
結習相煎舉筆有喜稍稍簡剔敗思剝落陳暈  
刪竄者半之雖骨體如昨而衫履故別矣觀者  
舍其文姑取其心焉已未夏書于匡城之友五

雜文

合其記夢如其心語曰未夏書于國知文正  
已未之冬望前一日以課士宿鹿洞步于林臯  
雲月濛濛不盡幽賞之懷檢次游名山記竒巒  
異壑此心飄然萬山之上矣抱寒衾理孤寢乃  
夢登天池篆烟幽閣了非入境汗漫游屐忽陟  
一巔問其名曰石雲也一峰挿水石齒攢啗森  
如竒鬼搏人倚峰而坐僧龕甚幽水光入簾搖

搖心目捲簾窺之水石相涵神光四映峰上下  
都作寶色驚喜讚嘆語家伯子曰是琥珀峰也  
却亦不知伯子何自入山遂共尋勝跡相與問  
途若有若無非近非遠忽又入一精舍激水飛  
泉如珠如雪風鼓室搖寒不可立其後有峰崔  
嵬嶺岼亘天際逶迤而下乃爲石掌掌作蓮花  
片片參錯湧出室四面皆狀環掌有泉淵泓亭  
乳蜿蜒如壁淨徹可鑿泉外圍峰曲折高下如

筓之編竹如筆架之齊尖如翠屏之映彩山僧  
爲予言此石門也其西北隅一石壁有方竇聳  
身入焉乞得大士淨水一甕入手覆地掬取餘  
滴入口都不辨何香味顧視石巔下臨無際有  
雕欄環接梯之以行柔脆欲斷予心怖甚伯子  
驚墮矣若大士挈之得免攀延數百丈而下則  
懸崖絕磴烟雲飛泉都失所在見家大人端坐  
一室驚告其故曰女夢耶予恍惚未答濡毫染

翰若將吟詩忽焉驚寤枕畔松風依稀夢境也

陸自奏考辭賀文

某生平最不喜人頌說其錫之自上也將以攷  
功罪我避名也乎哉其懷之自下也將以信是  
非毋速謗焉可矣若寮長以規吾過賢士大夫  
牖吾愚而共事之諸邑君與庠之師弟子以佐  
吾不逮尤毋取於頌說爲也憶初第時書生怯  
瞻世故驚心慚讀律之訛音危操刀之傷指意

乞一毡徐商仕學家大人呵之曰而祖父世茲  
青衫窮而白首孺子乃倖坐獲焉學居人後名  
在人先而天子與爾進賢冠豈使汝優游齋宿  
安致厚實乎一命之士可以澤人今往司理毋  
弱毋殘羣物惟和守已惟寒三年者惟天子又  
將以恩綸報而父若母何負於汝而居逸避勞  
利已而後親某拜受教兢兢以來而今幸托同  
堂之左提右挈邦士大夫及共事諸君子之以

勗以警得有以成家大人之命也報國多慙  
對民多忤蕭狀藿食酬德無資而又敢辱頌說  
以益其媿乎華言綺辯蒙面非情錦質綉章素  
囊不韻知我愛我在末路之交維却之却之敢  
前言之是矢  
護生園疏  
佛家以貪嗔癡爲三病如我所說亦是三大因  
緣何以故諸佛菩薩見身說法貪可化慳嗔可

立懦癡可以掃落一切聰明意見而世間諸比  
丘乃至墮入三病以鉢施爲壘斷以祇園爲糞  
囊爭攘占割如田舍翁之謀子孫者悲夫顧山  
觀音寺其來舊矣上方之後山周遭若干步樵  
牧不禁松杉遂凋荒草迷離風日直下余過而  
問之具知山民以爲外府僧徒坐視莫有護者  
利不博歟責不專歟力不敵歟往余聞長老言  
寺向爲有力者燬而墓今墓在殿後數武有孫

披緇以謝宿業余因嘆佛力之大而豪有力之  
營穴覬福者拙也若因其固朕築垣爲界使竹  
樹森蔭鳴禽高翔繒繳之施望而却步詎非一  
因緣大事乎寺故奉關神爲護法側居東廡廟  
貌不虔家侍御方構樓三楹以供神而垣高以  
仞長以百丈其費旣奢僧興慈慨朕矢志將畢  
力而公之曰護生園余故爲一言以告諸四方  
大慈悲者雖朕藩籬一設畛域遂分是教之貪



嗔癡者余罪也夫

楊舍東城茶亭後閣記

經言施者一燈一縷皆得作佛何以故如一滴水具大海味是一念緣了無量法非愛非懼不忍故捨此不忍心佛說慈悲斷絕一切人相我相及多寡相即心即佛無法可說一縷所引絲絲皆續一燈嘗紅光明圓滿如來衆生等如是觀有何差別我聞楊舍有一居士名曰某某創

此善緣構亭浚井普濟渴者願廣力微諸大檀越歡喜布施爰建斯閣田若干畝有僧是主凡此閣中瓦石木屑杯水微塵聚衆慈心普大法雨伸餘張子具爲予言向此居士隣屠肆間冤號交作合掌拜語滅度是人是人悲悔念轉刀落而此居士勤閔事母母食斯食母喜亦喜依依母宛宛孺子以供母餘廣作佛事予時聞之贊嘆希有人之無良恐於其親何有他人滅

離父母非佛宗旨惟此居士含赤子心發慈闔  
性俾鼓刀手立地成佛俾行道入望樓止渴嗟  
夫斯地斯民或愚或黠窮一忍心鼓刀以屠牋  
禽獸生乃至結習鼓筆如刀吸生民血柝骨易  
子供彼吞殘是可忍也其孰能說嘻願力無盡  
冷煖自知恣因隨喜業根斯斷請登斯閣惻狀  
興思瞿狀削指則此施者是真導師伸餘愴狀  
曰請以吾子之言告也

新歲庚申則家大人五十初壽也壽於五居百  
歲之中家大人精完神壯纔如強仕之年朝夕  
課子治垣身親拮据如貧家之故小子寒吏矢  
西江一杯水則問衣問舖航米航書歲不絕于  
往來一惟家大人耕貸所出如兒之在襁褓而  
啼饑號寒于膝下之初也又安所取高堂養老  
之義以云慶乎顧自念之元日之弗拜於堂者

兩年於此今壽且五之元羈三千里外綵舞之  
無從庶幾乞名公大人一言爲寵而亦弗敢遠  
布其私以違家大人毋近名毋徇私之教則謹  
近告之於知已之前家大人之篤于孝也幼鍾  
大母陶孺人之愛弱冠而大母殞于辛勤抑鬱  
之交且語之且泣暮語之暮泣酒酣淚落恒于  
斯屐折痛心恒于斯則構思亭三十年的徊噓  
涕其下顧招明擊鮮色養大父者不敢以隱痛

傷大父心也且富而好義世或有之若夫風櫛  
雨沐焦心勞思時待子錢家以舉火而勉強支  
持慷慨施予問從伯祖之貧而賢者計日廩之  
問伯叔兄弟歲時額餽之問親戚之衰落者構  
椽以居之不能婚嫁捐金以代了之至先世強  
隣今爲覆卵里黨甘心焉乃獨棄怨周急肉其  
瘠而生全之其他閭里友朋觴酒豆肉之爭兄  
弟骨肉之際一言解紛數金捐助者不勝書也

獨生平意氣抗直不能低語媚人狀屈意於貧  
賤唾面可乾激厲於富貴惡聲必反以故弱者  
親而強者畏貴黨每爲斂手而單丁不苦勢摧  
東南糧役中人傾家富室詭逃貴則例免小子  
幸博一第家大人弗忍累里人也出而請役如  
故蓋篤於風義又如此課某兄弟嚴且勤百里  
延師率質衣以供脩脯朝盼夜語流涕責督及  
小子來官茲土諄諄以手不持錢爲訓且曰家

中舊逋薄田可償省他家青衣坐食之費以支  
門戶官下之需汝勿念也家大人之超越恒情  
又何如哉家居蕭靜隨緣自娛大率園遊酒亭  
列楹繕室斯三十年以之而今亦不過爾爾從  
前概可睹焉小子未敢煩言縷指姑陳其槩備  
采擇焉

天啓四年水災請收折揭

揭爲水災甚重民力不支伏乞當事通融酌處

以完公課以救子黎事三吳財賦甲於東南累  
年加派民不堪命近復不幸罹此洪水情迫勢  
危種種見於縉紳父老之疏揭項巡撫周公祖  
再疏奏聞業徼 聖恩行勘矣某等何庸更贅  
惟是救荒之策不出蠲賑兩端區區勸助于民  
間終是醫瘡而剜肉當此三空四盡庚癸頻呼  
請帑旣力竭于籲天留稅又勢窮于仰屋即求  
如嘉靖七年及萬曆十七年一切蠲免之例恐

難幾幸于矜捉肘見之時求所以救此嗷嗷平  
其洶洶下可以寬民而上亦無損國儲者惟有  
三十六年漕糧改折停徵五分之例爲兩便之  
術耳竊聞當事者憂國後民尚憂憂乎難之嗟  
乎天雨地沉有目共見呼天泣地有耳共聞且  
某等同爲臣子身處漏舟顧私鄉井而忘國恤  
義豈敢出哉賑不敢望而議蠲蠲不敢言而議  
折折之不得不行者非情也勢也無田米從何

出無米糧從何辦官不能令而嚴刑以督必將  
重殘乎民而民病民不能應而逋賦以逃必將  
重懲乎官而官亦病其究官與民交病而漕終  
必不如額也則何如折之便且不折則必議糴  
矣糴有糴之本縣官無點金之術勢必倍徵于  
民熒熒孑遺能復堪此乎則何如折之便糴必  
有糴之人縣官無分身之法將僉報商人則商  
人必逃將僉報富戶則富戶已盡倘委任佐貳  
而佐貳學爲商賈未必能逐什一以無虧糴本  
害仍在民也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地吳  
中大饑越亦告饑將取粟于豫章荆楚之遠乎  
往返數千里不獨風濤險阻恐踏不測且候漕  
期矣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舟江南輕舫  
入江則覆防汛沙船與盜相持而回空之軍船  
必不肯迂道江湖以候糴狀則船隻何從打造  
篙工舵師何從顧募哉則何如折之便况乎今

年之兌已入初秋明歲回空又將踰夏欲正冬  
問開兌之漕規轉眼是五年冬糧之新運是折  
亦歷一年不折亦歷一年也則何如折之便凡  
此數端皆明白易見非有飾說所謂無米之炊  
即巧婦束手者某等用是不憚從士民之後再  
伸前請非不知太倉空虛國儲爲重而救焚拯  
溺事勢使狀否則繪鄭俠之圖者方痛哭以叩  
闕握桑孔之籌者尚按額而責賦數百萬嗷嗷

待哺之衆救死不贍窮極變生必至挺而走險  
患且有不止脫巾者也至於蠲賑無論多寡涓  
滴亦屬口聖恩主張是在政府災傷無論輕重  
纖毫難欺官府勘實是在巡方又無俟某等之  
喋喋矣統惟當事俯賜裁察亟酌通變之方爲  
救災之務還就寬民之術爲裕國之謀災黎幸  
甚重地幸甚謹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揭爲三吳水患異嘗嘗郡困窮已極懇乞特賜  
題請大開蠲賑以救遺黎以杜隱亂事竊惟四  
郡之在東南澤國也其稔賦貢府也其稜則萃  
藪也而嘗郡之在四郡中土最瘠薄斥鹵磽确  
居半樂歲所入畝不一鍾人鮮蓋藏瓶壘易罄  
其在今日則尤皮毛已盡之秋也其地西界吳  
興東偪吳淞一葦可達萑符每多嘯聚昨歲新  
孽甫除餘氛易煽又洶洶喜亂之時也不幸商

羊爲祟自四月以至六月大雨傾注窮晝歷夜  
不休武無宜環太湖爲壤江靖介在江滸金陵  
東注之水俱繇湖以達江海湖溢不能受故平  
土化而爲沼室廬傾圮丘隴漂流風帆掛于簷  
端炊釜懸于樹杪麥未收而已腐秧欲插而平  
沉較之萬曆三十六年水勢更高二尺淫潦復  
入三秋嗟此遺黎鼃鼃之與居而魚鱉之與處  
蓋亦鄭圖之所不能繪而賈淚之所不忍揮也



即地方公祖父母加意撫綏設法安輯狀鄰邦無可移之粟富人無可指之困饑民嗷嗷人情洶洶弱者轉于溝壑强者去而剽掠若非朝廷大沛恩波議蠲議賑議改折爲窮民緩旦夕之命則嘗不爲東苑之續不已也查嘉靖七年東世廟軫念重災一切稅糧盡數蠲免萬曆十七年神廟于蠲免外特遣科臣齎帑銀三十萬賑濟三十六年漕糧等項正米每石改折

五錢緩征其半又另發稅銀五萬兩及留織造等銀備賑成例具在祖德可思今物力凋耗不似皇祖時之殷繁人心思逞不似皇祖時之安靜時當極敝之會而災爲獨甚之災廟堂之上忍坐視百萬生靈之啼饑而不爲之引手推食乎且使其纍纍坐斃猶可言也使其量湯割之水以爲粟捧懷襄之土以爲貲接洶湧澎湃之江湖以爲籍而應公家之賦相率掉

臂以去不可言也故亟下改折之令示緩征之期以安人心而平米價尤萬萬不可緩也况邇來漕運道梗回空濡滯今歲之兌旣緩明歲之運益遲年歷一年催償無策乘此大荒之年嘿設調停之法議折一歲以正漕期損額外耗贈以寬民省蜚輓之勞苦以恤軍而即合牽輓脚耗之費以折放京軍之月餉一舉而三利備焉何吝而不爲也不狀民已無居無食何處問田

問米責有司以徵收催兌將問之馮夷之宮溝壑之骨乎勢有所必不能而害有所不可測當事大老酌量于緩急之間當有不待辭之畢者某等目擊巨浸驚心慘骨在嘗言嘗呼天萬里合詞陳控非無病之吟伏惟憂國者俯賜垂察亟請蠲賑并從改折之議庶幾勉支旦夕少延喘息以爲世世急公趨義之氓雖脂枯髓竭而無怨謹揭

白鹿書院會規

炤得本府造就諸士三年苦心延師布席口語  
手披不啻父兄之視子弟也乃洞主一行大羣  
遂渙試事再倦故業半捐至今而荒蕪極矣諸  
士自謂傲首青衿掛名鹿洞小敵易勇河伯自  
驕如斯而已乎否者此誰之功名誰之心手中  
道自畫悠悠泛泛以至於此本廳落落分校擾  
擾車途意雖熱而眼已塵署雖閒而局有在偶

勤藥石之苦未見瞑眩之功今本府言念初盟  
氣衰再鼓旣身作之師更分委之任本廳誼無  
可謝聊效他山借彌教以明刑雜簿書於帖括  
非云執牛耳也庶幾解尸素乎諸士其聽予言

計開

一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詩家論三儉之中  
儉語最爲鈍賊其次儉意其次儉勢夫文亦  
狀一題有一題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先輩

名家已是糠粃芻狗矧坊刻惡濫連篇直書  
拾殘唾以塗眉認塵羹爲指嚮彼此爭剽而  
互奪生機埋殺於紙刀四端俱絕在穿窬下  
矣有犯此者墨其面而移之郊

一俠邪之遊此中絕少飲博之習似亦無多惟  
是分金塊肉微利所歸輒鼓唇居間往來說  
合肺腸一穢荆棘叢生諸士旣有志洞中其  
以清心聽水觀山沉思默想泉聲松韻點點

文心白石寒雲頭頭是道毋以米鹽雞彘擾  
清夜之魂毋以簪舌筆刀張白日之械其有  
一語關白假公說私者斥出會外仍紀三等  
簿以劄其敗群

一心霸各具妙在苦思寧使語生毋令氣腐寧  
使曳白毋取苟完果能精心獨造一篇亦勝  
數篇至於土音訛字務清洗一番每見此中  
之文至致而如僅近往往錯寫之乎者也耶

哉動多誤用朕豈抑乃夫蓋率是倒行斯爲  
文理不通何暇高談妙旨今後各自留心勿  
傳笑柄  
一教雖無類博則不專夫郡縣各有官墻何地  
不爲造士所以育之鹿洞者正爲拔其英異  
加意甄陶原非泛示包羅集汙藪澤且本廳  
職在刑名勢難以全副精神盡歸技閱今會  
中諸士業有成額此外有願裹糧洞中者兩

試皆優亦與收錄若不係久居隨聲附和者  
槩不收入其遠方好學千里而來者又當別

論

一文無高下幾行即佳妙旨難言多作自遇今  
一月止初二十六兩會抒寫幾何竊恐嘗業  
多荒文心易斷因立小會以二六爲期即以  
大會一二名輪爲會長副執筆評次轉送本  
廳覆閱若會長副徇情阿諛者罰諸生氣驕

心昧以塗抹唇言者斥  
一洞中一椽一木俱關先賢遺澤昔郭有道夜  
宿逆旅明旦必灑掃而去古人用心如此諸  
生習業斯洞務掃泉亭之落葉遠書舍之爨  
烟倘有穢汙山靈厭女

落落齋遺集卷十

終

右先人遺集凡十卷不肖遜之謹一一編輯而  
泫狀淚下不能禁也先人自丙辰通籍迄丙寅  
被難剔歷中外垂十載初任南康司理康素稱  
瘠郡先人謂寒泉白石適愜素心一時吏治清  
嚴爲西江冠主盟白鹿書院論文造士至今匡  
山蠡水間沐浴遺澤者尚人人能口之也癸亥  
入西臺時正人嚮用如趙忠毅公高忠憲公楊  
忠烈公輩皆傾心相與而魏忠節公於同籍中



尤爲莫逆故甲子遂膺管章奏之差忌者自此  
耽耽矣先人故忤直成性遇事不阿屢觸兇鋒  
竟罹殺身奇禍嗚呼傷哉維時遜之年甫九齡  
猶在襁褓耳所遺詩文雜稿盡爲大父收藏遜  
之稍長請諸大父欲詮次以付梓人而大父每  
一言及輒哽咽不忍言遜之恐傷大父心亦哽  
咽不敢言也迄今閱二十年所始得一簡集之  
而遺失者種種此遜之所以泫然淚下益不能

禁也嗚呼傷哉先人少而勤學手不釋卷猶自  
謂恨不十年讀書於學道明理少進一籌迨服  
官西臺總以憂國愛君之苦心發爲嫉邪指佞  
之正論疏草二卷皆剖肝瀝血直以生死置之  
度外者計先後凡十五疏又代堂草者六悉經  
先人手定外存笥草四首則遜之從敗帑中簡  
錄補入所軼不存者劾逆璫十六大罪疏稿已  
具矣爲友人所燬未幾而楊忠烈之疏入故繼

忠烈而擊璫者先人也嗣是削逐投閒待罪檻  
車思親念君倦焉不釋往往托吟咏以見志則  
有受命歸田二艸其餘雜詩又有息影三遊別  
匡諸艸爲公康歸省時作招五草爲司李時作  
孤興倚雪二篇則丁巳謁選北上丙辰假歸途  
中作學餘艸則未第時作也亦皆先人手定一  
仍其舊西臺書牘三卷於往還酬答中諄諄國  
是民情滿懷熱血遍號同人疏草所不能盡也